

23:26 Sat Sep 27

73%

Search

烏鴉同居手記

文 / wasabiCrab
原作: Rise of the Ronin



Pencil B

烏鴉同居手記

- ・發行 | 20260917
- ・執筆 | WasabiCrab
- ・聯絡 | ekbl2000@gmail.com
- ・此本為非公式同人誌
與公式及歷史人物毫無關係
- ・此本為無料本
請不要無斷轉載・複製或複寫其中的內容

目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後日談 - 高杉線

鴉兔番外 - 蛍灯語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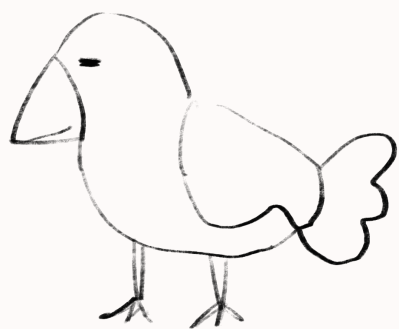
後日談 - 佑線

姐弟番外 - I Confess Starry Nights Still Make Me Wonder

鴉兔聖誕篇 - 還要不要吃草莓蛋糕？

姐弟新年篇 - 要一起回家嗎？

一些後話



……你知道這世上最無聊的工作是什麼嗎？

……不是稅務專家、也不是保險業者，更不是數據分析師。

……是神。

……就是那個在神社裡靠回應祈願、吃供奉度日的神。

……你說當神明明可以自由自在？

……別說笑了。信仰不足的話連自己的意志都不能維持，更別說想去哪兒去哪兒了。要活那麼長也是很無聊的、你知道嗎？這份工作連個退休的日子都沒有。

……我現在看起來很閒？你也不看看這鎮上還剩多少人、更別說誰還會來神社祈願了。

……再這樣下去、估計我就要成為被遺忘的流浪神明了。

……什麼、你還是不相信我？……你這固執的傢伙、都親眼所見了還不肯相信？

「你要真的是這裡的神明大人的話……」醉醺醺的女人一把捏扁了手裡的啤酒罐，「……就把我送回家去。明天我要吃起司炒蛋和吐司。……還要配楓糖漿。……最好加上厚切培根和香腸……」

呼嚕聲比她的最後半句話來得還要快。

坐在她旁邊的男人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小路盡頭破敗的神社，突然間羽毛四處飛散、漆黑的羽翼自他背後張開將二人圍住。鳥居後的小路變得空蕩蕩、剛剛被她捏扁的啤酒罐噹啷一聲掉在了地上。

……糟了……工作、工作要遲到了……！

手機上的鬧鐘還在響個不停。她在床頭摸索著、枕頭下面也空蕩蕩，……手機呢、手機掉到哪裡去了？眼皮太過沉重，她整個人呈一個「大」字、手腳並用地搜索起了還在不斷試圖讓她清醒過來的手機。震動聲震得她頭皮發麻，「……好了、好了！起來了！我起來了！」

「早安。」

鬧鐘聲戛然而止。她長舒了一口氣、正打算美美地再睡回去，而黑色的羽毛落到鼻尖、癢癢的感覺讓她沒忍住打了一個大噴嚏。一下子精神了許多、她掀開被子揉著眼睛，……糟了！一直在做怪夢、今天的工作肯定要……！

「早飯已經做好了。你要自己到餐桌那邊去吃呢、還是要我給你拿到房間裡來？」

「什、什麼早飯啊……我該出門去公司了……！……欸？」

站在她房門前的男人正似笑非笑地看著她。斜分的短髮、挺俏的鼻子，下巴上還有一撮小鬍子，那雙飽含笑意的眼讓她覺得好像似曾相識。她用力搖了搖腦袋，……肯定是我的夢還沒結束呢！這裡不是我的家、門口的男人我也不認識，得趕快睡起來、該出門……

「去什麼公司？你不是昨天還在痛罵你的工作、捧著啤酒罐說『我終於辭職啦！喔喔喔喔喔！』嗎？」

「……唔！……你、你也不用復述得那麼詳細……」

「『明天我要吃起司炒蛋和吐司。……還要配楓糖漿。……最好加上厚切培根和香腸……』全都不記得了嗎？」

「……好了、我——」

「……『如果真的有神的話、就讓我那個缺德的上司上班路上倒大霉吧！』」

……聽見自己撒酒瘋時隨口亂講的話被從別人的嘴裡復述出來、真是顯得格外丟人。她擺了張怪臉，為了緩解尷尬、趕緊拿起了因為她的糟糕睡相被踢到了腳邊的手機。

……真、真的假的……？

手裡的手機還在震動，對話框上的消息正在不斷跳出：……你那個事情很多的前上司，今天聽說是路上出了事故、一直都沒有到公司耶……

她把目光從手機螢幕上移開，望向門口男人的動作充滿遲疑。

「現在準備好吃早餐了嗎？」

男人只是理了理腰間的圍裙，「……嗯？懂。」

「就是……那個……」

她舉著叉子的手還是很猶豫，「……你……不吃嗎？」

「……哦？」短髮男人對她揚了揚眉，「你昨天許願的時候、可沒說還要陪你一起吃。」

「……不是！那個、我以為你也會需要吃點東西……什麼的。」

她的聲音漸漸小了下去。……對方可是神啊？怎麼會想吃這種人類的……

……好好吃！

綿軟的炒蛋搭配上烤到酥脆的吐司、鹹香的培根中和了楓糖漿的甜味，……簡直是東京評價三顆星以上的早午餐水準。……啊、還配了冰橙汁。……真是貼心……

「好吃嗎？」

「……嗯！就是要是能多加一點胡椒的話……」

「要求還真多啊。」

……現在好像不是應該在這裡大吃特吃的時候。……是不是跟神明討價還價太多的話就會倒大霉啊？她努力思索著、想說點什麼顯得不那麼大不敬的話，「……就是……嗯……你真的不吃嗎？」

……簡直像是在質問同班同學為什麼不吃午餐便當一般的語氣。她使勁搖了搖頭，「……呃！就是你這樣看著我吃、我會有點不好意思……」

「我吃過了。」他聽上去倒是似乎覺得無所謂。他指了指廚房水池邊還沒來得及收起來的盤子，「你起得很晚、我就提前吃了。」

……所、所以也是要吃東西的啊……

她突然舒了一口氣。不知道為什麼，但當知道了他和自己一樣也需要吃點東西之後、她覺得他那高不可攀的形象一下變得親民了許多。至於昨晚的初見……她已經完全記不得他給她的第一印象是怎樣的了。她用叉子插起了盤子裡剩下的半截香腸，……這到底是從哪裡弄來的啊？如果是神明的話、是不是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變出……

「那是在鎮上的超市裡買的。」

「噢。」

……居然在超市裡就能買到、那我一會兒也去買……

……等等、他是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的？

「怎麼、我會去超市很奇怪嗎？」

「不、不是……」她支支吾吾，「……是那個、你的那個能力……」

這個？

他的嘴唇沒有動、直接出現在腦子裡的聲音倒是把她給嚇了一大跳，「……別、別這樣啦！就普通地講話就好了。」

「抱歉抱歉。」他笑得可不像是有什麼歉意，「我很久沒和人說過話了。一不小心就……」

……沒和……人說過話？……估計是和別的神交流、沒有和我這個普通人交流這麼麻煩吧……。她放下餐具、喝掉了杯子裡的最後一點橙汁，「……總、總之昨天和今天真的很謝謝你！早餐很好吃。那等一會我就送你回神……嗯？」

從玄關處傳來了開鎖聲。她回頭望去，……這個時間點、家人應該都不在本地，不會是……

進門的男人手裡拖著個大行李箱、眼睛的顏色和她一模一樣。她看著那張怎麼也沒想到會在這時見到的臉、最後什麼也沒能說出來。那男人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坐在她旁邊的他，「……你男友嗎？」

「……呃……？」

沒給她一點回應、男人拎著箱子進了她對門的房間。

「……所以剛剛那位是？」

她關上了房門、看上去憂心忡忡，「……嗯、他啊，是我弟弟……」

跟著她一起進屋的「神明」毫無顧忌地坐上了她的椅子，「你連自己的弟弟什麼時候回家都不知道嗎？」

……呃！

似乎是一下戳到了她的痛楚，她齙牙咧嘴了一秒，「……呃、啊，啊哈哈……」

……這是什麼回答啊。

不過這傢伙是神、他應該早就預料到了吧？怎麼也不提醒我一聲、真是……

「神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不然你昨晚一邊大哭一邊問我彩票開獎號碼的時候我就告訴你了。」

……我、我還問了這種事啊……

她嘆了口氣，「……總、總之等一下我先把你送回神社吧！你應該也還有別的事要忙……」

「不用那麼在意我。況且你弟弟剛才……是把我當成你的男友了吧？我現在回去的話、你要怎麼對他解釋？」

「……我、我告訴他我們不是那種關係就好了呀！只要實話實說就好了。」她右手握起拳、抵在了下巴上，「……嗯，就說你是幫我搬行李回家的朋友……」

「……是嗎？」他揉了揉太陽穴，「我剛可是繫著圍裙、還陪你吃了早飯。作為人類、很難相信這樣的關係只是朋友吧？」

「……可、可你是神明！不能一直待在普通人的家裡吧！」

他只是用手托著腮、歪頭盯著她瞧，「……是這樣嗎？」

……我、我怎麼知道你是怎樣啊……！

「……我、總之發酒瘋亂許願是我的不對！我會好好到神社去上供香油錢的！……然、然後……」她雙手合十，「……你要我做什麼來還願也好！希望你不要和我一個普通人計較……」

「……還願？」

他似笑非笑的表情加上那意味深長的語氣讓她捉摸不透，「好啊。那就讓我在你這裡住一陣子吧。」

「……欸？」

好像和想像中的還願不太一樣。

「一個人住久了就有些無聊了。」他對她伸出手，「……那麼從今天開始就讓我們好好相處吧、室友小姐？」

「……但是、我……？咦……？」

……這就是……請神容易送神難嗎？……不過這可是神本人要求的還願方式、還有辦法討價還價嗎？她稀裡糊塗地把手伸了過去。他鄭重其事地和她握了握手，「……我可是很期待接下來的同居生活啊。當然作為報答、我會經常為你煮早餐的。」

「……但、但是……」

「午飯晚飯的話也可以。」

「不、不是那個！我連要怎麼稱呼你都不知道……」

「……啊、至於這一點。」他想了想，「你叫我『高杉』就行了。」

……高杉、高杉……？

她回想起昨夜迷迷糊糊中見到的翅膀和羽毛，……烏鴉住在高高的杉樹上……是這個意思嗎？……名字倒是意外的樸素……

「還有什麼顧慮嗎？」

「……唔。沒、沒有了……」她深吸了一口氣。反正不管再怎麼樣、和神明住在一起也不會比每天早起通勤上班更困難了，「……那、那請多指教了！高杉……先生。」

—

「那現在可以和我說說了吧？」

「……什麼喔？」

高杉低頭看著正蹲在地上、準備把行李箱裡的東西收拾出來的她，「你弟弟的事。」

「……喔。啊、那個……」她疊衣服的動作一下變得很敷衍，「……就是……那種。長大了之後因為讀書沒有在一起住、慢慢關係就變得疏遠了……而已。」

「你們一點都不聯繫了嗎？」

「……算是……吧。這幾年大概都……」

她的聲音小了下去。只是這幾年而已嗎？……不、根本就是從高中畢業之後就再也沒說過話了吧？其實自從那件事之後就幾乎沒有再……

……那件事……

在東京的日子裡、她偶爾還是會夢到小時候的事。從幼稚園到上小學、升入國中再到高中，那雙與她顏色相同的眼睛總是帶著笑、總是被陽光映襯得很剔透。起先是由她牽起那小男孩的手、一起走到學校的門口，她會等在那兒，直到他走進教室、她看不見他的背影為止。後來長大了一些的他也會在放學時靠在她班級的後門口，手上總是帶著給她的零食和飲料、問她是想直接回家還是去哪裡走一走。

……然後……然後……

畫面一下變換到了夜中，周圍漆黑一片、亮著的只有她那有些老舊的手機螢幕。起先還能那麼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上幾句，可是中間收到回覆的時間間隔越來越長、內容也越來越短，最後就連一個表情包都得不到了。她知道十三個小時的時差太長了、一萬多公里也太遠太遠了，他的回覆裡也開始經常出現她從未聽說過的內容了。她把聊天框裡的文字刪了又刪、改了又改，最後浮在發送鍵上的手指也沒能落

得下去。……於是就這樣，那個曾經每天都要點開看看的聊天框裡、再也沒有新的消息出現了。

—

「……不太想說嗎？那也沒關係。」

……倒是還挺善解人意的。她把疊好的衣服塞進抽屜，「……就是……也沒什麼好講的。」

「你很在意他吧？」

「……幹、幹嘛這麼問！」剛被她舉到手裡的衣服一下掉到了地上，「……我、我早就都無所謂了。沒有話說這種事也沒辦法……」

「現在不是又有機會和他講話了嗎？」

「有機會又不代表有話說！況且都已經那麼久沒說過話了、早就沒有共同話題了……」

「那創造點話題不就好了？」

「……什、什麼啊？沒話找話肯定會很尷尬！我又不想被當成那種不熟又話多的親戚……」

……這樣描述……還真是讓人不舒服。

……明明以前還在一起住的時候……

「你又不記得了嗎？你昨晚就在對一個路邊的陌生男人沒話找話。……不、準確點來說是隻烏鴉。」他清了清嗓子，「你對著路邊的一隻烏鴉毫無來由地講了一小時三十二分鐘。」

「……那是我喝醉了……！」

「不如這樣吧。」他靠著椅背、環抱起雙手，「就由我來幫你們姐弟兩個修復關係。怎麼樣？」

「……你沒有別的事做嗎？」

……說、說出口了。……不過不說出口的話他也能聽得見吧……
她在心裡嘆了口氣，……看來跟這樣的傢伙住在一起、遭天譴也是遲早的事……

「我確實沒別的事做。」

……出乎意料的實在啊……！

她嘟囔了起來，「……總、總之讓我先把東西收拾好吧！至於其他的事……之後再說。」

「我們下午要去超市吧？不帶他一起去嗎？」

「……之後再說啦……！」

……。

……和男友……關係還真好啊。

年輕男人停在了走廊上。曾經一想到自己的房間和她的房間貼得這樣近、就會覺得一陣安心，現在他卻巴不得他們的房間離得遠一些。……她也二十五六歲了、有男友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是嗎？

他關上房門，房間地上攤開的箱子裡放著一隻大概原本打算要送給誰的毛絨玩偶。還在整理行李的她無視掉了口袋裡手機上的推送訊息，而還沒有被退出去的聊天軟件中、被置頂在最上方的聯絡人暱稱——只有一個佑字。

……總算收拾好了。

她看了看地上空空如也的行李箱，要是當時有在東京站帶回來些伴手點心就好了……。如果拿著伴手禮去敲敲自己房間對面的那扇門、也算不上是在沒話找話吧？而且一緊張就……好想吃點甜的喔。

一旁的高杉已經看起了她高中時買來的漫畫書、行李是一點也沒幫她收拾。……沒辦法、這大概就是神明吧。

「沒有下一本了嗎？」他啪的一聲合上漫畫、隨後把目光落到了她的小書架上，「我正讀到精彩的地方呢。」

「……沒有了。」她回頭看了看，「……那套漫畫的單行本還沒出完、我就去東京讀書了。」

「為什麼去那麼遠的地方讀書？」

「也還好啦、沒有很遠，坐新幹線的話用不了幾小時……」她把他剛讀完的幾本漫畫塞回了小書架，「在鎮子上只能讀到高中而已。……要是讀大學的話、也只能離開鎮子囉。」

「……怪不得鎮子上的年輕人少了這麼多。」

「是喔。大家似乎都……更喜歡到大城市去呢。」

「那你為什麼沒留在那兒？」

「……欸、我嗎？我的話……」她腦海中突然閃過早上七點的鬧鐘、狹窄的小屋和總是人貼著人的電車，「……可能待久了還是……不太適合我吧。」

「但是會懷念那裡的點心？」

「喂。」

……真、真拿這傢伙沒辦法……。她合上已經空了的行李箱，
「……好啦、好啦。現在都收拾好了、我們該準備去超市啦。」

—

「……你這麼鬼鬼祟祟的做什麼？」

她匆匆忙忙地放下手裡的行李箱，回頭豎起食指、對高杉比了個
「安靜」的手勢，「……當、當然是要小聲一些、不然就要吵到
——！」

「……吵到誰？」

「……呃！那、那個……」

她的全部動作在看到突然出現在自己面前的男人後戛然而止，
「……沒、沒什麼。……佑……」

被稱作佑的男人皺了皺眉，「……你要去儲藏間放箱子嗎？」

「……嗯、對！我剛剛收拾好行李……」

「……儲藏間沒位子了。……這是空箱子吧？我可以幫你放到車
庫去。」

「……好、好的……」

……這不是個挺好說話的、通情達理的弟弟嗎？

高杉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佑接過她手中箱子的動作倒是很自
然。只是她聽上去還是很緊張，「……我、我和你一起過去……！」

佑默默點了點頭，接著瞄向了一直跟她站在一起的高杉，……這傢伙怎麼一點忙也不幫？高杉聳了聳肩，「我就不一起過去了。正好可以趁這段時間把早上的盤子處理一下。」

她對著高杉擠眉弄眼，「……呃、盤子的話等我一會回來再……」

「沒關係、去放箱子吧。還有……」他轉向了拎著她箱子的佑，「……剛剛還沒自我介紹過。我是高杉、是她的朋友，因為各種原因可能要借住在這裡一陣子。一會兒我們要去超市，一起去吧？」

……這什麼超級無敵自來熟的自我介紹……！

……沒有搞錯的話、這裡好像是我的家才對吧……！

她的下巴幾乎要掉到地上，「……呃、對，高杉是幫我搬家回來的朋友。……你不想跟我們一起去的話也沒關係……」

「……你們開車回來的嗎？」

她搖了搖頭。說來慚愧，當了這麼久社會人、根本連駕照要怎樣考都不知道呢……

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高杉，「……總之、先把箱子拿過去吧。」

—

……現在的狀況……真是……！

僅坐在副駕駛位、全身上下侷促不安。剛系好安全帶的佑轉過了頭，「……會擠嗎？……家裡的舊車比較小、拜託你們忍一下了。」
「沒、沒事……」

她盯著後視鏡裡的高杉、後者正若無其事地研究著安全帶的卡扣。……不管怎麼想一切都太莫名其妙了！先是遇到了所謂的「神明」，接著在第二天、幾年沒有講過一句話的弟弟就這樣出现在了老家……現在更是不用說，我這個已經工作了好幾年的姐姐、居然需要還在讀大學的弟弟來開車載我去超市……！

「……怎麼了嗎？」

「……嗯？沒……沒有。」

「……要是空調太涼的話、用中間那個鈕就可以調了。」

「……嗯、好。」她向著佑歪了歪頭、最後也沒敢完全轉過去，
「……謝謝你。」

「……沒關係。」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他略帶緊張地推了推只有在開車時才戴的眼鏡，「……那麼、現在要出發了。」

—

……已經……變成可靠的大人了啊……。

她裝模作樣地擰著調節空調的旋鈕、最後還是落回了與剛剛相同的溫度。她偷瞄向一旁正在開車的佑，……看起來沉穩了好多呢。車上的收音機裡放著令人昏昏欲睡的流行曲，後座的那隻人形烏鴉打了

個哈欠、這段路他倒是罕見的安靜。……這傢伙是第一次坐車嗎？估計是覺得沒想像中那麼有趣吧……

小時候覺得要坐很久公車的路、實際開車過來也只不過不到二十分鐘而已。說是超市、其實也就是一間可以買到生鮮的大號便利店，只不過對周圍的幾個小鎮來說、這裡已經是附近買雜貨最方便的去處了。等車子停靠好、她也忍不住跟著那隻哈欠連天的大烏鴉一起打了個哈欠，……是不是說打哈欠也會傳染來著的？推開車門、她摸了摸斜挎著的小包，「……唔、忘記拿袋子了……」

「……在你座位前面的那個儲物箱裡。」佑好像笑了一下，「……你以前也總會忘記拿袋子。」

她慌慌張張地拿上了儲物箱裡的購物袋，「……是、是喔……」

—

……這兩個傢伙，嘴上不肯承認、這不是關係很好嗎？

眼前的這對姐弟一個負責從貨架上拿下水果蔬菜和居家用品、另一個拎著購物籃接得也十分自然。高杉跟在他們兩個身後、手上也多了些雜七雜八的零食。經過冷藏區時她突然轉過了頭，「……對了、高杉！你早上煮給我吃的香腸是哪一個牌子的來著……？」

斜前方的佑整個人僵直了一秒。高杉揚了揚眉毛、走到了她旁邊，「……就是這個。還挺好吃的吧？」

「嗯！想多買點回去呢……」

她一邊嘟囔著、一邊對著冰櫃仔細挑選起了冷凍香腸的口味。她是個沒什麼自覺的、甚至還有些遲鈍的傢伙，這一點高杉早就看出來了。只不過佑的那個反應——他現在還說不上來，不過一定有哪裡不太對勁。

「好啦、這兩個我都……」她兩手各拎了一種口味的香腸、隨後對著佑的方向歪過了頭，「……怎麼啦？」

「……沒、沒什麼。」佑把購物籃遞到了她身前，「放進來吧。」

……會幫忙煮早飯吃的的朋友嗎？

……也是會有這種關係……的吧？

他嘴上沒有問，但對於這種突然就跟著姐姐住到家裡來的傢伙、任誰都會覺得奇怪吧？……可是又該用什麼理由來問？她現在在哪裡工作、又是因為什麼才回到老家來這些小事他甚至都沒辦法開口。他看著她和那個來歷不明的所謂朋友在他眼前挑零食、找飲料，她踮起了腳，他知道她是想拿貨架最上邊的草莓味酸奶。只是她最後也沒有像曾經一樣等他過去、讓個子高一些的他幫她拿下來。那個短髮男人手裡拿著酸奶，她站在一旁笑著對那傢伙說著這個很好喝、一會要不要嚐嚐看？十五歲時的那股火又竄上了他的心尖，只是現在他已經什麼都做不了了。

「……高杉！你來切菜的話沒問題嗎？我來負責煮飯……」

……才相處了一天多、就已經連神都敢使喚了？

她臉上不好意思地笑著、兩手卻一把把高杉推進了廚房，……既然是室友、那就幫忙做點家事！

「……那我呢？」

「……嗯？小……不、佑的話，你已經幫忙開車帶我們去超市了、所以晚飯就由我們兩個來……」

……就連準備晚飯的這麼一小會也不想和我待在一起嗎？

「……那我……我去整理一下……儲物間的東西。」佑轉過了身、卻沒有向前走，「……你們……好好聊。」

—

「……沒關係嗎？」

高杉把切好的白菜放進了盤中，「他看起來挺失落的。」

「……唔。」她盯著小鍋裡估計還要一陣子才會開始冒泡的水，「……我……不知道和他說點什麼好。」

「把人家支開太無情了。」

「我也是沒辦法……」

「把我這個當地神明叫來切菜也很無情。」

「……真是的！你不喜歡的話就放著讓我來好啦……」

「沒關係沒關係、只是在逗你而已。我都差不多弄好了。」

她抿著嘴、又眯起眼睛盯著他瞧，「……好吧。水已經開了、那我現在就……怎麼了？」

「沒什麼。」他拿起了手邊那枚被裝滿了白菜的盤子，「……好像不小心切到手了。」

「你可是神明耶……」

「……神也會犯錯。」

……哇、臉皮還真厚……

她從他手中接過盤子、把裡面的白菜一口氣全部倒進了小鍋，
「……雖然不知道你需不需要……不過我可以找創口貼給你喔！你要是不喜歡切菜的話、下次還是由我來做好了……」

「沒關係、真虧你還這麼關心我。」

「室友對室友的關心而已。」她頓了頓，「……你也會痛嗎？」

「那倒是不會。」他似乎是在回憶，「……起碼我到現在都沒有感受到過。」

「這樣喔。」她轉過頭、對他吐了吐舌頭，「那我就不特意費力氣給你找創口貼啦！……開玩笑的、弄傷了還是處理一下比較好。」

他跟著她笑了起來，而他背在身後的左手食指上的那道小口——裡面填滿了黑。

—

「……佑、晚飯已經煮好了喔！」

……只是叫弟弟過來吃飯而已、至於在廚房拉門後做五分鐘準備運動嗎？她站在那裡用力吸氣呼氣的樣子令高杉忍不住發笑，……或許你該喝些酒壯壯膽、就像剛遇見我的那時候一樣。

……不行！那樣的話……總之不好。

她端起小鍋、小心翼翼地將它放到了餐桌中央。……別的不說、在心裡跟別人交流倒是還挺方便的。

……才一天多你就已經習慣了？……幾乎沒有人能這麼快習慣這種事。說不定你和我有什麼特別的緣分吧？

……有功夫分析那些有的沒的、不如過來幫我盛米飯。

她把小碗塞進了高杉手裡，「……你肚子也餓了吧？……喔！佑……」

……還挺……會關心別人的啊。

剛出現在餐桌前的佑在心裡苦笑，……果然他們兩個已經是那種……

「……佑！你也餓了吧？今天想吃多一點還是少一點？我來給你盛……」

「……我自己盛飯就好了。」

「沒關係！我在這裡正好可以幫你盛飯。……今天辛苦了！我就給你盛多一點點了喔……」

……那傢伙到底怎麼回事？

高杉捧著她剛發給他的碗，……作為弟弟、為什麼會對自己姐姐的朋友這麼介意？

「……好啦！高杉也要我幫忙盛飯嗎？」

「不了不了、我自己來盛就行了。」

要是再讓她幫忙盛飯、光是佑那邊的眼神就能把他給吃了。他默默地從她手中接過了飯勺，雖然神明並不會覺得餓、不過和她一起煮出來的菜聞起來倒是挺香的。他看了看已經在碗裡躺好了的米飯，猶豫再三後又加進去了一點點。

—

「……久等啦！今天煮了肥牛味增鍋。慢一些吃、小心燙喔！」

……這倒是有了點長姐的樣子。

高杉接過她遞來的筷子、在這張長方形的小餐桌旁隨便找了個位子坐下，正好是在佑的對面。他倒是沒多考慮，只不過兩個成年男性體型的傢伙肩並肩坐在一起吃飯、多少會覺得有些擠吧？

「你們要不要飲料？有汽水和果汁……」

「我就先不用了。」

「……先不需要。」

她關上冰箱門、站到餐桌前的時候好像還在猶豫不決些什麼。高杉對她仰起頭，「……怎麼了？過來坐啊。」

「……是、是喔。抱歉、突然在發呆……」

他心中有一個設想、此刻的行動多少也有些故意的成分在裡面，……這位話少又大隻的弟弟、會不會真的因為她和別人坐在同一側吃飯而繼續鬧别扭下去？她故作鎮定，「……我加了很多肉喔！小佑你多吃一點……」

……小佑？

……她早些時候是不是也差點把這個稱呼叫出口來著？

「……別那麼叫我。」

「……對不起。」她捏著筷子的手都在抖，「剛剛下意識就……」

「對了，今天折騰了一天、還沒聽你正式自我介紹過。」高杉突然插上了話，「……你是懂的弟弟吧？現在是放假回家了嗎？」

「……算是吧。」佑飛快地瞄了她一眼，「……你們呢？」

「她辭職了。回來的車票定得很趕、我就順便幫了她一下。」

她低頭扒拉著米飯、沒有再接話。

「……這樣。那你們……準備在這裡待多久？」

……你要是連這也不想答的話、我就要開始亂說了。

沒回應高杉在心裡傳給她的句子、她低著頭開了口，「……還不清楚。可能……幾個月吧？」

「……要和朋友一起住這麼久嗎？」

「我沒想到你會回來。所以……」

「所以隨便帶外面的人回家也無所謂了？」

「我以為家裡不會有人在！所以我……」

「……你連我今年已經畢業了也不知道吧？」

她看上去快哭了。

「……我知道你可能不想單獨和我待在一起。但你也不至於要……帶曖昧對象回家來徹底打消我的念頭吧？」

「……我不是那個意……」

「整整六年都沒有回過家也不是那個意思嗎？」

在場的三人都聽見了什麼東西滴下來的聲音。

「……我對你已經沒有那種……」佑的語氣終於稍微緩和了些，「……我不會……再做出那種事了。……是我多嘴了。……對不起。」

在這個節點繼續自顧自吃飯顯然不是個符合人類常識的舉動，可擅自離席的那個小子也真是糟蹋了一鍋好飯。高杉轉頭看向了她，那

些眼淚還在順著她的下顎噼哩啪啦地向下掉，「……好啦、你也別太難過了……」

「……你不是……我的曖昧對象……！」

……搞了半天、是在糾結這個啊。

她聽起來有些上氣不接下氣，昨天的女酒鬼一下變成了委屈的大哭包。他為她抽了些紙巾，……自己沒多久前隨口對她許下的恢復姐弟關係的承諾、說不定會是個很大的挑戰。……不過這不是更有趣了嗎？感情越界的弟弟和只會逃避的姐姐……這樣的兩個人又能一起走到哪裡去？他把她用過的紙巾掃進了垃圾桶，「……好一些了嗎？」

他瞥向小鍋上方還在冒著的熱氣，「……再吃一點吧。」

……會有一個弟弟或者妹妹這種事……我從來……都沒想過。

……可是好想媽媽喔。於是那天我……偷偷跑到了後山的神社。
雖然大人們都說不要一個人到處亂跑、但我還是想試試看！

……烏鴉大人、烏鴉大人，你能聽到我的願望嗎？我想做一個能不黏著媽媽、能讓媽媽安心療養的乖小孩。

……可是一個人很無聊呢。所以、如果可以的話，要是有一個可以陪著我一起的玩伴就好啦……

……這是我的一百元。……我只有這麼多啦！烏鴉大人、烏鴉大人，拜託你囉……

—

「……他……去吃飯了嗎？」

「……哭著睡到現在、醒來的第一句話竟然是關心把自己弄哭的傢伙有沒有吃飯？」

「……幹嘛。」她把被子拽到了眼睛下方，「……不想告訴我的話就算了。」

「……他最後還是去吃了。」高杉伸了個懶腰、一旁的小書桌上攤著好幾本漫畫，「也跟我道了歉。……你呢？要起來待一會還是繼續睡？」

「……喔。」她聽起來有氣無力，「……我不知道。」

「現在已經半夜了、你想睡回去也無所謂。」

她抓出枕頭下的手機看了看，「……還好吧、平時下班也差不多是這個時間……」

「你誤入了黑心企業嗎？」

「……比那糟糕一點吧。畢竟是主動申請加入……喔！對了……」她坐起來揉了揉臉、試圖讓自己更清醒一些，「你的手怎麼樣了？晚上都忘了幫你找創口貼……」

「已經沒事了。」他對她擺了擺手、上面已經看不到傷口的痕跡了，「……不用擔心我。」

「……早些時候就想問你來著。神明不應該是……呃。」她想了想，「……刀槍不入……之類的？」

「有足夠信仰的話確實可以做到。……而現在的我、也就是比普通人強一點點罷了。」

「那你想……」她看上去似乎還是在發呆，「……恢復信仰嗎？」

「……連親自去問弟弟有沒有吃晚飯的膽量都沒有的傢伙、就別操心這種事了。」

「……我算是明白為什麼你這傢伙沒人信了……」她滿臉嫌棄，「……時間也不早了、我來幫你吧空房間收拾出來吧！雖然也不知道你需不需要睡覺……不過總不能讓你一直待在我的房間裡。」

「是是、不然一會兒你那位大隻的弟弟就要來物理驅神了。」

她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沒關係。變回烏鴉從窗子飛走的話、就沒有人能追得上你啦。」

……烏鴉大人、是烏鴉大人嗎？

……個子高高的、還有黑黑的翅膀。唔、好多的羽毛呀，什麼都看不清楚了……

……烏鴉大人、你要把我帶到哪裡去……？

「對了、你還有別的什麼可以讀的東西嗎？」

「……你完全不需要睡覺嗎？」

高杉擠在她旁邊，而她正拍打著剛從櫃子裡抱出來的備用被褥、試圖驅散上面那股淡淡的老房子味道。她太久沒回來過了，開窗透過氣、再噴上空氣清新劑也蓋不住這裡的陌生。她把被褥攤到了小房間的榻上，「……你要是不需要睡覺的話、我就不給你鋪那麼仔細了……」

「不愧是前黑心企業的滑頭員工。」

「你又不會真的用到被褥。」她撇了撇嘴，「……算啦、那我好好鋪給你。萬一你突然想試試像普通人一樣睡個覺什麼的……」

「睡覺的話……太浪費時間了。」他擺上枕頭，「一夜可以做很多事。」

……你只是想看漫畫吧……

「……總之、你可以試試用這個。」她聽上去有些無奈，但還是回了房間、拿了平板電腦出來，「……這個可以用來讀漫畫。讀書看動畫也都可以。……不過你也稍微注意一下喔！有些是要額外付錢的……」

「這就是你們人類所謂的『網絡』嗎？」

「……嗯，總之這個大概可以說是……用於連接網絡的設備吧？」她低頭看著正在平板電腦上胡亂地點來點去的他，「……我來教你用好了。」

「那還真是感激不盡。」

……神明也會有不擅長的事呢。

……這麼一想的話、好像和普通的老爺爺也沒什麼區別……

……我看起來沒有很老吧？

……不要突然偷聽別人的吐槽……！

「不過……我以為你對一切都很了解呢。你知道要怎樣逛超市、也知道要怎麼烤吐司……」

「有些事了解起來很容易。……有些則不然。」他伸手關掉了平板電腦上的搜索頁面，「……收集資訊很容易，只是不會有人特意去到神社、教我使用手機和電腦。」

「這樣喔……」實在是沒忍住睏意、她打了個哈欠，「……那你慢慢研究吧！不要亂按訂閱鍵喔。我去洗個澡、估計一會就睡下啦……」

她起身走到門邊、好像突然想到了些什麼似的一下停在了那裡，
「……還有、明天的早飯也拜託你了喔！」

—

……好了、看來他們兩個都已經睡下了。

……明明才過了不到兩天吧？感覺還挺漫長的。

……總之現在已知的情報有……這個叫做「槿」的女人，不知為什麼突破了神社的封印。

……只是誤打誤撞嗎？從她身上看不見靈力的形式。……她那個弟弟也一樣。而且……

他右手的部分化作了爪，爪尖自左手手心一路向下劃，皮膚向兩側分離、沒有一點多餘的聲音。裡面應該是血肉的地方只有黑、什麼都看不見的黑，全都堆積在一起、好像馬上要滿溢而出。他扭了扭手腕、那些黑卻彷彿靜止了一般一動不動。

……腐化……停住了？

……與她有關嗎？現在和她相處的時間還太短、不能就此斷定。

……或許一切都有所聯繫。倒是能感受到這間房子……似乎被微弱的靈力環繞著。

……算了、乾脆我也來借助一下現代人的力量好了。

雙手恢復正常、左腕處的傷口也消失不見，他打開平板電腦、在搜索框裡打下了她的名字。

……雜七雜八的結果太多了。她的名字有這麼常見嗎？

他眯起眼睛、一片黑暗的房間中只剩下了螢幕的亮光，……那加上地名來試試看好了。

搜索結果一下縮減了一半多。他滑過那些不相關的內容，點開了倒數第二頁的一條連結。

……四歲女童在山中走失，特徵是……淺茶色眼瞳，左眼眼下和右側眉上各有一顆痣。

……於後山半山腰處的神社……發現了屬於走失女童的小挎包。

他一邊揉著太陽穴、一邊盯著網頁上的古舊照片，……那是他的神社、也是前幾天她突然闖進去的地方。

—

……烏鴉大人、烏鴉大人，我……

……我想回家……！……我想見媽媽！……鳴……

……烏鴉大人……

接下來的兩週倒是意料外的平靜。

三個人都很默契地沒有再提過那場餐桌上的不快，不過高杉明白那對姐弟之間氣氛的微妙、佑也知道自己的姐姐和這位所謂朋友的關係似乎有些不明不白。當然這也不能怪他、高杉其實自己也這麼覺得。再加上才脫離黑心企業迫害沒多久的家庭中心——槿，因為長期加班導致身體負荷、好不容易閒下來的這幾天裡都在報復性睡大覺。高杉曾試圖在她看起來不那麼睏倦時、旁敲側擊地問了她小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她想了半天，只講出了一段她兒時太過淘氣、爬樹摔了下來的事。

……線索到這裡就中斷了。知曉「表象」很容易、而想要了解被包覆在其中只有本人清楚的「真相」卻是難上加難。更何況現在已知的兩位相關人士似乎全都失去了那一段的記憶，高杉的調查也只能先被迫中斷。……不過別說是這種根本連想都想不起來的故事了，眼前的這對看上去只是在一起吃飯的普通姐弟之間曾經又發生過什麼？即使是這樣大家都心知肚明、甚至可能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事情，也沒有人會去主動開口。……人類就是很麻煩，求人際關係的願望實現起來總是比保佑豐收之類的願望要難。

……不過豐收啊……

現在這個時代、這附近也沒有幾個人在堅持務農了。高杉看了看一旁的她，後者正試圖把包裝袋裡的最後一塊草莓蛋糕卷一口氣全都塞進嘴裡。……這樣的傢伙要是生在百年以前估計會餓壞吧？順帶一

提、在那天飯桌上的不愉快之後，她每一餐都會主動坐到餐桌沒有人的那一側去。

「……喔、對了！回家呃一週還什麼歐沒做呢……」她努力咽著嘴裡的蛋糕卷、想聽清楚她在講什麼一事變得有些艱難，「……我打算把家裡收拾一下！畢竟很久都沒回來過了……高杉也來幫幫忙、好不好？」

……只是你們兩個人的事還要特意在吃飯的時候宣布嗎？

佑什麼都沒說、放在一旁的抹茶點心也沒有動。無意中聽見他心聲的高杉點了點頭，……這個弟弟用漫畫的術語來說，是不是就是那種……陰角來著？

「那我們飯後休息一會就準備開始吧！先清掃灰塵……佑的話負責廚房和浴室，高杉和我負責客廳和書房。這樣可以嗎？」

「……嗯？嗯……好。」

……明明已經高興壞了、還要裝作剛剛根本沒仔細聽……嗎？

……不過在這麼神經大條的姐姐身邊成長、估計就是會養成這樣有點惡劣的性格吧。

「我很久沒回來、有很多東西都不清楚。看來都要麻煩佑來幫忙啦……」

「……沒關係。……都讓我來做也可以。」

……耳根子也太軟了吧。

見桌對面的佑撕開了點心的包裝袋，高杉輕笑了一下、把一旁的空包裝掃進了垃圾桶。

「……那個。」佑突然停住、好像在猶豫到底該不該講，「……應該放到可回收垃圾的垃圾桶裡。」

高杉抬起了頭、手上保持著剛才的姿勢沒有動，「……抱歉。」

—

「……高杉……」

……沒有回應。

「……高杉？……高杉！」

「……怎麼了？」

「……我說、就算你可以一邊看漫畫一邊打掃……」 謹指了指飄在他眼前的漫畫，「……也不要在我這個平凡人室友面前太過分了、好不好？」

……而且那本明明是少女漫畫來著。神大人還真是看什麼都不挑……

「我都已經在打掃了、你還想要我怎麼樣？」

……那個也叫……打掃嗎？

她看著在半空中全自動揮舞著的除塵揮子，這傢伙手都沒有在動

……

「……算了算了、你還是去幫幫佑吧。……在一無所知的人面前、說不定你還會收斂一點。」

「我都是神明了、難道就沒什麼能篡改他人記憶的能力嗎？就算在什麼都不知道的人面前用了神力也無所謂吧。」

「……不至於為了偷懶做到這個地步吧……」

「其實我也沒有那種能力。」

「……你是無聊的老頭子嗎。……啊……啊啾！」她揉著鼻子，
「……別那樣拿著揮子亂揮！」

「好好、我話很多的年輕人室友。」灰塵飄得到處都是、他仍在亂揮手裡的揮子，「……我這就去給我更年輕的室友幫忙。……再見了。」

「果然你還是少看點漫畫……」她在心裡嘆了口氣，估計就算不看漫畫、他講話也是這個德性，「……喔對了！你能不能再去一趟儲物……」

……走掉了。

她把手中的抹布一丟、向後一仰癱在了榻上。……現在她有一點點後悔讓這種傢伙住進家裡了。

—

「……你要找什麼東西嗎？」

「我是過來幫忙的。」高杉停在佑的房門前、搖了搖手裡的揮子，「……她那邊的話、她說她要自己收拾。」

佑眼裡的警覺消下去了一些，「……喔。不過我這邊也快弄好了……」他想了想，「……你要是想幫忙的話、可以去打掃一下儲物間。……那邊應該也比較容易打掃、都是些櫃子和箱子什麼的。」

……還好他沒多問什麼。

見高杉轉身前往儲物間、佑這才鬆了一口氣。他轉頭看向腳邊，……那傢伙剛才要是再往前多走兩步的話、估計就會被發現了……

佑坐到地上、手上的東西也都被放到了一邊，他撿起腳邊的那本小相冊、吹去了上面的灰。他打開相冊，拍立得相紙上的她穿著水手服、牽著他的手笑得很開心。

……牽手而已啦、從小不都有在牽手嗎？你不想拍就算了……

……不是的。……是因為……

……我……對你……

—

……儲物間……在這裡嗎。

說是儲物間、走進去才發現這間屋子好像比她的房間都大了不少。雜七雜八的東西被堆放在了入口處、裡面的空間看上去倒是被收拾得井井有條。

……哪裡都……不太對勁。

就算再不懂風水堪輿、也不會有人想把幾乎位於房子正中央的屋子作為儲物間來使用吧？入口處特意堆上這麼多東西、是為了掩蓋裡面的什麼嗎？高杉舉起手、用食指在空氣中左右劃了兩下，那些凌亂的不知道裝著什麼的紙箱自動分散到了兩側、為他讓出了一道通路。

……偷翻別人家的儲物間好像有點沒道德。不過……

他一把扯掉儲物間最內側的白布，腐朽的神龕下放著個看上去十分突兀的壺。壺上被畫滿符咒的符紙纏滿、甚至都瞧不太見壺身本來的顏色。他轉頭看了看身後，……顯然那對姐弟並沒意識到他在這裡偷偷摸摸地做些什麼。

……專門做來防我的嗎？

手指觸碰到壺身的部分被迫褪去了人類的偽裝、化為了原本的黑色。他看上去倒是不痛不癢，……畢竟只是個壺、若是就這樣把它弄碎的話……

伴隨著陶片碎裂的響聲、一股糟糕的味道從壺身上剛被他捏出的大洞裡傳來。……怎麼說、雖然是自己的東西，這樣看上去倒是也有些令人不適……

他略帶嫌惡地拎起了裡面的食物保鮮袋，……用這種東西來裝也是充滿創意。保鮮袋裡的不明物體被黏稠的黑色液體包裹、隱隱約約還能見到幾根被泡在裡面的羽毛。

……算是有所進展了嗎？還是……沒辦法解釋的東西變得更多了？

「……高杉！……高杉？……真是的、又跑到哪裡偷懶了……」

……今天的調查差不多就到這裡吧。

他嫌棄地看了看手裡的保鮮袋、又把它塞回了看上去已經再度完整的壺裡。他回身向儲物間的拉門走去，身後的白布和紙箱也自動回歸了原位，「……我在儲物間。怎麼了？」

「……喔！我是想拜託你幫我找一個新枕頭……來著。」

「你想要哪個？」他兩手各拎著一個枕頭、臉上也笑瞇瞇的，
「還是都要拿？」

「……我、那個……」她皺著眉、好像很驚訝他居然沒有在這裡偷懶，「……我要這個。這個就好了。」

「我幫你拿進房間吧。」

「好、謝謝你……」

他拎著枕頭、不緊不慢地跟在她身後，垂在她背上的辮子正隨著她走路的動作左右搖晃。……我可愛的、喝一點點酒就會變得醉醺醺的室友小姐，你的家裡為什麼會放著……用保鮮袋裝著的、被切碎的、我的翅膀呢？

「……今天辛苦啦。」

她端著小盤、裡面裝著雪糕和切好的蜜瓜，她本想加上一句「你們兩個都是」，但高杉那幅仍不怎麼正經的樣子讓她硬是把後半句噎了回去。放下小托盤、她將一旁的電扇調到了更強的檔位，……畢竟已經到了六月、天氣也逐漸熱起來了。

「對了、晚上想吃點什麼？」她回頭看著坐在小桌邊的高杉和佑，「今天忙了一整天、我們可以一起出去吃……」

—

「……小佑？」

「……嗯、怎麼了？」

「我說、要不要一起出去吃海鮮丼？今天很熱耶、我不想煮飯啦……」

她叼著蜜瓜味的冰棒、身上的水手服還沒來得及換。一陣一陣的涼風從她斜後方的老舊電扇處吹來，電視上正播放著「波子汽水、有如海浪一般清爽！」的廣告詞。

他瞥見她額角還沒來得及擦去的汗珠，「……沒關係、晚飯可以由我來煮。」

「……不用啦！那樣很麻煩你。正好這段日子也沒怎麼出去吃過呢……就去在學校附近的那家店、好不好？」

「……想吃海鮮丼的話直接說出來就好了。」

「那樣很幼稚。」

「姐姐不幼稚嗎？」他笑了起來，「……前幾天才在英語課上被沒收了漫畫吧。」

「怎、怎麼這種事你也知道……！」

「還是少女漫畫。」

「……喂！我這個年紀、看少女漫畫也很正常……！」

「這個年紀該好好讀書才對吧。」

她鼓起臉、叼著雪糕棍憋了半天，「……你還去不去吃海鮮丼？」

「……你們都決定好要什麼了嗎？那我叫人過來點單了喔！老闆、要一份……」

蓋在醋飯上的是鯛魚、鮪魚、甜蝦和鮭魚子，她也喜歡攪散那顆溫泉蛋、把它們全都拌在一起吃。

「……嗯？佑不想吃溫泉蛋嗎？……沒關係、拿給我吧……」

—

他盯著那顆滾進她碗中的溫泉蛋，「……姐姐。」

「怎麼了？」

被她筷尖戳散的橘紅色蛋黃流了下來、包裹住了那些圓圓的鮭魚子。這家小店的位置很好、在靠窗邊的座位抬起頭就能望見海。

「……下個月就要確認想去的學校了吧。」他拿著筷子、把芥末一點一點地塗在了自己碗中的生魚片上，「……你決定好……要去哪裡了嗎？」

「……我？嗯……」波子汽水裡的玻璃珠被她搖得喀噠喀噠響，「……果然還是想去東京吧。」

「……之前不是說……想去離鎮子近一點的地方嗎？」

「……嗯……」她把一大塊鯛魚送進了嘴，「……怎麼說呢、還是想去人多的地方待待看……」

海浪拍打在沙灘上、被他不小心塗多了芥末的那一片魚有些噲。

「……是因為……社團的那個傢伙嗎？」

他的聲音很小、坐在他旁邊的她甚至都沒怎麼聽清。她把頭轉向他，「……什麼？」

「……沒事。」

「……那小佑呢？小佑以後想去哪裡讀書？」

「……我還……」他耳邊響起了誰曾提起過的、要飄洋過海好久才能到達的國度的名字，「……沒考慮過呢。」

「……多謝款待！來都來了、要不要一起去那邊看海？」

「沒多久前不是還在嫌棄太陽很曬、天氣太悶嗎？」

「海邊會有風啦！會涼快一點。……算了、你們兩個都不想去的話就算……」

「沒關係。」他接過她的小包，「……走吧。」

她把脫下來的帆布鞋拎在了手裡，然後在沙灘上搖搖晃晃地留下了一串腳印。踩到沙子裡面的碎貝殼或小石頭時腳會很痛、而她總是假裝什麼都沒發生過。

「在這裡坐一會兒吧。」

她拍掉沙灘邊的石階上的沙，海風撩起她臉頰兩側的頭髮、掀起她長裙的裙擺，她腿上的暗紅色疤痕也變得隱約可見。他和她肩並肩坐在一起，海鷗在他們不遠處盤旋、空氣中也帶著點鹹。她沒有說話、只是盯著眼前的海浪翻騰不歇。……東京也有這樣的海灘嗎？他

不知道。電視上的東京立著很多很多的樓、燈火通明的街好像沒有夜，他曾問過她到底喜歡東京的什麼？她說她想看看那裡的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她大概會留在那裡工作、像夜間劇裡的人一樣西裝筆挺，日落時她會在居酒屋舉起酒杯、多餘的溫泉蛋也不會在她的碗中出現。

「……小佑。」

「……嗯。」

「我也希望……」她把手搭到了他的手上去，「……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喔。」

海鷗在他們頭上叫。曾經有一次在這裡發呆時、她的章魚丸子被飛來飛去的海鷗叼走了一顆，之後她就再也沒在看海的時候買過章魚丸子了。他攢下了很多錢、可以請她吃很多盒章魚丸子，但他不知道那夠不夠一張去東京的車票。

「……對了、我們來拍照吧！相機在我的包包裡……」

她掏出她的寶貝拍立得，她上高中之前就一直想買一個。她從自己微薄的零用錢裡攢了很久、攢到新款也變成了舊款，終於買到手之後才發現、一盒僅有十張的相紙也要犧牲掉她的一碗海鮮丼。她沒在意這到底划不划算，白色的拍立得上貼著幾張亮晶晶的貼紙。她一手舉起相機、另一隻手牽上了他的手，「……來吧！我們這樣……」

他把手縮了回去。

「……怎麼啦？牽手而已啦、從小不都有在牽手嗎？你不想拍就算了……」

他低著頭、貼她貼得更近了一些。……普通的姐弟是不會在牽手的時候十指相扣的、這不是很普通的常識嗎？

「……沒事。……來拍吧。」

「……那好喔。……來笑一個吧！我數到三喔！一、二……」

—

「……佑……怎麼啦？」她歪頭看向了他，「……你一直都沒說話呢。」

「……沒什麼。」他望著好像和那天一樣的海，「……就是想到了一點……以前的事。」

—

他打開房門，趴在桌邊的少年正在面前的本子上亂塗亂畫著些什麼。鉛筆繞出的線條凌亂、就好像紙面上的一切也被熱空氣歪曲成了古怪的形狀。桌面上的手機上已經輸好了一串號碼，可是他還握著筆、螢幕上的撥出鍵他想按也按不到。

……只是打一通電話的事吧？……只是商量一下……

……不管怎麼樣……都應該嘗試一下……吧？

他把筆放到了一旁，手掌側面不小心蹭到了紙面、一下子變得黑乎乎的。他舉起手機，……我不想繼續上英語課了，我也不想繼續補數學了。……我想到……東京去，我想去讀一所藝術大學。我想和她住在一起、租同一處房子來住的話可以省下很多錢。我們可以一起在夜裡去便利店、我們可以一起去看東京灣的海面，我們可以一起逛逛那些熱熱鬧鬧的街，我們可以一起……

那串號碼最後也沒有被撥通。他用總是會莫名痛起來的左胳膊抹了把臉，……該收拾收拾東西、準備出去上英語課了。

「他沒關係嗎？」

高杉跟著她一起在緣側坐了下來，「……準備出門吃飯的時候他看起來就悶悶不樂的。」

「……要聽實話嗎？」她搖晃著杯子裡的冰塊，「……我不知道。」

「……你不是姐姐嗎？對自己弟弟的想法大概也能有點了解吧。」

「……不是那樣的。怎麼說呢……」她看著高杉襯衫領口沒系好的那兩顆扣子，「……你有弟弟妹妹嗎？」

……真是白癡問題。

……神不會有兄弟姐妹的吧？

「我？我有兩個妹妹。」

「咦？」

「……不對。我……」

「……你活的時間已經長到連自己有沒有妹妹都不記得了嗎？」她語氣中不知是疑惑還是嫌棄，「這個樣子還要來幫我們修復姐弟關係啊……嗯？……高杉？」

「……抱歉。……今天天氣太熱、有點累了。」他一口氣喝光了杯子裡剩下的水，「你也很累了吧？早些回房間休息吧。」

「……啊、嗯……好吧。既然你都這樣說了……」她站起了身，
「……那我先去洗澡了喔！」

對了、人類應該是……這樣做的來著？

拉上房門也還是能聽到從浴室傳來的水流聲。他躺在被她鋪得很
敷衍的被褥上、慢慢闔起了眼。……先集中精力、然後……

……有點像在做夢。是這個意思嗎？

講話的女人和她長得一模一樣。深藍色的和裝搭配上黑色的圍
巾、看上去與她很相襯。

……有趣嗎？看見那些東西。

……不過不是親身經歷過的話還是不太一樣、是不是？

她一邊自顧自地說著他聽不太懂的話、一邊用樹枝在雪地上戳出
來了一個圈。

……喂、高杉。

……你會懷念你記憶裡的那些人嗎？家人、戰友、可能還有遊郭
裡的女人什麼的……

圈裡又被她戳出了很多個洞、現在那片雪上看起來一團糟。

……既然是你的話、應該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吧？這樣蠻好的。我有一天也會消失掉的、高杉。但你還會有很多很多個新的巫女、對不對？

—

……根本還是……

……什麼事都沒解决好嘛……。

熱水打濕她的頭髮、零星的水珠滾過她的額頭和臉頰。水霧籠罩整間浴室、她長吁了一口氣，……不管是那個莫名其妙地非要住進家裡來的室友、還是那個好像總是在和自己鬧別扭的弟弟，……無論她再長多少歲、大概都不會知道該怎麼把這些事處理好。……不過好像以前也沒有室友這種問題來著，怎麼說、倒是變得更加複雜了……

她回想起自己在東京租下的那間狹窄的小屋，……可不管怎麼說……還是比那個時候稍微強一點點吧？……起碼熱鬧了些。……本來賭氣辭職、外加一口氣把回家的車票也買好之後，以為要過的是在鄉下獨居的無憂無慮的日子呢……

……小佑……也長大了呢。

……他應該已經睡下了吧？……洗完澡出去之後、偷偷開罐啤酒吧……

關掉水閥、擦乾身體，她拿起了那條用來擦頭髮的毛巾，……這個時候吹頭髮的話估計會吵到他們兩個、果然還是算……

她用毛巾包著頭髮、蹣手蹣腳地挪動到了廚房。從打開冰箱到拉起易拉罐拉環的動作一氣呵成，帶著氣的冰啤酒碰到嘴唇的那一刻、無論是身體的疲憊還是沒能散出去的情緒一下全都不見了。

……呼……！真舒……

「高……高杉！」

地上的一攤黑羽毛差點沒把她給絆倒，「……你、你還沒回房間啊……」

她本來想問的是「你怎麼還沒睡」，不過在說到最後兩個字的時候、她突然想起了他是位不需要睡覺的神，「呃……我打擾到你了嗎？我喝完這個就準備回房間了……」

「……我有事想問你。」

「……怎麼了？」

「……你的腿怎麼了？」

他原本想問的也並不是這一句。她一手舉著啤酒、一手按著身上的浴巾，再配上那幅做壞事被抓包的樣子、看起來實在是有些滑稽。而她的那雙幾乎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印象的腿、也在浴巾的縫隙中若隱若現，……他這才意識到她似乎從沒有在他眼前穿過短褲短裙。他看著她腿上被紅色覆蓋的一大片，……是因為這個嗎？

「……嗯？這個、喔……」似乎是為了緩解尷尬、她不太好意思地笑了起來，「……不怎麼好看吧？小時候的傷了。……要是你很介意的話、我先回房間套上睡褲好了……」

「……你還記得當時你大概幾歲嗎？」

「……咦？受傷的時候嗎？」她想了想，「……好像是……四五歲的時候吧？那時候生了場大病、細節已經記不太清了……」

「……當時你有去過神社嗎？」他靠在椅背上、低頭看著自己的手心，「……我的神社。」

「……我不記得啦！我那時還很小呢。家裡人也沒有怎麼跟我提起過那時候的事……」

「……能讓我看看你的腿嗎？」

誰都沒有開燈、四周漆黑一片。她看不清楚他臉上的表情、可他的語氣聽上去卻罕見的正經。她放下手中的啤酒罐，「……好、好吧……」

……感、感覺真是怪怪的……

她按住浴巾、只留了能讓他看清楚她腿上疤痕的縫隙，平日裡都要主動遮蓋起來的地方現在正被這位神明室友細細端詳、換了誰估計都會心裡發慌。……不過、很久以前佑也曾經……

「……接下來可能會讓你看到一些……你不習慣看見的東西。」他抬起頭、直視著她的眼睛，再加上他不知為什麼突然認真了起來的臉、氣氛似乎也變得古怪了，「……儘量別被嚇到。……好嗎？」

她茫然地點了點頭。在這一片黑暗中、她還是什麼都看不太清楚。異樣的氣流從她身邊擦過，明明是在室內、卻好像能聽見呼呼的風聲。……那是什麼？鳥喙？帶著爪的翅膀？落在身上的黑羽毛沒有她印象中那樣軟乎乎，「……高……杉……？」

那雙暗紅色的眼睛眨了眨。……烏鴉原來是這樣眨眼的嗎？看上去還有點……唔。

能感覺到握在自己腿上的那隻爪在努力控制力道，……只不過還是有點扎扎的。被迫單腳站立許久的她終於開始保持不住平衡，「……你、你確認好了嗎……？」

隨著一聲類似打響指的聲音響起、一瞬間餐廳連著廚房裡的燈全都亮了起來。坐在那裡的高杉還是那個高杉，而那隻握在她腿上的、被羽毛包裹著的連著翅膀的鳥爪，剛剛好能與她腿上的傷痕重合。

「……你……」

「……高杉……？」

那隻爪一下恢復成了普通的人類手臂。他與她在凝固的空氣中對視，「……你到底……是什麼人？不……」

她吞了口口水。

「……你是我的……什麼人？」

「……你們兩個……還不睡嗎？」

「……嗯？我們、那個……高杉有事要找我商量！」她伸出食指、戳了戳一旁的高杉，「是吧……？」

「……你在喝酒嗎？」

「……呃……」她飛快地把桌上的啤酒罐推到了旁邊，「……是高杉喝的。」

佑停到了餐桌前。她的臉紅紅的、他知道那是她開的酒。他皺了皺眉，「……早些睡吧。」

「既然你正好在這裡、我可以順便問你個問題嗎？」

「……高……？」

「……你問吧。」

……這個高杉、還要問些什麼……？

她試圖阻攔高杉、讓他放佑早些回去休息，而佑聽起來卻毫不在意。她抓緊了圍在身上的浴巾、視線在他們二人之間遊走，……我的啤酒！再不喝的話、一會兒就要變回常溫了……！

「你知道這附近的神社嗎？」

「……山上的那個？已經荒廢好多年了。怎麼了？」

「……就是有點好奇。」高杉用指尖輕敲著桌面，「你知道它大概是在什麼時候荒廢的嗎？」

「荒廢……」佑瞟向了她浴巾下若隱若現的腿，「……我只知道在我來到鎮上的時候、那裡好像已經就是那個樣子了。」

「……『來到鎮上』？」

「……懂沒和你說過嗎？」他的語氣很平靜，「……我不是在這裡出生的。我是因為母親嫁過來……才跟著住過來的。總之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已經沒有人會特意去那個神社參拜了。」

她的雙眼還在盯著桌上的啤酒罐不放。因為溫差而凝結在啤酒罐表面上的水珠匯集到了一起、順著重力向下滑出了長長的一條。高杉繼續問了下去，「……那大概是多久前的事？十幾年前？」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了。你是想去那裡看看嗎？……我勸你還是不要去。」

「……為什麼？」

「……有些危險吧？婆婆以前都不允許我們接近那裡。……現在應該也已經完全廢墟化了……況且還是在山上。」

他其實只是不想讓她陪著高杉冒險而已。……高杉這傢伙、做什麼估計都會叫她一起去。……畢竟那是山上的廢墟、萬一真的遇到什麼突發情況……

「……『不允許接近』……你知道具體的原因嗎？」

「……原因？」

終於不再專注於那枚正在被室溫同化的啤酒罐，她抬起頭來、略帶不安地左右看了看他們兩個。

「……我不太知道細節。不過之前聽以前的同學們提到過……」
他頓了頓，「……大概是在我住到這裡之前的一兩年、有個女孩子……在神社前失蹤了。」

—

……終於能……喝我的啤酒了……！

她縮在自己房間裡的坐墊上、雙手捧著能帶來幸福的小鋁罐，隨後用力吸入了一大口有著小麥香的帶汽液體。

……不冰了……！

頹廢地看著手中的啤酒罐、她爆發出了一聲巨大的嘆息。突然手中的啤酒罐被一把奪走、始作俑者的聲音從她頭上幽幽傳來，「……現在先別喝這個了。」

……我還沒怎麼喝呢……！

她忿忿不平地抬起頭，看著那位霸佔了她的椅子和啤酒的三七分短髮小鬍子，「……我要準備睡了。你還要做什麼？」

「……我想給你看點東西。」高杉把她的啤酒放到了小桌上，
「……我不知道會不會嚇到你、但是……」

「……應該沒什麼會比剛才餐桌旁的巨型烏鴉嚇人了吧。」

「哦、是嗎？」

「……你這個語氣、聽起來倒是挺嚇人的……」她拍了拍自己的臉，在酒精的影響下、臉蛋摸上去也熱乎乎的，「……是關於什麼的？」

「你剛剛應該也聽進去了點我和你弟弟的對話吧？……他提到有人在神社前失蹤過。」

「……我還在納悶兒呢。……這種事不應該是你這個住在神社的傢伙最清楚了嗎？幹嘛還要問別人……」

「……其實前幾天、我對你進行了些調查。」

「……調、調查？調查我做什麼、我只是一個普通的……」

「……解釋起來很麻煩。總之……」他拿起剛才一同帶進她房間的平板電腦、在上面調出了一個頁面，「……我希望你能看看這個。」

「……嗯？這是……四歲女童、失蹤，眼下有……」

她的聲音越來越小，疑惑卻越來越多，「……所以……你是我的……」

腦袋裡的那一點酒精讓她把一切有的沒的全都聯繫到了一起，「……你是我的……誘拐犯？」

尷尬瀰漫在空氣中，只不過應該在這個時候負責烏鴉叫的傢伙現在是在場的當事人。高杉也覺得好笑、他乾脆順著她說了下去，「……我就是調查我到底是不是你的誘拐犯。」

「……哇、你還要重複作案嗎……」

……啤酒只是和她共處一室、也會讓她的腦袋越來越醉嗎？

「……那倒是不至於。只是我想知道當時我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啦、一點都不好玩，高杉。」她揉了揉眼睛，「……你肯定是特意做了這個頁面來逗我的吧？」

「……什麼？」

「……失蹤很久這麼大的事、我自己怎麼可能什麼印象都沒有呢？況且要是我真的很在那裡出過什麼事、你應該是最清楚的吧……」

屋內沉默了半晌。見他沒有回應，她彎下腰、把臉貼到了小桌旁，然後一口一口地嘍起了小罐裡的啤酒。……本來以為酒精能讓她更容易接受這些衝擊的資訊，結果反倒是激起了她性格裡固執的那一面。高杉放棄了繼續對她繞圈子的想法，「……我缺失了一部分的記憶。」

「什麼呀、這不就和漫畫裡的故事一樣了嗎……？」

「……不僅如此、通過我現在的調查，你在某種程度上……和我有著很大的關聯。」

「……因為我跑到神社去撒酒瘋嗎？」

她的話雖然很欠揍、語氣卻軟綿綿的，好像真的只是在好奇發生了些什麼。他現在似乎有些理解她那個悶騷的弟弟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了。他乾脆從椅子上下來、坐到了她旁邊，「你還記得你是怎麼進到神社裡去的嗎？」

「……嗯？不太記得了。……大概是從樓梯上去、然後有一條路……？」

「……解釋起來有點麻煩。不過、幸好你們人類發明了這個。」

他點開平板上的地圖、切換到了街景功能，上面顯示出了一片雜草叢生的廢墟、隱約能看見地上有著像是用石磚鋪出來的道路。

「……這是什麼喔？看起來已經完全荒廢了……」

「這就是唯一一條前往神社的通路。……你那天舉著啤酒罐、毫髮無傷地穿越了這一片草叢。也就是說……」

他清了清嗓子，「……你用一種我這個『神』都沒辦法解釋清楚的方式、突然出現在了我家門口。」

那天的對話最後就那樣不了了之了。

儘管表現出了對自己莫名出現在廢墟神社前的驚訝，但酒量奇差的她甚至沒能等到濕漉漉的頭髮乾透，在胡亂回答了高杉幾句之後、就趴在桌子上睡著了。他原本還想等到她清醒過來時、再和她仔細地講解一遍所有的謎團，然而最後也只是得到了她的一句「真的嗎？那很糟糕呀！」見她這幅樣子、他也開始懷疑起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小題大作了。而此刻對情況的嚴重性一無所知的她正坐在自己房間裡的小桌前，頭頂著小兔耳朵髮帶、仔仔細細地往臉上塗著面霜。

「……謹。」

「……嗯？怎麼啦？」她轉過頭、看向了站在門口處的他，她髮帶上的小兔耳朵也跟著一搖一晃，「要吃早飯了嗎？」

「早飯稍微等一下再吃。……你能跟我到儲物間去嗎？」

「等我塗完啦……你很著急嗎？」

他張開嘴、好像還想再說點什麼，「……我不著急。」

「……嘿嘿。」她轉回了鏡子的方向、繼續用指肚戳著臉頰，「神大人的性格好好喔。……好啦！我們過去吧？我都有點餓了……」

……她還在戴著那個啊。

他瞥過她腦袋上的兩隻小兔耳朵，……是因為面霜嗎？聞起來也有一股香。她打開儲物間的燈，「……好啦、你要給我看什麼？」

「……你一點都不怕我嗎？」

「……嗯？怎麼突然……」

—

「……怎麼突然問這個？」

「會說話的烏鴉、對你們來說應該很可怕吧？」

「……是這樣嗎？」她拔出插在已經不會再動了的男人身上的刀、紅色在雪地上畫出了一個實心的大圓，「……你要吃這個嗎？」

「沒有這個必要。」

「……喔。」她甩掉刀上的血，「……我剛想說那你還真是沒品味。」

「你和別人也這樣講話嗎？」

「誰知道呢。」

她蹲在地上、從屍體的衣袋裡掏出來了幾枚銅錢和一張銀票。銀票上的血甩也甩不掉，她把它舉到頭頂、對著光看了看，然後塞進了自己的口袋。

「你接下來要去哪兒？」他問。

她跺了跺腳上的雪，「……橫濱。」

—

「……這、這個是……」

她幫他一起拎住了原本蓋在那裡的大白布的布角，「……神龕？……我從來都不知道家裡還有這個……」

「……在那裡。」他指了指神龕下方那枚不怎麼起眼的壺，「……我要給你看的東西就在裡面。」

……都這個時候了、應該不會有裡面的東西突然不翼而飛的套路類劇情吧？

她撇了撇嘴，「……你怎麼不直接拿給我？」

「上面被設下了防我的符咒。」

「……嗯……可你不還是知道了裡面裝了些什麼嗎？」

「……你到底還要不要看？」

「我看、我看……」

雖然臉上相當嫌棄、她最後還是把手伸進了那個看起來十分可疑的壺裡，「……唔、這個是……」

她拎出了那個更加可疑的保鮮袋、同時也莫名為壺裡面的神秘物件還在而舒了一口氣，「……羽毛？裡面還有……」

她對著燈光高舉保鮮袋、試圖弄清楚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東西。高杉把雙臂環抱在胸前、安靜地等待著她發現整件事的詭異之處。她搖了搖袋子、裡面黏糊糊的液體倒是沒有發出什麼聲響，「……唔……」

「看出來這是什麼了嗎？」

「……這是……你的一部分嗎？」

她很想說它看起來像過了保質期很久的醃翅尖、但高杉臉上的表情還是讓她在最後一秒改了口。

「……沒錯、這原本是我翅膀上的一部分。」

「……嗯……」

她很少看本格的推理作品。她看了看手裡的袋子、又抬起頭看了看身邊袋子內容物的主人，「……所以……你懷疑是……四歲的我偷走了你的這個、呃……」

……不是翅尖、快換一個詞……

「……然後你很生氣、就把我抓走了嗎？」

乍一聽很荒謬、但邏輯上似乎沒什麼問題。……不不不、不對。就連神的思路也差點被她給帶跑，高杉試圖把話題拉回正軌，「……不、現在還不能確認兩件事情有所關聯。……況且也沒有證據能證明是我把你抓走的。」

「……也是喔。如果真的是我偷走了你的翅……呃，我現在應該也不會完好無損地站在這裡……吧？」

袋子的味道有點糟糕、她把它又塞回了壺裡。如果說曾經被高杉帶走過這件事是真實發生過的話，那麼這個袋子裡的東西……嗯……或許還有些什麼線索？她胡亂地掃視四周，這樣重要的物件應該不會就這樣普通地放在……

「……咦？」

「……怎麼了？你發現什麼了？」

「……我不知道這個能不能幫上些什麼忙。不過……」

她指了指神龕裡的小雕像，「……那個、好像是你……？」

—

「……有必要弄這種東西嗎？只要在牌位上寫下我的名字就好了吧。」

「寫什麼名字？……『住在高高杉樹上的烏鴉大神』嗎？」她低著頭、手上還在雕著那隻小烏鴉的喙，「以後別的巫女見了會笑出來的。」

「讓未來的人們知道曾經的初代巫女是個很沒品的傢伙也不壞。」

「是嗎？」她故意把烏喙的尖端削得很尖，「那挑選我作為巫女的烏鴉大人、品味也真是彼此彼此吧。」

她吹掉小烏鴉上的木屑，對這種精細手藝活並不擅長的她、做出來的小雕像自然也是歪歪扭扭。現在的他打個響指就能把它變成一件精緻的工藝品，而他只是歪過了頭，「……還蠻可愛的。……你準備把它放在哪兒？」

「屋子正中央的神龕裡。」她換了小一號的刀、在小烏鴉的翅膀上加上了一條一條的紋理，「這樣的話、我在屋子裡的哪個角落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到神社後來見我？」

「我又不怎麼想見你。」

「……身為巫女、為了自己奉仕的神全心全意地付出是應該的吧？」

「你的鳥巢睡起來很硬。」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你還直接睡在過雪地裡。」

放下了手裡的小刀，她雙手捧起那隻小烏鴉、用尖尖的鳥喙戳了他一下。

「……我會等你來。」他頓了頓，「……晚上也會用翅膀包住你。」

他的最後幾個字還沒來得及說出口。隨著一陣風、眼前什麼都不剩了。

……終於……等到你了。

……已經過去多久了？幾十年？幾百年？

……是我、是我啊？你以前總是到這裡來找我。

……我會用翅膀把你包好的、這樣就不會哭了吧？

……不。你不是……你不是……

……你不是我的……

……烏鴉……大人……？

—

「……高杉！？高杉！……大烏鴉！！」

「……他怎麼了？發生什麼了？」

「……小佑！高杉他……」

黑色浸透了她試圖支撐起他的手，那對翅膀倒是沒有她想象中那麼重。他雙眼泛紅、黑色還在源源不斷地從他半人半鴉的嘴角溢出，帶著翅膀的爪子也緊緊地抓著她的胳膊不放。她聽不懂他嘶啞的低語，窗外一時間也變得嘈雜無比。而向來對環境更加敏感的佑一下聽出了那幾乎已經融合在了一起的聲音——那是千百隻渡鴉集合在一起吟嘯出的哀鳴。

……明明是、相同的……底色……

被他用爪子按住的腿上白白淨淨的、什麼都沒有。

……但你為什麼……不是我的、僅……？

「……要喝點水嗎？」

她坐在緣側、對拿著水杯的佑微微點了點頭，「……謝謝你。……高杉他……怎麼樣了？」

「看上去還在睡。」

「……這樣喔。」

「……所以……」他跟著她坐了下來、兩人中間的距離不遠也不近，「……你去過……後山的神社了？」

「……嗯。雖然不是故意的……」

「……婆婆還在的時候……不是叮囑過不要去那裡嗎？」

「……我……喝醉了。然後就……」

他盯著腳尖、沉默了一會才開口，「……那個女孩子是你。」

「……什麼？」

「那個……在神社前失蹤的女孩子。……我不知道具體的細節、但是……」

「……等、等等！這麼重要的事情、你怎麼才第一次告訴我？」

「……我也是聽別人說的。以前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現在……」他苦笑起來，「……我猜大概是真的吧？」

「……明明約好了有事不要瞞著對方的……」

「……那只是小時候的約定而已。」

「……如果我早點知道是怎麼回事的話……」

「……也不會有什麼區別的吧？」他捏著衣襬、捏到指尖都發白，「……婆婆說過、不管怎麼樣……你都可能會再度被神社吸引。因為你……沒什麼。」

「……話都已經說到這裡了、你怎麼還……」

「反正你已經不記得當時的事了吧。……當作什麼都沒發生不就好了嗎？把那傢伙送回神社去、這樣就兩不相欠了吧？」

「……你要我就這麼放下他不管嗎？他現在好歹也是我們的室友、我不能……！」

「……室友會在你小的時候把你抓走嗎？」

「我們還不知道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婆婆曾經提過一次。」

一陣風掠過、庭院裡的葉子發出了一陣窸窣窸窣的響。他繼續說了下去，「……你是被烏鴉大人……盯上的孩子。……不讓鎮上的孩子們去神社探險、其實也是怕你會想起什麼的障眼法而已。……因為你……好像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

「……那是……什麼意思？」

「……我看到他用那個樣子……碰了你的腿。……本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是那天之後……我大概明白了。為什麼小時候婆婆一直要我幫你趕走身邊的烏鴉、為什麼一直讓我盯著你不要跑去山上，這一切一切都……」

「……為什麼從來都沒告訴過我這些？」

「……有什麼用處嗎？你認定了一件想做的事就無論怎樣都不會改變。就像當時你一定要爬樹救下卡在那裡的貓，就像那件事之後……就再也不和我說話，還有為了躲開我這幾年都沒再回過家……」

「佑……」

「……就像現在也是一樣。……你一定要管那隻來歷不明的烏鴉的閒事、對不對？」

「我沒有不和你說話！我也沒有想躲開你！我……」

「……那是什麼？總不可能是因為你也對我——」

她怔怔地盯著地面。可惜很多東西不是想忘就能忘得掉的，就像曾經在身後的小客廳裡被摔爛的拍立得、被搶走的手機和落在臉上的巴掌。她用力眨了眨眼，「……我去看看高杉怎麼樣了。」

—

他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腕，「……你要去哪兒？」

「……嗯？」

她歪了歪頭、另一隻手上還抓著便當包，「社團的朋友說找我有事、要我去天台那邊找他。怎麼啦？」

「……沒事。」

……當然不可能是沒事。只是普通聊天的話為什麼要趁著午休到天台那邊去？

她彎下腰、對著課桌前的他笑了笑，「那我要過去了喔！便當很好吃。……謝謝你。」

每天早起為她做便當、放學等她一起走、回去的路上還會幫她拿書包。由別人來做這些事的話、大概早就會被學校裡的傢伙們說成是在準備告白中，可是由他來做的話、也只不過會被誇兩句「真是個貼心的弟弟」罷了。

他扣上面前的便當盒，她總是說男孩子要多吃一點才能長得足夠高，可是他已經很高了、幾乎快比她高上一頭了。她在他的便當盒裡塞得滿滿騰騰的米飯對他來說一直都有點太多了，可是一個聽話的弟弟是不會剩下姐姐做的便當的。他盯著眼前她剛剛還在上面的空座位，教室裡零零散散的聲音訴說著某位前輩好像在天台準備和誰告白呢。一切對他來說似乎總是不公平的，就像他偏偏在這一天忘記了帶耳機、就像他小學剛畢業時就被安排好了將來要到美國去，就像她是她的弟弟、就像他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最大的秘密也不能對她說起。窗外的烏鴉沒有在叫了、她大概也已經爬完了去天台的樓梯了，校園戀愛應該不會持續多久的、只是她到底會不會答應那傢伙呢？

他起身走出了教室、桌子上的空便當盒也沒來得及收拾。走廊裡三三兩兩的幾個傢伙還在對著他起哄，……你知不知道你姐姐到哪裡去了？

……她又會到哪裡去呢？

……也許會跟著在天台上等著她的那個傢伙去東京，讀完大學找一份工作然後留在那裡。她有她要去的的地方，那片在學校附近的一成不變的海也離她越來越遠了。她大概再也沒有理由牽起他的手，放了

許久的拍立得相紙上也不會留下最初的顏色了。他穿過走廊、走上樓梯，……午休還有多久結束？夏天太熱了、熱得就連手錶上的指針好像也融化了。於是他一直一直走、到最後幾乎是一路小跑著朝她離開的方向追逐著，正下樓的她見他過來、對他咧開嘴嘿嘿笑著。他握住她的手腕、把她從最後幾登台階上拉了下來，差點摔了個趑趄也沒關係、因為他的臂膀已經足夠把她兜住了。夏天太熱了，腦袋也沒辦法思考了，問不出口的話在胸口也快要燒起來了。所以他閉上眼、她嘴唇的軟度讓他暫且忘記了周遭的一切。想後悔已經太遲了、想找藉口也太過刻意了，那句姐姐大概也沒有辦法再出口了。

「……姐……不、僅，我……」

水光在她那雙與他有著相同顏色的眼睛裡打轉，她掙脫開他的手、頭也沒回地跑下了樓。

—

……你找到你的搭檔了嗎？

……嗯、大概算是吧。

……那是什麼回答？

她的和裝濕漉漉的、上面還沾了些剛落下來的櫻花花瓣。她說她喜歡深藍色、因為不管被什麼浸透了都看不太出來。他知道那是血，但於他而言、那並沒有什麼值得在意的。……現在想去哪兒？他的輕

浮語調模仿得惟妙惟肖，……既然你最想做的事已經做完了、那我們……

庭院裡的櫻花樹下躺著一具屍體、不過她和活人在一起好像才倒是一副罕見的光景。她默默向前走著、什麼也沒說。還保留於此的好奇心促使他望向庭院的內側，這次她難得地為她的刀下亡魂蓋上了塊黑布。只是他沒注意到黑布之下的那件和裝與她身上的那件是如此相像、那雙不會再睜開的眼睛和她的眼睛顏色也是一樣。

……高杉。

……這就來了。

……我想去一個……

……遠一點的地方。

……這裡是……我們曾經的家？

……不、這裡是……她的家。

「……你醒過來啦、高杉？」

見他睜開眼，她慌忙抬起頭、惺忪的睡眼看上去也才剛從打盹中醒來沒多久，「……怎麼樣、感覺好點了嗎？」

「……嗯。」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原本包覆在上面的黑色消失不見，現在看起來只是普通的、人類的手，「……讓你見到我這個樣子、還真是見笑了。」

「沒事啦……」她回給他一個微笑，「……你沒事就好。」

「……倒也不能完全說是沒事。」

她又憂心忡忡了起來，「會變得……更嚴重嗎？」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她緊張地眨了眨眼。

「……會。」

「……那不是很糟糕嘛！」

「我前幾天就試著提醒你了。」

「我、我以為……你可是神欸！怎麼好端端的、突然像生了很嚴重的病一樣……」

她的聲音越來越小，「……但肯定……肯定還能做些什麼的、對吧？總不能讓你一直就這樣下去……」

「就讓我這樣下去也沒關係吧？我只是和你才認識沒多久的室友。」

「……不、不行！」她努力在腦袋裡尋找著一個合適的理由，「……你、你還要負責來修復好我和弟弟的關係呢！你都答應好了！」

「……為了和弟弟和好、不惜和我這個在你小時候把你拐走的傢伙求助嗎？」

他的話裡帶上了一股酸味。

「……我……就算真的是你把我拐走了、我現在也平平安安地長大了……還好好地坐在你面前呢。所以……」她搖了搖頭，「……我不知道。但你大概……也有自己的苦衷吧？」

「……你是笨蛋嗎？」

「喂……！」

「還是說你其實是在……」他勾起嘴角、一齊揚起來的還有他同側的眉毛，「……關心我這個落魄的神明室友？」

「……我才沒有關心你！我只是……」她皺著眉、強迫自己將視線從他那張欠揍的臉上挪開，「……我只是覺得，小時候在你的神社

前失蹤、長大了後又誤打誤撞地闖進了你的神社……說不定……說不定就是因為我能幫你做點什麼呢……！」

一陣尷尬的沉默。她茫然地抬頭看了看他，……我剛剛說了什麼很奇怪的話嗎？他突然對著她爆發出了一陣大笑，她一下子變得手足無措。……該說點什麼打斷他嗎？還是……

「那就這樣做吧。」

「……咦？」

「你來幫我舉辦一場祭典、我來實現你想恢復你們的姐弟關係的願望。這樣如何？」

「……祭、祭典？可以倒是可以、但是我……」

「你能辦得到的。」

「……別講得這麼輕飄飄啊……！」她鼓起臉頰，「不過、如果這樣就能讓你不會再……再那個樣子的話，倒是可以嘗試一下……」

「那就這樣敲定了。」

「……決定得太快了吧！而且、而且真的一場祭典就夠了嗎？鎮子上也沒剩下什麼人了……」

「應該能有些用處。」

「……『應該』？」

「祭典能起到維繫人與神之間的聯繫的作用。如果能成功舉行的話、確實可以讓我收穫到一些信仰。……雖然造成我這個樣子的原因可能不止這一個方面、不過總歸是能有些正面的收益。」

「這、這樣……」

「另外。」

「嗯？」

「……向我許下願望、就是決定把自己的信仰交給我的證明了。」

她皺著眉、完全沒弄明白這個剛醒過來就開始故弄玄虛的傢伙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如你所見、你現在是我的唯一一位信民。」

「……有那種詞嗎……？」

「……而我也會努力回應你的願望的。……那麼接下來就萬事拜託了、謹。」

……雖然該問的事完全忘記了問，現在的謎團也還是一大堆，但、但感覺被賦予了不得了的重任……？

她迷迷糊糊地點了點頭，「……那、那我們先去準備吃晚飯吧……」

—

……祭典啊……

儘管對於他自身的腐化來說可能完全是治標不治本、不過有總比沒有好。……當然了、雖然好像有點突兀，但這也是他能找到的、能

讓這位毫無警戒心的室友小姐繼續讓他住在這裡的最好理由了。……畢竟在看到連人形都維持不住的落魄神明之後、想把他趕出去也是合情合理。

……不過、記憶中看見的那個她好像也……

……沒能成功地把我請出家門啊……

相同的瞳色、眼下和眉上的痣也都在同一個位置，不知是巧合還是命運作弄、就連瀏海的樣式也是一模一樣，那與花相似的名字更是早就被刻在了他的腦海裡。……現在想想、當時就應該察覺到不對勁，在第一次相見那天她開口告訴他之前、「槿」這個字就已經浮現在了他的心頭。他無從驗證真偽、不過他曾聽到過一種說法，若是前世帶著強烈的執念死去、同一靈魂的轉世也會逐漸長成與前世相同的樣子。在此刻認為自己就是她前世的執念顯然是個相當自戀的想法，可似乎也沒有第二個選……

「……佑！晚飯就快好啦！拜託你去叫一下高……」

……或許……

……「搭檔」也可以是……

……「弟弟」……嗎？

—

「所以……就是、嗯……」她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我要借這個時候……宣布一件事喔！」

飯桌邊的兩個男人齊刷刷地看向了她，抬頭的那一瞬間也不忘將目光相互迴避。她清了清嗓子，「……我準備在這個夏天結束之前……在鎮子上的神社前辦一場祭典喔。」

「……那裡都已經廢墟化了、已經沒辦法辦祭典了吧。」

「唔、這個……」她有點不安地瞥向了高杉，「……神社的規模倒是不大。如果能修繕的話、應該也不會花費特別久……吧？」

「……你有好好調查過嗎？」

「還、還沒……」

佑的語氣平靜，裡面卻飽含對她的質疑，「……現在距離夏天結束大概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了。……你知道祭典的流程嗎？鎮子上……自從我過來之後就沒辦過祭典了吧？」

「……這個、我可以去找……」

「……還什麼都不知道就要在這裡自說自話嗎？」他直直看向高杉，「就這麼想讓那傢伙感謝你嗎？」

「做弟弟的就這樣和姐姐說話嗎？」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裡教育我？」

「……我、你們兩個……」她低著頭、咬住了唇，淡淡的疼痛似乎能讓她忘記那些與此刻相似的曾經職場上的那些指責，「……我只是想幫幫高杉！佑也看到了、那天高杉他……」

她深吸了一大口氣，「……我確實考慮得很不周到。所以我希望……嗯……我希望佑你也可以和我們一起……一起準備祭典……！」

「……為什麼？」她直白的請求讓佑的語氣也一下軟了下來，
「……這傢伙的問題不是我們這些凡人能解決得了的吧。」

「……就算解決不了、也要嘗試了之後才知道！況且、況且和小佑在一起的話……」

他沒再因為那個稱呼出言打斷她。

「……和小佑在一起的話、就好像什麼都能做得到……」

……她也在找理由讓他留下……嗎。

高杉裝作不經意、歪頭看向了佑，那雙與她顏色相同的眼眸裡是被她軟化了的、不甘與倔強。……或許從百年前開始、修復姐弟關係才一直都是她真正的願望。他有一種直覺，能解開他記憶中理不清道不明的結的方法就在這屋簷下，……只不過誰才會先主動開口呢？

「……小瑾呢、小瑾有喜歡的人嗎？」

「……欸？怎麼突然問這個……」

「幹嘛、剛剛我們不都一直在聊這個嗎？」

「小瑾又走神了嗎？最近總是講著講著話就走神、很可疑耶……！」

「我、我就是覺得天氣很熱啦……！」

桌上的手機嗡嗡地震了起來。她拿起手機看了看，「……喔！已經這個時間了。……我該走啦、明天見囉！」

「……太狡猾了！還沒回答我們的問題呢……！好吧小瑾、路上小心喔！明天說不定我們會繼續逼問你～」

「……不、不要啦……！」

「路上小心～」

空蕩蕩的走廊上、腳步聲漸漸遠去。短髮的女孩子嘆了口氣，

「……果然又是著急去接弟弟了嗎？小孩子還真是不省心……」

「她弟弟也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吧？」一旁扎著馬尾的女孩子回應道，「……我記得也沒和我們差幾歲。好像明年就要上高中了。」

「欸——？」

「不過聽說他們家大人總是不在、只有鄰居的婆婆白天會過來照顧一下。」

「……小瑾還真是辛苦啊……」

她拎著書包，又在便利店前買了兩瓶冰飲料，然後一路小跑到了學校不遠處的一棟建築前。他們所住的鎮子並不大，補習班也就這麼

一所、然而她從來都沒有進去聽過講。她成績普通，大人們似乎也覺得是她天賦不足，這一筆不小的補習班開銷還是放在從小就成績優異的弟弟身上比較好。剛剛結束補習的學生們三三兩兩地從那扇小玻璃門後走出，她站在那裡專注地看了半天，「……在這裡喔！」

才剛開始留頭髮沒多久的佑穿著白色T恤、單肩揹著書包。終於看見了他的身影、她笑嘻嘻地小跑著把一瓶飲料遞到了他面前，「還是冰的喔！我在過來的路上買的。」

「……謝謝。」

他低頭接過飲料，不知是不是陽光太過於充足的緣故、他的臉上看起來也有點紅。他不喜歡喝含奶的飲料、所以她總是買給他果汁或汽水。她打開自己的草莓歐蕾咕咚咕咚地喝了好幾口，「……今天也好熱喔！補習怎麼樣？老師留了很多作業嗎？」

「……還……就還好。」

「肚子餓不餓？晚上想吃點什麼？我拿到打工的薪水啦、想出去吃也可以喔……」

「……我……」他的步調突然慢了下來，「……我沒什麼胃口。」

「……怎麼啦？」她在他面前停下、轉過頭望着他，「……讓我猜猜……因為作業太多了嗎？」

他將目光轉向了一旁、手中的汽水正咕嚕咕嚕地向上冒著泡。

「……嗯……」她還沒放棄，「……難道是有喜歡的人了嗎？」

「……姐姐！」

「好啦、不開玩笑啦……」她笑了起來，「……是因為升學考、對不對？」

他默默點了點頭。

「……沒關係啦！放輕鬆……」她很自然地牽起了他空蕩蕩的左手，「……我們小佑的話、肯定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

……什麼都可以做到……嗎？

他偷偷看向了。後者正抱著筆電、蜷在茶桌旁邊，攤在一旁用於做記錄的小本子上還一個字都沒有寫。

「……不行、根本什麼有用的信息都找不到……」

她一邊嘟囔著、一邊搖了搖頭。雖然神明大人腦袋裡的記憶目前還屬於殘缺不全中，但好歹也是提供給了他們祭典的大致流程。不過除了最後一定要有巫女跳舞的部分外、對於別的部分他只說了「你們怎麼方便怎麼來」。一時間姐弟兩個也不知道是該吐槽他是個隨性自由的神明、還是該說這隻烏鴉其實已經根本不記得別的步驟了。她也這樣問過高杉，……既然你已經找到翅膀殘缺的那一部分了，那不能直接把它放回原位、修補好翅膀和記憶嗎？他只是帶著與往常無異的微妙神情看著她，……你覺得我是樂高積木嗎？撿到一塊零件就可以

拼得回去。儘管知道這是大不敬、她還是沒忍住輕輕捶了一下他的胳膊。

……話又說回來，神社可以請人幫忙修繕，祭典上的小攤販和煙火也可以慢慢計劃商量，而這個一定要有的部分他們卻誰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首先、該去哪兒找一位巫女呢？高杉指了指還在喝冰茶的她，……這不就有一個嗎？我看你在神社前喝醉那天跳得就不錯。她在佑的一臉震撼中大口喝著冰水、直到差點噎到，……巫女這兩個字裡、她也就和第二個字沾了邊。

……儘管巫女本人並不怎麼情願、但現在好歹也有了個人選。……那舞蹈呢？她拿出筆電、看了幾場大型神社裡的巫女跳舞的現場，……這、這種程度的話、大概也可以……吧？然而最後一段影片還沒有看完、高杉就過來指著她的螢幕說了句「不是這樣的」。可再想繼續問他巫女舞蹈到底應該怎樣跳時、他也因為記憶的殘缺說不出個正經答案來。

「……我們的鎮子太小了、搜索不到相關信息也是正常吧。」

「……這樣不就根本沒辦法了嘛……」她推開小本、舉起雙手趴到了小桌上，「……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能找到以前的巫女……」她用下巴抵著桌面、發出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好笑，「……不過已經不可能了吧？如果她還健在的話、我們怎麼也不至於完全沒聽說過……」

「……雖然有點突兀。」佑想了想，「……你去過婆婆的家嗎？」

「……咦？這麼說來、我好像從來都沒去過……」她的疑惑突然中斷，「……等等、你的意思不會是——」

—

「……真的要這樣做嗎？」

畫面切換到了夜中，她舉著手電筒、站在他們兩個中間，「……這個、是非法闖入吧……？」

「我倒是不介意。」

嘴上說著不介意、但高杉也戴上了帽子和口罩。

「……不要在這個時候講風涼話啦……」

「……沒辦法、婆婆沒有子女，這間屋子目前也是無人管轄的狀態。」佑伸手壓低了帽簷，「……動作快一些、小心一點。」

他們三個蹣手蹣腳地從屋後的窗子鑽了進去。夏日夜中的蟬叫很響、把她因沒有站穩而踩出的地板吱呀聲也蓋過去了些。裡面的物件還保持著當年有人居住時的樣子、只不過無論什麼東西上都蒙了一層厚厚的灰塵，搭配上從窗子裡透進來的微弱月光、看上去有些詭異。

「……婆婆她……應該有間小房間、裡面都是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奇奇怪怪……？」

「……具體的我也不太清楚。當時我也只是……因為忘記帶鑰匙沒辦法回家、婆婆讓我暫時等在這裡的時候看到的。」

雖然看不太清楚、不過高杉和佑都注意到了她的臉似乎有點紅。佑清了清嗓子、繼續輕聲講了下去，「……我沒有再因為那件事生氣了。」

「是姐姐太貪玩導致忘記接弟弟回家的故事嗎？」

「……喂。」

「……說笑的說笑的。不過、這位婆婆不是你們的親戚嗎？」高杉環視四周，「好像都沒聽你們說過有關家裡大人的事。」

「……這個……」

「……他們不常在。」佑接上了話，「……要做生意什麼的。小的時候婆婆會過來幫忙照顧我們，……上了幾年小學之後……我們也不好意思再麻煩婆婆了。」

「……所以一般家裡只有你們兩個？」

「……嗯。」

能感覺到這對姐弟明顯在有意迴避這個話題，高杉難得地把注意力放到了正事上，「……小房間的話、是這間嗎？」

這間小屋並不大，除了眼前的拉門以外、其他的部分並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佑點了點頭，「……應該……就是這裡了。」

「……就這樣進去的話……」槿抬頭看了看高杉、又望了望佑，「……沒關係嗎？」

「……沒關係。來吧。」

拉門後的空間比想像中大了一些，乍一看與普通的儲物間也沒什麼差別，只不過那些已經黯淡了的紅色……是和神社有什麼關聯嗎？

他們三個擠在一起、藉著各自手電筒的燈光翻找著。她舉著手電筒的那隻手都有點酸了，「……怎麼樣、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嗎？」

……無人回應。她隨手翻了翻放在紙箱上的筆記本、蹭上了一手灰。……關於神社活動的記錄本？嗯……

她胡亂翻頁的手停了下來，四處亂飛的灰塵弄得她鼻子也癢癢的。她盯著那一頁、盯著寫著熟悉名字的那一處，舉著手電的那隻手一動都沒動。

「……怎麼了？」

「……這個……是……」

她吸了吸鼻子，「……是我媽媽的名字。」

聽見浴室傳來的水聲，佑抓起桌上的小方盒塞進口袋、拉開了通向小院的門。

「……你在這兒做什麼？」

佑皺起了眉，……看來高杉已經在緣側這裡坐了有一會兒了。和眼前這傢伙一起享受夏日晚風顯然是一種浪費、而對方卻似乎並沒這麼覺得。高杉翹著腿、講話聽起來和往常一樣輕飄飄，「……你又來做什麼？」

他沒多費口舌、掏出口袋裡的小盒在高杉眼前搖了搖。高杉臉上的驚訝一閃而過、轉變成了微妙，「……原來你抽煙？」

「……介意味道的话、你可以回房間去。」

「我倒是不介意。」高杉擺了擺手，「……只是沒想到我們的歸國高材生弟弟居然還有這種小愛好。」

裝作沒聽見這傢伙話裡的別扭用詞，他叼起一根煙、按開了打火機，煙草味道中還混雜了些薄荷香，「……都是成年人了。……她也會喝酒。」

「那你為什麼抽煙還要躲著她？」

「……她也不想讓我知道她會喝酒。」

「既然在一起生活、沒必要把習慣也藏起來吧？」

「……要是論藏起來的東西、我們誰都沒辦法比得過你才是。」他吐出了長長的一口煙，「……她的母親是……你曾經的巫女。你不可能一點印象都沒有吧？」

「中間發生了一些事。」

「……所以是什麼、你什麼都不記得了嗎？」他對著隨身的便攜煙灰缸彈掉了煙灰，「……你不是神嗎？」

「也沒誰規定過神不能失憶。……況且、我現在也在調查到底是怎麼回事。」高杉仰起頭、望向了天上的月，「……不過好在現在已經知道了上一位巫女的身分。現在只要請她來打一通電話……」

「……她的母親去世了。」

「……什麼？」

「……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不然你以為我為什麼會和她成為姐弟？」

高杉看著他按滅了手裡剩下的最後一小截煙，線索到這裡也中斷了。鎮上的情況比較特殊，神社相關事宜基本都由巫女本人來打理。……現在沒有任何一位原本的巫女在世、想知道過去的一些事更是難上加難。曾經身為巫女的母親、被藏在儲藏間裡的翅膀碎片、神社前的失蹤、腿上的傷痕，還有記憶中不斷出現的與她相同樣貌的女人……

……我該不會是……

……被自己的巫女給封印了吧？

浴室的水聲停了。

佑掏出一個小瓶子、對著身上噴了噴，「……對了、我建議你等一下再回去。」

「怎麼了？」

「你身上可能也沾了些煙味、多吹吹風會淡一點。」他起身拉開了門，「……她不喜歡這個味道。」

—

「……頭髮還濕著就對著電扇吹風、你不怕感冒嗎？」

「神明大人就算治不好感冒、也應該會捨得買感冒藥給室友吧？」

槿對著電扇打了個大哈欠，手裡的啤酒也換成了冰牛奶，「……你要喝嗎？」

「我就算了。」高杉對她笑了笑，「……看來你的心情還不錯、那我就放心了。」

「說得像你很關心我一樣。」

「會關心自己的巫女也是必然的吧。」

「……曾經對我媽媽也是嗎？」她把頭轉了回去、他只能看見她濕答答的頭髮，「……你都不記得她了。」

「那是因為……出了一些事。……並不是我本人的意願。」

她用指尖輕叩著手裡的玻璃瓶，「……有一天你也會不再記得我吧。」

「……為什麼突然這麼說？」

「想說所以就那樣說了。」

「……謹。」他坐到她旁邊、握住了她的手腕，「對於你母親的事、我很……」

「……你沒什麼可抱歉的。」她眨了眨眼，「……這件事跟你也沒有什麼關係。」

「……你會恨我嗎？」

「……為什麼？」

「如果是因為我想把你帶走、從而才導致你母親早逝的話……」

「……媽媽只是身體不好而已。」她捏著已經空掉了的玻璃瓶，「從我有記憶的時候開始……就是那個樣子了。不過要是說你真的為我帶來了什麼困擾的話……」她淺淺地笑了起來，「……可能是因為腿上的這個、我一直都沒辦法穿短褲短裙吧？」

「……即使這樣你也還是想要幫我嗎？」他還是沒放開她的手，「祭典什麼的不辦也無所謂。……巫女的話你不想做也沒關係。」

「事到如今你在說什……」

「……是我帶走了你。」電扇還在嗡嗡地響、他的聲音變得很輕，「……我想把你神隱掉。」

「……那辦完祭典之後、還要再把我神隱掉嗎？」

「這個應該……」他差點被她逗笑，「……不會。」

「……那樣就沒關係了吧？以前的事情、我也沒有記憶了什麼的……」

她扭了扭手腕，他的手實在太燙、好像要在上面燒起來了一樣，「……不過、你想起來到底為什麼要把我帶走了嗎？」

「那倒是還沒有。」

「……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我想著、要是能辦成祭典，說不定就能找回你的記憶呢……」

「……所以並不是因為你是個好心的笨蛋啊？」

「……再這樣講話的話、你可要沒有巫女了喔。」她調小了電扇的檔位，一直對著電扇的強風直吹、她差點對著他的臉打出來一個大噴嚏，「……真是的、好歹我也是個大人啦……」

「好好好、會吹電扇吹到快打噴嚏的大人小姐。我們明天做什麼？」

「明天？嗯、還沒決定好呢。……早飯的時候問問佑、看看他有什麼想法吧……」

「……你還挺依賴這個弟弟的。」

「……有嗎？只是現在我也想不到什麼別的辦法而已……」她捋了捋腦後的頭髮、它們還是濕漉漉的，「而且小佑的話、確實能想到些不錯的點子喔……畢竟小的時候就很聰明、讀書的時候成績也很好。」她嘆了口氣，「……和我這個做姐姐的一點都不一樣。」

「這種話你怎麼不當面對著他講？」

「……這、這種話講出來會很不好意思啦！」她裝模作樣地戳了戳高杉，「我們又不是小孩子了。」

「是嗎？」他揚起眉，「那就由我來告訴他好了。」

「別、別做那種多餘的事啦……！佑他……」

「畢竟我可是要幫你們修復好姐弟關係。」高杉清了清嗓子，「……另外、那傢伙對我的敵意都快溢出這間屋子了。」

「他、他為什麼會對你有敵意啊……？」

「好了。」他在她的一臉疑惑中站起了身，「……時候也不早了、早點睡吧。」

「你倒是告訴我他為什麼——」

……走掉了。

她對著已經被關好了的房門發呆。……怎麼還留下了什麼東西……？

她起身來到房門前，門把手上掛著的是她用來擦頭髮的毛巾。

……這個高杉、真是……

她一邊嘟囔著、一邊用毛巾擦起了頭髮。電扇的風拂過她的臉、她終於打出了那個噴嚏。

……因為我們小佑是、最聰明最厲害的小孩喔！

那是跟他十五歲的生日禮物放在一起的賀卡上的字。換作是別的弟弟大概會覺得不好意思、然後把它塞到書桌的哪個角落裡去。他確實也這樣做了、只不過偶爾也會把它掏出來看一看，上面的字跡有些笨拙、真誠裡面帶著可愛。……別的弟弟也會覺得自己的姐姐可愛嗎？

那一年他如願考進了所謂的特進班。雖然母親早早就計劃好了要送他出國的事、但他心裡總是有一點別的期待。如果可以努力讀書、在國內也能考上一所不錯的大學的話，是不是就不用非得去那麼遠的地方上學了？他把用來畫畫的小本子推到了一旁、上面畫著的都是相同的側臉。僅僅是看到被拽過來的數學練習簿裡面的內容、他就會想要打瞌睡，他小小地嘆了口氣、按動了手裡的圓珠筆。

「……小佑～要不要吃這個？」

她手捧裝了切好的橙子的小碗、笑嘻嘻地站到了他的房門前，「已經學了很久了喔！很辛苦呀。……來吃些水果吧？」

那張臉總是比畫紙上的更好看。他不知道要怎樣下筆才能勾出她嘴角的弧度、也不知道顏料要怎樣調才會是清透的茶色。他的圓珠筆在練習簿上劃出了亂糟糟的藍色條條，「……嗯、好，我這就……」

「……怎麼樣？雖然不是當季的水果、但吃點橙子總是很清爽呢……」她抽了紙巾、擦掉了滴落在小桌上的橙子汁，「……剛才有什麼進展嗎？」

「……我請到了可以幫忙修繕神社的人。……我也實地開車去看了、主要是要先進行除草之類的工作……神社本身並不大、修繕起來應該很快。」

「太好了……」

「……具體關於祭典的事、我打算下午去鎮上的圖書館看看。……不過可能也查不到什麼有用的信息就是了。」

「向鎮上的老人們打聽打聽如何？」高杉也插了進來，「也許他們還對以前的祭典有些印象。」

「高杉說得也有道理呢。……那麼現在、只剩下舞蹈的部分……」

僅咂了咂嘴，剛被吃掉的橙子的味道還未散去、留下了一陣香香甜甜。然而折騰到現在、只有她自己的那部分還完全沒著落，……簡直是小組工作中最糟糕的一種情況了。

「那麼下午佑去圖書館、我去鎮上轉一轉，……也許能收集到一些與祭典相關的信息。」高杉把手裡的橙子皮丟進垃圾桶、隨後望向了她，「……你呢？你打算跟誰一起行動？」

「……我、這個……」

跟誰一起行動似乎都是在偷懶。她突然靈光一現，「……喔！我可以留在家裡、找找看有沒有能用得上的東西。……既然媽媽以前是巫女的話、說不定能找到她曾經的巫女服之類的……」

雖然兩方都因為她沒選擇跟自己一起行動而有些失落、但同時也都因為她沒有選擇和對方一起而鬆了一口氣。況且、巫女服……。佑表面上正專注於面前的筆電螢幕、而螢幕上的內容早就變成了她站在神社前的台階上、身著端莊典雅的紅白巫女服的景象。無意中讀到他想法的高杉原本還想嘲笑他一下，然而很快高杉也開始想像她打扮得像個正經巫女一般、在神社前打掃的樣子了。

「……呃、所以這樣分工、可以嗎……？」

「……嗯、我沒問題。」

「我也覺得這樣可以。」

……太、太好了……！

……還以為工作分配不均衡、要被他們兩個講了……！

……不過……小槿啊小槿、這裡又不是前司……！

「……那、那今天就由我來準備午飯吧！請你們兩個稍等一下囉……」

—

……巫女服……巫女服……

……真的會在家裡放那種東西嗎……？

她鑽進儲物間，對著最裡側已經被再度用布蓋好的神龕前發了會兒呆。……總之、先從裝著媽媽過去的東西的箱子找起吧。說不定能找到些什麼……嗯……

……文件袋？上面還寫了小佑的名字……

……是阿姨拿過來的嗎？等他們回來的時候、給小佑拿去吧。讓我看看、還有……

她在翻到文件袋的紙箱裡繼續掏了掏、又摸出了一本沈甸甸的書。……是相簿嗎？很久沒見過這樣厚重的老相簿了。她吹去上面的灰，……就翻一下、應該也不會耽誤太久……

……好可愛！

儘管這個時間點家裡並沒有別人在、差點叫出聲來的她還是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照片上的小孩子裹著有小狗圖案的嬰兒服，正一臉不情願地拽著腦袋上的、縫著小狗耳朵的小帽子。她盯著照片中小孩子的那雙淺茶色眼睛、右眼眼下的痣也與她的那一顆在同一個位置。

……這是……小佑！還是小寶寶階段的小佑……！

相簿裡都是她從未見過的相片、看來應該都是在佑住過來之前拍下的。相片上的小小佑玩積木、讀繪本、坐在兒童座椅上舉著小勺試圖獨立吃飯……。明明曾經還是那麼小的一小點、現在卻已經……！

她啪的一聲合上了相簿。……嗯、果然這本相簿……還是不要擅自收藏起來了。和那個文件袋一起拿給他吧……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玄關裡異口同聲的兩個男人相互對視了一眼，隨後不約而同地把臉別了過去。屋子裡還是不見她的人影，佑把手裡的塑膠袋放上了餐桌，「……姐姐？」

「……抱歉抱歉！我剛才還在找……嗯？」

……緋袴、白衣，這就是巫女的……

「……喔！你在看這個嗎？」她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因為下午一直在儲物間裡翻來翻去、她臉頰上沾著的灰塵還沒來得及擦，
「……我從媽媽的舊衣服裡翻到的！不知道尺碼合不合適、乾脆就試了一下……」

她咧嘴笑了起來，「……就是我還沒來得及看那件外衣該怎樣穿呢。」

高杉用手磨蹭著他下巴上的那撮小鬍子，「看上去倒是還蠻正經的。」

「……我之前難道看起來很不正經嗎……」

「……穿這個會很熱吧？」佑伸手打開了冰箱、冰箱門擋住了他臉上的表情，「……先換掉衣服、來吃些點心吧。……我帶了咖啡店的蛋糕回來。」

「好欸！那我這就先去……」

「你不想先試試看那件外衣嗎？」高杉拉開餐桌前的椅子、大咧咧地坐了下來，「我知道該怎麼穿。」

「倒是也可以啦……會很麻煩嗎？」

裝著奶油蛋糕的盤子與桌面碰撞、發出了清脆的一聲。

她的注意力一下被那塊小蛋糕吸引了過去，「……如果很麻煩的話、那就先算啦……」

「很簡單的。試穿就要試全套、對吧？」

佑默默地往桌上剛被倒好的冰牛奶裡加入了抹茶粉。

「……嗯……我……」她看了看高杉、又看了看桌子上的小蛋糕，……試穿一件衣服應該也沒多久吧？可是……

攪拌棒在杯子裡旋轉、裡面的冰塊被攪得喀啦喀啦響。

「……我、我還是之後再好好試一次巫女服吧！今天實在是有點累了、想先吃點東西啦……」

看著她匆匆忙忙地跑回房間，佑也給自己倒了杯冰水。他坐到餐桌前，「……你要喝嗎？」

「我就不必了。」

那幅樣子怎麼看也不像是真的要出於好心給他倒水。高杉靠在椅背上，即使這「乖弟弟」也許並不知道他自己剛剛擁有了微小的勝利，而他的那麼一點好心對高杉這個沒能得逞的傢伙來說仍是一種諷

刺。……是故意的嗎？這個總是能將敵意隱藏在看似尋常的舉動裡的弟弟、也真是個不能輕視的傢伙……

「……久等啦！」換上了居家服的她喜滋滋地拉開了椅子，「嘿、嘿、好久沒吃到鎮上咖啡店裡的蛋糕啦……喔、對了！」

她跑回儲物間門前，將一摞東西抱起、交到了佑的手上，「……我在儲物間找到了這些。文件袋上寫著你的名字、然後還有相簿什麼的……應該是阿姨之前帶過來的東西。」

「……謝謝。」

佑接過文件袋和相簿，一口氣把它們拿回了房間。……果然還是稍微有點在意……。他翻開相簿、不到一秒又立刻將它合上，……希、希望她沒有翻過這個……

把相簿放到一邊，他低頭看著手裡的文件袋。……上面確實有他的名字。他拆開封在文件袋後的線，……老式的牛皮紙文件袋……現在不太常見吧？……估計是以前的什麼證件、公證紙之類的？

……果然都是和他相關的文件。他抽出裡面厚厚的一沓紙，成績單、財產證明、入學書的複印件……估計是母親之前為了讓他去美國讀書而準備的材料。

……出生屆……？

這是他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出生證明書。名字、性別，接下來是出生的日期和時間……

「……佑！你不過來吃點東西嗎……？」

他盯著手裡的那張紙，眉頭也皺得越來越緊。……或許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他才第一次看到它。……上面的出生日期不是他的生日、父親那一欄也沒有任何人的名字。

「……馬上就來。」

他有一個沒辦法說出口的設想。他又看了看手裡的那張出生屆、然後把它塞回了文件袋裡。

「……怎麼了？」

她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你在看這個？」

他這才回過神，「難得見你穿白衣。……看起來還挺正經的。」

「……我以前不怎麼正經嗎？」

她似乎是在認真地問他這句話。他看向她手裡抱著の千早，「怎麼不把那件也一起穿上看看？」

名為千早の上衣已經被她揉成了一團，「……我不會穿。」

他突然笑了起來、就像他好像早就預料到了她的答案。他起身來到還呆在屋子中央の她旁邊、接過了她手裡の那件千早，「……就像穿普通の羽織那樣穿就可以了。……袖子要放進來、然後……」

她站在原地、乖乖被他擺弄著，小烏鴉雕像正在斜後方の神龕裡望著他們兩個。

「……最後再把前面の繩子系上就行了。」他向後退了一步、暗自欣賞起了上面繡著の烏鴉和杉樹の圖案，「……怎麼樣、很簡單吧？」

「……那為什麼不做成和普通羽織一樣の款式？」

有時候她的呆瓜問題會讓他一下忘記她其實很擅長舞刀弄槍。他捻起她千早的衣襪，「……這樣從側面分開來的話、跳舞的時候會很好看。」

她也低下頭去、看起了上面的刺繡烏鴉，「……這樣穿很熱。」

「你平時還總戴著圍巾呢。」

她輕哼了一聲，「……我要把衣服換掉了。」

—

「……那我要把衣服先換回來了喔！謝謝你幫我穿這個……」

她正準備拉開胸前繩結的手被他一把按住，「……怎、怎麼了嗎……？」

「……那樣解會變成死結的。」

「這、這樣喔……」作為成年人、被一下戳穿連蝴蝶結都解不好的事實顯然令人尷尬。她趕快岔開了話題，「……不過之前都沒注意過、你的手……好熱。是我的錯覺嗎？」

「不是。」高杉牽住繩結兩側垂下來的繩子、同時向兩旁拽去，
「我的體溫比你們稍微高一些。」

……果然是鳥類啊……

……那個時候……在儲物間……也熱乎乎的。

儘管只是腦子裡的想法，可站在這個會讀心的傢伙旁邊、沒出口的話也會讓她覺得有點丟人。她脫下千早拿在手裡、又刻意地清了清

嗓子，「……好啦。現在衣服已經試好了、一會就可以一起出發去神社啦。」

「說起來……」他環視四周、此刻的屋子裡好像缺了點什麼，「……今天還沒看見你那個總是耷拉著嘴角的弟弟呢。」

「幹嘛這麼說小佑啦。」她雙手叉著腰、看起來與嚴肅認真的神職人員一點都不搭邊，「他一早就出去準備材料了喔。修繕神社的話，只要有材料、有些部分我們也可以幫忙。」

好像意識到了哪裡不太對，她又歪了歪頭，「……不過、你就不能『唸』的一下把你的神社修復好嗎？」

「那樣太刻意了吧？鎮上的人們會起疑的。」

「……唔，好像也是……喔、對了。」

「又想到什麼了？」

「在你上次……暈倒之後、你又有記起來些什麼嗎？」

「沒有。」他沒有眨眼，「什麼都沒有。」

「這樣啊……」她看起來有點沮喪，「……還以為找到了這麼多東西、能讓你想起來點什麼呢。」

「……倒是你、為什麼這麼關心我的事？」

「……受害人想了解嫌疑人的作案動機、這也是很正常的吧？」她撇了撇嘴，「難道你只是因為想捉一個小孩、就順手把路過的我抓住了嗎？」

「說不定就是這樣。」

「什麼呀、那你不就真的是誘拐小孩的怪鳥了嘛……」

她脫下千早、把它在手裡簡單疊了疊，「……好啦！我要去換衣服囉。你也收拾一下、一會準備好就要出門啦。」

—

……要在山上幫忙修繕神社……會到很晚嗎？是不是要拿件外衣比較好呢……

她在衣櫥前翻弄著，裡面多數都是她高中時的舊衣服、不管哪一件都帶了點小鎮女孩特有的土氣。

……真是……都這個年紀了、如果可以的話真是不想再穿成這個樣子……！

她看著那一堆從東京帶過來的衣服、突然從心底裡發出了一聲巨大的嘆息，……果然城市裡的漂亮服裝、還是無法勝任上山勞作這樣的重任……！她思索良久、最終從衣櫥裡抓出了一件古老的拉鏈衛衣、套在了已經穿好的緊身T恤外，再搭配上腿上這條窄腳的牛仔褲……還真是有一種……青春的風味……

……不過……神也會說謊呢。

她對著鏡子左右轉身、檢視著身上的舊衣服，……可是為什麼要對我說謊？嗯……

……看久了也還挺好看的。拉鏈衛衣這種東西、倒也不會被說成是過時吧……

……他說不定也有什麼不想說出口的事吧？可能是想起了一些很隱私的東西？唔……

……也沒關係吧！如果他想起了與祭典有關的事的話、應該就不會特意瞞著我啦。

她脫下拉鍊衛衣、塞進了準備帶到神社去的雙肩包裡，……就拿這件吧。

—

……穿得……像個高中生一樣。

修繕工作一直折騰到了傍晚。山裡的風有些涼，佑抬頭望向了
她，後者正戴著口罩、披著從家裡帶來的連帽拉鍊衛衣，仔仔細細地
在神社前的燈柱上塗著油漆。

……和以前相比……沒怎麼變啊。

那位似乎一直都沒怎麼認真幹活的三七分小鬍子走過去拍了拍她的
肩。她扭過了頭，即使一半臉都被口罩遮著、也能看出她臉上帶著
笑。

……這個情境……好像也沒怎麼變。

「……那是你姐姐嗎？」

「……嗯。」

佑放下手裡的木料、回頭看向了對他發問的獨眼老人，「……您知道她嗎？」

「曾經從那傢伙那裡聽過一些她的事。」老人也停下了手裡的活計，「好像是個過於活潑的孩子。……沒想到一下都這麼大了。」

……那傢伙……是指婆婆嗎？

她把刷油漆的刷子放到了一邊、隨後接過了高杉遞過來的礦泉水瓶。

「既然您認識婆婆的話……您知道關於曾經的祭典的事嗎？」

「……你們修神社、是為了辦祭典？」

「……嗯、是有這個打算沒錯……」

「勸你們還是早點放棄了的好。」

「……為什麼？」

「這裡已經沒有能做巫女的人選了。……況且就算有、也沒人想接近那樣的神大人的。」

「……這裡供奉著的神……」他把目光轉向了神社的內部，「……以前做了些什麼嗎？」

剛才還在神社前說說笑笑的兩個人不見了。……是去休息了嗎？

—

「……什麼嘛、偷懶還要叫別人和你一起嗎？」

「我想給你看點東西。」

高杉伸出食指，對著神社後不遠處的草叢、向左右各擺動了一下。那些長得高高的雜草一下子分到了兩旁、露出了一條隱蔽的小路。他很自然地拉住了她的手，「……天色有點暗了。可別跟丟了。」

她動了動嘴唇、本來想吐槽他的話也因為那隻對她來說有些滾燙的手而咽進了肚子裡。小路並不長、似乎是一路指向神社的後方。山上的晚風帶著愜意，若是不顧及那些蟲鳴、應該是個住起來很舒服的地方。

「……就是這裡了。」

「……小屋？就在神社後？」她看了看周圍，「……剛才都沒注意到呢……」

說是小屋、看上去其實和神社差不多大小。……是用了什麼障眼法、故意向其他人隱藏了這裡嗎？高杉鬆開她的手、退到了一旁，她過快的心跳這才開始緩緩平復。她嘗試著將手放到了拉門上，……貼近了來看、這間小屋倒是沒有那麼老舊……

「……那……我要開門囉……？」

對於這間小屋是用來做什麼的、她大概有一個設想，可是拉門後的景象還是把她嚇了一跳。小屋中央坐落著一座巨大的……鳥巢？鳥巢周圍則被塞滿了各式各樣的東西，泛黃的古書、樂器，還有她說不出來是什麼的瓶瓶罐罐，……似乎有不少都是酒瓶……？

「……雖然這麼說好像有點奇怪。」高杉的聲音從她後方傳來，
「……歡迎來到我的家、室友小姐。」

「都有屋子住了還是要睡鳥巢啊……」

「你就不能普通地誇誇這間屋子什麼的嗎？」

「……嗯……」

她又仔細地檢視了周遭。

「……是鳥巢。」

……果然沒用嗎。

她拎起在鳥巢邊放著的古舊瓶子貼近耳朵搖了搖、隨後又拿起一本古書胡亂翻了翻。那幅對什麼東西都感到十分新鮮的樣子、好像只是第一次到朋友家裡參觀一樣。

……本來還以為她能就此想起來些什麼、看來……

坍塌的聲音響徹小屋。她跌坐在散落的書頁中、還不忘試圖伸手抓住那些到處亂飛的紙。

……對神經太大條的人來說、不管做什麼都沒用吧。

「……別在那裡看笑話了！倒是來幫幫我呀、高……」

「……高杉。」

再睜眼時、他已經躺進了小屋的鳥巢中央。紙張震動、聽上去像是被風捲起的書頁，在那些到處亂飛的紙張後、他又看見了那張臉。相同的眼睛、相同的痣，但是比現世的她更冷漠、更凜冽。

「……怎麼了？不是說要教我唱歌嗎？」

她又對著他搖了搖那幾張歌譜。他的翅膀承擔著她全部的重量，從上面能感覺到一陣微涼。

「……嗯。我只是……」

「……只是什麼？」

她幾乎貼到了他面前。動作比起腦袋更抵禦不住想念，她背上的光滑、她腰間被他抓起來最順手的弧度，她小腹上的疤、還有與其相連的大腿上的紅斑。她的那雙茶色眼睛、她垂在背後扎得隨意的黑髮，她身上最後的那件白襦袢也被丟到了角落裡的那一堆紅色布料上面。她抱他抱得很緊、稍低的體溫讓他覺得自己好像在抱一塊被捂了許久的玉。

「……只是……」

她的嘴唇貼住了他的耳垂，「……又想做了嗎……？」

「……好欸！有宵夜！佑煮的關東煮、好香喔……」

屋子裡瀰漫著一股高湯的香氣。瑾拉開了通向小院的門、站在緣側上一抬頭就能望得見圓圓的月。在這久違的所謂「家」的氛圍裡，就連外面的蟲鳴也化為溫柔、融進了夜。

「已經煮好了。」佑從櫥櫃裡拿出了幾枚小碗，「……那傢伙不吃嗎？」

「高杉他說今天想早點休息。」她看著熱湯順著勺子滑進了 she 面前的碗，「……不過回來的路上他就沒怎麼講話。不知道是不是哪裡不舒服呢……」

佑默默地盛好了兩碗關東煮，蘿蔔、鵪鶉蛋、魚餅魚丸、還有她最喜歡的魔芋串。熱熱的、暖暖的，在夏日的夜裡吃也沒有什麼不妥。

「……好像在過暑假一樣呢。」她用小竹籤扎起了一粒魚丸，「以前假期熬夜到很晚的時候、你總會煮東西給我呢。……每次你都會說、這不是什麼好習慣，結果最後還是會給自己也盛一碗……」

「……確實不是什麼好習慣。」他還在等碗裡滾燙的湯涼下來，「……但你很喜歡。」

她裝模作樣地端起了碗，臉上的那點紅也不知道是因為碗裡的湯仍有些燙、還是因為餐桌旁邊沒有開電扇。

「……想喝點酒嗎？」

「……佑……？」

「……我知道那天你在那傢伙面前偷偷喝了酒。……這種事……不用非要躲著我。……還有。」他似乎下定了什麼決心，「……想用小時候的那個叫法來叫我的話……就那樣叫吧。」

「……小……」她頓了頓，「……小佑……」

「……嗯。」他匆忙站起、轉身打開了冰箱，「……酒想喝哪一種？」

冰箱裡只有那麼一種酒。她嘿嘿笑了起來，「……普通的啤酒就好啦。我的酒量很差、作為姐姐還真是有點不好意思呢……」

「……沒關係。」他把兩罐啤酒拿上了餐桌，「……我的酒量也不怎麼樣。」

被一齊拉開的兩枚拉環發出脆響，在手中冰涼的同時、還能聽到在其中不斷上升的氣泡。明明上次這樣坐在這裡時、兩個人都還在只能喝可樂的年紀，這個夏天裡她當然也聞到過他身上淡淡的煙草味道、只不過她從來沒想要開口挑明。可是這樣大概也沒什麼不好、無論是朋友還是戀人分別快十年都只會回到陌生人的距離，而他和她無論分開多長多久、永遠都是有點遲鈍的姐姐和不太愛講話的弟弟。

「……我……」她的聲音很輕，「……不是故意不回家的。……最開始是想在假期的時候多打打工，然後找了工作、進了公司。……公司不太好、沒什麼假期、總是有做不完的事。」

她又嘍了一大口啤酒，「……果然還是太丟臉了……讓你知道這種事。」

「……你可以告訴我的。」他很少那樣直視她的眼睛，「……你什麼都可以告訴我的。……我每年都……都在等你回來。」

「……我回來的話……」她吸了吸鼻子，「……阿姨也會不高興的吧。」

「……我想過很多次。」

「……什麼？」

「如果那天我能攔住媽、不讓她單獨來找你的話，是不是就不會……」

「……那個時候你還很小呢。」

「……我的錯不應該由你來承擔。」

「……我從來都沒有怪過你。」

「……你總是這樣說。」

「……我只是、那個時候我只是一下不知道……不知道該怎麼繼續……面對你。」酒下得很快、她用手背蹭了蹭眼睛，「……那天、你被接走了之後……阿姨她找到我，然後……然後……」

明明每一部分都記得清清楚楚的句子、她卻連一個字都沒辦法復述出來。碎掉的手機螢幕上還是她和他的合影，曾經最寶貝的拍立得的後蓋都被摔飛了出去、裡面的那盒相紙她才剛放進去沒多久。言語化作利刃一刀一刀把皮膚割開劃破，她捂著又腫又燙的臉想把地上那些被撕碎的照片再拼好撿起。她沒有喊叫、也沒有辯駁，只剩一角的

照片上的她笑得很開心。只是她也知道如果只是普通的姐弟的話、是不會在十幾歲的時候還十指相扣、緊緊牽住彼此的手的。

—

……戀慕如此許、思念之情苦難堪。不若遁高山、枕彼岩根永長眠，一死百了……遏慕情。

身處異地所受思念之苦為戀慕、意不相通所受相思煎熬亦如是，即便兩情相悅、也遲早要遭受無法共赴黃泉之痛。世人因戀心而苦，可獨身亦要擔孤獨之憂。只不過這些和他都沒什麼關係，他不是人、生在這世上就比他們少了一半多的煩惱。

……不過他到底是什麼東西？他也不知道。就連用「他」這個代詞也不是什麼準確的叫法。他是一片黑、他是一團霧，他觀察、模仿，萬物有靈、他從中習得生之道。他似神非神、無慾也無求，唯一能和他講上幾句話的是個滿身血腥氣還總是躺在雪地上的女人。她說她要找回搭檔，就算是要去到天涯海角、就算是要把所有擋著她前行的傢伙都殺光。他跟著她抵達橫濱、去了江戶，最後又折騰了幾個月到了京都。前前後後飛過快十場大雪，他笑他與她相識之後、每個冬日都是凜冬。

……那你怎麼不像別的鳥一樣、找個暖和的地方過冬？

她好像比別人還要傻氣上一些、對除了揮刀以外的事物也一竅不通。他自然也懶得對她解釋、這幅渡鴉的外表只是能讓他存在於她眼前的一種依託，他不需要食腐維生、也不需要翅膀才能飛高。但好在人善於變通、總會迎合環境對他們的塑造，進了城的她終於也不再總

是隨地一躺就睡起大覺。他未曾飛進過她住著的那間長屋、她也總是出現在戰火連天屍體橫行之處，不過因此和她相見倒算是容易、畢竟只有在那種地方才不會有人對會講話的烏鴉指指點點。她叫他高杉、因為他等她時總是站在杉樹最高的那一枝上，他倒是從未問過她的名字、畢竟那對他來說也無關緊要。

……高杉。

……怎麼了？

他們很少在城鎮裡相會、不過當時他與她已經許久未見。她不似平時那般隨意、身上和服的花紋看起來在挑選時也有費過心思。她甚至還好心地為他帶了一把稻米，讓他硬是把那句「你看起來成熟了些許」咽回了肚子裡。他飛落到她身邊、眼前的河面一片平靜。

她抱著膝蓋坐在河邊，看了看他又盯回了自己的腳尖。於是他先開了口：

……這麼久沒見、想和我說什麼事？

……讓我猜猜、你找到了你的搭檔？

她搖了搖頭、似乎在抿嘴掩笑。她把那把稻米撒到了他面前，……給你吃這個。

……沒有事的話、我要回去了。

……等一下。

她掏了掏揹在身上的小錦囊、從裡面拿出來了一枚綠骰子。他知道她會去賭場碰過幾次運氣、但那不像是她會想要收集的東西。他沒有理會她撒下的稻米，……這是什麼？

……是信物。……大概吧？嗯……

……信物？他嗤笑道，……像你這樣的女人、難道也會……

她收回翠色的骰子、捧在胸前偷笑。……這太反常了、太奇怪了，就好像總是跟著她一起出現的厚厚的雪突然一下子全部都融化掉了。她笑得太多、他也第一次在她臉上瞧見了了少女般的模樣。她的聲音很輕，……他也叫高杉。

……你不是要找你的搭檔嗎？

……嗯、我是在找……

……我不會再和你見面了。

她默默把骰子收了回去。他不欣慰她所謂的成長、這無趣的人世到底也讓她沾上了與旁人無異的俗氣。他在那裡多站了一會兒、等著她的那一句為什麼，只不過她最後也沒有問。

……我要走了。

她沒有挽留，妄圖伸手抓住一隻正準備起飛的烏鴉顯然也不成體統。她望向他離去的那片天空，他張開的翅膀連一片飛羽也沒有為她停留。

「……早安、高杉！怎麼樣、感覺好一點了嗎？」

「早。」他聽上去還是和往常一樣懶洋洋，「我感覺還不錯。」

「……那就好！對了、昨天佑他……」她打了個哈欠，「……在我們……的時候、收集到了一些可能用得上的信息！……是吧、小佑？」

「……嗯？嗯。」佑猛地抬起頭、同時按下了手裡手機的鎖屏鍵，「昨天那位爺爺好像知道些什麼。他講了一些關於巫女舞的事，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現在在世的人裡、已經沒有人會跳這個了。……鎮上的巫女舞比較特殊、都是靠每一代巫女代代相傳的。」

「『特殊』？……是和其他地方的巫女舞完全不同的意思嗎？」

「……沒錯。鎮子上神社的巫女舞……是一種劍舞。」

「但是、但是其他的神社也有劍舞吧？……在之前找資料的時候、我有查到過的……」

「……我也這樣講了。不過鎮上神社的劍舞……怎麼說呢，比起舞蹈、更像是……」

「……真的在舞劍一樣？」

「……你這不是想起來了些什麼嘛、高杉！」

「不。……只是直覺告訴我這麼說。」

電飯煲的音樂響起、餐桌前的三人同時向身後望去。僅伸了個懶腰，「……我去燒熱水！今天的早餐是茶泡飯喔……」

「……不過現在就算能知道舞蹈的具體動作、那把刀也不知道去哪裡了。聽說是……一把黑色的、開過刃的打刀。」

「……開刃的刀……用那個跳舞不是很危險嘛！」她在剛盛出的米飯中央擺上了梅乾，「……媽媽她們真厲害呢……別的部分呢、小佑？」

……高杉揚了揚眉，……那小子不再介意這個略帶幼稚的稱呼了嗎？

「……神社修繕的話大概還需要一兩周就可以弄好了。」

「……然後只要找一些攤販、準備道具，再做些宣傳的話……！」

「……除了巫女舞的部分就都齊全了。……畢竟是夏天、吸引附近鎮上的人們過來應該也不會太難。」

「……小佑……」她微微低下了頭、好像在偷偷笑，「……好可靠喔。……先來吃早餐吧！」

……姐弟關係變好了嗎？明明就過去了一個晚上。……不過……

高杉第一次覺得有她這個弟弟在也算是一件好事。不光確實是在認真幹活、也讓他緩解了在回憶起那些片段後……獨自面對她的尷尬。……可他自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會和自己的巫女沒羞沒躁、大搞職場戀愛的神，所以肯定是哪裡出現了什麼差錯。……而且還是在他的巢裡、還是在他的神社裡，簡直是……

……好像也沒有神明會褻瀆自己這麼一說。

從眼前的小碗中飄來了一股茶香。他抬眼看了看一旁的她，後者正因不小心咬下了太大塊的梅乾、被酸到五官都皺在了一起。……好在這一世的她完全是個笨蛋，就算和前世的她有再多的不該、這一世也肯定不會再……

「……高杉？」她歪了歪頭，「……怎麼啦？不好吃嗎？我的茶好像泡得沒什麼味道呢……要我拿些海苔給你嗎？」

「飯粒蹭到臉上了。」

「……唔！」

她慌慌張張地抽了紙巾。佑突然將手擋在了嘴邊，「……姐姐。」

「嗯？」

「……高杉在耍你。你臉上什麼都沒有。」

「……你們兩個！都不許笑了！」

她氣鼓鼓的、看起來像一隻憤怒的河豚。憤怒的小河豚舉起紙巾盒、在他們兩個的腦袋上各敲了一小下，「好好吃早餐！」

—

「對了、那位老人……還講了什麼有關巫女舞的事嗎？」

佑把桌上的空碗一個接一個地放進了水池，「……你該不會覺得……他湊巧知道些什麼關於那把刀的線索吧？」

「我之前居然沒發現你和我能這麼合得來。」高杉聳了聳肩，「……所以有線索嗎？」

「……你自己應該最清楚不過了。」

佑看向了她的房間、似乎是在確認她換衣服的過程還沒有結束。他對著高杉轉回了頭、聲音也被壓得很低，「……我不管你到底是真的什麼都記不得、還是在找藉口接近她，祭典這件事過後你最好能離她遠一些。」

「你昨天到底都聽到關於我的什麼了？……不過也無所謂、我沒有隱瞞任何事。」高杉鄭重其事地清了清嗓子，「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真的？」

畢竟佑還是個剛大學畢業沒多久、還沒有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在高杉這個年紀是他好幾倍的傢伙面前、很容易就被這樣糊弄過去了。她房間的方向好像多了些雜音，佑講話的速度加快，「……總之、那把刀最後一次出現是在……你的神社。……不過我可沒打算幫你、我只是想讓祭典快點辦成。」

「……我的神社？」高杉回想著昨天在神社的景象，「……那應該也是有靈力的物品、可昨天在神社我什麼都沒感覺到。」

「久等啦～你們在聊什麼呀？」

她穿了件寬寬鬆鬆的大T恤，「要準備出發去神社繼續做維修了嗎？」

「……神社那邊的話、我自己過去就好了。」

「咦？但是三個人一起的話、應該會快一些……？」

「……姐姐你……」佑斟酌著用詞，「……不太擅長這種事吧？……昨天你們兩個連一根燈柱的油漆都沒有刷完。」

……摸魚、被發現了……！

她張嘴想要辯解，「那都是因為高杉他——」

「我帶她去買冰棒了。」

「……嗯？嗯……」

面對這完全可疑的語氣、佑也沒有戳穿，「……反正、你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吧？巫女刀和巫女舞都還沒有著落。」

「說的也是……說不定鎮上的人還能記得些什麼呢。……不過、上次高杉不是去打聽過一次了嗎？」她好像一下想通了些什麼似的、忽然皺起了眉，「……哇、你這傢伙……不會上次也在偷懶……！」

「偶爾也想單獨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這是你的祭典耶！偶爾也認真一下啦……」

……終於……清靜下來了。

她和高杉一邊拌嘴一邊離開了屋子。好了、接下來……

佑盯著手機螢幕上的文字，上面的金額對他來說倒不是那麼難以承擔。不過頭髮、唾液或者是血液的話……哪個會在不被她注意到的情況下收集得容易一些？頭髮看似簡單、但需要是「新鮮拔取」……

……如果……結果真的是……

……那麼當時……她本可以不經歷那些……

他嘆了口氣、拿著手機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他從最下面的抽屜裡翻出了那枚文件袋、出生屆上的出生日期那一欄仍舊是一串陌生的數字。……可對他這種私生子來說、出生證明有錯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吧？但是……

他翻弄著那本被和文件袋放在了一起的相簿，最後夾著的幾張相片上、有位大著肚子的女人。……這是……年輕的……媽？照片上還有幾個他不認識的男人。雖然懷疑自己的老媽不是很道德，可是……

……如果一切都如我所想、那麼……

……是不是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早早地……就安排好我出國的計劃了？

……我本可以……和她……

……堂堂正正的……

思緒與合上相冊的聲音一起中斷。他把手裡的東西塞回抽屜、起身來到了儲物間。

……現在比起這個、還有件更重要的事。

他徑直走到儲物間的最裡側、一把扯下了遮住神龕的那塊白布。就同昨天那位老人告訴他的一樣，儲物間的白布、被遮擋著的神龕，和放在那下面的……

罐子裡的味道並不怎麼樣。他的手不似她那樣纖細、掏出保鮮袋的動作勉勉強強。

……和放在那下面的……來自那位被婆婆和前任巫女共同封印的、目前是他室友的所謂神大人的……

……被自己的巫女、也就是她的母親，用巫女刀親手斬下的……

……執念。

……因緣這種東西、可能連神也無法斬斷。不過若是能毀掉那份執念的話……

……那位神大人應該也會回歸本分、不會再想帶走你姐姐了吧？

「說起來……」

她擰開瓶蓋、喝了一大口瓶子裡的氣水，「……我之前就想問了。神社之前……荒廢成那個樣子，是因為你從來不出家門嗎？」

「具體的我也記不得了。……不過、在你突然出現在我家門口之前，我確實是很久都沒出過門了。」

「既然你一直都在神社、你是怎樣知道外界的事情的？」

「這個嘛……算是神的天賦吧？」高杉挎著她的包、與她並肩走著，「不過也僅限於對外面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有個大概的印象，和具體生活在這裡……不太一樣。」

「嗯……還有一件事。」

「是什麼事？」

「……鎮子上的人、居然真的都不認得你耶……」

「你有時候講話還挺傷人的。」

「那是因為神大人把我教得很好。」她從高杉那裡拿回自己的小包、把擰好了蓋子的汽水放了回去，「……讓我看、應該就是這個地址……」

說是在收集信息、其實都是在幫鎮上的人們做雜事。其中多數是一些跑腿之類的簡單任務、他們還順便幫忙帶回了有位奶奶飼養的、總是在外面閒逛不願回家的小貓。……當然很多時候也就是陪那些獨居的老人喝喝茶、說說話，畢竟在這個人人都嚮往大城市的時代、鎮子上已經沒多少年輕人了。

……不過……這也算是件好事。如果遇見以前同一個高中的傢伙們的話……

過往那些在學校走廊上的竊竊私語、令她在這夏日的大太陽下也不禁從背後湧起了一絲寒意。……總之、還是不要想這件事了比較好……。

叮咚。

再度核對了一遍地址、她按下了門鈴，「……你好、有人在嗎～我們是來……」

她的話音戛然而止。開門的是個看上去和她年紀相仿的年輕男人。高杉看了看她，「是認識的人嗎？」

「……呃……」

「……你是之前隔壁班的……」

門後又鑽出來了一個短髮的女孩子，「……小槿？」

「……原、原來你們還住在鎮上啊！真是沒想到……我是、我是受小賣店的老闆所託過來送這個……！」

她慌慌張張地把手伸進包、試圖趕緊結束這場計劃外的偶遇。短髮的女孩子和年輕男人相互對視了一眼，「……進來喝點水吧？」

「……不了不了、我們只是來送東西，等我找到了就……」

「好啊。」

……高杉！

她用自己能想到的最兇的眼神瞪了他一下。無視掉她硬裝出來的兇惡、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外面這麼熱、借機會休息一會也不錯吧？」

「……好、好吧，說的也是……」

……不過最近……

被他牽住的手腕熱熱的，在這本就炎熱的天氣裡顯得更加燙了。

……是不是這樣接觸的機會變得有點……多？

好像是他突然意識到了還要先脫掉鞋子，她手腕上多出來的那股燙一下不見了。

……果然還是……想太多了吧。

「……打擾啦。」

這間屋子並不大、佈局倒是和她的家很像。他們跟著住在這裡的一男一女走進了中央的和式起居室，短髮的女孩子停在了房門前的走廊上，「稍等一下、我去倒些冰水給你們喔。」

「……謝謝。」

「謝了。」

她僵硬地坐在榻上、努力擠出了一點笑，不過還是難掩她內心的不安。像是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她一把抓起了自己的挎包，這次終於讓她找到了被塞在了夾層裡面的信封，「……這個、是賣店老闆拜託我送來的……」

「久等啦。」

被端上來的四杯水裡放滿了冰塊、看起來沁涼又爽快。年輕男人接過她遞來的信封看了看，「……之前的收據嗎？……謝謝你們幫忙送過來。」

「……對了、還沒有自我介紹呢！我叫佐依、這是我哥哥潮。……我們和小槿原來都在同一所高中讀書。……雖然說鎮子上也就那麼一所高中啦。」佐依望向高杉、又看了看槿，「所以這位是……」

「……嗯、他叫高杉，我們目前……」

「……住在一起。初次見面、請多指教。」

……好自然地、接了不得了的話啊……！

……明明我只是想說是朋友來著的……！

潮沒有說話、佐依看起來倒是有點詫異，「……喔、那還蠻不錯的……」

「還、還好……」

「……那你們突然回來、是打算見家長嗎？……高中畢業後、槿就一直都在東京了吧。」

「……不、目前還沒有那種……打算……就、就只是回來看看而已！然後順便……」

「順便看看能不能在鎮子裡辦一場祭典。」

僅用力點了點頭。

「……祭典？」潮終於也忍不住插話，「鎮子上起碼有二十年沒辦過那種東西了吧。」

「對喔，上次辦祭典的時候、我們應該還在上幼稚園呢。」

「……嗯、就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想辦祭典。如果能辦成的話……鎮子也會恢復些活力。」

「怎麼突然關心起這種事了？」佐依放下了只剩下冰塊的水杯，「高中的時候、最想到東京去的就是小僅你啦……」

「……這個……唔，人也是會變的嘛。哈哈……」

佐依很不自然地看了高杉一眼，「……我猜也是這樣啦……現在你也談了男朋友、還真是想不到……果然過了那個年紀、就不會再做傻事啦。」

「是、是喔……」

僅偷偷捏住了高杉的衣角。

「……那有什麼著落了嗎？」不知是不是注意到了她的窘迫、佐依話題一轉，「關於祭典的事情。」

「……嗯、我們現在在修繕神社，不過其他的還……」

「差一些攤販嗎？煙火之類的搞一些也不錯。不過最重要的果然還是……巫女舞吧？小時候看過一次、時至今日我對它的印象都還很深呢。」

「聽說那是很特別的巫女舞。」

高杉握住了槿的手、像是在幫她打起精神一樣捏了捏。

「是喔！比起跳舞、更像是在舞刀……」

「但是那把刀……現在不知道被放到哪裡去了呢。」

「咦？刀的話、當然是在神社呀！」

槿和高杉同時望向了佐依。高杉挑起眉毛、疊在她手上的手也沒有挪開，「……為什麼這麼說？」

「雖然我也是很早之前聽說的啦、不過……鎮子上有一種說法，據說那把巫女刀，是對神社裡的烏鴉大人非常重要的、他的愛刀喔。所以除了在祭典的時候會借給巫女以外、平時都收納在神社裡的某個外人看不見的地方。」

「這樣啊……」

……那唯一能想到的地點就是……

……鳥巢？

「不過、就算你們拿到了刀，接下來要跳舞的巫女的人選呢？」

「這、這個嘛……」

「槿會負責跳舞這一部分。」高杉轉過頭、微笑著看向槿，「……對吧？」

「是這樣沒錯……」

「……所以、小槿終於要繼承家裡的職責了嗎？」

謹盯著自己的膝蓋，「……嗯。我只是覺得……好像鎮子上還有很多我可以做的事。或許這次從東京回來……也是某種契機呢。」

「所以真的不是為了準備訂婚嗎？」

「……呃、不，我們不是……！」

「那還是要先看我們謹願不願意了。」

明明剛喝了一大杯冰水、房間裡也吹著電扇，但謹覺得自己好像快中暑了。

「……總之今天就先到這裡、謝謝你們告訴我們這麼多信息。如果有什麼事要拜託我們的話、我們也很樂意效勞。」

「沒關係喔。不過、如果你們需要祭典上的攤販……或許我們也可以做點什麼。」佐依拍了拍潮的肩膀，「高中畢業後、我可是一直有和這傢伙在家裡的飲食店幫忙喔。我們也可以幫忙聯絡其他的商家、看看其他人有沒有這種意願。」

「畢竟鎮子上的人好像每年都在減少」潮也開了口，「我們也想找個機會不那麼無聊。」

「真、真的嗎！那樣就再好不過了……！那我們……作為幫忙祭典的報酬的話、要怎麼計算呢？」

「……嗯？這個嘛……」佐依想了想，「……喔！你們就幫我們跑個腿、把箱子裡的東西送到我們的爺爺家去吧。就這樣就好。」

「……真的這樣就可以嗎？」

「沒關係喔。只不過爺爺他脾氣有點古怪，而且最近好像還接到了些工作、經常不在這附近……你應該見過他吧？就是那位負責鎮上修繕工作的獨眼爺爺喔。」

槿和高杉相互對視了一眼，「嗯、我知道那位爺爺。」

「……那就容易多啦！對了對了、如果你們能再順便帶些點心的話……說不定能從他那裡打聽到更多關於祭典的事呢。畢竟爺爺以前也跟著辦過好幾場祭典啦。最後好像還和前前代巫女結下了什麼淵源呢……」

「前前代……巫女……？」

「……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啦、小槿！」

佐依看起來拿她很是沒辦法，「前前代巫女、就是在讀書的時候經常照顧你的婆婆喔！」

……我……還沒有……

……下定決心。

修繕神社的進度良好、每日的改善都直觀可見。槿和高杉也整日在鎮子上奔走，收集情報的同時也散播開了準備舉辦祭典的消息，祭典的流程也通過拼湊曾經參與過祭典的人們的隻言片語而逐漸變得清晰。只不過到了現在，舞蹈的動作還是沒有著落、刀的下落也無人知曉。還有在他手裡的這個……

在保鮮袋裡的羽毛連著血肉、被污濁不堪的黑色液體包裹在了一起。

……若是人人都能這樣斬斷自己的執念、估計都會過得輕鬆一些吧？

學會開車就是有一點好、可以在獨自一人的時候輕鬆去往任何一個他想去的地方。佑坐在石階上，夜裡的海面無邊無際、有點寒意卻也能給他帶來平靜。在這裡不管是把那袋用保鮮袋裝著的執念丟進海裡、還是用口袋裡的打火機點起一團火都不會引起誰的注意。可是……

他想不清楚到底是怎樣的執念、才會讓那傢伙想要抓走一個四歲的小孩子。……雖然四歲的她一定很可愛、但這也不是可以隨意帶走她的理由。……因為調皮而獨自跑到神社玩耍的小孩子被逐漸衰弱的神大人神隱，緊接著是趕去救女兒的體弱的前任巫女，和同去幫忙的、待這個孩子如親孫女一般的前前任巫女。

……然後……

那傢伙被自己的巫女們親手封印、並被那把本應用來為他獻舞的巫女刀斬下了翅膀上的一部分。

……現在又賴在我們家、也是個不成氣候的神吧？

他掏出了口袋裡的打火機，……總之不管是出於什麼理由、都不可以再讓他有一點想帶走她的想法了。

……喀嚓。

打火機的前端沒有立起火苗。海風吹起他額前的碎髮、手裡的保鮮袋也跟著一起搖晃了起來。

—

「……高杉？怎麼了嗎？」

「……沒事。」他伸了個懶腰，「……剛才的姿勢有點不舒服而已。」

她和高杉並排坐在作為客廳的和室裡、面前的小茶桌上放著的零食已經沒剩下多少，電視螢幕上正在滾動播放演職人員表。她打了個哈欠，「……這部、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看呢……」

「我就說應該去找我挑的那部來看。」

「那個肯定會比這個更無聊啦。」

「你都沒看過怎麼知道？」

「神大人在看電視劇這個方面、沒有我經驗豐富吧。」她撇了撇嘴、繼續按著手裡的遙控器，「……不過……現在是幾點鐘了？」

「十點多了。」高杉瞟過她手機螢幕上的時鐘，「怎麼了？」

「……都這麼晚了、小佑還沒有回家呢……」

「他不是說想到外面透透氣嗎？」

「可是、可是天都黑了！不應該讓他一個人在外面……」

她皺著眉、拿起了手機，高杉第一次覺得她的形象稍微向一位負責任的好姐姐靠了齊。他裝作不經意地偷瞄向她的手機螢幕，「……要問問他在哪裡嗎？」

「……已經發了訊息了、但還沒有回覆……」

「不然打個電話吧。」

「……那樣、那樣會不會顯得我反應太大……？」

她和他的胳膊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貼到了一起、中間重疊的部分熱乎乎的。他挑了挑眉，「……那你想怎麼做？出去找找他？」

「……嗯，也不至於吧……」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了……？」

「我們也出去散散步吧。夏天的夜裡、就我們兩個。」他對她笑了笑，「……不是很好嗎？」

「喂、等等、我還穿著睡——」

亮著的電視還沒來得及關、黑色的羽毛一下灑滿了客廳，攬住她的那雙手帶著她騰空而起、還沒反應過來的她一下靠進了他懷裡。夏

日的晚風擦過她的耳邊、她不敢睜開自己的眼，「……高、高杉……？」

「……下面的景色很好。不睜開眼看看嗎？」

「……我……那個……」

有一點點高、有一點點涼，鎮上的燈火星星點點、到神社的那一條路上也結滿了剛掛上去沒多久的紅色燈籠。她也曾以為到了東京就一定會坐上澀谷sky的長電梯，或者到晴空塔的空中餐廳和誰一起看夜景，但是沒有、從來都沒有，那片繁華和燈火通明也不是為了她這樣的小鎮女孩準備的。她只是在地面上走著，在樓與樓之間的空隙裡、用搭配工作西裝的高跟鞋鞋跟踩出一點屬於自己的聲音。

「……冷嗎？」他微微低頭、凝望她的眼睛，「……冷就靠緊我一點。」

她抓他抓得很緊、貼在他胸口的上半身似乎也貼得很用力。風聲足夠大、將多餘的話語也省去，不需要任何期許也可以就這樣讓她遠離一切、到一個誰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她好像飛過了那間夾在高樓大廈裡的小房間、也掠過了那家連咖啡機也沒有好用過的黑心公司的格子間，然後他帶著她穿過山、點過水，沿著鐵路下墜到那間小神社前。就算只有一小會兒也好、就算只有一個夏天也罷，烏鴉大人、烏鴉大人，把我帶離這百無聊賴吧。如果你可以一直陪我玩的話、那我也可以偷偷住進你的神社裡。漆黑的羽毛、夏日的氣息，帶我一起飛、飛向夜裡的無邊無際，最遠處那顆一閃一閃的星就是我們的指引。他終於等到了跨越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那一句、只要是同樣的底色不論是什麼樣子都可以打破封印。於是他撕裂日常、跨過常理，抖抖翅膀從杉樹最高的那一枝飛落，然後對著捏著啤酒罐坐在石階上偷偷

抹眼淚的她伸出了手、對著在神社前投了硬幣的小小的她伸出了手，
對著曾經那個總是裹著圍巾、渾身沾滿鮮紅的女人伸出了手。……現在
我來回應你的願望了，因為我……

……我就是從你的願望裡、如此誕生的。

「……高杉……我……」

她用手背用力揉了揉眼睛。

「……我……想起來了。那個時候……」

風聲把最後半句話也隱去，連帶著海灘上的什麼東西燃燒著的聲音、
一起被掩進了這夜裡。

「……這麼晚才回來。」

佑站在玄關、用身體攔住了正躡手躡腳準備直接回房的兩人，
「你們做什麼去了？」

「嗯、我們……因為小佑你一直沒回家，所以……」

「去散步了一小下。」

她身上還穿著睡衣、鼻尖也紅紅的，正躲在高杉身後十分可疑地
抿著嘴。

「……下次記得帶手機。」佑深吸了一口氣，「……聯繫不上的
話、我會擔心的。」

「……嗯！我知道了、下次不會再這樣啦……」她跟著他們兩個
走進客廳、一把拿起了被丟在茶桌上的手機，上面顯示的未讀訊息和
未接來電的數字她看都沒敢看。她把手機塞進了睡衣的小口袋，「…
…不過……我們這次散步、讓籌辦祭典有了些進展喔！」

「……你們找到什麼了嗎？」

佑半信半疑，她穿著睡衣、也沒帶手機，不會一時起意就這樣在
大半夜出去搜索了吧？

「……唔、怎麼說呢……」她看了看高杉、高杉也對她揚了揚眉，
「……我、我們剛剛出門散步的時候，我一下想起了當時……在神社

前……失蹤的事。雖然好像也不是很全面、很多地方也模模糊糊的，但是……」

佑和高杉同時望向了她的。

「……但是媽媽在那個時候之前……教過我一段舞蹈。我只能勉強強強記下來一些、因為當時年紀還很小。不過我覺得那就是……巫女的舞蹈喔！」

「……你大概還能跳得出來多少？」

「……嗯、這個……」她仔細想了想，「……應該……也可以跳得出來幾段……吧？沒關係、我會仔細想……」

她打了個大哈欠、模稜兩可的話聽上去也完全不靠譜。

「……先去睡吧。」高杉拍了拍她的肩，「……舞蹈的事、也不差這一個晚上。」

—

「……大半夜躲在這兒抽煙的話、就會讓心情好起來嗎？」

懶洋洋的聲音從頭上傳來。佑啪的一聲扣上了手裡的打火機，「……怎麼、神也會有煩惱嗎？」

「誰知道呢。」

高杉離開房間、拉上拉門，坐到了緣側的另一頭。他倒是沒什麼煩惱，只是剛剛夜空裡的那一點期待突然沒了著落、堵得他心裡發悶。

「……你剛才帶她去做什麼了？」

「散步而已。」

「她連鞋子都沒穿。」

「打聽這種無關緊要的事、你的煩惱就會減輕嗎？」

「……誰知道呢。」

高杉很罕見地沒再繼續接話。他望向緣側的另一邊、漆黑一片的夜裡只能看見佑手裡的紅點。……愁悶也會隨著那股煙飄走嗎？凡人的問題還真是好解決。

「……最開始發覺你的身分的時候、我還沒什麼實感。」佑抖了抖手上的煙，「……雖然現在也是。」

「你這樣說的話、我也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該難過。」

「……那個時候你……你還是那個……烏鴉的樣子。」佑低下了頭，「……但平時的你會說話、會燒飯，也會……逗她開心。」

「……『弟弟』不該對『姐姐』在意到這個程度吧。」

「……『神』也不該對『人』有什麼會讓別人誤會的想法吧。」

「那只是『人』從『人』的角度單方面覺得。」

「……所以在她四歲的時候帶走她、在她腿上留下可能一輩子都去不掉的痕跡、甚至不惜自己被封印。……在二十多年之後又住進她家裡，也是如此嗎？」

「……你……」

「……祭典之後、你還會再想帶走她嗎？」

他好像還是在以那個十五歲小男孩的口吻發問。因為要到美國去讀書、所以要離開姐姐，和因為烏鴉大人要帶走她、所以可能會再也見不了面，這兩者對十五歲的他 and 二十多歲的他來說、在結果上沒有一點分別。只是如果他撥通了那通電話、打火機的那一點火星也沒有被海風吹滅的話，一切就會如願嗎？

「……我沒有想過。」

「……我猜也是吧。」

煙滅了。最後的那一點火光也不見了。

「……高杉。我……想和你做個交易。」

「……什麼？」

「……你有……改變既定事實的能力嗎？」

—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意的呢？

她的髮型、她外套下新買的內搭，她書包上的掛件、和剛塗的淡粉色的指甲。明明每天都住在同一屋簷下，可是漸漸漸漸地、有什麼東西開始變得不一樣了。剛被要求要和她分房睡的時候、他還有點得意，一定是因為自己已經長大了、所以不需要非得和姐姐在一起才能睡得好了。人的標準總是很奇怪、隨著某些無形的東西在變換，小時

候的他和她擠在一塊兒、旁人見了也只會說一句「真是親密無間的好兄弟」。但好像從他們要到各自房間獨自入睡的那一天起，同樣的手牽著手在街上走、引來的目光卻不再全部都是善意。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明明班上有些同學在這個年紀、已經有了傾心的對象……

他盯著鏡子裡的那雙茶色眼睛、突然一股煩躁從心底湧起。……你們兩個的眼睛長得一模一樣、一看就是對親姐弟！他厭倦了這從小到大不知聽過多少次的話。……那只是碰巧而已、淺色的眼睛明明也不算罕見……

……可是姐姐對我……又是怎麼樣的呢？

她還是會和以往一樣對他笑，在早晨他還沒太清醒過來的時候輕輕敲敲他的額頭、對他說早上好。他獨自一人時總是睡不太踏實、可是她不知道。母親叮囑他要好好唸書、以後到國外去深造。……可是姐姐呢？他只是關心她的未來、母親卻毫無來由地把他給罵了一頓。他低著頭、什麼東西悶在他心頭，不知從何說起也不知道該找誰去講。他拿著本來是用於演算的草紙，在上面一筆一筆地隨意畫著。一條又一條、描過一遍又一遍，那些未加修飾的凌亂線條、疊在一起也好似她的側臉。

……然後……

畫面一下停在了生徒指導室。她和他並排站在一起、中間的距離顯得格外刻意。眼前的老師語氣嚴厲，……在學校裡做這種事是不合

適的、更何況你們還是姐弟？人人在講到這些關係時、都會把姐姐兩個字放在前面，就好像一切好的壞的都要被丟向年長的那一邊。……可是那不是她想做的、一切都和她沒有關係，都是……

都是天氣太熱了。就像從小聽到的有神性的烏鴉的故事一樣、就像聽說自己一定要去美國讀書一樣，一切都是荒謬的、一切都不是他能說得算的。他帶著一點也許這樣就可以留在她身邊的僥倖的心，想著也許這樣她就會承認她對他的意，他對指導老師說只停他的學就足夠了、因為這件事和她根本就沒有關係。他回過頭望向她、等著她也能說點什麼話，等著她張口維護誰、等著她否認什麼事。她捏著手腕、低下頭去、迴避著那雙與她一樣的眼睛。他不知道她有沒有哭、也不知道在那之後他就連和她回到同一幢房子裡也變成了奢望。他被關在那灰濛濛的泡泡裡，她好像就在那兒、連輪廓也模糊不清。天上淅淅瀝瀝地下起了雨，他憋住眼淚用力吸著氣，……過兩週就送我去美國、那她呢？她也被停學了、接下來也沒辦法再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去學校了。她應該和我一起去……

……她又不是我的女兒！要把你一個人送出去已經夠麻煩了、哪還能再把她也……

他在書包裡翻騰著、他想撕掉那個小本子，他想丟掉所有畫著她側臉的無論原本是用來做什麼的紙。姐姐、姐姐，如果你不是我的姐姐，我就可以給你寫一封很長很長的信。我會約你去天台、我會說一些白痴到不行的話來告白，我們會被學校裡的同學們瞎起哄、週末的時候手牽著手一起出去玩。姐姐、姐姐，我們……不，我……

—

「……我只想讓你……改一張紙上的結果。我會用……你被斬下來的這份執念、還有那把刀的下落……做交換。」

「……要休息一下嗎？」

「……好喔！我也稍微有點累了……」

接過佑遞來的塑料瓶，槿跟著他一起坐到了神社前的石階上。她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咕咚咕咚地大口喝起了水，「……真沒想到、跳舞是這麼累人的事……」

「……要拿著那麼重的道具來練習、姐姐也很厲害。」

「……沒辦法、真刀就是那樣重呢……」

她擰上了瓶蓋、被水填滿的臉頰還鼓鼓的。她咽下嘴裡的水、湊到他面前嘿嘿笑了起來，「小佑。……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去買點什麼吃？」

「……我帶了些點心、放在了車上。要過去拿嗎？」

「……好欸！」

距離舉辦祭典的日子已經沒有幾天了。……在她回想起了舞步之後、一切都進展得很快，不過因為四歲左右的記憶太過遙遠、她實在是沒辦法跳得和原本的巫女劍舞一模一樣。高杉對此倒是並不介意，他認為只要是用心、有點差異也無所謂。他們定下了祭典的日子和流程，也拉攏了一些當地的小商鋪來幫忙出攤，她還問了以前在東京的幾個朋友想不想一起過來玩。雖然剛把消息發過去她就有些後悔，要在朋友們面前穿巫女裝、跳巫女舞，怎麼想都有點難為情……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終於知道了那把巫女刀的下落。在這小鎮上就是有這麼巧的事，那位負責修繕神社的獨眼老人、與曾經總

是幫忙照顧姐弟倆的婆婆是舊識，兩人好像還有不淺的淵源。那年四歲的謹誤入神社、被當時似乎神智不清的烏鴉大神帶到了無人可及的秘境裡。婆婆和謹的母親無奈之下、合力將他封印在了神社，並用那把巫女刀斬下了他翅膀的一部分、寄存在了謹家的儲物間。沒多久後謹的母親也病逝，至於那把巫女刀……在婆婆去世之後、一直都是由那位獨眼老人保管的，也怪不得那天他們在鳥巢小屋裡什麼都沒找到。當然這是謹最後聽到的版本，更多的細節也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佑和高杉拜訪了那位老人好幾次、他才終於願意把那把保管多年的刀交給他們。高杉說要將那把刀像以前一樣放回神社，等謹差不多熟悉了舞蹈後再來拿它練習，這一安排聽上去十分合理、所以姐弟二人對此也沒有任何異議。

「……高杉！你要不要……」

她的聲音小了下去。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不過好像自從他們將那把刀帶回神社後、高杉就總是一個人站在神社裡盯著它出神。……畢竟聽說這曾經是他的愛刀、還是儘量別打擾到他比較好。說了一半的話也沒有說完，她停在神社門口、有些不安地向內張望。

「……抱歉、剛剛在想事情。」高杉轉過了身，「怎麼了？」

「我和小佑要去車上吹吹空調、休息一下，順便吃點點心。……要不要一起？」

「我就不必了。練習舞蹈很消耗體力吧？你應該多吃些東西。」

「……也、也還好啦。那我們過去了喔、一會見……」

「……他不一起嗎？」佑把手裡的外衣披到了她的肩上，「我帶了三個人的份。」

「高杉說不需要啦。不過……」她抓著肩上的外衣、回頭望了望，「……他真的……很喜歡那把刀呢。」

「……走吧。」佑輕輕拉了拉她的衣角，「……天快要黑了。休息之後不是還想繼續練習嗎？」

—

「……空調！好棒喔……！有車子的生活還真是便利……」

她嘴裡塞滿了蜂蜜蛋糕、車子出風口處傳來的猛烈涼氣正對著她的臉直吹。……這樣會感冒的。不過他沒有講出來、只是默默地將空調的風力調小了一點。他把她剝下來的蛋糕包裝紙塞進了空塑膠袋，「……姐姐……喜歡車子嗎？」

「……嗯？這個嘛……在東京的時候、沒有車子倒是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她咽下嘴裡的蛋糕、甜甜香香的蜂蜜味道還沒有散去，「不過上下班擠電車的時候人很多、倒是有點討厭……」

「……就像電視劇裡那樣嗎？」

「……是喔！走出車廂的時候、都以為要和包包一起變成紙片了……！」

「……那……如果有車子的話，會更喜歡大一點的、還是小一點的？」

「……咦？我沒有考慮過這個……」

「……也是呢。」他笑了笑，「……你小時候就對這些東西不怎麼感興趣。……方向感也不是很好、學車的話估計會頭痛吧。」

「……真是的、才沒有這種事啦……！」

……雖然會開車的小佑很酷。

她眨了眨眼、隨後把最後一小塊蜂蜜蛋糕塞進了嘴裡。

「……等祭典結束……」他問得小心翼翼，「……你準備……回去嗎？」

「……回去？……唔……東京嗎？」

「……嗯。你以前說過……很喜歡東京。」

「……我還……不知道呢。」她低下頭、盯著被自己揉捏著的蛋糕包裝袋，「……怎麼說呢……雖然很喜歡東京、但是不太喜歡要工作的部分……吧？」

「……明明都已經是大人了。」

「就算是大人、也沒有幾個人會發自內心地說『最喜歡工作了！』這種話吧……」她突然望向他、嘴上也切換到了更輕鬆的語氣，「……小佑呢？之後……有什麼打算嗎？」

「我……我有些計劃。」

「是什麼？」

「……我準備申請……大學院。……在東京。……不過也只是計劃而已、畢竟接下來還要參加考試……」

「……大學院……那不是很厲害嘛！是什麼方面的專業……？」

「……應該會是……藝術相關。之前在美國的時候……雖然讀的專業與這個無關、但也積攢了一些作品……」他頓了頓，「……怎麼了？」

「……小佑……」她用手擋住了下半張臉、那雙眼看起來淚汪汪的，「……太好了……！小佑終於可以學到自己想學的東西……！」

「……還、還不知道結果會怎樣呢。如果考不上話、也只能硬著頭皮找工作了……」

「沒關係的！姐姐會努力賺錢給你……！」

「……怎麼能讓你做那種事！本來還要繼續唸書已經很不好意思了、因為我……」

他深吸了一口氣，「……我想……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希望……我希望我們在這之後……一起到東京生活。」

「……小佑……」

「……我知道姐姐……不喜歡每天都要早起去工作的日子。所以……所以、我希望你能等我幾年，雖然聽起來很……荒謬，但是……」

……就算是只能以……的身分、我也想和你一起……

「……可是我……」她的聲音很輕，「……我是好幾年都……沒有和你聯繫過的壞姐姐喔。所以這種事……我……」

他把頭轉向了自己那一側的窗。車子裡只剩下了空調風口處的輕微響動。

「……好啦。」她伸手揉了揉眼睛，「……我們該……回到神社那邊去啦。高杉他……還在等著呢。」

……你真的、真的能夠下定決心嗎？

下定決心需要足夠的勇氣、也要有能捨棄什麼的覺悟。猜測茶碗裡的骰子點數是單是雙這種遊戲，只有勝與負的分別、沒有中間的過渡。

「……我可以達成你的願望。……只是真的值得嗎？那只不過是一張寫了你和她有沒有血緣關係的紙而已、說明不了什麼。……但你也聽到了那位獨眼老人說的，如果把我的那份『執念』和巫女刀一同交還給我，在刀出鞘時我可能就會恢復記憶、從而想再把她帶走也說不定。」

「……如果她真的被你帶走了的話、起碼我還可以有一個不得不失去她的藉口吧。」

「……什麼？」

「……如果只是……保持現狀的話……算了。總之、我決定好了。我會找機會收集材料送去檢測。之後的事就……拜託你了。」

……他下定決心了。那你呢？

……只不過是拔刀出鞘而已、這是什麼很困難的事嗎？

認識了前世的她、還和前世的她共同生活了許久、似乎也越線了幾次。又因為種種原因在第一次遇到現世的她時被相同的靈魂吸引，最後甚至落得了個失去記憶、被封印在神社不能自由出入的下場。而

在現世已經長大成人的她卻誤打誤撞冲破封印、為他練舞、甚至還要為他舉辦祭典……

……到這裡結束就夠了。當祭典步入尾聲時、隨著最後的花火，每個人都會再度回歸那名為日常的無聊。只是那把刀不單單是一把刀，僅僅是看上一眼他就知道、那是屬於她的東西，製成它的金屬也如前世的她本人一樣冰。現世的她好像還在某處叫著他的名字，他獨自一人停在神社中央的那把刀前，幻想著他並不能詳細回憶起來的刃紋、刀面，伴隨著刀刃與刀鞘摩擦的聲音、隨著那弧度相互分離直至刀尖。神社前練舞的她已經跳得有了幾分正經巫女的模樣，越過了那條線的神明也終有一日會迎來審判。……但這一次已經做得很好了、是嗎？他看著和她有著同樣膚色的年輕男人牽住了她的衣角，他知道那傢伙在他們臨出門前往袋子裡塞了冰袋和點心。或許幾百年前的她應該用那把刀刺向他的胸口，殘存的羽毛會隨著風飛出這間小神社、然後替他自由。

—

「……高杉？……你有在聽嗎？」

「……我在聽。」

「……什麼嘛。好吧、就是我想著……最近舞蹈好像也練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什麼時候應該……用真傢伙練習一下比較好呢？」

她坐在茶桌前、輕搖著手裡的啤酒罐，「……對吧、小佑？」

「嗯。……真刀比用於練習的道具還要重一些吧？還是儘早適應一下比較好。」

「反正它就在神社裡。」高杉看向了她，眼神卻停在了她身後的佑身上，「想用它練習的話隨時都可以。」

「……但……我覺得還是先徵求一下你的意見比較好。畢竟……」

酒精會放大心中的感受。她喝下一大口啤酒，「……畢竟你最近好像都不怎麼想和我說話。」

「沒有這種事。」

「……沒有嗎？」

佑試圖奪過她手裡的啤酒罐，「……好了、姐姐。不要再喝了。」

啤酒罐被她捏得緊緊的、最後竟紋絲未動，「……是不是覺得我還跳得不夠好、高杉……？」

「……你跳得很好。」

「你根本就沒好好看過。」

「我也沒有攔著你用真刀去練習。」

「但是你……」

她聽上去很委屈，就好像當事人一點都不在乎她這些天來的努力，「……算了。那之後再說好了……」

電視上漫長的深夜廣告還在繼續。佑輕輕碰了碰她的手，「……已經不早了。先回房間吧。」

她被佑從榻上拉起，離開茶桌邊最開始的那兩步也被她走得搖搖晃晃。她推開試圖護送她的佑，「……好了、我自己回去就……唔。」

一個不注意、她的左腳就踩上了右腳。好像對此早有預判、佑攬住她腰的動作接得倒是很流暢，「……走吧、該回去睡了。」

……你說、這是多好的一對姐弟啊。

她幾乎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在了佑身上。望著他們兩個一起離開客廳的背影，高杉最後也沒有把那句習以為常的晚安說出口。

……既然姐弟關係都已經修復好了、那麼現在只需要拔刀……

「……你為什麼那麼對她講話？」

「……她這就睡下了？倒是還真快。」

「……我沒有問你這個。」

「那你想讓我說什麼？」

折返回客廳的佑矗在那兒、直勾勾地盯著那位裝作沒事的神大人，「……她很難過。」

「你不是挺會安慰人的嗎？……不、不對。」高杉把她喝剩下的那罐啤酒舉到了嘴邊，「……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能安慰她、能在她腦袋暈乎乎的時候把她送回房間。……不是很好嗎？」

麥芽香沖進鼻腔、舌尖麻麻的感覺大概源自於那些氣泡。只可惜不管喝下去多少、酒精也不會對非人之物有什麼影響。他坐在那搖晃著啤酒罐裡的帶氣液體、似挑釁也似在自嘲。

佑裝作沒注意到那些剛才還沒有在那裡的黑色羽毛，「……你在害怕什麼？」

高杉沒有理他、自顧自地喝著她剩下的那點啤酒。

「……只不過是拔刀出鞘而已、你在逃避什麼？」

「我沒有逃避。」

「看來鳥嘴確實是比較硬。」

「……是嗎、現在你又覺得你什麼都懂了？」

「起碼我下得了決心、我也知道我自己……想要些什麼。你呢、高杉？」

「……我？」他大笑起來，又好像是烏鴉發出的如哭號般的叫，「……你剛剛畢業、你有姐姐，你有連邊都看不到的大好未來。我呢？我可能還要一個人在這裡再上幾百年的班。我想要什麼？你在我這個位置上、你還會想要什麼？」

「既然你放不下她的話、那你就告訴她，我們堂堂正正的——」

「……你知道她對我許下過的願望是什麼嗎？」

「……什麼？」

「她說她想修復好你和她之間的關係。……看來現在已經達成了、是不是？」

「她怎麼會希望那種……」

「那現在在這裡自欺欺人的又是誰了？」

「……如果那真的是她的願望的話、她怎麼會整整六年都……不、她不可能會……」

「……看來該由你親自解釋了。」高杉放下了手裡的空罐，「……僅。」

拉門後的她已經完全沒了離開這裡時的酒氣。她的眼神飄忽不定、笑得也不太自然，「……果然和神一起住……就是很麻煩呢。」

「……姐姐？你不是應該……」

「……我聽到客廳裡還有說話的聲音、就過來……對不起。我不應該……」她揉了揉眼睛、走進了客廳，只不過距離他們兩個還是很遠，「真是的、都怪高杉在那裡說一些我從來都沒說過的……」

「……所以……你並沒有、許下過那種願望嗎……？想要和我……和好……什麼的……」

「……怎麼說呢……我只是希望、可以……像以前……」

「……像那件事……發生之前……對吧……？」

「……可能比那個還要早一點吧？」

「……那是……什麼意思？」

「……我也……我其實也不太記得了。到底是、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不、只是、只是高杉誤會了我的意思罷了。總之這些事已經……」

「……姐姐！你到底、到底是希望我們的關係像什麼時候……」

「……我希望……我希望的是……我希望我們的關係可以回到……」

她低下頭、雙手緊緊攥成了拳，「……回到……還可以……無所顧忌地牽手的時候……」

「我們不是一直都可以……」

「……不是的、小佑。不是的……。……因為……」

高杉別過了頭、好像在關心房間角落裡那孤零零的電視機。

「……因為那些……普通的姐弟……」

佑深吸了一口氣。

「……是不會在十幾歲的時候……還十指相扣的……。」

電視上的內容依舊無聊。只是高杉似乎聽見了刀出鞘的聲音。

……是時候了。

「……怎麼了？」她收刀入鞘，「……一直盯著我看。」
「不可以看嗎？」

她先是一怔、接著臉上一紅，「……那倒也沒有。」

那短髮的男人正邊望著她邊笑。她沒再多說話，只是了摘下腰間別著的刀、坐到了那男人旁邊去。他們兩個擠在緣側上，眼前做了些簡單造景的小院裡、陽光也落得不多不少。那男人每次帶的點心裡都包了用白砂糖熬煮過的甜紅豆，她則為了掩飾與心上人共處的惶恐不安、總是裝作專心於在院子裡練習揮刀。有時當他們一同離開這間小屋、恰逢桌上的點心還剩了些許，於是他也會抖抖翅膀、鑽進那道不知是不是因她粗心大意而留下的拉門縫隙。只是那紅豆實在太甜了、他唯一能做出的評價也只有「像是她會愛吃的東西」。

……既然說了不會再和她見面、那他就一定會說到做到。他吞下嘴裡的那粒被煮得軟爛的紅豆，……只要她看不見他、那也是沒有再見到。她所謂的戀人倒是較為符合他心中推算出的形象，嘴上不怎麼饒人、看上去也風流張揚。他的順路觀測計劃每日穩步進行，到了夜間二人情情愛愛的部分就會自覺離去，只不過最近除了他以外、好像又有誰也加入了這觀眾席。新加入他的男人帶著刀、脖子上不合時宜地裹了條圍巾，那左手不似人間之物、腦後的髮辮倒是束得整齊。那男人來得很早、離去得卻比他還晚，一同站在她小屋後的時間久了、他竟也開始對男人那雙與她相同的茶色眼睛惺惺相惜了起來。每日相同的步驟讓他覺得無趣，那與他一起站在那裡的男人從不行動也令他感到膩歪，但對於多數人來說、他們的日常就是這樣日復一日。然後有一天開始、她的戀人沒再出現在她的屋門前了。

他以烏鴉之姿留存於世，風在他耳邊告訴他所有事。於是他順著風一直飛、落到了連著短髮男人房間的庭院前。那男人躺在榻上，咳得弓起了背、彎起了腰。……這傢伙活不了多久了。他看到有血沾在被褥上，對於那只懂得殺伐的女人來說、無法完滿的悲戀也算是個足夠符合她的下場。然後他盤旋、在低空中啼叫，等待著代表生的能量從那男人身體裡一點一點溜走。突然他許久未見的她翻過圍牆、闖進屋子，大聲質問那男人選擇隱瞞的決定、可聽上去卻沒什麼底氣。……她會落淚嗎？她會惋惜嗎？她似一塊溫不化的冰。他等著那男人傷透她的心、然後將她放歸於大雪裡。

她離開了。吵吵嚷嚷、然後不歡而散，他知道她還是不死心，因為她聽信了流言蜚語、策馬前往了京都郊外東北邊的山裡，回來時身上多了個小藥瓶。……藥這種東西怎麼可能有用？他和那男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一齊講出了這一句。她拔刀攔下他、把藥瓶塞給他，她沒有在心裡默念、也沒有用心聲祈禱，他竟也將一絲同情放到了被她半逼迫著喝下了藥的那男人身上。因為那瓶所謂的藥並沒有什麼用、他從一開始就知道。

她逃走了。她的長屋也空了好久了。他沒有去追、或許曾經與他同為看客的那個傢伙會去找。他仍舊盤旋在那間漫著死意的房間上空，現在這裡只剩下你和我了。不過很快就只會剩下他一個，身染惡疾的那傢伙以人類之軀再怎麼掙扎也是徒勞。於是他飛入房間、落到那病榻前，眼前虛弱得只剩一口氣的男人即將歸還她的自由、可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喜悅。那男人的戰友和同伴都圍在那病榻前，可是她沒有來、你又迷戀上了這樣無情的女人的什麼呢？答案無關痛癢。畢竟再等上一炷香、就連那份迷戀也不復存在了。他扇了扇翅膀，至於那一幕、他就不必留在這裡……

……我還……不想死。

人皆是如此，無論一生如何、總是對這世間充滿留戀，恨此生不能再長一些、對將死的事實也是不情不願。他有些不耐煩地轉過身，既然你的心聲已經飄進了我耳邊、那我也報以敬意再多看你一眼。盯著他的那雙眼睛正逐漸變得黯淡、填滿其中的是快要溢出的不甘，可他明明隱去了身形、為什麼還會被……

他好像又聽見了些什麼，像是某種快滿溢而出的情緒、也像是在質問本不應存在於此的他為什麼站在這裡。他無從回答、他也不曾知曉，他人的生死他抑無從左右。病榻上的男人並沒有對他伸出手、可他的翅膀卻扇都扇不動。他乾脆貼近他、貼近這與他碰巧有著相同名字的男人，光與暗、塵土與迷霧，他赤色的眼瞳與他眼裡的黯淡重疊在了某個角度。……好想再見他一面。她在某處輕聲道。……那是你的願望嗎？也許他應當如此問。……雪裡太冷了。他聽著她的答非所問。於是玉碎、冰破，雪面下是一片荒蕪、但春風吹過又帶來蟲鳴與草木。一炷香的時間快到了，他說，替我去見她、代我去看她，然後在你帶她走的時候、你就成為了我。

他睜開眼、看著自己的手，像躺在這兒做了許久的夢。哪裡都沒有烏鴉的影子、羽毛卻被從被褥的縫隙間抖落。他摩挲著下巴上的小鬍子、拎起那件繡著烏鴉圖樣的青色著物。再不出門排進那包著甜紅豆的點心的隊伍就要來不太及了，她跑去哪兒了？

已經等在路口的她牽著馬、肩上還挎著個小包。他手拎點心、臉上賠笑，……今天買點心的隊伍有點長。她問我們要去哪兒？他說去你想去的地方。她沒再多說話了、也許是甜紅豆把她的嘴塞住了，曾

經和他站在一側的那個少了隻手的男人也不見了。他翻身上馬、她環住了他的腰，他心中的暢快如同迎面而來的春風一樣。

……高杉、我……

……怎麼了？

他側過頭、一閃而過的是他赤色的眼眸。她的臉貼上了他的背、那雙攬住他腰的手也沒有松。

……謝謝你……來接我。

他捏了捏她的手。他的手很熱、身體貼在一起的部分也很燙，但這樣也就足夠了。她閉上眼、馬蹄聲助她入眠，不論是虛是實、她往後大概都不必再自己看雪。

日夜交替、四季變換，清晨的第一縷光透過紙窗映到了她的臉上來。她的頭髮散成片，衣裳也寬寬鬆鬆、似是馬上要散開。她將鼻尖貼近了他的鼻尖，「……早安、……高杉。」

他知道某個願望被達成了、只是他不知道那是來自於誰的願望了。不過都無所謂了、是不是？羽毛掉落在他和裝的烏鴉紋樣上、誰也不會看得出來。他偶爾也會想念背上的那對翅膀、儘管它一直都在。……不過今天、還是先抱她一會吧。

他帶著她一直走一直走、翻過山川也越過河流。他們停下來的地方不遠處就有一片海，他什麼都沒過問、只是陪她一起住了下來。趁著夜晚、他動用神力幫她建好了小屋，她則是驚呼為什麼將那圍牆建得這樣寬？他說反正是兩個人住、總不能比那間長屋還要窄。

如何哄她開心、怎樣叫她高興，要在什麼時間出現在什麼地點、要怎樣措辭才能與眾不同又足夠風趣，那男人留給他的東西太多了、他寫的詩她偶爾也會伴著他的琴曲哼唱起來了。嘴角揚起的弧度要多高、講話時哪邊的眉毛會上挑，擁有著相同名字的兩個人、不存在是不是在模仿。

白天她承接周遭住戶的委託、夜裡那些不好完成的部分就由他來揮動翅膀。漸漸這傳聞也散播了開、村子裡流傳起了所謂烏鴉大神的名號。只是他藏得很周到、從未讓她找見過他遺落下來的黑色羽毛。他不關心自己有沒有神格、也不在乎能不能得到信仰，他只知道她今晚想吃什錦飯、所以他現在要把這兩根紅薯洗淨切好。

……對了、高杉。

……我在聽。

他掀起杉木做的鍋蓋，熱氣混著紅薯的甜甜香香、從悶好的什錦飯中撲面而來。他舉著勺、盛出兩碗飯，用於佐餐的是她提前曬好的魚乾。

……是不是也差不多該……安頓下來了？

……只要你不打算離開這裡、那我也不會。

……不、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

她盯著湯碗裡飄起來的海帶，……是不是也該……給你建一間神社了？

……什麼？

……我以為你差不多該膩了。每天要和我一起吃飯……很麻煩吧？

……你是從什麼時候發現的？

她不再回應、只是用筷子尖一個一個地戳散了碗裡的紅薯塊。小小的紅薯塊變成了紅薯泥，跟著他自以為騙過了所有人的天衣無縫的模仿、一起混進了那些米粒。

……你想為我建神社嗎？

……畢竟烏鴉大人的名號都已經傳開了。

……如果我住進了神社、就沒辦法陪著你到處跑了。

……所以呢？

……你想不想做我的巫女？

……好啊。

她答應得倒是比他想像中爽快，……只要你不介意我做不成真正的巫女。……我不會跳舞、我只會揮刀。

……那又怎麼了？他裝模作樣地嘆了口氣，……我也不是你真正的戀人、這下就扯平了。

她咯咯地笑了起來，……吃飯吧、吃飯吧。……高杉。

他忽然回想起了那些繼承來的他與她親熱的記憶。在畫面裡的她、是一直用「晉作」兩個字來稱呼他的。……比高杉兩個字親暱得多、只不過與他這個「高杉」無關罷了。

—

神社落好的那天她舞了刀、似舞非舞的步伐混著她身上一如既往的血腥氣、讓人想忘也忘不掉。那劍舞像是為他們的新生活而獻，現在這裡讓他離不開、她大概也走不了了。祭典結束、煙火落幕、人群也散去，他牽著她的手，分開神社旁的草叢、直奔那間小屋。

……怎麼樣？

……真的是……鳥巢……

她嘟囔著、用指尖戳著那些用來築成鳥巢的長短不一的樹枝，……明明都特意留了一間小屋了……

……這個睡起來很舒服的。……不想試試看嗎？

……我回之前的屋子睡就好了。……喂……！

他抱著她騰空、接著穩穩地落在了鳥巢中央。……倒是沒有看上去那樣不舒服，只是……

……你不是不需要睡覺嗎？還特意在神社後造鳥巢……

……總該有個像是神明會住下的、凡人找不到的地方。

……那我現在……還是凡人嗎？

……你覺得呢？

……烏鴉大人的想法……，她指尖自他鼻樑而下、停留在他的唇上，……我一介凡人……又怎麼能猜得到？

他握住她的手腕、輕舔她的指肚，……這一步應該……很容易猜到吧？

巫女裝束就是有一點好、系在腰前的蝴蝶結一下就能松得掉。布料落地、她身上的疤痕和腿上的紅斑暴露於空氣，他不懂何謂美醜、只知道那些痕跡疊在一起便成了她。於是她也解了他的腰帶、扯下他身上故作莊嚴的白狩衣，剩下的內容他也儘在那份繼承來的記憶裡窺見過幾眼罷了。你說、現在這裡亂作一團的慾望又算得上是什麼呢？她在他懷裡哭著、叫著，身體也顫抖著，……這樣你就能如願了嗎？

他很想這樣問、但那個男人教會他要繼續做下去才不會破壞氣氛。她抱他抱得太緊、將淚水也留在了他肩上幾滴，她的快樂、她的難過，她的一切、她的所有，從現在這一刻開始都是我、都是我。

有時是在神社後、有時是在他們最初造好的那間小屋裡，偶爾在無人的樹林中也沒什麼不行。她慢慢也睡慣了樹枝和泥土築成的巢、躺在被褥裡他倒是也不介意。……這到底算什麼？他以為那是她的願望、她說作為巫女就要將身心全部奉上。他表面不關心、她嘴上不過問，然後突然有一天開始、她不再去找他了。她還是會在每日的清晨打掃神社、只是不再留在那裡和他一起過夜罷了。不能和她一起數星星的日子裡、他發現他原來用了三千多根樹枝才造好了這座巢。他沒有那些世人的慾望、也不在乎她為什麼不再在他眼前露面。那天她拉開屋門、開口問道：……你為什麼來？

……因為鳥巢小屋裡已經沒有東西能讓我繼續數下去了。

他挑了挑眉、然後開口說了點別的：……神大人想來找自己的巫女、還需要一個什麼特別的理由嗎？

他看見了屋子裡的小神龕、也被她用那隻不被他看好的、她親手雕出來的小烏鴉像的喙尖戳了好幾次。夕陽西下、又到了多是分別的黃昏，她那雙淺茶色的眼也被映得發紅。他凝視了那雙眼睛許久，……今天我能留下來嗎？

……你該回去了。

一瞬間她像變了個人似的、立馬收起了沒多久前還在和他嬉笑打鬧的態度。若是他真的是那個男人的話、大概會問上一句為什麼然後賴在這裡不走，但他現在是受人供奉的神，於是他化為烏鴉、抖抖翅膀，順著窗沿一躍而出，就連門也沒幫她關上。

……他也不再去找她了。村落裡有了下一代巫女的人選、她負責傳授劍舞的時候他也只是看了幾眼。賽錢箱裡每天叮叮噹噹，小神社也因為村子慢慢興旺起來的緣故而開始香火不斷。鳥嘴很硬、所以什麼能為他全身全心付出的巫女他從一開始就不需要。更何況下一代的巫女是個真正擁有靈力的孩子、和她那種原本只是個……

……她不見了。

她有自己的事要做，不去找她是尊重她自己的選擇。神要留守於被自己保佑的土地，而她有權使用這份還可以跑到天涯海角的自由。可是清晨神社裡清掃的聲音總是晚上了那麼一點兒，不遠處的空屋前堆著的無人打理的紅葉讓他心煩。很快就要到冬天了，也許很快就會降下雪來，……多麼討厭的女人啊、也許她不會再回來了。他讓新一任巫女住進了她曾經的那間屋子、然後在自己的巢裡多加了十三根樹枝，用它們埋起了那顆翠綠的骰子。他等著入夜、等著落雪，等著有意義沒有意義的一切。他飛向某顆他們曾一起數過的星星，下方是反射著月光的雪面，他的玉、他的冰，他的討人厭的第一任巫女，終究被歸還於了那場大雪。

她躺在雪地裡、蓋了一條紅色的圍巾。沒有血、沒有傷，就和他最初預料中的、她的死法一樣。

他沒有留意她被葬在了哪兒，因為無論是墓碑還是墳丘都遲早會被時間沖散。他沒有好奇心、也沒有求知慾，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話他只需要眨眨眼、可那個女人的事和他也沒有什麼關係。既然是她自己選擇了這條路、就算他是神也沒辦法攔得住。突然骰子滾動、羽毛落地，他下意識地動了動眼皮，他看見她用她唯一留存在神社的那把刀格擋、劈砍，最後也用它在他找到她的那顆櫻花樹下結束了搭檔……弟弟的性命。他想笑她這一生過得淒淒慘慘，若是對那傢伙不抱有悔意、又為什麼一直留著那條紅圍巾？只是他人內心的想法、就算是神也無從釐清。他跳過了那段他們共同相處的日子、反正不過是想順便查查她的死因。然後他看見了她獨自坐在那間小屋裡、旁邊還沒被雕好的小木塊已經初俱了烏鴉形，她低著頭、彎著腰，咳嗽的聲音越來越大、血染上了衣服的前襟。

他沒再繼續看了。

他的日子還很長、他要面對的事情還很多，所以他明明可以治得好她這種事、他自己知道也就夠了。他不再關心已歸於塵土之人、她留下的那把刀被他放在了神社中央一眼就能看得到的地方。……你看，任誰見了此情此景、都只會覺得這是他漫長神涯中的一個小插曲。那把刀在巫女間傳了一代又一代、那模仿她舞劍的步伐他也看了一段又一段，他沒有感情、自然也不會有偏好，所以大概也只是她作為第一個跳出這舞步的巫女來說、真的跳得比後人好罷了。

斗轉星移、各行各業的發展興起，這偏僻的沿海村落也漸漸繁榮不再。他收集書籍、也鑑賞名畫和樂曲，鳥巢旁甚至堆了幾個酒瓶，

他不再依靠那些回憶裡的畫面打發時間了。他在這份冷清裡承受著緩步而來的凋零，不過那年他的那一任巫女、生的小女兒很討人歡喜。

他聽見夜裡有誰哐啷一聲在賽錢箱裡投下了硬幣，眼前的小女孩不懼他的翅膀，只是撿起散落在地上的羽毛、拿在手上看了看後塞進了小包裡。……若是她只有四五歲的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他笑得既感慨又無奈，……這倔強的女人、百年過後終於想起了要來見他一次。

他牽起她的手，她努力抬起頭，……烏鴉大人、烏鴉大人，你要帶我到哪兒去？

……我們回家。

……可是我的家在……

……神社附近的那間屋子嗎？我知道。……這裡也是你的家。

相同的淺色眼睛、痣的位置也一模一樣，只不過頭髮還短短的、不及她當年留得那麼長。他想和她說點什麼、他想問她當時到底為什麼不聲不響地獨自到山上去，他想說一句從未對任何人講過的抱歉、他想拉住她的手不讓她回去。有著與她相似面孔的小女孩只是一直哭、一直一直哭，無論他說什麼都沒有停。……她說她想回家、她說想要見媽媽和爸爸，她短褲下露出來的腿白白淨淨的、上面什麼都沒有。

……明明是……同樣的底色……

……既然你已經不是那個你了、為什麼還要用這幅樣子來見我？

他突然湧起一股怒意、隨後抱起還在鳥巢裡抹著眼淚的她沖進了漆黑一片的夜空裡。……你不該和她有一樣的眼睛、你也不該長著和她相同的痣，你不該住在她曾經住過的房子裡、你也不該投生在巫女的家裡，你不該來神社前找我、你……

……你什麼都沒做錯、你只不過是一個小女孩罷了。

他大笑起來，笑自己心不甘情不願的醜態、笑自己連一個凡人的事都要如此計較，笑自己糟糕的自欺欺人的手段、笑自己過了這麼多年才想明白她重病寧可獨自到山上赴死也不肯告訴他的理由。建造神社不過是想把他永生永世都框在這裡的藉口，答應成為巫女與他曖昧不清也只不過是為了之後能讓他更不好受，無聲離開是最後一桶潑向他高傲的愧疚。情緒打濕他刀槍不入的羽毛，裡面滿滿的只有怨、全都是恨。她恨他頂著她昔日戀人的臉去見她、她恨他繼承了那個男人的一切讓他連轉生也轉不成，她恨他能窺見她和他過往的全部記憶，她恨他一直陪在她身邊，她……

他鬆開了一直緊緊抓著她的那隻爪，她腿上無法褪去的暗紅色印記提醒著他的失格與不堪。他輕輕揉了揉她的頭髮，……睡吧、睡吧，醒過來的時候、就回到家啦……

羽毛與黑雜糅在一起、從他身體裡分崩離析，逃離這具本來也並不屬於他的軀體。他足夠厭倦了、也不知道還要如何才能解脫了，原本認定一定只是因為這具身體帶來的那些記憶和感情、他現在也沒辦法信誓旦旦地說出口了。……「我」算什麼？……「我」又是什麼？

他模仿了烏鴉、所以要睡在巢裡，他學習了人類、所以苦痛無邊無際。他沒能達成她的願望，她最初的願望是什麼呢？他不記得了。他只記得當時只有十幾歲的她躺在雪地裡、將一些他並不關心的話對著一隻烏鴉沒完沒了地說了下去。他舉起她留下的那把刀、那是唯一能割傷他翅膀的刃，……動手吧。斬斷我的翅膀、帶走所有關於她的記憶，然後你就可以……帶你的女兒回去了。

渡鴉叫聲嘈雜，她迷迷糊糊地睜開了眼，……媽媽、烏鴉大人去哪裡了……？

……烏鴉大人回到神社去了喔。小槿也是的、下次可不要再偷偷亂跑啦……

……嗯！我知道啦、媽媽……我以後、不會自己一個人跑出來了喔……

……向天地神靈祈禱，希世間皆波平、如朝陽初升之海。

祝詞出口、刀也出鞘。她跟著鼓點、步伐向前，刀在空中劃過的弧度柔和中也有果敢。那舞步好似劈過花瓣、彷彿將突然落下的雨滴也斬亂，最後刃上寒光映於她眼眸、和著琴音與刀鞘共奏。她對著空無一人的神社前行了個禮、長舒了一口氣。

……用真刀的話、果然比想像中的要累呢……

她摘下腰間的刀，一邊嘟囔著一邊回過了身、準備把刀放回神社裡的刀架上。忽然小臂上一陣發麻，她歪頭看了看，……衣袖怎麼紅紅的？

「……姐姐？」剛整理好周邊雜物的佑停在了神社門口，「……已經練好舞了嗎？等等、你的手……」

「……嗯？這個……」

他牽起她的手、掀起了她巫女裝束的白色衣袖，上面被劃破的一道還在不斷地向外滲出血珠，「……會痛嗎？……車上有急救箱、我這就過去拿。」

……是剛才練舞的時候、被刀刃……？

她搖了搖頭，「……沒關係、沒有很痛。……就這樣放著也可以。不過衣服被……」

「不行、都流血了。……衣服什麼的我來幫你補就好了。」他拉起她的另一隻手、示意她先這樣固定住衣袖，「……小心一點、不要碰到傷口了。……我馬上就回來。」

「……嗯、好……」

他轉身離開、下了台階之後走得飛快，最後幾乎是跑著到了車子旁邊。他打開駕駛座下的儲物格，一起拿出的東西裡除了急救箱外、還有兩枚已經寫好了名字和信息的紙信封。……自那傢伙拔刀出鞘後也過了快兩週，只不過當姐弟二人發現高杉不見了而趕到神社時、留在那裡的只有那把一半在外、一半在刀鞘中的巫女刀罷了。……那傢伙沒有把她帶走，這倒是讓他鬆了一口氣。在高杉消失的這段時間裡，他也一直在準備、一直在等待，現在終於……

「……抱歉、讓你久等了。」

「沒關係喔。」

她還乖乖地一邊按著自己的袖子、一邊在神社前的台階上坐著等他，「已經沒有在痛了喔。」

他坐到她旁邊、打開了剛放下的小急救箱。他舉起一塊乾淨的醫用紗布，「……讓我看看。……可能會有一點痛。」

「……沒關……唔。」

她皺起了眉。

「……抱歉。……稍微忍耐一下。」

紗布上留下了幾滴被他刻意按出來的血。他把沾了血的紗布放進急救箱的空位，又用棉籤沾了酒精。聞到酒精味的她看上去有些不安，……這個、肯定會很痛……！

……嘶！

「……馬上就好了。」

他換了棉籤、為她塗了軟膏，接著又用新的紗布包起她的傷口、最後用紙帶固定。她舉起胳膊看了看，……明明好像也沒嚴重到要用紗布包起來的程度……

「……感覺怎麼樣？包紮會太緊嗎？」

「沒有喔、這樣就很好……」

她仰起頭、露出了一個大大的笑，「……謝謝你喔、……我可靠的小佑。」

—

「……嗯？這麼晚了還要開車過去……」她站在玄關、揉著眼睛，「是很著急的事情嗎？」

「……抱歉、媽說最好能明天一早就送過去。」他摘下了掛在玄關處的車鑰匙，「……我明天會儘量早點回來、不會耽誤祭典的準備的。」

「……沒關係喔。只是突然覺得……」她眨了眨眼，「……小佑已經在幫家裡打理生意了呢。……好厲害喔。」

「……沒有。」他聽出了「家裡」兩個字前的微妙停頓，「……總之……看來今天要讓你一個人看家了。……我會很快回來的。明天……想讓我給你帶點什麼回來嗎？」

……什麼嘛、我又不是第一次獨自在家過夜的小孩子……

「沒關係、我沒什麼需要的……」

「……那我就只帶芝士蛋糕回來好了。」

「欸？不、我沒有想吃這個……」

「……草莓味的可以嗎？」

「……啊……嗯。……好、好吧……」

「……那……我要出門了。」

「……好。……唔。」

他慌慌張張地鬆開了她。……已經多久都沒這樣抱過了？他裝模作樣地抓了抓鼻子，「……記得……記得早點睡。明天見。……晚安。」

「……晚、晚安……」

門早就被關了起來，只有她還呆愣在原地。……所以、剛剛那一下是……？

她臉上好像有點燙。……不、還是別多想了……該去睡了、該去睡了……

逼著自己洗了臉、刷了牙，她擠進亂成一團的被窩，可是她想在空蕩蕩的客廳裡面轉圈。她翻身向左、又轉身向右，最後呈大字型趴在了她狹窄的小被褥上、毯子也被她蹬得歪歪扭扭。……一定是太熱了！她蹭的一下從被褥裡爬了起來、打開了房間裡小電扇的開關。

……好吵。……更睡不著了……

……不過說起來，好像自從回到這裡之後、就沒有自己一個人過夜過呢……

……室友先生……神明大人。

……高杉……

……你去哪裡了呢？

……明明是為了他準備的祭典、結果這傢伙居然一聲不吭地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明明都說好了要做室友、怎麼不回來住也不打一聲招呼……

她也試過獨自鑽進神社後的草叢、靠著記憶尋找那天高杉帶她過去參觀的鳥巢小屋。但可能是由於缺少屋主本人指引的緣故，她一個人轉悠了半天、最後也只是一直在神社旁的樹林裡打轉。因為差點找不到回來的路、還把佑也給嚇了個夠噲。

……一個人在鳥巢裡住、不會覺得無聊嗎……？

那間會短暫的屬於他的房間裡沒什麼東西，被子被疊得很隨意、小桌上的漫畫還攤開著、停在了中間的某頁。

……同系列的漫畫已經公開新章節了……

……不過那樣的超自然小屋裡、肯定也不會有網絡吧……？

借給他的平板電腦被晾在那裡這麼多天、果然已經沒有電了。……不知道他有沒有亂按過訂閱？……不過、要是真的那麼想看漫畫的話、就算按了幾個訂閱也沒關係的……

她嘟囔著、在他的房間裡到處亂轉著，試圖從某個角落裡找到一根他遺落下來的羽毛。她掀起曾經被他批評過鋪得很敷衍的被褥，……所以是不是根本就沒有什麼神、這一切只是我一廂情願的……

她吸了吸鼻子。……好像很久都沒聽到過外面的烏鴉叫了。……烏鴉大人、烏鴉大人，……你不想聽我的願望了嗎？我……

……匡啷。

她回過頭，放著漫畫的小桌上好像多了點什麼。……剛剛這裡就有硬幣嗎？……還是一百元的……

像是一下回想起了些什麼似的，她沖回自己的房間、隨手抓了件外衣，把硬幣也塞進了外衣的口袋裡。她拿了玄關掛著的鑰匙，僅有月光的夜裡、就算外套下只裹了睡裙應該也沒人會在意。從家門口小

跑到神社的距離比她印象中短了不少，她停在賽錢箱前、抹去了額頭上的汗珠，……烏鴉大人、烏鴉大人……

……你能聽到我的願望嗎？

……一個人很無聊。所以、如果可以的話，要是你會想來見見我……

……這是我的一百元。……我只帶了這麼多。

……烏鴉大人、烏鴉大人，拜託你囉……

—

天上突然下起了雨。

雨滴擊打車窗、在車子裡也能聽見劈裡啪啦的響。獨自坐在駕駛位上的佑低頭看了看手裡沾著乾涸血跡的紗布布塊，隨後小心翼翼地將它放進了那枚寫著她名字的信封裡。……好了、然後現在只要……

他舉起了那根長針，旁邊是準備好的嶄新紗布。……針和指尖都已經消毒過了，接下來……

他深吸了一口氣。紅自他左手食指指尖溢出，他用另一隻手拿起了紗布，一滴、兩滴、……五滴。紗布將它們吸收、在上面匯成了一團正逐漸變暗的印記。

……烏鴉……大人。……接下來就……拜託你。

……請讓那份報告上顯示……我和她沒有……

……。

硬幣滾落、鈴聲響起。鞠躬兩次、雙手在胸口附近合十，拍手合掌、最後再鞠躬一次。

……不行……嗎……？

除了蟬鳴以外什麼都沒有、在頭頂掛著的只剩一輪孤單的月。她鬆開手、轉身看了看四周，……真是昏了頭了、這到底是在……

風聲突然變得很響、好像能聽見有翅膀在煽動。氣流匯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小圈，……你的願望……是什麼？

……我……

……我想見……烏鴉……不、高杉。……我想見高杉。

……就算你不想見我、也起碼過來和我……

風聲停了。一切又重歸於平靜，除了那些在樹上大叫的蟬。

……所以……果然還是不會……

她低下了頭，……我還投了一百元呢。……算了……該回去睡了。

「……這個時間點在這裡……」

她以為是自己聽錯了。

「……是沒買到宵夜、餓昏了頭嗎？」

「……高杉！」

熟悉的短髮、印著烏鴉圖樣的襯衫，還有下巴上的那撮小鬍子。他雙手環抱在胸前、好像已經在神社的入口處等了她許久，「……嗯？我的室友小姐。」

「……你……」

……我還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

她用力搖了搖頭，「……什麼嘛、你這傢伙，果然只是躲在神社後面睡大覺……」

「睡覺有什麼不好嗎？」

「明明、明明家裡也有房間給你……不、要回到自己家住的話、倒是也和我們打個招呼……！」

「……你很擔心我嗎？」

「……當、當然了！我們可是室友、關心你當然也……別、別揉我的頭髮！我沒有洗……」

「……抱歉。」他淺淺地笑了起來，「……謝謝你關心我。」

她的頭頂被他揉得亂糟糟的、準備好要對他講的話似乎也跟著被一塊兒揉了出去。她抓了抓脖子，「……嗯、沒關係。……就快到祭典的日子了、我們也準備得差不多了，然後……」

她想敲敲腦袋、好從裡面擠出幾句話來，「……嗯！那……你不想看看我的舞蹈練得怎麼樣了？」

「你半夜跑來這裡就為了讓我看這個？」

「你不想看的話就算了！……我也沒有很想在這個時候跳給你……！」

她避開了他的視線、試圖掩飾自己的慌亂，……偏偏今天穿的還是這件印了卡通小兔的睡裙……！

「……沒關係嗎？」他看向了她的左手，「你今天早些練舞的時候才把手臂劃傷了吧？」

「怎麼連這種事也知道……！」

「因為我恢復了些力量。……托你的福。」

「……我？」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在儲藏間找到的翅膀碎片吧？……你看。」

漆黑的羽翼自他背後伸出，忽然發出的響動把她嚇了一跳。……似乎是有哪裡不太一樣？她仔細觀察著那對翅膀，……好像更加……完整了？

「……在我拔刀出鞘之後、記憶和被斬掉的那部分翅膀一起回來了。」他抖了抖翅膀、落下了幾根黑色的羽毛，「……雖然還是有點小問題在，不過……現在的我、起碼是個完整的我。」

她的注意力已經完全被吸到了那對翅膀上，「……這個可以摸嗎？」

那躍躍欲試的樣子令他忍不住發笑，「想摸就摸吧。」

……摸上去……熱熱的。

她用指尖戳了戳那對她來說還是有點不可思議的翅膀，上面的羽毛滑滑的。……這個是防水的吧？還真是便利……

「摸了我的翅膀就要跳舞給我看了。」

「喂……！」

「很合理的要求吧？畢竟我回應了你的願望。……不是說想見我嗎？」

「我、我已經投了一百元了……！」

「那是你四歲時的價格。……現在物價上漲、一百元可看不到什麼神靈顯現啊。」

……這、這傢伙……！

「可是我連用來掛刀的腰帶都……」

他不慌不忙、從身後摘下了一根羽毛，「……靠近一點。」

「……嗯……？」

他輕輕捏住羽毛的兩頭，順著她腰間的弧度向前拉動、繞上了她的腰。那根羽毛在一瞬間化為了黑色的腰帶，藉著月色仔細看看、好像還能看到上面若隱若現的花紋。

「……這樣就好了吧？」

「……嗯、好……」

他貼她貼得還是很近。她倒是仔細研究起了身上這條與她此刻的穿著風格完全不相干的腰帶，……低調的花紋搭配上衣上的那顆小兔腦袋、甚至反倒又增添了些好笑。……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穿這個在他面前跳舞的話、日後回想起來的時候一定會……！

「……不喜歡嗎？」

「……呃、沒有，就是和我的衣服實在是不……」

「……真拿你沒辦法。」他歪了歪頭，「……閉上眼睛、站在那別動。」

「……好吧、好吧……」

「……聽我數到三再睜眼、好嗎？一、二、……好了。」

身上的巫女服比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那件更華麗。布料因為厚重的質地、在她身上垂出了自然的弧度。袴上的紅色鮮豔而不突兀，上半身的那件千早上繡著栩栩如生的烏鴉與杉樹。……真是的、明明連頭髮都沒有洗……

神社裡的那把巫女刀已經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掛到了她腰間，同時從某處傳來了若有若無的琴聲與鼓點。他托住了她的手、與她一同舉起了那把刀，翅膀擺動捲起的風有一點涼。他低頭貼到了她耳邊，

「……來吧。……我和你一起跳。」

「……欸？這倒也沒必……」

「……畢竟可不能讓我笨手笨腳的小巫女……再把手臂給劃傷了吧？」

……真討人厭……！

可她的腳邁得比這句話還要快。刀揮過眼前，他說要聽風、身體就會自然而然地動起來，一時間那把對她而言十分沉重的刀也被她舞動得輕快。她不會用刀、也沒跨越過屍山血海，她不是她、而她自有那份笨拙和可愛。手起、劍落，羽毛散去後天上的星星好像也多了幾顆，刀劈開風也將隱藏於黑夜的真實戳破。若是那份執著是從那男人身上繼承而來，那麼過去了這麼多年、對那份從夾縫中滋生出的感情他也應當有個交代。轉身帶起的風吹散她頸邊長髮、也掀起了一點她袴腳的布料來，或許自他在他腿上留下印記的一刻起、那些看不見的千絲萬縷就已經將他們都綁住了。與記憶無關、前世的糾纏也可以忽略不談，只是此時此刻實在太短了、連他叫出口的她的名字也都飄散。神能達成人的願望、但神的願望又能由誰來達成呢？弦止曲終，她靠在他身前仰起了頭，「……我跳得……怎麼樣？高杉……」

「……你……跳得很好。」

「……好喔！那就好……」

神沒有心跳、所以即使已經被他摟緊也什麼都聽不到。她想了想、還是伸手回應了他的抱。

「……謹。」

「……我在聽喔。」

「……祭典結束後……要好好和那傢伙一起生活啊。」

「……那高杉呢？」

「……也許在賽錢箱裡投五百元硬幣的話會比較容易見得到。」

「……高杉……在說什麼呢？……我們不是室友嗎……？」

「……啊。……但是、你總有一天……會回到東京吧？」

「……我……」

他好像在發抖、也可能只是她的錯覺罷了。他身上的那股味道於她而言熟悉又溫暖，或許努努力就能讓眼淚停在眼眶裡不要落下來。

「……我會保佑你仕途順利的。……不會再有那麼糟糕的上司了、我保證。……那傢伙也是。」

「……高杉……？」

「……所以、你要多回來看看我。……嗯？」

他說不出那幾個字。……但是這樣就已經足夠了、是不是？不是因為那份繼承而來的記憶、也不是因為那份共享而來的責任，他就是他，是某種不為人知的靈、是半鴉半人的神。一切由此刻的他自身的意志誕生，所以他最不想放開的、一直都是這個喝了一點酒就會醉醺醺的、從小到大好像都因太過倒霉而過不上什麼好日子的、就連和自己弟弟的關係也處理不明白的、格外喜歡小兔子的、此刻正在自己懷裡的、叫作槿的這個女孩子罷了。

他眼前忽然飄起了大雪。他想起她第一次在雪地裡呼喚他、呼喚著誰來聽她講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隨後日月更替，他看見她獨自一人躺倒在了雪地裡。……最後的執念一直都與最初的願望相同，她抱著那條圍巾開了口、對著空無一物的杉樹上最高的那一枝說，……真想再見你一面。

……腐化停止了。

他終於放過了自己、接受了那份完整。

「……商品和道具什麼的都已經準備好了嗎？……小箱子的話可以拿到攤位附近去。還有……」

「……沒問題！雖然還有點東西要佈置、但應該來得及……」

「……好、那我就先去那邊……」

「……小佑！我這個樣子……還可以嗎？」

她已經換好了巫女服，手上還抱著剛換下來的T恤和牛仔褲。見他直勾勾地盯著自己看，她向前微微探了探頭，「……我是說那個……我的妝……什麼的。看起來還可以嗎？」

「……嗯？嗯。……很好看。就是有一點……你帶了唇膏嗎？唇色可以再深一點……」

……在說什麼啊？……姐姐她、已經很漂亮了……

「嗯！我帶了喔。」她掏了掏被衣服蓋在下面的小包，「給。」

「要我……我來幫你畫嗎？」

「……不可以嗎？我沒有手拿鏡子出來了……」

「……沒有。……當然可以了。」他清了清嗓子，「……先站過來一點、別擋路了。」

他從她手中接過了唇釉。……他記得以前她還在讀高中時、用的就是差不多的色號，將它擰開的瞬間能聞到一點甜香。他輕輕托起她

的下巴、第一次為別人化妝的他看上去有些笨拙，「……那……我要塗了。」

她沒有接話，只是閉上了眼睛、揚起了下巴。……這是為了能更好地塗唇釉才做出來的表情嗎？他逼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她的嘴唇上，「……這樣……就好了。」

她抿了抿嘴，「……嘿嘿……謝謝你喔！那我先到神社那邊去準備……」

「……嗯。我還要檢查一下那一邊的攤位。……就先不陪你過去了。還有……」

「我在聽喔。」

「……別太緊張。……加油。」

「……我知道啦。」她笑了起來，「……小佑也是、要加油喔！」

最後一點夕陽漸漸被夜色吞沒，這條平日裡冷冷清清的小路兩旁此刻掛滿了燈籠、透出來的光亮將這裡與小鎮連通。她對他笑著揮了揮手、身影消失在了小路的盡頭。……她可是今夜的主角，想到這裡他有些驕傲也有點擔憂。……不然一會再過去看看她吧？……不、還是別給她那麼大壓力……

來參加祭典的人比他們預想的還要多。可能是因為已經安靜度過了這麼多個夏天、鎮上的居民也都憋壞了，當然也不乏很多人是想來看看這位幾乎可以說是從天而降的巫女小姐。……在巫女舞斷代快二十年後突然橫空出世、並一手操辦起已經中止了這麼多年的祭典。當然這都是大家聽說的版本，除了個別幾個人以外、沒人知道她幾個月

前還要為了東京的某家黑心企業早上七點就起來擠地鐵。他看了看手機螢幕上顯示的時間，……距離巫女舞蹈開始……還有不到半小時。……這次應該是沒機會看她穿浴衣了。不過……

……還是聽不到烏鴉叫……啊。

……那傢伙……總該露個臉什麼的吧？不然她一定會很……

他嘆了口氣。獨自一人穿梭在屋台中間顯得很孤單，偏偏這個時候他也找不出什麼活兒來幹。……蘋果糖、釣水球，他知道小孩子會喜歡的東西她也會很喜歡。藍色的浴衣在她身上應該會很可愛，他可以幫她拿包拍照，若是有需要也會為她撐傘。……算了算了、還是去檢查一下最後的煙火準備得如何了……

離開了熱熱鬧鬧的街，他走上小路、一根黑色的羽毛靜靜地躺在了光沒照到的路邊。人流向小路的盡頭聚集、從神社的方向傳來了幾聲鼓點。……巫女舞就要開始了。可惜要守在這裡等著放煙火的他沒辦法把整支舞都看見。成排的燭火將神社前的平舞台點亮，挎著刀的巫女現身於舞台之上。她抽刀出鞘、雙手捧刀，然後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傳說烏鴉大神天性自由，若是想拜他也可以直接拜向風。

……高杉……

她在心中默念，只是她忍住了沒有在人群中尋找那張長著小鬍子的臉。樂聲響起、舞蹈開始，她步伐輕盈、遠方的夜空還是讓她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明明上一秒還在公司挨一些沒來由的罵，下一秒她就到了這座當時還破敗不堪的小神社前。她喝多了酒、醉暈了頭，跟那隻話也不少的烏鴉喋喋不休。……然後呢？然後他們住到了一起去，

他讀她的漫畫、和她一起看劇，他偶爾也會煮飯、持續上漲的是他們鬥嘴的頻率。她舞劍的動作越發柔和了、像是那風伴著她一起。……高杉、高杉，我的講話總是不那麼討喜的神明室友，是不是當我所有的願望都達成了、你就不會再來見我了？可我在上台前向賽錢箱裡投了一枚五百元的硬幣。所以……

鴉鳴蓋過了鼓點、三味線絲弦震動的聲音卻仍舊鮮明。……高杉、高杉，我就知道你沒這麼不解風情。她微笑了起來、揮出的刀刃將突然飛旋至眼前的羽毛也斬斷，……能在這個夏天遇見你，是我最開心的一段……

舞蹈落幕、煙火升空，神社裡的臨時後台已經聚集了一群在那裡等著誇讚她的朋友，夜空中散開的璀璨同時映在了她和他的眼中。……現在該去找她了。佑低下了頭，……不過在那之前……

他走到一旁、靠到了牆邊，隨後從隨身的小包裡掏出了一枚紙信封。信封的封邊已經被打開，而他準備拿出其中文件的手在觸碰到它之前又一下縮了回去，……這樣的動作似乎已經重複過很多次了。

……。

他想到了一個卡在了嘴邊的名字。……沒理由再繼續逃避了。他深吸了一口氣、終於打開了裡面被疊了幾疊的紙。最後的花火升空、在燃燒綻放的聲音中照亮了夜，他看著紙上的結果、露出了一抹笑。他離開這無人的角落，把手裡的那張紙團了又團、丟進了路邊的垃圾桶。

． ． ． ． ．
後日談 - 高杉線

……高杉、我……

她牽住了那隻似爪非爪的手。墨色的翅膀將她包覆，她輕輕閉上了眼。

—

……又在做夢了……

她在小床上翻過身、打了個大哈欠，……現在是幾點鐘了？……
陽光好刺眼、現在應該還早……

「……被太陽曬了這麼久、還是不想起床嗎？」

「……你是看晚輩睡懶覺就不順眼的老爺爺嗎……」她眯起眼睛，「……太晃眼了啦！先把我的窗簾拉回……」

「那看來今天我要一個人吃掉兩份吐司了。」

「……喂……！」她又打了個大哈欠，「……好了、好了，我起來了。……拜託、昨天看電影到那麼晚，偶爾也照顧一下要睡眠的普通人……」

「從你昨天回房間的時間來算、現在也應該睡夠八小時了。」穿著圍裙的短髮男人反坐到了她的椅子上，「……怎麼、沒有睡好嗎？」

「……熬夜看了恐怖片之後還能安穩休息的、也只有你這位神大人了吧……」

高杉聳了聳肩，「我昨天明明問過你需不需要我守著你睡。」

「那種事才不需要啦……」

她一邊嘟囔著、一邊掏出了被壓在枕頭下的手機，「……喔！小佑已經佈置好房間了。真好……」

……有地方住我就放心啦、要加油喔。

她按下發送鍵、然後戴上了那條毛茸茸的小兔髮帶，「……好啦高杉、我們也去吃早餐吧。」

自祭典成功舉行後、已經過去了一個月。秋高氣爽的日子還沒完全到來、小鎮上還殘留著夏日的餘韻。佑為了準備大學院的申請考試、祭典結束後沒幾天就乘上了前往東京的新幹線。……真的不想回東京嗎？佑也曾這樣試著問過她。她搖了搖頭，……果然……還是想在鎮子上多待一陣子。佑也沒有再多說，不過他在臨出發時、看見了家門前的地面上落著幾根黑羽毛。然後在他離開的第二天，本想獨自在家睡懶覺的她、一大早又被那聲懶洋洋的「槿」叫醒。高杉在她的床邊笑著望向了她的，……看來我們的緣分還沒有盡啊、室友小姐？

本來她還想囑咐佑、到時有空的話要記得回家過年，而得知了此事的佑立刻下定決心、要趕在新年假期的第一時間回老家進行烏鴉的驅除活動。……不過、顯然他還要等上幾個月就是了。

「還要再加些楓糖漿嗎？」

「已經足夠了喔、謝謝你。」

她用叉子叉起一塊沾滿了糖漿的吐司，楓糖的香氣在它被送入口中的一瞬間化為幸福融化開來。……說實在的、她覺得自己已經有點

離不開這位神明室友了。托之前祭典的福，現在在神社裡打掃時、她偶爾也會遇到前來參拜的鎮上居民。而這位留著小鬍子的神明大人倒仍舊是那幅逍遙自在的作風，有一天甚至用賽錢箱裡的零錢為她買了瓶飲料。身為巫女的她試圖講他幾句、說他這樣做實在是不太得當，但他又用剩下的零錢買了一小塊奶油蛋糕。她一邊在心裡嘆氣、一邊抹去了嘴角沾著的奶油，……怎麼明明都已經留在了小鎮裡、還是躲不掉如此我行我素的上司啊……？

「……我吃飽啦！謝謝款待。」她放下刀叉，「我去收拾一下、換一件衣服，然後我們就可以出發去神社啦。」

巫女的工作很簡單、主要就是每日的清掃和參拜引導。因為畢竟沒有那麼多人前來、再加上小鎮上的人都知道她是這裡唯一的巫女，所以基本上只要結束每天的打掃、就可以回到家裡自由自在地摸魚啦。她跨上高中時留在家裡的腳踏車，……在這個家裡唯一一個會開車的佑離開了之後、沒考下駕照的她就只能用這種樸素的方式出行了。雖然偶爾也會被某隻烏鴉直接抱起來飛走，夜裡倒是還好、在白天就顯得格外不合適了。

「……高杉！神社和前面的小路都已經打掃好了喔。」她放下手裡的掃帚、雙手插起了腰，「……接下來有什麼安排？有誰的祈願要回應嗎？」

這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在有人前來參拜時，高杉會將聽到的祈願內容轉述給她、由她記錄下來，並做好該在什麼時間點來回應這份祈願的安排。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來祈願，比如想知道接下來要開獎的彩票號碼啦、立刻從天而降一段姻緣啦，這些事情的

話、就算是神大人也沒有辦法。而如果是什麼希望能快點找到跑出去玩耍的小貓之類、對他們而言一下就變得容易解決了。

……不過說到姻緣……

她低頭看了看剛寫下的祈願內容，……「希望畢業了也能和喜歡的人在一起」……高中生嗎？還真是青春……

這句話被她唸得有些酸溜溜。高杉湊了過來，「年輕人的話、不是都這個樣子嗎？以為會和同一個對象約定終生、為了感情勇往直前……」

「你說的那些都是從電視裡學來的吧。」她撇了撇嘴，「……高中生要唸書、要考試，說不定還要補習。……哪裡像你說的那樣閒啦。」

「難道說……」他摸起了下巴上的小鬍子，「……我們的巫女小姐、從來沒談過校園戀愛嗎？」

……呃……！

她手裡的筆帽一下飛了出去。

……豈止是沒談過校園戀愛、根本在這人生裡短短的二十多年都沒有……！

突然想起某人似乎能聽見她不經意間的心聲吐露、她立刻在心裡把後半句憋了回去。……雖說是沒什麼所謂的小事，但要是讓這傢伙知道的話……

他揚起了眉毛。

……就會覺得非常的丟臉！

「……好了好了。……所以這條祈願要怎麼處理？」

「你覺得該怎麼做？」

「高中生的話、畢業後多數都會離開鎮子吧。只能默默保佑一下……我們也做不了什麼啦。」

「看來現在對巫女的工作已經得心應手了嘛。」

「……我倒是希望你真的發薪水給我……」

她在那條祈願後寫下了一個「祈」字、然後繞著它畫了個圈，「……好啦。……這樣就都處理好啦。」

本子上的字跡算不上特別漂亮，不過十分工整、能看出書寫者的認真態度。高杉將剛剛被她甩飛出去的筆帽遞回給了她，「……你很介意沒有薪水這件事嗎？」

「……多少會有點介意吧！畢竟日常生活還是會有一些開銷……」

「寶錢箱裡還有些零錢。」

「不要總是亂用那裡的錢啦！」她好像一下想到了些什麼，「不過……」

唰啦一聲，大把大把的硬幣被她一股腦兒全倒在了桌面上。她挑出那些混雜在其中的紙幣，隨後將剩下的硬幣按面值在桌子上分成了幾堆。她在硬幣堆裡翻找著，「……嗯？這個是……」

被她舉在手中的硬幣形狀奇異，……不、這個怎麼看都不屬於硬幣的範疇吧……。她磕磕絆絆地嘗試讀出上面的漢字，「……天保……通寶？等等、這個是古錢吧……！」

「這個嗎？」高杉也從裡面翻出了一枚一模一樣的硬幣，「……啊、這大概是明治初期那時候的硬幣吧。」

「那不就是文物了嘛！」她聽上去很是興奮，「應該會有收藏價值……」

她放下硬幣、掏出了手機。神社裡的訊號不太好、她舉著手機來來回回地尋找著能夠連接到網絡的方位，「……讓我看……古錢幣的價格……」

「……怎麼樣？」高杉貼到她身後、也跟著看起了她的手機螢幕，「現在有變得很值錢嗎？」

她盯著網頁上連一千圓都不到的價格，……根本是超級不值錢啊……！

「……算了。」她的興奮一下就化為了沮喪，「……還是放回去吧、拿著也沒有什麼用……」

……畢竟只是香油錢、估計在當時也只是面值很小的硬幣吧……

高杉打了個響指，桌上散落的硬幣排著隊滾回了賽錢箱。她盯著那些像是突然有了生命一樣的硬幣，……怎麼說呢、跟神大人住在一起，有時候好像也還挺酷的……？

「不過……」

「怎麼啦？」

「除了薪水以外、你還有什麼想要的嗎？」

他問得很誠懇。她撓了撓下巴，「嗯……」

……好像也沒什麼想要的。但是硬要說的話……

她搖了搖頭，「沒有。」

「真是個物質的女人啊。」

「……你吃下去的飯可是用我的存款換來的……」

「你很在意這個嗎？」

「……那、那倒是也沒有。畢竟你也有煮飯給我吃……」

她回想起在東京時，在小房間桌上堆著的、早就吃膩了的各種口味的泡麵盒子，「……而且還蠻好吃的。」

「是嗎？……看來你對我這個室友還算滿意？」

……我對你不滿意的話、又能怎麼樣嗎……

「……嗯、是吧。我以前也沒有過其他的室友……」

「如果你想的話、我也可以多為你做點什麼。」

「……是這樣嗎？」

高杉笑著點了點頭，「當然了。」

她好像下定了決心、臉上也從迷茫變得堅定，「那麼……」

二

高杉做了整整一個週末的大掃除。

雖然這對已經完全恢復了神力的他來說不算什麼，但她堅持要讓他親自動手做、不能使用神力來偷懶。……這樣的女人真是呆板又無趣，明明是可以對神提要求的場合、她居然只想要……

「……高杉、已經都弄好了嗎？辛苦你囉……」

他還是在她沒看見的地方用神力偷了些懶。畢竟用翅膀煽風就能除去整間屋子的灰塵、打個響指雜亂的物品就會自動歸位，不過都說二十五六歲已經到了適婚年紀、她怎麼還是這麼……

她縮在茶桌前伸了個懶腰，桌上放著的是已經準備好了的鍋底和食材。……她很喜歡吃涮涮鍋，因為有趣又簡單。……就像她對於某些事物的感知力一樣，非常的簡單。她對他各種各樣的暗示不知道回應、那些有點越線的肢體接觸也不知道閃躲，明明看了恐怖片後自己一個人睡會怕得不敢獨自去洗手間——結果她還是拒絕了讓他留在她房間裡守著她睡的提案。

……這大概也是前世的她和現世的她之間最大的區別，這一世的她、顯然是一個笨蛋。

很可惜、就算是神也對這種渾然天成的遲鈍毫無辦法，就像他也無從將神社裡糟糕的手機訊號改善。你說、她要是想普普通通地求個姻緣什麼的該多好？他活動著因為平日裡缺乏體力勞動而酸痛的手腕，「……都弄好了。……來吧、我來幫你盛米飯。」

「……辛苦你啦、室友先生！」她雙手遞上了自己的小碗，「對了、能不能再拿點醬料過來？就是那瓶前幾天買的……」

……他現在對她的那位性格憋屈的弟弟有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不過他可是神、所以他當然不會把自己也放進那樣一個無從下手的境地裡。於是他接過小碗、勾起嘴角、湊到了她耳邊，「……今天可是我們巫女小姐難得的休息日。想不想……一起喝點啤酒？」

如果她是隻和她睡衣上的圖案看起來差不多的小兔子，她大概會抖抖那對大耳朵、然後毫無防備地說出「好喔！」事實上她也這樣做了、只是缺了抖耳朵的部分。……或許應該找個趁她不注意的時間段、用神力試試看能不能讓她長出來一對兔子耳朵來。牛肉蘸上柚子醋、鍋中的蔬菜和菌菇要多煮一會兒才會軟爛，電視螢幕裡他挑選的浪漫愛情劇好像也可以拿來當下酒菜。初秋的第一天、吹進來的風剛好涼到足夠讓她貼近他一點點，準備捕捉小兔的烏鴉張開了翅膀，而小兔子只是往嘴裡扒拉著米飯、對身後的危險絲毫沒注意到。

「……吃起來怎麼樣？這個新買的醬汁、之前都沒怎麼在超市見到過呢……」

只關心眼前食物的小兔子開開心心地對他歪頭髮問、看起來吃得很滿意。

「蠻不錯的。……下次可以多買點。」

「說起來……」她盯著醬汁包裝上畫著的柚子，「……烏鴉原來可以吃柚子醋……」

「我又不是普通的烏鴉、沒什麼不能吃的東西。」

「那……你會挑食嗎？」

她的臉紅撲撲的、他知道那一小罐還冒著氣泡的啤酒已經起作用了。他忍住了想要伸手捏她臉頰的沖動，「……哦？室友小姐怎麼突然這麼關心我？」

「……我隨便問問而已……」

關掉了小桌上的卡式爐，她舉起啤酒、把注意力轉移到了電視的內容上去。其中的男女主角正在一起吃晚餐，女主角對男主角拋來的暗示全無自覺、惹得她也笑了起來。

……什麼嘛、換到別人身上就能看得懂了嗎？

反正她已經醉了酒、他的顧忌也少了些，「說起來、今天在神社的時候……你一直都沒回答我的問題啊。」

「……嗯？」她晃了晃手裡的啤酒罐，「……什麼問題喔？」

「你是不是從來都沒談過戀愛？」

「……你、你關心這個幹嘛！」

「怎麼了、這不就是很普通的室友間的閒聊嗎？」

他刻意把「室友」兩個字咬得很重，「……況且、你看上去就不像談過戀愛的樣子。」

「……才看不出來吧、那種事……！」

「你前幾天還貓在臥室裡熬夜讀少女漫畫。」

「我只是在重溫佳作……！況且、無論談沒談過戀愛都可以讀少女漫畫……！」

「哦——」

他把尾音拖得長長的、聽上去相當欠揍。她抱著膝蓋、帶著啤酒罐一起在榻上縮成了一小團，「……你才是、幹嘛關心別人熬夜的時候在做什麼……這樣很討厭、神大人很討厭喔！」

剛剛被他抑制住的想戳她臉頰的慾望更強烈了。……或許應該乾脆把她塞到鳥巢裡去、然後把她揉成一顆兔大福。這個想法好像有點白痴，那些少女漫畫裡都不會出現這樣無聊的情節。他好歹也是烏鴉大神，也許他會在飛走前叼起她的小兔子耳朵、然後打上一個結。

「……所以你真的沒在神社裡偷偷求過姻緣？」

「……在胡說什麼喔！我怎麼可能會對著本人求……」

她得意的小表情僵在了臉上。

「……是嗎？」他好像沒注意到那句話裡的不對勁，「那還挺遺憾的。」

「啊、嗯……！好了好了、該繼續看劇了……」

……呀——！

她在心底裡大叫。……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所以喜歡上室友這種不理智的事情、是絕對不會……！

……電視上的男女主角、怎麼突然親起來了……！

……什麼呀這種展開，莫名其妙的、像笨蛋一樣……！

「……好像發展得比預想中要快啊。」

「……原來你沒看過嗎？」她喝掉了手裡的最後一點啤酒，「……明明是你選的劇集。」

「這種劇集當然要跟你一起看。」

「又沒什麼快節奏的劇情、和誰一起看都沒差吧……」

「你不覺得女主角和你很像嗎？」

「是指經常要加班這件事嗎？那倒確實是有點像……」

「別的方面也有點像。」

「……你在說我是笨蛋嗎？」

「是嗎？我可沒有這樣說。」

「……高杉……！」

掉進坑裡的小兔子急得團團轉。大烏鴉抖抖翅膀、從不知道哪裡又叼來了一罐啤酒，「……你的酒都喝完了嗎？這裡還有。」

「再開一罐的話、對我來說可能會有點多……」

她的手已經將那罐剛打開的啤酒牢牢握住了。他放心地把啤酒交到了她手裡，「沒關係、喝不完的話給我就好。」

……這句話是不是有點太……？

可好兔子不吃窩邊草。這可是她的室友、她的上司、小鎮上的當地神、神社裡的大烏鴉，於是她裝作沒聽出他話裡的不對頭，安然自得地嘬著充滿了氣泡的冰啤酒。又幾口涼爽的啤酒下肚，她腦袋暈乎乎的、心裡也美滋滋的，連電視裡男女主角又開始不斷在原地打轉的感情進度也讓她覺得有趣可愛了起來。她輕輕扯了扯他的衣角，「……你說、我們今天能不能看到他們在一起呀……？」

「……這可不好說啊。要是接下來女主角還是這樣遲鈍的話……」

他轉頭看向了，「……應該會很困難吧？」

她打了個哈欠，「……已經有點睏了。這樣的話、估計今天是看不到結局了……」

「……已經想睡了嗎？」

「稍微有點……」

整整兩罐啤酒、對她來說已經是非常驚人的量了。……怎麼會有酒量這樣糟糕又貪杯的傢伙呢？她揉了揉眼睛，「……但是還想再看一會。……就再看一集、好不好？」

「……好吧。」

倔強的小兔子挺直了腰板、準備打起精神來把今天的最後一集看完。然而隨著進度條漸漸向右，她變得越來越扁、越來越軟，直到在守在那裡的烏鴉的翅膀裡化成了一小灘。他將電視的音量調低，「……僅？」

她發出了幾個含糊不清的音節。

他挪了挪自己攬在她背上的手臂，「……回房間去睡、好不好？……來、把手放過去。」

「……還沒……看完……」

他其實可以直接用神力把她送回房間去。……不過有時候做些普通人才會做的事也挺不錯的、是不是？一把抱起了小兔子的大烏鴉在小兔子的耳朵上輕輕啄了啄、然後用毯子把小兔子裹成了兔捲餅。

「……晚安、謹。」

她應該已經睡熟了，聽到他的晚安後、她也只是翻了個身。他退出她的房間、拉上她的房門，同時也儘量將發出的聲音壓到了最低。

……高杉……？

……他出去了……嗎？

她摸著耳垂，摸著摸著、身體也慢慢蜷了起來。

……所以剛剛……是不是……？

她蹭地一下捲起毯子、翻過了身。

……高杉……好像……

……親了……我……！？

三

……好像被有好感的人偷偷親了一下、接下來該怎麼辦？

她盯著搜索欄裡的句子，……這是在說什麼啊？僅僅是打下這一串字就已經足夠丟臉。……算了算了、果然還是應該找誰來商討一下才比較好吧？首先……

……首先排除掉小佑。

……接下來……

隨著手指滑過聯繫人列表的動作、她的眉頭也越來越皺。

……到底了……。

……以前的朋友要不就是疏於聯絡、要不就是忙著工作……

……結果現在能好好說得上話的人、居然只有那隻烏鴉了——！

一陣深深的挫敗感襲來。她掀起毯子、把腦袋也一起塞了進去。

……真是的……！肯定是因為每天都只和那隻烏鴉待在一起……
…！

「……慳？你醒著嗎？」

她在毯子裡悶哼了一聲。門外的男聲繼續響起，「……從神社回來之後你就沒出過房間。……是有哪裡不舒服嗎？」

「……我沒有不舒服。」

拉門被拉開了一條小縫。她頂著一頭亂糟糟的頭髮、露出來的半張臉上還掛著一絲幽怨，「……怎麼了嗎？我只是今天想多躺躺……」

「是嗎？」高杉把手搭在了拉門上，「我還以為你想一起把昨天的劇看完呢。」

「嗯、是喔。那個之後再……」

「那我就不打擾你了。」

「……等、等一下！」

「怎麼了？」

拋下了陷阱的烏鴉不懷好意地歪了歪頭，「還有什麼要我做的嗎？」

「呃……」

……該怎麼形容這種心情呢？……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你，但是既然你來找我了、就應該多和我說幾句話……？不不不、這隻烏鴉，難道不應該先解釋一下昨晚的事情嗎？……是想裝傻嗎？是要當什麼都沒發生過嗎？還是說只是我喝醉之後的夢……？可是耳垂那時熱熱的、還刺刺癢癢的，應該不會是……算了，既然情況已經是這樣了、那麼乾脆……！

「……你昨天對我的耳朵做了什麼嗎？」

……這是在說什麼呀？聽起來像是在質問對方是不是偷偷對她的耳朵進行了不合適的活動。……可是偷親室友的耳朵、怎麼想也不是什麼恰當的……

「哦？」他波瀾不驚，「你的耳朵怎麼了嗎？」

「……呃、我的耳朵……」她下意識地抓了抓耳垂，「……我的耳朵……沒怎麼。」

「那你為什麼突然問這個？」

「……就是……昨天喝醉了之後……」她的大腦開始放空，「……感覺好像被鳥啄了。」

他差點沒憋住笑，「……是被什麼鳥啄的？」

「……烏鴉。……應該還挺大一隻的。」

「這樣啊。」

……這樣是哪樣！真是的、做了事情還在這裡裝傻……！

「……是我啄的。怎麼了？」

「……你這個……」她好像一下意識到了些什麼，「……咦？」

剛在腦袋裡組織好的用來講他的話被他的不按常理出牌擊飛了出去。她迷茫地抬起頭，「……不、你幹嘛要……」

「不可以啄嗎？」

他彎下腰來，與她幾乎鼻尖貼著鼻尖。拉門也被他伸手按住、此刻的小兔子無處可躲。她臉上通紅，「……也、也沒有不可以……」

「那就好。……真是的、我可不想被室友小姐討厭啊。」

「我沒有討厭……」

「……那就是喜歡嗎？」

小兔子變成了小兔氣球，然後嗖的一聲飛上了天花板、在房間裡一邊漏氣一邊亂轉。

「……我、這個，呃……如果是做室友的這方面……那我確實……」

「……那別的方面呢？」

「……這、這個嘛！如果說是上司的……方面的話，也還……」

「……還有呢？」

她張大了嘴、擺著一堆無法被理解的口型，而此刻床上被團成一團的毯子裡突然傳來了一陣嗡嗡聲。她轉身沖到床邊，「……有電話！是小佑！我先接一下電話喔！」

……這個死纏爛打的弟弟……

高杉拉上了她的房門、什麼都沒說。

—

……但是、怎麼講呢……

一直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兩個表面相安無事，其實每天夜裡關上房門、都在房間裡暗自琢磨對方的動向。她擔心得要命，估計下次佑的電話不會這麼碰巧地幫她解圍了。高杉則是覺得反正她遲早都要面對這個問題，那幹嘛不「稍加引導」、讓她早一點承認呢？然而兩個人對自己率先告白這件事的態度倒是完全一致，彷彿誰先說出口、誰就會少一塊肉一樣。如果佑還住在這裡的話、估計光是看著他們兩個就會被折磨到頭痛了。

……不過高杉前幾天挑的劇集倒是還挺有趣的。只是在看最後幾集的時候、她實在是沒辦法冷靜下來，她不想成為劇集主角那樣的笨蛋情侶、可她好像也沒有很討厭被烏鴉啄耳朵。……也許被啄啄別的地方也不會很討厭？比起這個、劇裡那些突如其來的告白也太過尷尬了。

無人能讓她傾訴，她也不想當那個突然找別人索要情感建議的怪人。她掏出自己的平板電腦，用配套的觸控筆在上面亂寫亂畫著，現在想想看、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她沒忍住笑了起來，……怎麼說呢、好像是從他讓我那可惡的前上司在上班路上倒霉的時候就……不過那討人厭的前上司後來怎麼樣了？她也沒再關心過了。她只記得那個時候她和那隻烏鴉還不太熟，雖然一大早轟在她的房門前叫她起來吃飯有點恐怖，可是仔細想想……

……好像還挺帥的。

……呃。

她在這句話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叉，現在不是回憶這個的時候……！

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分析出來點什麼了。……總之接下來是……嗯……。她在螢幕上畫了隻看上去十分草率的烏鴉，……在餐桌前突然變成巨型烏鴉這種事、怎麼也不可能是會讓人心動的……

……但是……很酷欸。超自然室友……像什麼漫畫標題一樣？

……等等！他可是用那個超級烏鴉形態拐跑了四歲的我……！？

她不太記得當時的細節了。只是好像被他抱在懷裡、一下子飛入高空時，她其實十分興奮。……畢竟那個時候還是小孩子、看見什麼東西都會覺得酷吧……。後來的那次突然出遊也是一樣，她回憶著夏夜裡的風、和向下望去時山中成片的燈火，靠在他懷裡時也是暖和又安心。……真的很會做這些可以讓人細細回憶的事啊、高杉……

「……在那裡陶醉什麼呢？」

「……高、高杉！」

她慌慌張張地按下了平板電腦的鎖屏鍵，「……怎麼了？有什麼事嗎？」

「能把平板電腦再借我一下嗎？」

「……嗯？嗯、好……你要讀漫畫嗎？」

「沒錯。」他環抱雙手，「因為我的室友最近不怎麼和我說話。」

「……我哪有……！」

「真是遺憾。本來還想約室友小姐去……算了、看來還是在家裡安心讀漫畫吧。」

「……去……？」她把本來準備遞出去的平板電腦又收回了懷裡，「……去什麼？」

「你很好奇嗎？」

「稍、稍微有一點……」

「那帶上泳衣和毛巾、我們出發吧。」

「……哈……？」

「你不想帶的話也沒關係、我也可以用羽毛做一套給你。」

「等等、這不是重——」

畫面一下切換到了山裡。四歲的她很容易被拐跑，二十多歲的她很明顯也沒強到哪裡去。她最後還是從櫃子裡抓了件大概是高中時買來的陳舊泳衣，不過因為腿上的痕跡、她幾乎沒怎麼穿過。

「……還要走很久嗎？我們到底要去哪……」

「已經累了嗎？我可以帶你飛過去。」

「不、只是你一直沒說清楚要去幹嘛……」

「跟著我來就好了。」

他有時候還確實挺像位神大人的，尤其是當他講話帶上這種「天機不可洩露」的風格時。……他倒是不會對她做什麼壞事，只是她覺得他一直在欺負她和準備欺負她的路上。……不過高杉呢？他決定再多「引導」她一點點，畢竟這是隻既沒經驗又十分倔強的小兔子、讓她隨意亂跑的話總會跑到錯誤的方向。於是他又把她拐上了山、停在了這片無人知曉的隱秘溫泉前，如果一切順利、他將在今晚得到一隻乖乖鑽進他懷裡的濕漉漉的小兔子。……至於他哪裡來的這種自信、大概因為他是位神吧。

「……溫泉！？居然在這種地方……」

「其實距離神社並沒有太遠。」他接過了她手裡的毛巾，「你要換上泳衣嗎？我可以先走開。」

「沒關係。因為我……」她自豪地拉下了衛衣拉鍊，「……已經穿在裡面了！」

小兔子最可愛的地方就是、她經常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覺得自己很聰明。他彎下腰、對她做了個「請」的手勢，「……來吧、室友小姐。」

她左右看了看，「可是這裡只有一個池子……」

「怎麼了嗎？」

「那你要……」

「當然是和你一起泡啊。不可以嗎？」

「……唔。就是……那個……」她的手在胸前來回比劃著，「……你有……泳衣什麼的嗎？……喔、不對……你是神耶。是我想太多啦……」

……如果不是要在一起泡的話、確實也沒必要特意提醒我帶泳衣了……。她一邊尷尬地笑著、一邊小心翼翼地鑽到了溫泉裡去。……不過說實在的，因為腿上的烏鴉爪痕、她幾乎沒有在外面泡溫泉的經驗。熱呼呼的泉水沒到了胸口處，她忍不住「呼」了一聲，泳衣上的荷葉邊裝飾飄上了水面。睜開眼就能看見落日餘暉，泉水潺潺帶給她無限平靜。當然其中還混進去了幾聲烏鴉叫，她緩緩向前望去，能看見前方追逐著落日的幾隻烏鴉，和一隻就在自己旁邊的、非常巨大的……小鬍子烏鴉。

……所以為什麼突然就跑到大山裡面泡溫泉啊……！？而且……
……這隻小鬍子烏鴉……原來這麼……壯……嗎……？

「怎麼樣？」毫無自覺的烏鴉抬起雙手、靠到了池邊，「……這裡還不錯吧？」

「……嗯、是啊。還真沒想到……」

……真沒想到……那個……是腹肌嗎？不、胸肌……？也太……

她乾脆用手擋住了臉，「……謝謝你帶我過來……」

……這傢伙平時總是把那件襯衫焊在身上、根本看不出來……！

完全沒有戀愛經驗的她哪經歷過這種事。她趕緊試圖岔開話題，
「……對、對了！一會兒泡完溫泉、我們要去做什麼？不知道那時鎮上的小賣店會不會還開著、我想去買點……」

「零食和咖啡牛奶嗎？我都準備好帶過來了。」

「這、這樣喔！……謝謝你！還真是貼心……」

……等等、帶過來……？

……看樣子一會兒就要天黑了、他不打算直接回家嗎……？

「不、不過在山上停留太久也不好吧？看來太陽要下山了什麼的……」

遠處的烏鴉剪影嘎嘎地叫了幾聲。她覺得自己說的話好像不是很聰明。

「沒關係。」他聽上去倒是完全無所謂，「……反正我今天也沒打算讓你回去。」

「……欸？不不不！為什……」

被堵住了嘴的小兔子想叫也叫不出、只能一個勁地用四肢翻出水花。……這算哪門子的神啊？簡直是惡霸……！這隻濕漉漉的、腦袋暈乎乎的小兔子，此刻就算有翅膀也跑不掉了。

……這個、這個高杉……！

……喜、喜……

……一點都不喜歡……！

四

「那麼、室友小姐……不、僅小姐。」小鬍子烏鴉不懷好意地清了清嗓子，「現在……我們應該是什麼關係了？」

「……我、我怎麼知道……！」

……當務之急是逃跑、趕快逃跑！等等、這傢伙是不是把我的毛巾給藏起來了——！？

她手腳並用地爬出了池子，卻被那隻討人厭的烏鴉抓住了背後泳衣的帶子，「……這可是在山裡、亂跑的話會跑丟的。」

「……你這個……！」

「嗯、要確認關係的話改個稱呼也不錯。」

「……誰要和你……！」

濕漉漉的毛想炸也炸不起來，一陣微風吹過、小兔子打了個噴嚏。

「這樣會感冒的。」他抓著她泳衣帶子的手突然一鬆，「……來、回到池子裡來吧。」

「……你剛剛……我才不要……！」

太陽快落山了、山裡的溫度也越來越低。可是這周圍的路她也不認得，她乾脆蹲在池子的不遠處、抱著膝蓋縮成了一顆小兔球。

「你這樣除了會讓你自己感冒以外、什麼作用都沒有。」

「那不都是你害的！明明、明明我只是在好好泡溫泉呢……！」

「……你生氣了嗎？」

她又打了個噴嚏。高杉搖了搖頭，不知道從哪裡出現的毛巾從半空中緩緩飄下、蓋到了她身上。……我生氣了嗎？她自己也不清楚。看見那撮小鬍子、她的腦袋裡就會大聲播放討厭討厭！但要是看向那隻討厭的烏鴉、她的耳邊就會響起細碎的「好像被那傢伙親了一下！」不管怎麼樣、她腦袋裡的聲音都沒打算放過她。

「……你要是真的生氣了的話、那我很抱……」

「……我沒有生氣。」她把毛巾往上拽了拽，「……沒有。」

「那你現在是在做什麼？」

「和可疑的烏鴉保持距離。」

「寧可把自己弄到感冒嗎？」

「……如果我真的感冒了、那可疑的烏鴉就要……」她臉上出現了一抹壞笑，「……先承認喜歡我了、是不是？」

……哎喲、這隻膽大包天的小兔子。只是蓋上了毛巾、就忍不住把她的小球尾巴揚到了天上去。

「……哦、是嗎？」他從溫泉池裡站起了身，「……原來你一直在打那樣的壞主意？」

「這是什麼壞主意啦？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喂！」

和這隻烏鴉在一起的每一次起飛體驗都很差勁。挑釁烏鴉的小兔子被叼住了後頸、飛到空中的那一刻差點弄掉好不容易才拿回來的毛

巾。裹緊毛巾的小兔子試圖抗議、但都被遠處的幾聲烏鴉叫給蓋了過去。……今天你哪裡也去不了了，因為……

烏鴉巢裡已經準備好了她的枕頭和毯子，他甚至還把樹枝與樹枝間用於填充的材料換成了棉絮。飛行中的風吹乾了小兔子的毛，被放置在烏巢裡的小兔子咕嚕一下滾進了為她準備好的小被窩裡。……可惜就算是最為安全的被窩、在這隻烏鴉面前也沒什麼防禦力。他一把掀開了她的小毯子，「……現在你還能跑到哪裡去？」

她支支吾吾、話也說不出半句。於是她搶過毯子、蓋在了自己的腦袋上。

「……你覺得這樣我就看不到你了嗎？」

長著手臂的毯子點了點頭。……也許笨蛋就應該用笨蛋的方法來對付？他掀開她的毯子、無視她的大叫，然後……也鑽了進去。他和他在毯子下面面相覷，「……咦……？」

「好了。」他又換上了一本正經的語氣，「……現在你可以說了。我們應該是什麼關係？」

「……室友？」

「除了這個。」

「……上司和員工？」

「還有呢？」

「……誘拐犯和被誘拐的人……」

「……我在你心裡就只有這樣？」

……還要怎麼樣？你在我心裡是烏鴉樣……

她腦袋裡忽然響起了曾經那間黑心會社裡的可惡上司的話，……要有眼力、要學習上司和前輩做事的方式、才會在工作中獲得成功……！

她盯著那雙烏鴉的眼睛，好像聽見哪裡傳來了砰的一聲。……大概是腦袋短路了吧？也罷、或許——

她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按住了那張她一直在心裡叫著討厭的臉，狠狠地親了下去。

—

……小兔子……竟然敢……

……騎在我的頭上？

彷彿過了一個世紀那麼長，擠在同一條毯子裡的一鴉一兔睜開了眼、小兔子看上去居然還有點自豪。

……勇氣可嘉、勇氣可嘉。

……真不愧是我看中的小兔子。

自豪的小兔子清了清嗓子，「……那我們、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了？」

「準備欺負別人、和即將要被欺負的關係。」

「咦……」

不懷好意的烏鴉將泳衣都還沒來得及換的小兔子一把推倒，「……鑒於你剛剛的行為……接下來要發生什麼、我可保證不了了。」

「……不……什麼？幹嘛！你要幹嘛——！」

黑色的羽毛飛滿天、毯子也被丟到了一邊。翅膀遮擋住鳥巢邊緣，使壞的烏鴉露出了眼瞳本來的顏色，而即使是這樣一位看上去彷彿很有威嚴的神大人、捉住小兔子後做的第一件事也只不過是用他的小鬍子蹭她的臉。

「……呀——！」

「……現在呢、現在我們是什麼關係了？」

「……你這個、你這個變態小鬍子烏鴉……！」

「看來還沒被扎夠啊。」

她繃緊全身、擺出了一副寧死不屈的架勢，「……變態小鬍子烏鴉！呀——！」

他的小鬍子比看上去還要扎人，怎麼會有人下巴上的觸感如同鋼絲球一樣呢？她在混亂中努力掙扎、試圖恢復雙手的自由，既然這傢伙用這種粗鄙的方式對待我、那我也要……

「……喂、你在做什……」

她手裡抓著幾根羽毛，……我也要把你揪成一隻禿毛烏鴉！……但好像越揪越不太對勁，剛剛他的衣服是不是還……

她又試探性地揪掉了一根他翅膀上的羽毛，他上半身的襯衫竟跟著消失了一小塊。

……咦……？

……不過、他是什麼時候穿上這件襯衫的？……從溫泉出來的時候就……？原來是羽毛啊、這樣就能說得……

「……很有趣嗎？」他的動作停了下來，「……拔我的羽毛。」

她眨了眨眼、好像有一點點被抓包的不好意思，然後又伸手揪下來了一根。……啊、這下胸口的衣服就都消失了……

「……乾脆直接這樣給你看好不好？」

「……哇！我、我不會繼續拔了、你不要……！」

白花花的一大片突然暴露在她眼前，她緊閉雙眼、五官都跟著皺了起來，「……你這是、你這是騷擾下屬……！」

「是下屬先騷擾我的吧？」

「……把你的、那個……呃……離我遠一點……！」

她想說「光溜溜的胸部」，不過聽上去好像怪怪的。他乾脆把光著的上半身壓到了她身上，「……現在我們是什麼關係了？……嗯？槿小姐。」

「……你這樣壓著我、我要怎麼……」

「找藉口還不如快點說。」

「……唔！我們、我們是……」

……情侶嗎？一言不合就脫光上衣壓在對方身上、說是關係不合的小學同桌還差不多吧。

她咬緊牙，「……我、我許願！烏鴉大人、烏鴉大人，希望你不要繼續壓在……」

「我拒絕。」

「……怎麼這樣！」

她的臉幾乎要被他的胸肌壓扁。她奮力張開嘴、講出來的話語含糊不清，「……好、好吧！我……窩承認！承認喜歡……」

他把她鬆開了一點點。

「……喜歡你……」她揉著被欺負了半天的臉頰，「……的羽毛。」

空氣尷尬地沈默了一會。

「……你應該還記得在這裡的話、就算消失掉幾個星期也不會有
人發現吧？」

「……幹、幹嘛！你這樣逼問我、我也說不出……」

「……是嗎？」

「因為、因為和你太熟悉了！所以就……我們每天都在一起呀！
和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人、怎麼能講出那些很不好意思的話呢……」
她的聲音越來越小，「……對不起。」

沒多久前還在耍無賴的小兔子一下子變成了一團小可憐。……可真沒辦法，那對兔耳朵只是往下一耷拉、他就會輸得心服口服。……他可是神、他更年長，他怎麼能不……

「……謹。」

「……嗯？」

他貼在了她耳邊，「……我喜歡你。」

小兔子的臉從下到上變得通紅。

……烏鴉大人、烏鴉大人，你也終於以身作則了一次呀。

五

「我、我也喜歡……」她抓住了落在一旁的毯子，「……喜歡你。……喜歡高杉！嗯……」

「……這不就好了嗎？真是的、前面還那麼不情願。」

「說得像你前面沒有不情願一樣……！」

他看著氣鼓鼓的她、沒忍住一下笑了起來，「……好好好。想吃點東西嗎？」

似乎對他突然岔開話題很不滿意，她皺著眉頭、鼓起臉頰，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瞪了他許久，「……你有帶牛奶布丁過來嗎？」

他打了個響指，還冰著的牛奶布丁和小勺子一起掉進了她的手心，「……還想要點什麼？」

「……薯片、肉乾和果凍。嗯……」她看了看四周，「……你這裡可以看電視嗎？」

……這隻小兔子、真是立刻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了。

他對著被零食圍住的小兔子聳了聳肩，「這裡沒有你們現代人的娛樂。」

「那我們……」

「來讀書吧。」

「讀書……？」

厚重的古籍落到她手心、重得她差點沒接住。她看了看那陳舊的書封、接著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腿上。

……好多……

……漢字……！

她一頁一頁地翻起了眼前的這本古書，可是上面她能讀出來的字加起來都沒有幾個、更別說是知道大概是什麼意思了。……漢字……漢字……，她翻得越來越快，……嗯……？

……有插圖……？

那隻烏鴉很做作地把臉轉到了一邊兒去。看清了插圖內容的她差點噉的一聲大叫起來，……這張、這張插圖是……

……春畫吧……！？

「怎麼了？」他憋著笑，「……不喜歡這本嗎？」

她用力合上書，「……你、你給我看這種東西幹嘛！」

「當然是準備給我沒有戀愛經驗的槿小姐補習啊。」

「……這、這種事……我才不需要補習！不對……」

……還太早了點吧！明明剛剛才互相確認心意……

她沒忍住擺了張怪臉，……但是好像都已經在一起……住了大半年？

「……不需要嗎？」他把古書翻回到了剛才的那一頁，「只是這種程度的插圖都讓你反應這麼大、看來真是相當的知識匱乏啊。」

「我、我懂得理論……！」

「……那實踐呢？」

「……實踐……實踐……我、那個……」

……好像不管是倫理還是道德層面、現在她都已經沒了要拒絕他的理由。……況且、那個，那個胸肌的維度啊……神也不需要鍛鍊吧？可真是好羨慕……。她下意識地捏了捏自己小肚子上的肉、隨口胡亂找了個藉口，「……你可是神欸！怎麼能隨隨便便就……」

「沒什麼不可以的吧？畢竟我這也是實實在在的肉身。」

「但是、我……」

「沒關係。」他的手在空中一揮、那本厚重的古書自動回歸了原位，「……還沒準備好的話就算了、你也不用勉強自己。」

「不、也不是，我……」她低下頭、小聲嘟囔著，「……真的可以嗎？怎麼說呢，就是、那個……首先你是神、其次如果我們之後要是小孩的話……」

「你已經考慮到以後要小孩的部分了嗎？」

「呃、我……你、你沒有嗎……？」

「機會難得、我可是還想再和你多享受享受二人世界啊。……況且你年紀還小、也不著急這麼幾年。」他收起了剛被她吃光的布丁的空盒，「……不過、如果你真的急著要小孩的話、直接向我許願就可以了。」

……還、還真是便利啊……

不知道為什麼、聽見有人說自己「年紀還小」、居然讓她稍微有些開心。她搖了搖頭、甩開那些曾經在職場裡的不快記憶，「……那我們現在是為了……」

「純粹的大人的樂趣。」

……大人的樂趣……

……聽起來也太惡趣味了吧！

……不過、怎麼說呢……多少也是有過這方面的、呃，來自少女時代的幻想……

她偷瞄向他的胸口，怎麼說呢、怎麼說呢……

「所以、那個……」她假裝不是自己在開口說話，「……那個、實踐的部分，就……拜託了。」

—

他就是喜歡她這一點，一旦下定決心、做出選擇就很快。她把還沒吃完的零食推到了一邊、隨後用另一隻手捂住了半個腦袋，「……我、我應該做點什麼準備嗎？我還穿著泳衣呢……」

「那要看你希望的第一次實踐是什麼樣子了。」

「真的要參考我的意見嗎……」

她有點擔心自己想像中的條件在現實中會顯得有些好笑。……畢竟什麼經驗都沒有、要不還是交給專業的人來……？不過說到專業…

...

「……所以、高杉的話，以前很有經驗嗎……？」

「……你很在意這個嗎？」

「……呃、只是好奇……畢竟你活得比較久。」

……而且還……應該挺受人歡迎的吧……？

「怎麼……」他湊到了她面前，「……你難道在不爽我有過經驗這件事嗎？」

「開、開玩笑！我好歹也是個成年人……」

「……是嗎？那我就放心了。」他吹散她耳邊的碎髮，「……過去的事已經都過去了。從今往後的大人的樂趣……可都要拜託你來和我一起享受了啊。」

……這傢伙、怎麼能把話講得又感動又肉麻……！

「……好、好啦！我知道啦！」她摸著胳膊上的雞皮疙瘩，「總之、總之先把這裡的光……調暗一點吧……？然後、那個……我不想繼續穿泳衣了……」

一瞬間鳥巢小屋裡只剩下了微弱的燭光。他把手肘拄到了鳥巢邊、用手托起了腮，「你可以直接脫掉。」

「……呃！這、這不太好……」

……雖然很沒必要、但也想在這個時候穿得稍微漂亮點……

「……那你先閉上眼。」

「……嗯？嗯、好……」

變衣服的把戲玩過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只不過好像也沒什麼不好的、是不是？她緩緩睜開眼，身上的泳衣已經變成了一件黑羽做成的睡裙。……既輕薄、又舒適，不需要任何花邊修飾也足夠雅緻，只不過……

她紅著臉伸手向後摸了摸，……這個……這個是……！

……T字褲啊……！

他向後靠了靠、似乎是想仔細欣賞這件衣服在她身上的樣子，「還不錯吧？很適合現在這個場合。」

「但、但是……」

「下裝的部分不太適應嗎？沒關係、多穿幾次就習慣了。」

她的臉憋得通紅、腦袋好像也馬上就要短路了，「果然我還是會……」

他不知道從哪裡抽出來了副眼罩，「那戴上這個怎麼樣？雖然我不怎麼建議。」

「……不建議？為什麼……？」

「因為想讓巫女小姐……」他牽住了她的手，「……在第一次把自己『奉獻』給神明的時候，好好地、認真地看著我啊。」

……變態——！

她乾脆擺出了一副視死如歸的表情，……要殺要剮都隨他去吧！她向後一仰、眼睛緊閉，落在枕頭上的腦袋上下彈了彈，「……總、總之接下來都交給你了！」

裝死也是兔子的天性之一，只不這位烏鴉大神也是第一次知道它會發生在這種時刻。他沒忍住伸手捏了捏她的臉，她睜開一隻眼瞧了瞧，耷拉著眉毛又抿著嘴，「……幹、幹嘛……快點開始吧……！」

他笑了起來，隨後兩手輕推、把小兔子翻了個面，「……看你這麼緊張、先給你來個按摩吧。」

「……嗯？好吧……輕、輕點……！」

因為缺乏鍛鍊再加上經常使用不正確的姿勢而形成的堅硬的肩頸、只是被他隨意一按就已經痛得要命。……怎麼是這麼正經的按摩呀？還以為會是那種很色氣的……

背上吃痛、她忍不住埋在枕頭裡眯起了眼，……習慣一些了之後……好像還挺舒服的。嗯……是錯覺嗎？好像小屋裡也越來越暗了……

「……可別偷偷睡著了。」

「我才不會……」

「……來、翻身平躺。」

她這才意識到自己的睡裙好像少了一半。……等等、既然背上的羽毛睡裙不見了，那他豈不是……看見了……我的……！

到現在才想反悔顯然已經來不及了。……果然穿了這傢伙的羽毛衣服、就是會掉進這樣的陷阱……！她用手遮著臉，逼迫自己儘量不要去想剛剛被看光光的屁股蛋。胸前那部分的睡裙似乎還在，不過這也並不能對現在的她起到什麼安慰作用。……按摩倒是真的很舒服、肩膀和背感覺都有變輕鬆……

「……已經放鬆下來了吧？那接下來……」他俯下身，對著她胸前的那部分黑羽睡裙輕輕一吹，「……該進行下一步了。」

漂亮的睡裙被他吹散、化為羽毛落到了各處。……哪裡是情侶間第一夜的柔情蜜意，這隻烏鴉的猛烈攻勢簡直是想把她做成烤兔餅。無從反抗的她在心裡爆發出了一聲哀嚎，……好吧、好吧，這討人厭的小鬍子，就由著他的性子來把我全都看光光好了——！

……耳垂、脖頸和鎖骨，被他舌尖掠過的地方癢癢的、涼涼的，既像是在品嚐小兔的原味、又似是在把兔餅預先上好佐料。……肋骨、腰際再到小腹，……不錯、是隻有好好按時吃飯的健康小兔。他的手握上了她的腰，……看、她才這麼一丁點兒。

「……唔……！」

……胸前、腋下，兜兜轉轉又回到了耳垂。就算被舔到了羞恥的地方、被按著腰的她也沒辦法跑掉。她裝模作樣地推了推他的頭，「……好了、好了……！唔、嗚……！」

耳朵裡的聲音好像直接出現在了腦子裡，黏糊糊的、還有點酥酥麻麻的。……耳朵、耳朵不是可以被用來舔來舔去的地方吧……？他

用食指撩起散在她耳邊的碎髮，……兔子的耳朵果然很敏感，所以用這種輕柔的方式來對待、最合適不過了吧？

……可是毫無經驗的小兔子哪見識過這種場面？她想推開他、而實際做出來的動作分明是把已經幾乎壓在了自己身上的那隻烏鴉緊緊抱在了懷裡。腰莫名地反弓起來、腿間也變得有些奇怪，腦袋還沒辦法理解到底是發生了些什麼的小兔子、迷迷糊糊地對著他的肩膀咬了一口。

……發情的小兔會具有攻擊性，所以就算被咬了一口、也是對他成功讓她進入狀態的肯定。他揉亂她的頭髮，「……嗯、接下來快受不了的時候……也可以這麼咬住我。」

「……欸？那、那下一步馬上就要……？」

「……可以嗎？」溫熱的吐息在她耳邊停留，他用食指勾起了她胯上那根羽毛化成的纖細絲帶，「……把最後這一點點……也給我看？」

……我、我還有什麼可以拒絕的餘地嘛……！

……不、不對，即使到了這種情況也還是有可以討價還價的富餘，所以……！

「……我、我給你看的話……」張開嘴的一瞬間她突然有點後悔、但她也不想在此時服軟，「……你也要、也要給我看喔……！」

「……原來我的瑾小姐也很想看我？……還真是讓人感動。」他食指向外輕輕一揮、她身上的最後一塊兒也沒了遮攔，「……給你看的話當然可以、不過可不要閉眼睛啊。」

……呃、其實也不是那麼想……

……呀——！

……不、不行吧，不可以吧？不不不不那到底……！

雖說她確實從沒見過實物、可色色的影碟她也是偷偷看過的。但是、但是這個……！和影碟裡的不一樣，太、太……！這個尺寸、怎麼說都有點……！

……不太合適吧……！

她捂住臉的手指間卻留了兩條小縫，……這個、會頂到肚臍嗎……？

「不是都說好了嗎？既然要看……」他一把抓起了她的手腕，
「……就不要捂住眼睛啊。」

她被迫舉到頭頂的雙手已經在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綁到了一起去。
……這、這下慘了！她猛地搖起頭來，「……不行！你先放開我、等一下……！」

「……現在反悔有點太遲了吧？」他笑著撥開了粘在她臉頰上的髮絲，「你都已經把我給看光了……接下來可得對我負起責任啊。」

……這好像不是你應該講的台詞吧……！

「……好、好了！……我知道了！你先放開……」

「我不要。」

「……喂！你好歹也是……嗚！」

第一次被觸碰到腿間、那感覺好像觸了電，散落在一旁的羽毛化為緞帶、纏住了她奮力想併攏起來的雙腿。腿上的烏鴉爪痕搭配上黑色緞帶、可憐兮兮的小兔是早早就被神大人標記好了的寶貴禮物，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等待、小兔子終於不慎掉入了他的烏鴉巢，他可不會再把她放跑。先將凸起處揉弄到變腫泛紅，……對沒經驗的她來說、這就已經夠她受的了。她咬著嘴唇、臉也憋得通紅，如此堅強的小兔子要硬撐到什麼時候才會答應他想要交配的請求？她腿間的黏膩蹭了他一手，……可惜不管再怎麼堅強、畢竟還是只天性好色的小兔。他輕咬住她的胸前、舔弄的同時也不斷吸吮，她終於沒辦法繼續忍住聲音，「……高、高杉……啊……」

四肢被拘束、身體也沒自由，她只得將注意力集中到了被他不斷進攻著的地方。……和自己摸上去時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無法預料的下一步彷彿就將快感也放大了好幾倍。……好想逃掉、但也不想喊停，……接下來呢？再多一點、再多一點點……？

他那沾滿了她愛液的手指正在她的入口處打轉，……好不容易才捉到的小兔可要細細品嚐，所以只是一個指節、只放進去那麼一點點。她皺起眉、微微扭起了腰，「……嗚……？」

「……你自己也沒有探索過這裡吧？我會一點一點慢慢來。」

「……我……」她把臉扭向了另一邊，「……我、我有那個……過……」

「……那個是哪個？」

「……就、就是……把、把手指伸進去……什麼的……」

「……就像這樣？」

她好像聽見了輕微的水聲。……所、所以會這樣嗎？那裡會變得……那樣濕漉漉嗎？和想像中的不太一樣，他沒有用手指來抽送、而是不斷地按壓內壁、像是在尋找著什麼。身體裡被摸來摸去的感覺實在是好奇怪，她試圖通過扭動腰部來微弱地抗議、結果只是換來了第二根手指的加入。……不、不行！兩根手指就已經……

他的手很大、手指當然也比她自己的要粗得多，再加上他本就比人類高上幾度的體溫、還沒正式開始就已經讓她感到有些勉強。他親著她的臉、那撮可惡的小鬍子扎得她癢癢的，在她身體裡的手指也終止了探索、只是以某種節奏持續壓著同一處。一股古怪的感覺從她身體內部湧出，……為什麼按到那裡的時候、會那麼……

「……唔！……嗚、嗚啊……」

「……怎麼、難道是因為手太小……之前沒有找到過這裡嗎？」

那股奇怪的感覺還在繼續。……酥酥的、麻麻的，被按上去的時候還有點想……去廁所。……但是不討厭，不如說他也沒哪個地方會被她真心討厭。她盯著小屋的天花板，要是能再按得多一點快一點……

……怎、怎麼拔出去了……？她迷茫地望向他，要是平時的她肯定一下就能看出來他在打壞主意、可是現在……

四肢都動彈不得的她掙扎著抬起頭，然後對著他的臉……嗅了嗅。……嗯、是高杉，是烏鴉的味道……。她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了，她想開口咬他、也想蹭他撒嬌，當然最希望的還是……

「……現在……可以讓我進去了嗎、巫女小姐？」

那根熱熱的東西頂到了她腿間，已經在準備點頭的她這才突然清醒了一點點，「……唔、那個……」

……好喔、進來呀。快點、快點進來……

她腦袋裡的小兔正開心地繞著圈兒跑來跑去、好像對此充滿了期待。……不行、我還沒有……

「……這裡已經足夠濕潤了、不需要額外的準備了。所以……」

他好像向前推了一點點。

「……我的巫女小姐……意下如何呢？」

六

她還記得她第一次在這間鴉巢小屋裡試圖彈奏那把三味線時，最細的那一根弦突然啪的一聲斷掉、還差點崩到了她的手上。現在她的腦袋也和那根崩斷了的弦差不多，明明還有點害怕、還覺得心裡沒有做好準備，可是因為對方是那隻長著小鬍子的壞烏鴉、所以……

她不知道她最後回答了些什麼、大概是代表同意的句子吧？身體裡越來越脹、越來越滿，習慣那種被撐開的感覺後、就只剩下了他的熱度。她大口喘著氣，他也揉著她的頭幫助她放鬆。從手腳開始、身體的每一處都變得綿綿的、軟軟的，在一點一點融化的同時……被做成了一根兔子串。下身的那股被侵入的感覺突然停住，她忍不住迷迷糊糊地笑了起來，……還好還好、只是看起來可怕而已，才不會有頂到肚臍那麼嚇人呢……

「……感覺還可以嗎？」

她微笑著點了點頭。

「……那我就放心了。保持這個勢頭、接下來只剩一半了。」

……接下來的……

……一半……？

她連那句「咦」都還沒來得及講出聲，一股巨大的推力就將那份灼熱一路按到了底。……那裡是肚臍嗎……？她沒空去胡思亂想了，那股被完全塞滿的感覺好像也跟著一起進到了腦子裡。她不知道該怎

麼辦、眼睛也不知道向哪裡看，太奇異了、太古怪了，然後隨著一陣無法控制的抽搐，她身體裡湧出來的液體將他們兩個的交合處全都弄得髒兮兮了。

「……嗚……嗚……？」

還沒反應過來的小兔蹭著他、舔著他，就連他的小鬍子也要被她貼近嗅嗅。……剛剛那是什麼、那是什麼呀？高杉、高杉……再離我近一點？嗚……

他動得很慢、節奏也平緩，只是這樣就變得七葷八素、真是不知道接下來這隻小兔要怎麼辦。被頂到裡面就止不住地欣喜、距離變遠的時間僅有幾秒也會讓她感到不高興。她無意中瞥見了自己和他連接在一起的部分，……白痴、笨蛋！這是在做什麼呀？這下室友也做不成了、繼續把他上司也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我、我這是在……

……和鎮上的神大人……

……做愛……

那是她在東京的小房間裡也從未做過的美夢，硬要說的話大概也只有「希望第一次的對象是個還看得過去的帥哥」這一點與此刻的情境重合。……明明身體裡被擠壓得很不舒服、明明每次被頂到裡面都有點想去廁所，可是……

沒發覺到困住她四肢的羽毛絲帶已經消失掉、她的手和腿竟自然而然地纏到了他身上。……才不過是第一次做、就已經這麼享受了嗎？……真不愧是我的小兔。因為興奮而降下來的子宮口被他一下一下地刺激著，快流出來的眼淚和為了迎合他而扭動起來的腰實在是很

難被聯繫到一起。換作是別的對象、大概早就會因為他比人類稍大一圈的尺寸而吃痛退縮，可這隻膽大包天的小兔子只是縮在他頸邊、試圖咬他的耳朵。

「……高、高杉……嗚、嗚……！」

……現在才說好像沒有做避孕措施的話、是不是有點來不太及了……？……不過既然是烏鴉大人、所以頂多也就是會生一窩嗓門很大的小烏鴉吧……。就連他也拿到了此刻還在胡思亂想的她沒辦法，他舔了舔她的嘴唇、上面還殘留著牛奶布丁的甜香。如甜點一樣美味、又如小兔一樣可愛，只有把她吃乾抹淨才是對她的尊重吧？他速度加快、用力抓上他背的她也終於哭了起來，「……不、不行……。……嗚……高、杉……」

……有什麼……

……要出來了……？

體內不斷被他磨蹭著的地方又癢又奇怪，只是一旦習慣了下來就會對那種感覺產生依賴。腿上的烏鴉爪痕好像也在隱隱作痛，命運說不要到東京去、所以她下定了決心要留下來。……就算沒薪水也沒關係、就算總是在花我的存款也無所謂，就算真的有了一窩小烏鴉、那我也會煮一大鍋蕎麥麵來喂飽他們仨。……高杉、高杉，現在我……

「……告訴我吧、槿小姐現在的願望……是什麼？」

「……烏鴉、大人……高、高杉……」她用額頭蹭了蹭他的臉，「……一起、去……？……拜託……拜託你……」

她閉上了眼。

—

「……稍等一下、擦好就可以睡了。」

「……唔……」

終於清醒了一點的小兔從現在開始要被迫直面自己沒多久前的羞恥言論，對此她選擇拒絕面對、故技重施，於是她把上半身全都悶進了毯子裡。

「……這樣就好了。」

腿間黏糊糊的感覺不見了。她扯下毯子、只露出了一雙眼睛，
「……那、我要穿什麼睡覺……？我可不要穿羽毛做的睡裙了……」

「……還要穿衣服睡嗎？」他抖了抖翅膀，「可真是見外。」

「……喂……！」

她飛速地把目光從那對翅膀上移了開。……剛剛、剛剛那個的時候，他的那對翅膀也在那裡……

「……怎麼了？」

「……沒什……」

「……難道還……」他湊到了她眼前，「……意猶未盡嗎？」

「走、走開啦……！」

他挺起了腰板、與她的距離似乎被拉開了一點點。……這句話好像似曾相識？他用手摩挲著下巴上的那撮小鬍子，「……你知道嗎？四歲的你第一次到這裡的時候、也讓我趕快走開。」

……拜託、哪有人會在剛……之後，突然開口提起對方四歲時的事情的……！

「……那看來、四歲的我就已經具備分辨好人壞人的能力了。」

「是嗎？我給你塞了一塊曲奇餅乾、然後你就沒再那樣說過了。」

「……那時我才四歲……！」

她裝作沒有看見一旁的咖啡牛奶。他沒有答話、只是在那裡似笑非笑地望著她。

「……真、真是的！」她一把抓起了那盒咖啡牛奶，「……只限這一次喔！」

可惜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因為烏鴉是一隻狡猾的烏鴉、兔子又是一隻沒什麼心眼的小兔子。她咕咚咕咚地喝光了咖啡牛奶、裹著毯子縮進了他的懷。明天的太陽一升起，她還是那位拿不到薪水的神社巫女、他也還是那位不怎麼正經的烏鴉大神，只是現在的她還不知道、很快她就會多一個新身分。神社附近的那間小小的便利店早就被裝修得差不多了，裡面不但有關東煮的機器、甚至還可以蒸肉包。……她大概不會再回到東京長住了，但她還有很多機會、很多和他一起的機會，作為便利店的老闆娘和與她形影不離的小鬍子店長、到東京

去參觀學習便利店的管理和營銷。至於那一窩小烏鴉呢？……嗯、那大概是很久很久之後的故事了。

烏鴉線 END

鴉兔番外 - 蛍灯語り

那是他和她一起度過的第二個夏天。

這樣說也許並不準確，應該說是「他以這幅姿態」與她度過的第二個夏天。不過與之前僅有烏鴉身形時確實是不一樣，現在的他有手有腳、能吃能躺，很多時候還要被她拽過去做家務。比起以前、的確是更有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實感，除了要親自動手幹活的部分以外、他倒還都算得上喜歡。

「……高杉？」

「……怎麼了、我的巫女大人？」

「……後院有些雜草需要處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多久前的那件事，現在的她對他講話時、聽上去好像客氣了許多。……她到底是位人類女性、會因為這種事感到尷尬也正常，突如其來的身份置換也把這件事添上了點不那麼合適的色彩。然而她還是主動開口來求他幫忙了，由此可見、她是真的不喜歡除草。

「……只有後院的雜草需要收拾嗎？」

「……你要是不介意的話、神社後面也有一點……」

「需要我的話、直說就好了。」

顯然她並不願直說。於是她閉上了嘴、默默地退到了一邊。今日閒來無事、他胸前衣襟也敞得隨意，她挪開視線、在心底裡暗自砸了咂嘴。

……沒錯，就在沒多久前、肉體上的歡愛他們兩個與彼此一同嚐過了。說來有點奇怪，明明是同一具身體、也能體會出這隻烏鴉有刻意地模仿，但還是不一樣、她還是覺得不一樣。怎麼說呢、如果是這隻烏鴉的話……

……總感覺他、好像不是很喜歡這種事……？

若是在平時、每當遇上這種對方可能不情願的情況、她都會乾脆地杜絕掉第二次的發生。……可現在她也說不清，這隻烏鴉只是和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若無其事地在那裡為她拔草。

「……你……不願意做的話、直接用神力也可以的。」

「沒關係。」

……她說不上來。說不定如果是……真正的他在這裡的話、也會這樣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地對待她。和這隻烏鴉在一起相處的時間長了、她也沒辦法完全講出他和真正的他的區別了。或許那本來也就只是一種感覺，他們長得一樣、性格也相同，就算內核已經變更、旁人也不會發覺出任何異樣。

……可他現在、已經是……

「……都弄好了。接下來想要我做點什麼？」

「……沒什麼了。你想回去鳥巢小屋的話、那就……」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嗎？」

「……我就……算了。我還有事……」

「我可以等你處理好。」

「……。」

就連難纏這點也一模一樣。她低下頭、盯著小院地上葉片形狀的陰影。她並沒有不想同他一起回去，可與此同時她也沒有很想繼續這段關係。……你現在可是神明大人了。她很想這樣對他說。不過八成他也只會來一句，……那又怎麼了？腦子一熱在他眼前脫去了巫女裝束的白癡舉動不知道要用接下來的多少個日夜來緩解，院子裡的陽光很足、她開始頭痛了。

「……還是想讓我來幫你做？」

「……不、我自己來就……」

他揚起了一側的眉毛，「……是嗎？那我就先不打擾你了。」

……他要走了嗎？

「……你想我晚飯時間來接你、還是晚飯後再來？聽說今天村中有漁人捕了些新鮮鰻魚……」

太陽一路向西、鑽進小屋的晃眼陽光也愈拉愈長，直到遠處火紅一片到達夕陽。她盯著眼前剛烤好的肥美鰻魚、他還特意在醬汁裡加了些不知道從哪兒弄來的砂糖，吃起來竟和記憶中在江戶吃到過的味道一模一樣。……讓神大人為了他的巫女親自下廚、好像她整日都在這裡享受一些大逆不道之事。……喔、還有這個。她虔誠地雙手捧起那枚小碗至嘴邊，……鰻魚肝湯……

他發現他其實並不討厭她性格中柔軟的那一面。……也算不上柔軟、或許應該說是還帶著些稚氣。花言巧語對她倒不是太好、但用些料理和點心就能輕易把她勾走。……這身體原本的主人也是被這一點所吸引嗎？他倒是有些遺憾，他們如此相似，若是能聊上幾句、說不定會成為志趣相投的朋友。他能讀取那些記憶、卻沒辦法明白依附於其中的感情，某段記憶中她在戰場上與他並肩奮勇殺敵，同天夜裡竟縮在他懷裡舉著酒杯、吵著鬧著要吃點心。……哎呀、這可實在……。不管重看幾次、他都忍不住發出這樣的感嘆。

「……不知道是不是合你的口味？」

「……嗯。蠻好、蠻好的……」

她不想顯得太開心、也不想看起來太過在意，……真好！呀、有這樣好吃的鰻魚，還有眼前的……

與他相連的陰影中多出了一對翅膀。……現在再注意到這點時、她心裡也沒有什麼波動了。是因為真的已經不再在意他是隻烏鴉這件事了嗎？可是如果是真正的他，就算是多了一對翅膀、那也無……

她搖了搖頭、她覺得她不應該這麼想，可腦袋裡突然閃過的那些畫面是不會騙人的。她眨了眨眼，他骨節分明的手、他似乎比常人略高了一些的體溫，也會偶爾散亂的頭髮和柔軟的嘴唇……

……烏鴉的嘴、居然不是硬的……

她強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到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去。鰻魚的油脂和米飯混在了一塊兒，她沒注意到今天碗裡的米飯比平時多了一點兒。混在其中的小刺可以忽略不計、被湯汁浸泡著的鰻魚肝也被她小

口小口地細細品味完。他沒特意控制表情、只不過嘴角似乎一直在上翹，顯然他並不認為那是因為她的吃相像個吃到了不太常吃的美味的孩子，而是因為他的廚藝精湛。他清了清嗓子，「……我來洗碗吧。正好在我們出發前、你可以趁這段時間做點準備。」

「……嗯……」

吃了人家煮的飯、就不太好再拒絕人家的邀請了。只是她還是摸不清他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看起來沒有很喜歡男女之事、可是卻三番五次地邀她去過夜。若僅是想和她肩並肩躺在一起的話、這對她來說簡直堪稱是隱刀村的靜心修行。大方承認自己的慾望倒是並不應當感到羞恥，可她作為他的巫女、總覺得一切好像過了頭。在他的縱容下、顯得更加……

她收拾好了毯子和枕頭。……曾經她是不需要這些東西來入睡的，和他在一起後她越來越怠惰、越來越鬆懈。她也想抱怨、可他只是對她講，晴天曬被褥會讓它變得更加舒適好睡。她的刀許久未出過鞘了、當上巫女後更是要常常對人笑，那些苦澀、恨意、殺伐與血淚，好像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雖然……她把那絕不能冒出來的念頭咽了下去，裹胸的布條也比平時鬆了一點點，「……我都拿好了。……走吧。」

枕頭毯子和被褥、再加上那身巫女裝束，走在山路上的小巫女像是要將自己獻上換取神明的祝福。但只有小巫女自己知道、她心底裡還在期盼那些不該期盼的，專注於當下也不是什麼壞事、去鳥巢小屋也是神明大人親自來邀請的。哼著小曲的神明大人為她敞開了屋門，她撇了撇嘴、把手裡的被褥全都丟進了鳥巢。

他拍了拍手，「巫女大人放置被褥的手法還真是別緻。」

雜亂的被褥飄在空中、她仰頭看著它們自動排齊疊好，「……我知道你會幫我鋪。」

他轉身望向門外的最後一點夕陽，「天就快黑了。……夜裡想和我一起做點什麼？」

……這種事、還需要來問我……？

「和我一起」四個字聽上去十分曖昧。……我都到你的住所過夜了、還要問這種無聊的問題……

「你沒什麼想法的話……」他突然笑了起來，「……想讓我讀書給你聽嗎？」

「……嗯？」她愣了一下，「……嗯、也不是不可以……」

「聽上去好像有點勉強。」

「……不、我只是不知道你要讀什麼書給我……」

他抱著她飛進了鳥巢。動作一氣呵成、她也毫不驚慌。莫名的默契把他們兩個連結了起來，他說畢竟是她和他足夠有緣、她才能成為他的巫女。「他的」兩個字一出、她沒忍住砸了咂嘴。

「你讀過『源氏物語』嗎？」

「……好像聽過這個名字。」

「和我想的大差不差。……那麼、你知道它是關於些什麼的嗎？」

「……都叫『源氏物語』了、想必是有關這位『源氏』的故事……」

「沒錯。」他從不知道哪裡掏出來了一個大盒子，打開盒蓋、裡面放著的是已經微微泛黃的手抄古籍。他手上擺弄著書頁、眼神卻時不時地飄向了她，「……想舒服點的話、就把外衣脫了吧？」

「……啊、嗯……」

窗櫺那一頭夜色漸濃、夏夜蟲鳴伴隨著書頁翻動，若是想脫去那件白衣、那麼巫女緋袴的袴紐也自然會鬆。身上只剩貼身的襦袢，她抓起了毯子，……風透進來時、居然會有一點冷。

「『源氏物語』是以距今幾百年前的平安時代為背景、圍繞光源氏的生平來展開的。……當然、光源氏行事風流，所以自然也包含了他的諸多情感糾葛……」

……什麼啊、原來是……

……那種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書本嗎……？

她爬了起來、絕對不是因為她想看看書頁上到底有沒有大家衣衫不整的圖畫。那些密密麻麻的漢字惹得她頭暈，……真是的、情感糾葛在哪裡呀？難道所謂的情感糾葛、就是字面意義上的……

「……今天就來讀比較符合當下季節的一帖好了。這一帖名為螢，是一則關於在螢火下窺見心儀之人容貌的故事……」

故事的背景有點冗長。她縮在毯子裡，不再那麼期待不知道會不會出現的、大家一起光著身子的場面了。……這隻烏鴉、偏要叫我過來，難道就為了讀這種故事來給我聽嗎？她眯起眼、一半的心思都飛到屋外蟲鳴的節奏上去了。……這一帖的主角叫做玉鬢、是個總是帶著笑容的可愛女子。源氏將戀慕玉鬢的兵部卿親王請到家中、與玉鬢會面，源氏「窮極無聊、自作主張」，專想等候兵部卿親王來訪、以便偷看他們兩個的情狀。對此兵部卿親王自然是一概不知……

她皺起了眉，……怎麼會有這樣無聊的人？

他並未發表任何看法、只是繼續讀了下去：黃昏已過、夜已朦朧，兵部卿親王斯文地坐在屏風前，玉鬢在東面的房間、由侍女代她與親王相見。源氏事先用心佈置、在來客看不到的屏風後中放上了香爐。香氣瀰漫空中、兵部卿親王也是被戀情熏得頭昏腦熱，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了自己對玉鬢的戀慕之情……

「……那玉鬢呢？她似乎又不怎麼喜歡他……」

「她確實不喜歡應對這種事。……可她又怕源氏以勸導為藉口闖進她的屋子，於是她溜出房間、坐到了屏風後。源氏走到她身邊、撩

起了一條屏風上的垂布，……同時周圍忽然發出亮光，讓兵部卿親王得以窺見屏風後玉鬢的側影……」

……兩個大男人、可真不害臊。

她撇了撇嘴，「……那光亮是哪裡來的？」

他用手拄著臉、將目光移向了她，「……你來說說看？」

「八成是舉起了燭火之類……」

他笑著搖了搖頭。……除了燭火以外還會有什麼？那可是幾百年前、估計連油燈都……

「你想知道嗎？」

她其實也沒有多麼的好奇，但話懸在半空中總是讓人心裡癢癢。已經在被褥裡蜷成一團的她活動了一下身體，「那你倒是說說看……」

霎時間小屋內的油燈全數熄滅。屋內一片漆黑、只剩窗前的一點月色。本能使她立刻全身緊繃，「……怎、怎麼了？」

手上傳來他的溫度，他的聲音好似貼在她耳邊，「……你看。」

一顆、兩顆、然後越來越多，小小的光點飛舞在小屋中、乍一看也似那星河。無論什麼世代、自有那無聊之人收集夏夜的螢火偷藏在袖子裡。只不過他不為了窺探小巫女的容貌、也不是因愛慕不得才想去做些捉弄她的荒唐事，他牽著她的手、看著她眼中倒映著的閃爍，「……現在……我的巫女大人、可知這一帖為何叫作這個了？」

……這隻、這隻烏鴉……！

還好還好、在這星星點點的螢火中沒人能見到已經爬上了她耳朵根的那抹紅。她在心裡默默重複起了書中的原話，窮極無聊、自作主張……窮極無聊、自作主張……！

書本上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畢竟玉鬢沒那麼喜歡兵部卿親王、也不想和源氏不斷拉拉扯扯，她最終嫁到了別人那裡去。但氣惱的巫女會在黑暗中亂親別人，她曾經的沉著和果敢都到哪裡去了？她只知道他竟敢這樣捉弄她、她也一定要讓他先氣息紊亂。可她不知道，半人半鴉的他並沒有那些肉體上的慾望、更別說是快感了。他做的這一切或許真的是出於純粹的無聊，抑或是他想再度親眼瞧見她雙眼迷離的可愛。折騰了一通、她自己倒是先亂了陣腳，匆匆忙忙分開的唇角還沾著剛交換過的唾液。他把她扣在懷中，「……怎麼、裝模作樣地拒絕了我那麼多次，現在倒是開始主動進攻了？」

她不作答、反手掐他的手背逼他鬆手。散亂在一旁的被褥相當礙事，暫切脫離烏鴉掌控的她向側後方一滾，卻一下撞上了他特意放軟的翅膀、沾上了幾根羽毛。

「……你知道嗎？」他抖了抖翅膀，「……曾經與源氏拉拉扯扯的眾多女性之中、有一位叫做朝顏的公主。」

她當然不知道、她甚至連漢字都不識得幾個。表面上她正望向他、似是在認真聽他說話，但他知道她還處於防禦的姿態、也時刻觀察著他那雙翅膀的動向。他沒放在心上、繼續說了下去，「……也可

以叫她作『槿公主』。……幾百年前的平安時代、人們將『槿』稱作『朝顏』……。」

她揚起了眉。

「……不過看你也不怎麼感興趣。接下來的部分我就不繼續……」

她狠狠地敲了兩下他的翅膀，「……你說。這位『槿公主』怎麼了？」

「……槿公主是源氏從小就迷戀的女子之一。出身高貴、也時常被作為源氏正妻候選人而提及。當然、公主本人也對源氏有意……」

「……那他們為什麼沒能在一起？」

「你是怎麼知道他們沒能在一起的？」

「因為和我叫同一個名字的公主、肯定是個聰明人。」

「……哦、是這樣嗎？」

四周的螢火蟲還在一閃一閃，雖然漂亮、卻會惹得她不高興。她夠不到窗子、只能任由這些可憐的小蟲飛舞在小屋裡，隱約間還能看見那隻烏鴉臉上的不懷好意。……你說、什麼樣的烏鴉才會在下巴上留一撮小鬍子？

「……不過、槿公主最後的確沒有成為源氏的妻子。在她了解到源氏的情史和與他交往過的女人們的命運後、就將成為他的妻子一事的可能性永遠排除了。」

她輕哼了一聲，……你看、她確實很聰明。

「……雖然槿公主拒絕了源氏的追求、但他們還是保持了交換書信的關係。而對於他們是否有更加親密的接觸一事……」他朝著她微微側過了頭，「……眾說紛紜。」

「自古以來、人們的愛好也不過是對別人的私事津津樂道……」

「也許閒話並不都是空穴來風。」

「……你這隻烏鴉、又知道些什麼啦？」

「我不知道那位『槿公主』與源氏之間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但在我眼前的這位『槿公主』……」他眯起了眼、嘴角帶著笑，「……大抵是對我有意。……不然怎麼會吃了條鰻魚、就帶著枕頭和被子跟我上了山？」

……真是沒趣！

她不想同他講話了。她踢開他的翅膀、試圖從身後鳥巢的邊緣直接翻出去。那些螢火蟲也聽不得他這些令人渾身發麻的言語、齊刷刷地為她分出了一條閃爍的通路。鳥巢距離地面有一定高度，落地時她順勢翻滾、避免受傷，可惜狡猾的烏鴉早就預料到了扮作巫女的小野兔會到處亂跑。他打了個響指，小屋的門連輪廓也沒剩下、憑空變成了一面牆。

她氣得咬牙，……對了、還有那邊的窗子！她立刻換了方向、準備從窗子那裡逃出這無聊烏鴉專門佈置出的、用於作弄她的現場。…既然你這樣喜歡捉弄我、那我就戳爛你的紙窗！

……戳、戳不破……！

「……哎呀、哎呀，慳公主怎麼這樣野蠻、連別人家的紙窗也不放過？」

「你這個……」

「要不要我把天花板也為你敞開？……哎喲、差點忘記了，我們慳公主可沒長翅膀。」

慳公主沒長翅膀，但慳公主會助力跑跳回鳥巢、再從後方給他一記勾拳。……你看、想吸引目標回到原地、有時候只需要略微施加一些手段。他輕鬆躲開她的進攻，看小兔子在這充斥著螢火的夏夜裡氣得滿頭大汗。他倒是慢悠悠地用翅膀為她扇起了風，「……辛苦了辛苦了、我的慳公主。」

「誰是你的……！」

「誰剛剛親了我、誰就是我的。」

「……你是小孩子嗎？」

「誰知道呢？也許是因為這撮鬍子才顯得我比較老。」

「你——」

那已經鬆了的袴紐經過這麼一番折騰、終於再也掛不住她的腰。趁著她低下頭想把它重新系起來的功夫，那隻烏鴉趕緊鑽了這空子、湊到了她眼前去，「……還有這個必要嗎？我看你也折騰得很熱了。」

他的翅膀已經無聲無息地繞到了她身後，只需要一點力氣就能將她推進他的懷。怒氣沖沖的她張大嘴、在他肩上用力咬了一口，腥腥鹹鹹的味道滲入口腔、螢色的光亮中顯不太出那抹紅。她有些慌了神，「……你……幹嘛不躲？」

「我要是躲了、你的氣還往哪裡撒？」

「……倒是還挺有自知之明的。」

「我也可以就這樣大聲喊好痛，然後倒在你面前、激發你的愧疚。」

「……那我肯定會頭也不回地走掉……」

「……是嗎？我們的槿公主、原來是這樣鐵石心腸的女人啊。」
他的身體忽然抖了一下，「……唔。」

「……怎、怎麼了？」

「……只是有點痛。我們的槿公主伶牙俐齒、嘴上也不饒人……」

「……那要不要我另一邊也咬一下、讓你痛得均勻一點？」

他聽上去似乎真的不太舒服。她的語氣柔和了一點點，「……好了、好了。……讓我看你的肩膀。萬一……萬一傷口需要處理……」

她略帶嫌棄地幫他解開了衣帶、脫去了上衣，「……別動。讓我看……」

他不再繼續耍嘴皮子了。他裸著上身、乖乖讓她查看肩膀的情況。在一起相處的時間久了，有時她會不太記得眼前的這個傢伙並不是人類、一般的利器也傷不了他分毫。他的肩上什麼也沒有，得逞的小鬍子烏鴉狡黠一笑、把她撲倒在了身後不知道什麼時候鋪好的被褥裡。

「……走開！」

惱羞成怒的小兔子也只說得出這麼一句。她捶著他的胸口、那力道卻顯然沒怎麼上心。……畢竟這是她日思夜想的那具身體，真把他捶走了又該找誰負責去？他倒完全是一副討人厭的大鳥作派、用他那扎人的喙在她臉上啄來啄去，原本寧靜平和的夏夜一下子變得悶熱了起來。……對了、本來跟著他過來、是想要……

「……我嗎？」

「……誰、誰會想要……」

她氣息紊亂、他身上的某種香氣伴著汗水變得更濃，把她腦袋裡的「我討厭你」四個大字也趕了出去。……你想我、我也想讓你想我，就這樣他把她的想法也霸佔、不留一點餘地。她衣衫凌亂、引神明犯錯算是大忌，可神明不在乎，神明喜歡花賽錢箱裡的銅板、也喜歡帶著私心為他奉獻出全部的小巫女。她深吸了一口氣，「……快點……快點走開……！」

他輕咬她的嘴唇、然後在她脖頸上留下一團團紅印。他有時感嘆人類身體的便利，讓他可以吻她、咬她、然後分開她帶著紅斑的雙腿。曾經他觀賞這不雅行為時覺得庸俗至極，親自上手時倒是沉迷其中、覺得有趣。他抓亂她裏胸的布條，下半身的內衣難以解開乾脆直接動用神力。……哎呀，真是庸俗至極、庸俗至極，一人一神此刻也像是在春畫裡……

「……唔、……鳴……！」

這淫靡之聲就連那些螢火蟲也聽不下去。他把頭埋在她腿間，都說人會食髓知味、他這隻烏鴉也沒強到哪裡去。鹹鹹澀澀的味道似是

已經加好了調味，越是品味就越是濕潤、那溢出來的體液幾乎快就那樣淌下去。講究之人仔細品味菜餚時不會放過盤中的任何一點醬汁、他亦是如此。他伸出舌頭、在她那狹窄的入口處打轉，她抓起毯子發著抖、雙腿也因過量的刺激而試圖併起來。

……明明、明明沒多久前還在被他捉弄呢……！

其實現在也是一樣，但她腦袋裡的聲音刻意沒有這樣講。不光是外貌、性格還有記憶，這隻烏鴉甚至也繼承了原本的他所擁有的男女之事的技巧。用毯子遮掩也能看出她抖得厲害，腿間的小小凸起紅腫起來誘惑他繼續。他一邊用指腹揉弄著她那敏感的小豆、一邊用舌頭侵入她毫無招架之力的洞口，俯身在她腿間乍一看是低微臣服的姿態、實則是在對她提醒是誰掌控著她快樂的開關。她用手輕推他的頭，「……停……停、下來……！」

烏鴉最擅長的便是故作聽不懂人話。螢火蟲為那對翅膀分出通路，翅膀落下、尖端的羽毛開始不斷撩弄她的乳尖。……你看、這烏鴉還懂得取長補短、舉一反三。沒多久她乳尖也高高挺立、被他不懷好意地撫弄起來的後側小洞也感覺奇異，他知道她自幼被作為人形兵器撫養長大，而那被訓練出的傲人五感在此刻已完全化為了弱點任他攻進。一股暖意在她小腹處聚集，那是他們都未曾注意過的某種不該存在的連結，溫暖下包裹著無窮無盡的渴望、順著血管擴散到了她身體的每一處。肌膚渴望更多的觸碰、身體期盼他也許會有點粗糙的碰撞，周遭的螢火增添靜謐，……我把我自己獻上、來做你的供品。

他坐起身、用手背蹭了蹭嘴角，「……今天倒是去得痛快。」

她輕哼了一聲。雖然身體還在發麻、可她也不想讓他太過得意，況且只是一個小小的高潮、完全算不上是他的勝利。呼氣、吸氣，她爬起身、像隻貓一樣突然鑽到了他面前去。他還在輕笑，「……怎麼了？……難道還是不服氣？」

她不說話、只是手法極其粗魯地將他的下裝扒了下去。他雙手向上彎起，表面上像是拿她沒辦法一般老實投降、實則是在暗暗觀看她到底要怎麼繼續這場好戲。她解開他腰上纏著的貼身布條，他的分身也早已昂揚，……看上去就和原本的他一模一樣。……不、也許稍微大了點……

她跪趴了下去、對著他腿間呼氣，畢竟她還是沒有貓那般精明、無意中高高翹起的臀部上缺了顆野兔的圓尾巴。雙手扶正根部，她舌尖在他分身頂端繞圈打轉，或許是想效仿他來這樣扳回一局、可在他眼裡卻只剩下可愛了。順著那條凸出的粗筋自下而上舔弄也算是在使用技巧，手上的配合也夠有誠意，她用唇在上面發出小小的嘍嘍聲，……這些都是這身體原本的主人教給她的。他在心中輕嘆，若是自己也能享受到與人無異的快感……

她嘍弄得賣力、就連自己正搖動著臀部也沒發覺。那根硬物已經被她舔得濕漉漉，他笑著揉了揉她的頭，一閃一閃的螢光映出了她臉蛋的輪廓，那雙望向他的眼迷離似雌兔。

「……還不含進去嗎？我以為槿公主會直接上一記猛攻……」

他特意將「槿公主」三個字咬得很重，借他人自詡聰明人的她此刻又是在這裡做什麼呢？只要把腿打開得足夠多、甚至還能瞧見她隨著舔弄而晃動起來的雙乳。沒人能斷定幾百年前的那位槿公主到底有

沒有也和光源氏這樣做過，感情拉拉扯扯到最後誰也沒辦法說得清了。到了這一步她也將羞澀拋到了腦後去、也許是那些螢火營造出的氣氛消融了淫聲浪語。……你問我為什麼不舍？……那我就舍給你
看。

雙唇包住牙齒只留下柔軟，也不知是誰將原本有正當目的的行為變作了歡愛。她上下移動頭部、他知道他大概頂到了她的喉嚨，在一場儀式中、供品可能總是會有點不舒服。她眉目低垂、舌頭也不斷對他分身的頂端施加進攻。零星的愛液從她身後滴落，……這些螢火蟲今夜可真是倒了大霉了。他輕輕按上了她的頭、磨損她最後的一點不服氣，……真是可惜、在這場本就不對等的角逐裡她從一開始就沒有機會贏。

……嗯……？

腿間的感覺奇妙。……是不是有些欺負過了頭？頂到她的喉嚨時、他自己竟也有一絲不習慣。擔心自己真的會把她弄得不太舒服、他鬆開了按在她頭上的手，她卻將這視為了他退縮的信號、從而變得更加來勁了。為了每次都能吞得更深、她全身彷彿都在跟著一起用力，呼吸自然也粗重了幾許。

……有那麼好吃嗎？

他想笑笑她，可腿間越來越怪異的感覺讓他也只得開始集中精力、控制氣息。她雙手扒上了他的腿、中間則全靠用嘴巴吞吐來繼續，小腹的那股燥熱大概沖昏了她的腦袋、酸麻的下顎似乎也能給她帶來幸福感。他作勢要推開她的頭，「……好了、好了。再這樣下去的話……你就不怕我弄到你嘴裡去嗎？……嗯……」

耳朵靈敏的她當然不可能忽略他這微小的破綻。……眼前這小鬍子烏鴉發出的不自然的呻吟、顯然是她即將獲得勝利的徵兆。她不再只是一味吞吐、而是將舔和吸也全都融合到了一塊兒去，就連他分身下連接的軟軟的那兩團也不能倖免。……她真的不怕我會控制不住、弄得她臉上嘴上到處都是嗎？那隻不斷猛攻的雌兔卻只是在舔舐的間歇抬眼看了他一眼，那雙淺色眼瞳裡的挑釁和勝負欲、好像也和記憶中戰場上的她別無二致。……偷藏了螢火蟲的傢伙可不能在這個時候先繳械投降，……你說是吧、高杉？

直接認輸不符合他的個性。可腿開始發軟、想要扭動起腰的渴望也越來越大，他想撲倒眼前這隻膽大包天的小兔子，把白色弄到她的臉上胸上、看她可憐兮兮卻又不服氣的樣子。他喘得很厲害，她見狀也乘勝追擊、用胸前不大不小的兩團夾到了他的分身上去。巫女將神大人當作了自己的戀人、於是非要在這個時候分出個勝負。他用最後一點理智打開了窗子，……可別再折磨這些螢火蟲了。

「……看來……」她舔掉了嘴角那些來自於他的白，「……烏鴉大神大人、也有會忍耐不住的時候呢。」

「……是嗎？」第一次體會到的快感還在攪和他的腦袋，「……螢火蟲都已經飛走了。現在……」

窗子被砰的一聲關起，小屋裡亮起了忽明忽暗的油燈。將背後的翅膀抖了抖，他揚起嘴角、也不再遮掩眼瞳原本的紅。他飛躍起身、壓住了眼前仍沉浸在勝利中的她，翅膀揮動、在這間小屋中激起了一陣小小的旋風。他俯身貼到了她耳邊：

「……是來懲戒我無視紀律的小巫女的時間了。」

巫女奉獻、於是神明侵入。她身體裡溼滑的愛液泛濫成災、顯然這一切對她來說一點都不被動。他自上而下將她的一切收入眼底，她暗自夾緊讓他動起來時不會那麼毫不費力。他抓住她的腳踝反向推動、迫使她的雙腿折起，「……怎麼了、就這麼想黏著我？」

她用手背抵住了嘴、腿也逆著他的意思向前蹬。小腹的燥熱倒是稍有緩解、只要不看他那撮欠揍的小鬍子好像也還可以接受。他微微挑眉，突然出現在她腰下的枕頭把她墊高、使他們的交合處變得更加嚴絲合縫。被架在祭台上的小巫女身體發抖、不過這對他來說顯然還不算完。他將右手伸向身後、揪下了一根翅膀根部最軟的絨羽，翅膀的尖端則是化為了爪、牢牢按住了她的腿。

「……唔……！」

那根極為柔軟的絨羽掃過了她被迫暴露出的腿間凸起，每掃一下她的身體都會有可愛的反應。她躲也無處躲、因為強烈刺激而試圖逃避的身體也只是會被他緊迫不捨、進入得更深罷了。……嗯、這才有了點被懲戒的樣子。她咬住手背抵禦他額外的進攻，明明是在歡愛也好似在切磋。不知是想要更多快感、還是某種不為人知的惡趣味在作祟，……不夠、還遠遠不夠。他想看她因他失神、失禁、最好眼淚也崩不住。每次拔出時帶出的體液濡濕了墊在她腰下的枕頭，腿間的搔癢感充斥恥辱卻異常快樂。她如此愛慕眼前這具不斷侵犯自己的身體、就連他背後的那對翅膀也變得可愛了起來。他也不再只是依靠手裡的羽毛、顯然用指肚揉弄會讓他的目標達成得更快。手背已經被咬得通紅、她還是堅持著沒發出一點聲音，只不過身體已經弓成了一個

不自然的形狀。……到底還是個人類。他低頭看了看那噴在了自己下腹上的一大片，……可惜這局小巫女最終不敵快感、敗給了神明。

「……還、沒……」她聲音微弱，「……還沒……結、束呢……」

側面、後面，把她抱起來或者是讓她上半身扒在鳥巢邊緣，他也想過一個響指把她按倒在他的神位前、讓她體會一下被前後夾擊是什麼感覺。有無限精力的神明渴望再一次嚐到人類身體限定的甘美，不服氣的人類小巫女一次次挑戰卻不斷落敗。他沉迷於她再也撐不住的足尖和紅著的眼，她身體中的水分流失得太多、他就用羽毛割傷皮膚餵她飲下他的血。……你現在肯定也喜歡上我非人的那一部分了、是不是？她擠在他懷裡抖得很厲害，「……已經……不、……唔……晉、作……？」

那是身體主人的名字、卻不是屬於他的名字。……是嗎、到了這個地步也會繼續想著那兩個字嗎？就算做了這麼多人類不可能做到的事也還是會混淆嗎？她臉上的淚模糊成一片，……到底是想起了那個人還是身體已經到了極限？或許她是在用自己最後還能反抗的方式來挑釁他，他也說不清。他揮動翅膀、把幾乎完全沒了力氣的她拎了起來，……她喝了他的血、所以就算繼續下去她也不會受傷的。翅膀尖端化成的爪抓住了她的腰，既然已無法站立、那就乾脆讓她雙腳離地。他兩手捏上了她紅腫不堪的乳尖，……你曾經最喜歡的「我」的這雙手、現在也全部都給你。他不再刻意維持人形，再度進入她體內時也終於聽見了她的哀鳴。他撫摸著她小腹上被他自己頂出的凸起，……現在呢、現在你可否記住了我是你的神明？

她沒有懼怕、也沒有慌張，低下頭能看見的除了已經被他頂到有點可怖的小腹之外、還有兩隻烏鴉的爪。本應只屬於人類的卑劣情緒糾葛著他、可惜鳥巢小屋裡並沒有鏡子來讓他瞧見自己的醜惡。……那隻烏鴉終究成了他、無慾的生物也會沾染上他的小氣。只是她從來都對他的這份小氣沒辦法、就算是他在這樣見縫插針地到處亂撒氣。她把自己的手和他的手疊在了一起，小腹上凸起來一塊的感覺是如此奇妙。她不再糾結於勝負了，在這樣一座由樹枝和泥巴築成的鳥巢裡誰又能全身而退呢？她回身討要他的吻，唇舌糾纏中他漸漸加速、她知道他輸定了。雖然……

大量的混雜在一起的體液順著她的大腿淌了下去。在剛才那本應帶來疼痛的扭曲交合中、她跟著他一起到了頂。她髮絲的縫隙中夾帶上了他的羽毛，他潛意識裡的某種渴望在她身體裡埋下了種子，讓他收穫了她的思念、也釣出了他的慾望。……現在誰都走不了了。他忍不住用嘴叼去了夾在她頭髮裡的那些羽毛，本能提醒他在事後要乖乖為伴侶理羽。紙窗那一頭似有螢火出現，她把頭靠在他胸前、緩緩闔上了眼。他並不需要睡眠，不過在明早第一幅映入他眼簾的畫面、是她還未醒來的朝顏。

· · · · ·
後日談 - 佑線

……有時他會想起很久很久前的一件事。

那時他剛剛跟著母親搬到這座小鎮上來，公園裡的孩子們早就有了固定的玩伴。本就以同齡人瘦小些的他被別的孩子嫌棄口音奇怪、就連滑梯也不許他玩。……該怎麼辦呢？四歲的他用力揉著眼睛、用手背蹭掉眼淚，……這裡沒有人喜歡我。我……

綁著鬆散髮辮的小女孩從天而降。她兩手叉腰，……你們這幫傢伙、憑什麼不讓別人玩滑梯？

……是我們先來的！我們不想讓他玩、他就不可以玩。

……胡說！滑梯是公園的、是大家的，想玩的話誰都可以玩。

……你這傢伙真喜歡說教！明明連辮子都扎不明白……

……我不但喜歡說教、還喜歡揍人呢！

她裝模作樣地揮了揮拳頭，那群霸佔著滑梯的小孩子對她做了幾個鬼臉、隨後不情不願地讓出了滑梯的位置。她低頭看了看小小的他、然後對他伸出了手，「……來吧、現在我們一起去玩！」

「……小佑？」

她舉起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怎麼啦、在想什麼呢？」

「……姐姐？沒、沒什麼……」他慌慌張張地推了推眼鏡、自己居然沒注意到剛才她上車關門的聲音，「……今天你下班的時間……好像比平時早了一點。」

「嗯！畢竟是週五啦、大家都急著走……」

她伸手夠著放在後排座位下的帆布鞋，……她不喜歡腳上那雙工作時必須要穿的小高跟、就連多穿一分鐘也不想。後排座椅中間的毛絨兔子乖乖地繫著安全帶，她說讓它坐在這裡的話，小佑只要一向後看、就會感受到可愛！……他並不在乎那隻毛絨兔子到底可不可愛，只是每當他獨自出行、瞟向後視鏡時，它笨笨的樣子會讓他覺得她也在。

「……既然是週五、那……」他用指尖輕敲著方向盤，「……想去哪兒吃點什麼嗎？」

「……好喔！嘿嘿、我肚子也有點餓啦……」

東京的快節奏都市生活讓他花了好長時間才適應好。……租房、搬家，整理作品集的同時還要兼顧面試考試和訂好車子。……幸好有她在，熬到半夜時她會牽住他的手、然後笑嘻嘻地和他一起從便利店的自動門後提著一大袋東西出來。儘管這也讓他長了不少肉，不過好在最後他還是順利進入了大學院。

她在這段時間裡當然也沒閒著。……弟弟要讀書、做姐姐的當然也要以身作則起來！積極投職位、接面試，然後因為被損耗掉的過多的精力癱倒在他們一起挑選的沙發上，同時在心裡大叫「大人的世界真是討厭！」但她沒有放棄、沒有氣餒，新入職的公司也總算沒像上一間那樣黑心、甚至在有些方面還有豐厚的補貼。現在這間兩室一廳的小公寓就是他們兩個的家，雖然……根據那份報告、他們好像並不是有血緣關係的姐弟，不過他沒有改口、她也不在意。她把他從美國帶回來的那隻娃娃擺在了床頭，睡前抱一抱、手感非常好。他則是堅持在每個工作日都儘量開車接她上下班，車上備好了她的平底鞋。有時她拉上車門後會嘟囔，……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院、應當要專注讀書才是……。他搖了搖頭，……沒關係。……你獨自穿著高跟鞋擠電車、萬一摔跤了怎麼辦？只不過後一句他沒說出口。

「……呼！真爽快……」

她放下手裡的扎啤杯，桌上擺著的是刺身、烤魚和雞肉串。他有時會忍不住偷偷想，……之前她獨自在東京生活的時候到底是有多辛苦、才會讓喜愛甜食的她變得能喝下去那麼多Asahi Super Dry？

「……小佑呢、週末要做什麼？這週也要去學校做課題嗎？」

「……不、那個上週已經趕出來了。這週的話……」他清了清嗓子，「……這週……姐姐有什麼安排嗎？」

他下意識地握緊了拳、手心裡黏糊糊的全都是汗。

「……我？」

她無辜地搖了搖頭，「沒有喔。」

……太、太好了……！

他在心裡長舒了一口氣，但同時也因為居然沒有人邀約如此可愛的姐姐而感到不快。……算了、看來也沒有哪個傢伙能運氣好到知道她的生日……

「那週六晚上的話、如果你不嫌棄……」

她眨了眨眼、臉也紅撲撲的。她放下了酒杯、靜靜地等著他把話說完。

「……我、預定了餐廳……」

「……是有什麼特別的事嗎？」

……只是喝了點啤酒、就連自己的生日也記不得了。……之前她都是獨自生活、是不是已經很久沒慶祝過生日了？讀書的時候家裡人對她也不怎麼上心，除了他的小禮物以外、也沒什麼其他的慶祝活動了。……所以可以的話、希望能夠……

「……我想……給你慶祝生日。……可以嗎？」

「……咦、生日……」好像突然開始思考起了什麼，她一邊望向斜上方、一邊用食指戳著臉頰，「……已經到這個時間了呀……！」

「嗯、畢竟都已經十二月了……」

「東京這邊太暖和了、到了冬天都沒什麼概念呢……」她笑了起來，「……不過、小佑要給我慶祝生日的話，我很開心喔。」

「……沒……沒什麼的。」

「……應該不是很貴很貴的餐廳吧……？」

「……這個……你就不用擔心了。……沒關係的。」

那是他最近幾個月打工攢下來的錢。雖然算不上特別高端、但她應該會喜歡那裡的栗子蒙布朗和焦糖蘋果香煎鵝肝。他在美國時會有幸品嚐過一次帶星的法餐，當時嫩嫩甜甜的鵝肝融化在口中、焦糖與蘋果中和了油膩，……她一定會喜歡這個的，第一口下去就讓他忍不住這樣想。

「……那也不要太勉強自己喔！小佑還在讀書呢、不用做什麼特別的給我……」

……是不是有點太囉嗦了？她搖搖頭、舉起了桌上的啤酒杯，
「……是我說太多啦。乾杯！」

「……乾杯。」

唯一一個可以像大人一樣開車的人卻只能在這個節點舉起可樂。她夾起碟子裡的鯛魚刺身、仔細將正反兩面都沾滿了拌了芥末的醬油。……東京生活也可以很幸福呀、是不是？只要是和我的小佑一起……

「……還想再加點什麼嗎？」

「不用啦、我已經快飽啦……」她嚼著嘴裡的刺身，「……小佑呢？這些夠吃嗎？」

「嗯、我也快吃好了。」

「那就好喔！晚上回去想做點什麼？我們可以一起把之前說的電影看了喔……」

「可以是可以、不過……」他側過頭、同時握拳抵在了嘴邊，「……姐姐的話、看恐怖片真的沒問題嗎？」

「……這、這會有什麼問題嘛！而且聽說這部也沒有那麼恐怖……」

「……不會像小時候一樣、堅信半夜的廁所裡會有幽靈出沒嗎？」

「……才沒有過那種想法啦……！」

結帳後踏進附近的小超市，爆米花不管鹹甜都應該來一份。……喝了啤酒之後是不是就不應該再喝汽水了？可是今天是週五的夜晚、所以稍微放縱一點也無關緊要。停好車子、坐上電梯，掏出鑰匙、打開房門，沙發上的小玩偶一直都在等著他們回家。他們一起擠在玄關、她突然回身抱了抱他，最初的時候他還有點不敢相信，……這是出於從小一起長大的姐弟親情的抱抱嗎？可我們已經不是有血緣關係的姐弟了、還是說……

……抱抱就是抱抱喔。她只是這樣微笑著講。她彎腰脫去鞋子、又起身在衣架上掛好了西裝外衣，最後一溜煙兒地鑽回了她的房間裡。她說過以後要是能住上一間大一點的公寓、真希望能養一隻小狗或小貓，他沒辦法控制自己的腦袋，裡面出現的只有她和他共享同一間臥室、騰出來的空間裡堆滿了小狗玩具的樣子。

「……好啦、我換好睡衣囉！我先去卸妝、然後就可以開始……」

「……好。」

已經換好了居家背心的他拆開了爆米花的包裝、隨後將它倒入了
茶几上的大碗裡。

二

晚餐進行得很順利。

她不怎麼習慣喝紅酒、舉著高腳杯的樣子好像在裝大人，不過好在食物她都很喜歡。他實在是想多看看那張因為吃了甜品而幸福得快融化的臉、於是最後他把他自己的那份蒙布朗也讓給了她。……哎唷、這可不行……！她和他將那份蒙布朗推來推去了好一會兒，最後終於因為差點把它推翻、她才肯乖乖把它吃掉。他沒有開車、偶爾的酒精攝入讓他的頭也變得暈暈的，幸好他還是牢牢記住了要在結帳時擋住帳單最後的數字不給她看。他與她手牽手離店、她肩上披著的羊毛圍巾是新年時他挑給她的禮物。一瞬間他有點恍惚，他不知道在夢裡夢到過多少次的遙遠的日常、就是當下的這一分一秒。

「……會冷嗎？」他輕輕地在她的手上捏了幾下，「……叫輛計程車回去吧。」

「沒有很冷喔。」她搖了搖頭，「坐電車就好啦。」

「……叫計程車的錢由我來付就好了。」

「……不是因為這個啦！況且小佑今晚已經很破費了……」她仰起頭、望向了遠處的天空，「……就這樣在徹底變冷前走走、也蠻好的喔……」

他默默接過了她的包包、和她一起朝著家的方向緩慢地走著。……酒後確實很適合在寧靜的夜風裡散步，如果她真的只是想和他一起走走的話、那這樣大概也還不錯……

「……我是真的想散步喔！因為平時托小佑的福、一直都有車子坐。」

「……姐姐不喜歡我每天開車接你回家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啦……！就是這樣做一些平時不太做的事情、會覺得很有趣呢……你看！這裡還有個小公園呢……」

……公園……啊。

兩個人一起逛公園這種事、怎麼說都不像是剛結束品嚐精緻餐點之後的活動。……可惜他只是個還在讀書的窮小子，所以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想像一下工作後可以帶她去哪些豪華點的地方。從公園深處傳來了幾聲烏鴉叫，他攥緊了她的手、沒放她去秋千旁。她抬頭看了看他、好像在思考，……小佑、還在不爽和那傢伙有關的事呀……

只有和他在一起時她才會覺得自己原來這樣小。偶爾她也會偷偷想，……能長成這麼大一團的弟弟、居然只需要比她多吃一點點就能吃得飽。聽說美國的一切都很大，房子、車子還有食物的份量，他只是在那裡待了幾年，就變得這樣高、這樣壯。雖然她有時候也會有點擔心、因為他腦袋上扎起的那顆丸子看起來總是差點就要撞到門框上。

「……電車站的話……應該就在這附近。」

「……好喔、走吧。」

夜裡的電車乘客算不上太多，車廂裡的暖風和軟軟的座椅讓他也有點想睡了。她眯起眼睛、靠到了他肩上去。電車進站停靠，原本坐在他們旁邊的乘客也匆匆離去、好像都是為了騰出點空間給這對小情侶。……真是的、明明只是和姐姐一起……

……我和姐姐算是……在交往嗎？

沒有做弟弟的會開口問姐姐這種事。人一旦習慣了些什麼就很難割捨掉，就像他現在每天都在享受她這大概只是出於對弟弟的依賴的親密、當然不可能主動提出其中的微妙。他也不想要確認什麼關係，……怎麼說？姐姐就是姐姐、不需要去成為戀……

「……小佑？」她揉了揉眼睛，「……車子要到站了喔？」

「……你沒睡著嗎？」

「沒有喔、我擔心你也在車上睡著啦。……畢竟喝了紅酒之後、腦袋會暈乎乎的呢……」

報站廣播響起，他幫她理了理披在肩上的圍巾，「……走吧。」

他突然意識到他從未想過如果真的交了位女友會是怎樣。即使是一個人在美國公寓的小單間裡那些最壓抑的日子中時也是如此，……他似乎只會想到她一個。不管是看見街上甜甜蜜蜜的情侶、還是看見帶著大包小包出行的一大家子，……要是姐姐也在這裡的話就好了，要是姐姐能陪著我的話、就不會覺得難受了。她在他心裡太重太重，重到他想要和她分享自己的全部，所以哪怕是真的有點越界的事、他也会暗自留下一點小小的期望。……畢竟那張紙上的結果已經賦予了他這樣想的合理性、這是那隻烏鴉留給他的唯一的好東西了。

「……嗯……回去的時候、想去附近的便利店買點什麼嗎？」

「姐姐……」他跟著她一起走出了車站，「……沒有吃飽嗎？」

精緻餐廳的食物份量當然也十分精緻、她擔心自己會肚子餓也完全正常。她看上去倒是有點不好意思，「……沒、沒有喔！就是想在回家前再稍微逛逛什麼的……嗯、買幾個飯糰當明天的早飯怎麼樣？」

「……也買些關東煮吧。」

他沒能忍住、嘴角還是揚起了一點點，「……我也沒吃飽。」

以他們的小公寓為中心，附近的便利店有全家、羅森和7-11。買甜點可以去羅森、吃炸雞的話一定要去全家，至於關東煮……嗯、那今天就去7-11吧！他從店員手中接過了裝著蘿蔔、魚餅和丸子的小盒，她左看看右看看、到結帳台前時手裡除了說好的飯糰外又多了布丁和麵包。他收起找給他的硬幣塞進了零錢包，她已經提著塑膠袋在一旁等好。便利店裡明亮的燈光好像驅散了紅酒在腦中施加的那一片霧，可是當他們又踏進只有昏黃路燈的夜色中時、他的那些想法又開始環繞。

「……嘿嘿、不小心買了很多零食……明明是那麼好吃的料理、要是份量能再多一點就好啦……」

「……下次再去的話、多點幾份主菜來吃吧。」

「可是這樣也很好喔。……飯後還有肚子吃下零食，一餐飯可以吃這麼多種類、好像賺到了一樣……！」

他突然想起了他們還在讀小學時的事。雙親因為平日裡工作繁忙、不太有機會回家，還沒辦法獨自生活的姐弟只能依靠住在附近的婆婆來照料。……但婆婆也有自己的事要忙、沒有辦法每天都過來幫他們煮飯，於是那天身為姐姐的她自告奮勇、煮了一大鍋夾生的米

飯。配套的咖哩也是亂七八糟，每一塊食材都大小不一，裡面的土豆還因為旺盛的火力粘在了鍋底、變成了一坨黑漆漆的焦炭。

……既然是姐姐煮的飯、努努力的話一定可以吃得下去。小小的他滿懷著對姐姐獨自完成煮飯工作的敬意，結果只是塞了幾口、他就再也沒辦法把嘴裡的超級重口咖哩米飯咽下肚去。……一點都不好吃，她心裡很明白。……浪費了蔬菜和這麼多的米、也沒有辦法把肚子填飽……

……好啦、小佑！今天是零食日、這些零食都可以隨便吃喔！

她打開櫃子，當時覺得塞滿了吃都吃不完的零食的所謂零食櫃，現在想想也只不過是存放了些婆婆怕他們兩個把自己餓壞、而特意放在那裡的麵包和薯片而已。原味的薯片對小孩子來說有些太鹹了，她捏碎薯片、搖晃袋子，把薯片碎撒到了麵包上。……你看、小佑，這就是薯片三明治喔！……一頓飯可以吃這麼多種類的東西、可真是賺到啦……

「小佑、不先過馬路嗎？那邊的燈已經……」

……只是……不太擅長喝紅酒、然後有點暈了頭。

……只是……路燈的光太昏暗、搞得想說也說不清了。

……只是……再也不需要過那樣的日子了。……只要是和你在一起……

便利店的自動門打開又關閉、他手上關東煮的湯差點兒也灑出來了幾滴。

他離開了她的唇，「……生日快樂。……謹。」

三

「……回、回家吧。……已經變綠燈了、可以過馬路了。」

他急匆匆地抓起她的手、塞進了自己的衣服口袋。……趕快回到家、一起做點別的事的話，她很快就會把剛才的這一幕忘掉的……

「小佑……」

前方的交通燈在閃爍。再不走上班馬線的話、可能就要來不及了。

「……小佑現在的話、也算是在談校園戀愛呢。」

「……姐……？」

……燈的顏色變了。車子呼嘯著從他們前方駛過。

她低下頭、偷偷笑了起來，「……看來要等下一個綠燈了喔。」

「……啊、……嗯。」

……校園……戀愛……？

他好像連一個完整的句子都說不出來了。……先昏頭做了錯事的傢伙明明是他自己、怎麼現在反倒……不、一定是戀愛這個詞太大了，她已經是個成熟的社會人了、而他只不過是個還在讀書的毛頭小子。……又沒有能力、又沒有資歷，……這樣怎麼能對她負起責任？

「……小佑只是還在讀書、不需要因為這件事有什麼壓力喔。」

她的話輕飄飄的、就像被風吹起來的她的髮絲。

「況且、現在的話……」

交通燈上畫著的小人由紅轉綠。她邁出左腳、繼續開口說了下去。

「……和那個時候、已經不一樣了喔。」

—

那晚他翻來覆去地睡不著，關東煮裡的兩串丸子也沒能吃光。校園戀愛四個大字在他的腦袋裡飛來飛去，……這算得上是校園戀愛嗎？明明她都沒有在讀書了……最多能說他是個在課業的間隙中墜入了愛河的大學生。……也許他一直就在那河面上、劃著一條小船，等著她的哪一句話、或是某一個夜晚，她會從他手裡接過另一支船槳。

……不過接下來該怎么做？這算是已經……確認了關係嗎？……是不是該改口？如果在戀愛的話、再開口叫姐姐好像會顯得有些奇怪了……況且臥室的話、是不是也應該搬到一起去？……她應該不會對我有這方面的想法……通常談了戀愛後是不是應該公布一下什麼的？……拍些照片？她每日要去公司的話、說不定應該準備一組對戒來戴……

他將額前的頭髮揉亂成了一團，……還是出去把剩下的關東煮吃了吧。他一把從床上爬起、手機上的時間也沒來得及看，……她應該已經睡了、稍微小心一……

「……姐姐？」

飯糰的米粒還靜靜地粘在她的臉頰上。蜷縮在漆黑一片的客廳裡的她像一隻受了驚的小兔子，她急匆匆地咽下嘴裡的飯糰，「……唔、小佑……？」

她呆了一會兒，「……我、我肚子有點餓！那個……怎麼啦？」
「……我……我也有點餓。我去把剩下的關東煮……」

……盒子裡只剩下一串丸子了。她趕忙回身翻起了從便利店拿回來的塑膠袋，「……我以為……以為你不想吃啦！這個……」她掏出了一枚蟹柳沙拉飯糰，「……用這個和你換、可以嗎？真是不好意思……」

「……沒關係。姐姐喜歡的話……剩下一串丸子也給你吃就好。」

「我已經吃過丸子啦！我來幫你熱熱……」

……叮。

孤零零的一串丸子變得滾燙、就像剛出鍋時那樣。一人一串丸子、一人一顆飯糰，這是最公平的姐弟間的夜宵，誰也不爭、誰也不搶。電視櫃裡放著的電子時鐘上的數字突然變動，……原來已經零點整了。……現在才是她的生日、我們卻在……

吃掉最後一點飯糰，她一邊小聲哼著歌、一邊用紙巾擦起了嘴角。她看上去好像很開心、只不過臉頰上的那顆飯粒還是沒有被注意

到。她微笑著轉過頭，「……好吃嗎、小佑？果然還是吃飯糰才比較飽肚子呢……」

「……姐姐。」他抽了紙巾、幫她拭去了臉頰上的飯粒，「……生日快樂。」

「……嗯？嘿嘿、謝謝你喔。今天你都說過好多次啦……」

她撓了撓臉頰，……明明是又長了一歲的日子、居然還要弟弟來幫忙拿掉臉上的飯粒呀……

「……所以、那個……」

……現在沒有酒精了、已經一點藉口都沒有了。

「……姐姐、在你新的一歲開始的時候……」他緊緊捏住飯糰、被米飯包裹的蟹柳沙拉差點被擠出來，「……願意和我這個……大學生，……談校園戀愛嗎……？」

他好像等了一個世紀那麼長。飯糰如果能發出聲音的話、現在大概會在他手裡哀嚎。

「……小佑、這樣說話很狡猾喔。」她抱起了掉落在一旁的沙發抱枕，「……能談校園戀愛的、只有你一個喔。」

……被、被拒絕了嗎……？

「……因為我呀、可沒有打算回去讀書喔。」她輕輕拍打著懷裡的抱枕，「……所以小佑的話是校園戀愛、我這裡只是普通的社畜戀愛喔。」

這話聽起來好像有點可憐、但他沒忍住笑了起來。……兩個人都在讀書的話才能算得上是校園戀愛吧？……不過、也都沒差。

「……那……以後今天就是要同時慶祝兩件事的日子了。」

「下次不要訂這樣豪華的餐廳啦、去吃烤肉也不錯呀……」

「起碼在你生日這天……想讓氣氛稍微不一樣一點。」

「唔、那也不要太勉強自己呀。小佑還在讀書、起碼等之後工作了再……」她突然捂住了自己的嘴，……現在作為戀人、不應該再這樣囉哩囉嗦了……

「……我知道了。下次的話……」他終於不再繼續擠壓手中的飯糰了、只不過它還保留著那扁扁的形狀，「……會參考姐姐的意見的。」

「不過、既然已經確認了關係……」她想了想，「……是不是應該……改口之類的？」

「……姐姐想叫我什麼？」

「……嗯……」

……怎麼說呢、都叫了二十多年了，這要怎麼改口……

她搖了搖頭，「乾脆繼續叫小佑好啦。小佑呢？」

……這麼一想、還真是不想叫她除了姐姐以外的稱呼。……如果叫小瑾的話、聽上去像什麼搞不清楚自己地位的怪傢伙……

「……我也想繼續叫你姐姐。……可以嗎？」

「可以喔。……就是、如果被同學問起什麼的……會不會有點奇怪？」

「……無所謂。」

「……嗯……那就好喔。讓我想想……」她打了個哈欠，「……還有別的什麼嗎？」

她有點兒犯睏，不過就算不犯睏、從未有過戀愛經驗的她也不知道兩個人確定了關係之後應該做點什麼才比較合適。……手也牽過了、抱也抱過了、嘴也親過了，共享同一個地址、節日什麼的也都有在一起度過。真是的、這根本已經就是情侶了吧？除此之外只剩下一件……

他並不知道她和他想到了一塊兒去。……現在出口問這種事的話、不管怎麼想也太過著急了。可是水族館約會都已經去過了、聖誕節的晚餐也一起吃過了，除了那件事以外的話、根本就是只剩下一起領婚姻屆這種……

他用力搖了搖頭、試圖驅散那些在當下太過不切實際的想法，「……姐姐……對自己的臥室、還滿意嗎？」

他其實不知道他到底在說什麼，見她打了個哈欠後、他也有點開始犯睏了。

「……臥室？臥室的話、還好喔。……硬要說的話、可能是床有點小……？」

「……那……姐姐想換張大床嗎？」

「換大床的話、房間裡的桌子可能就放不太下了呢……」

「桌子的話、可以移到另一間……」

「……另一間……？」

……糟糕。

「……不、不是。我是說可以……可以放到客廳這邊來。」他裝模作樣地扭過頭去，「……你看、那邊還有空位……」

「……小佑、想和我一起睡嗎？」

「……那個、我……」

「……小佑已經不是小朋友了喔？」

「……我、我知道！那個、就是……怎麼說、我們現在已經……」

「……唔，原來小佑是會對姐姐有這種想法的弟弟呀……」

「……姐姐！」

「我沒有在講你的意思喔。」她眨了眨眼，「……偶爾有一點大人樣子的小佑……也很可愛喔。」

……他說不出來話、只好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了那枚仍舊扁扁的飯糰上。他把剩下的一點飯糰三口兩口地塞進嘴，「……好了、已經不早了。……該回去睡……」

「……小佑、在害羞嗎……？」

「……沒有。……姐姐已經睏了吧？都已經快凌晨一點了。」

「……嗯……」她眯起一隻眼睛，「……稍微有一點。不過、如果有點什麼別的活動的話，可能也不是不可以……」

……別的……

……活動……？

「如果是躺在哪裡或者是趴在哪裡的話、應該沒關係吧……？」
她閉上雙眼、抬高眉毛，「……而且因為有點睏、說不定明天起來也不太會記得呢……」

……笨蛋、笨蛋姐姐！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啊……！明明只是吃個宵夜而已、明明才剛剛確認關係而已，怎麼可以這樣……！

她抱著靠墊縮了起來、只露出了那雙與他相似的眼睛。……是啊、雖然長得像這一點不會改變，但那張報告上的結果……顯示我們已經可以……

「……宵夜都吃完了。」

他丟掉飯糰的包裝紙、貼到了她頸邊，「……可我還沒吃飽。這裡只剩下……姐姐你了。」

四

「等等、小佑……」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選項了。」

被強行抱上沙發的那一瞬間她腦袋空空，雖然講了那種曖昧不清的話的人是她自己，……不過這裡是客廳喔？現在是半夜喔？什麼都沒有準備好、怎麼一下就要……

她和毛絨玩偶們一起縮在沙發上、陷進了軟軟的墊子裡，窗外圓圓的月亮正掛在他們頭頂。他盯了她一會兒、然後把那些毛絨玩偶全都放到了一邊兒去。現在沙發上的她孤身一人、一個同伴也沒有了。……白、白痴喔！早知道就不應該……

「……姐姐……總是這樣。明明是自己總在做那些好像快越線的事……」

「……我、我沒有！我只是……」

「……只是什麼？」

「……我……」

他不想聽她狡辯、於是又俯身堵上了她的嘴。曾經那個十幾歲的小男孩總是幻想有朝一日可以不計後果地吻上自己的姐姐，……也許一直堅持的話、不管想做什麼都會成功的。她居家服上衣的扣子只有四顆，他偶爾會慶幸她的懶惰、讓他現在只需要單手解開其中兩個。他用膝蓋頂在了她兩腿間、被他扣在沙發上的小兔子嚐起來像塊酸梅乾。你看、她總是太任性了，明明身為姐姐卻總是會留下這些勾起他那些千不該萬不該想法的導火索。……好了，他輕咬她的唇，……接下來應該……

她貼身背心上的卡通小兔只是無辜地望著他。……什、什麼啊？明明都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到底從哪裡買來的這種衣服……

抬手捂住了半邊臉，他突然回想起剛升上中學時、某個討厭的同學對他說「你姐姐有點像笨蛋」。他當時還差點跟那傢伙打了一架，……現在想想、這句話大概也沒有完全說錯。原本還一副受了欺負的姿態的她偷偷向上瞄、同時小心翼翼地拽了拽他的衣角，「……怎、怎麼啦……？」

「……沒……沒什麼。」他把頭扭到了一邊，「……先讓姐姐脫的話……姐姐會不太好意思吧？……還是我來吧。」

「……那、那好……」

他雙手交叉、抓住了身上那件黑色短袖向上拽，衣領弄亂了他隨手扎起來的髮辮。……他看起來不算太瘦，但也不算上太壯，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在美國時他曾將自己一半的休息時間都花在了鍛鍊上。……只不過好不容易真的到了這個時候，因為總是要幫忙吃掉她吃不完的宵夜，相較他自己比較滿意的那個狀態來說、他已經肉了不少。

「……小佑、那個是……？」

「……啊、這個……。」

他肋骨上的那一串圖案很難不被注意到。……是……刺青？她忍不住伸出食指、在上面輕輕摸了摸，……花的刺青……

「……之前在美國……腦子一熱、隨便刺的。」

「……那是……槿花嗎？」

「……大、大概吧。」

「……痛嗎？」

他本來都已經做好了會被她講的準備。……刺青在日本算是件麻煩事，要是被發現的話、說不定以後就職也會受到影響。不過做刺青的過程複雜、當然也不可能真的只是腦子一熱。提前幾個月預約、付訂金，他親手畫了草圖、又和刺青師商量，折騰了一通才扎好。……只不過到了本人面前突然會感覺有些丟臉，怎麼說呢、多少也算是個有點幼稚的舉動……

「……什麼？」

「……刺下去的時候、這裡會很痛吧……？」

那是很精緻的槿花，藍紫色的一團、被花莖和葉子修飾成了優美的一長條。不像多數人對刺青的第一印象，它沒有粗重的線條和鮮艷的顏色，倒不如說是恰恰相反、整體給人感覺是一種舒適的柔和。他還記得他躺在那張用於刺青的升降床上，那位刺青師姐姐給他看了看接下來要用的針後對他講，……第一次刺青就敢被排針刺、真的很厲害喔。

「……還好。」他握住了她的手腕，「……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都過去了。」

她眨了眨眼。

「……好了、現在該姐姐……」

「……小佑、褲子還沒有脫喔。」

現在那個名為羞恥的小紙團兒打到了他的頭上。……被姐姐親自要求在她面前脫褲子這種事，他一方面覺得自己真是個無可救藥的弟弟、另一方面也稍微因為關係的迅速升溫而感到欣慰。他磨磨蹭蹭地解著短褲褲腰上的繩結，……算了、都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他乾脆連著裡面貼身的那件也一齊拽了下來，「……好、好了。」

她飛快地捂住了眼睛，……非禮勿視、非禮勿視……！不對、剛剛好像是我自己說要他脫的……。怎麼說呢、好像尺寸還……嗯、畢竟是我的弟弟，所以肯定也還可……

「姐姐的話、要我來幫忙……嗎？」

「沒、沒關係！我自己來就……」

他已經叼住了她居家短褲的下擺。……什麼、什麼嘛！要幫忙脫也就算了、用嘴又是算什麼……

……好像一隻……

……大狗狗……？

她配合著他的動作、那條被脫掉的居家短褲被他丟到了一邊。眼前這位從不在她面前亂放物件的乖弟弟第一次亂丟的東西、竟然是從她身上扒下來的短褲。……現在她的身上、只剩下成套的小兔內衣了。她的臉開始發紅，「……接、接下來就讓我自己來……」

他好像沒聽見她的話，只是伸手按住了她的兩隻手腕、人也幾乎貼到了她身上。……美國的空氣裡肯定有激素，她忘記是在哪裡看見過的這一句了。……衣、衣服還沒脫掉呢！現在要做什……唔……！

他咬住了她的小兔背心，只需向上一扯、不用全部脫掉也會暴露出那片雪白。隱約間她好像看見了他尖尖的犬齒，……以前看著小不點的他換牙的時候、她也只不過是覺得這對小尖牙很可愛。結果……

被咬住的地方有一點癢、有一點痛，還有很多很多的奇怪。從耳垂、頸邊再到鎖骨，自兒時起他就會將喜歡的食物留到最後再吃掉。將啃咬作為親暱和玩耍的表現是狗狗的本能，如果他也有尾巴的話、現在大概會大幅度地向右搖擺。對了、剛剛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味道是……

她把手伸了下去。……感、感覺上應該是從……從這裡……

……呀！

……居然是這種觸感……！

他腿間多出來的她沒有的那一部分摸上去很滑、和其他地方的皮膚完全不一樣，至於堅硬程度則是讓她有點懷疑他平時到底是怎麼把它塞進褲子裡去的。……聽說這裡並沒有骨頭。人體、還真是神奇呢……

她莫名抱起了一種探索的心態，……乾脆再稍微多摸幾下？……滑滑的，然後……如果這樣的話……

……那個外皮、會一起跟著……

他很明顯地顫抖了一下。

她好像沉浸在了自己的人體探索小實踐裡。……嗯、如果稍微往上一點的話……啊！這裡更加的不一……怎麼還黏黏的？唔……

他把額頭抵在了她胸口。

「小、小佑……？我、那個，對不……」

「……把它握起來吧。」

「……咦……？」

「……可以嗎？……把它……握在手裡。」

那隻承擔了探索任務的手在那裡上下亂翻了一會兒、她才決定好用正手還是反手去握。只是用指尖觸摸的話不太能感覺得到上面的熱度，怎麼說呢、就是……動、動起來了……！

「……就……這樣握住。……好嗎？」他的左手輕輕按在了她的頭頂，「……拜託……姐姐……？」

……腰、腰在……他的腰在動，就好像……

……好像在和手……那個……

「……姐姐……會、討厭這樣的……我嗎……？」

他不知道在心裡偷偷想過這個問題多少次。每當他把團成一團的髒紙巾丟進垃圾桶、身體裡就會湧上一股由內而外的反胃感。……不

然和她也沒什麼可能，還不如大大方方地出去認識些新人、也許還可以交個女友或是男友，但是……

「在、在說什麼呢！我怎麼會討厭……」

……但不是她就不可以，就算只是想想也會不舒服。他想把一切都留給她，好的、壞的、開心的、難過的，既然是你先在那個時候牽起了我的手，所以就不要再放開了、就不要再離開了，因為我……

他低頭舔著她胸前、就連她汗水帶來的細微鹹味也不想放過一點。十五歲時獨自一人在陌生國度的小房間裡哭過的不知道多少個夜，因為現在有她在身邊、所以好像都沒什麼大不了的。……姐姐、姐姐，我能自己一個人裝好家具了，……姐姐、姐姐，我能獨自搬去出住了。……姐姐、我學會開車了，姐姐、我能照顧好自己了。姐姐、姐姐，我、可我還是好想……

黏黏滑滑的液體蹭了她滿手。……這是舒服的意思嗎……？……所、所以男孩子也會……？她胸口的幾處也被他咬到發紅，……小佑……忍耐了很久……。……那個時候自己一個人也肯定……吃了很多苦頭。……都怪我是個不怎麼成氣候的姐姐、才讓你……

他的呼吸變得很重、她手裡的那部分都快變得有點握不太住了。她想用另一隻手摸摸他的頭，……不管小狗長大後變得多壯多兇，還是會和以前一樣最害怕孤單了。他扎得隨性的髮辮被她不小心弄散，……雖然留長頭髮、扎起辮子之後有點看不太出來了，不過還是和小時候一樣、是自來卷呢……

「……好……好了……。」他的腰沒有再動了，「……辛苦姐姐了。……現在該……由我來給姐姐……」

「……沒關係喔。……只要小佑舒服了的話……」

「……不……不行。」他用額頭蹭了蹭她的臉，「……要讓姐姐也……」

他調整姿勢、她也鬆開了那隻已經變得黏糊糊的手。他向後挪動身體、把頭貼到了她胯骨間。她的貼身短褲被他的體液浸得髒兮兮的、就好像那隻卡通小兔也因他的回憶而落下了淚滴。他輕輕叼住了那隻無辜的小兔，……不知道為什麼、他總覺得這樣比用手更純粹。

「……我、我自己來脫吧……！」

她扭了扭身子、先把完全失去了作用的那件小背心脫了下去。……然後是……嗯……。她慢吞吞地拽著那件貼身短褲向下拉，……脫光光的時候被人看著、果然還是有點……

「……這樣……這樣就好了。……姐姐。」

她才剛脫完一邊、那條小短褲還掛在她的右腿上，「……小佑……？稍、稍微等一下……！」

他扒在她的腿間、好像已經進入了準備搶食的狀態。……他不可能是想要……？不、……不不不不不行！她試圖推開他的頭，「……這樣……這樣不太……鳴！」

……怎麼可以……舔那裡……！

她的腦袋都快要短路了。……很髒、很不雅！不要再……！觸電一般的感覺麻痺全身，她眯起眼、反弓起腰，想逃也無處可逃。從小就被作為優等生看待的他當然也有充分預習過這方面，可是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在現實面前他的理智也拋棄了那些提早準備好的答案。……想舔姐姐、想咬姐姐，想進到她的……

……濕漉漉的小洞、滑溜溜的體液，她雙手疊在一起捂住了嘴、儘量不讓自己叫出聲，可還是忍不住想要夾緊腿。……對了、她腿上，還有那痕跡……

「……我……還是第一次。」

「……小佑……？」

「……所以不會像那隻烏鴉一樣那麼……熟練。……希望姐姐你不要……嫌棄我。」

……烏鴉……？

「……我、我也是第一次喔。所以……當然不會嫌棄小佑……什麼的……」

……也是……

……第一次……？

他無形的尾巴又開始大幅度地右擺。……所以那隻烏鴉……並沒有，不、是誰都沒有……姐姐把這寶貴的體驗……留給了我。他開始後悔沒能再多進行些預習、客廳裡的沙發顯然也不是最好的體驗場地。他低下頭、看著她腿間最隱密的那一片，……人就連自己的手的

醋也會吃嗎？……真是瘋了……。可是他不想用任何別的東西侵犯那片還未被探索過的神聖領域，就算是自己的手指也不想。

「……小佑、那個……」

他靜靜地等著她把話說完。

「……可……可以進來……了喔……？」

五

他把手伸進沙發的縫隙裡摸索著，一個合格的弟弟是不應該在剛和姐姐同居的時候就準備好這些的。可她看他拿出那個方方正正的小包裝時眼裡亮晶晶的，就像是曾經她從其他年級的走廊一路小跑到他的教室前、看他遞出她忘記帶了的紙巾或手帕。他吞了口口水，……現在、終於要……

他咬開塑料包裝、拿出了那個他本以為可能一輩子都沒機會用的油乎乎的硅膠小圈。……先看好正反面、然後一點一點地……向下……

生理課的內容終於派上了用場。她很想偷偷看看、可又不想被他發現她在看。她曾在生理課時摸到過一次那硅膠小圈，奇怪的油包裹著它的表面，她費了好大勁才把它套到那根用於練習的長條茄子上去。一口氣把它套到了底，他抽了茶几上的紙巾、擦掉了手上沾著的油，「……接下來……那個……」

「……已、已經弄好了嗎？……嗯……」

她不知道該做點什麼、於是只是把腿打開了一點點，「……小佑……加、加油喔……！」

「……姐姐……」他緩慢地調整姿勢、把那部分對準了她腿間，「……如果你繼續這樣、總是講一些笨蛋才會說的東西的話……」

他俯身貼近了她、耷拉下來的髮尾弄得她臉上癢癢的，「……那我……可不保證……不會弄痛姐姐喔……？」

被抵住的地方熱熱的，現在才開始有點擔心也已經太遲了。用手握住的時候她還沒發覺，他的尺寸和她的小洞也太不匹配了……！她突然想抓住點什麼，……不、不行！這也太……

「……姐姐如果……可以放鬆一點的話……應該會比較好吧……？」

他將胯向前頂去，那會是他所厭惡的、從這性別裡帶來的渴望繁衍的本能。那裡的頂部已經沾滿了她的愛液，淫靡的味道揮散在空氣中。只是她看上去仍舊很緊張，於是她將雙手交叉抬起、捂住了自己的上半張臉。

「……唔……小、小佑……！？」

腋下被舌尖掠過的感覺很是古怪。……居、居然會喜歡舔那裡嗎……？……嗚……！

「……這裡……姐姐的味道、很濃……」

他不確定自己的理智還剩下多少，不過他很慶幸在這之前、起碼他已經套好了避孕套。他仍舊笨拙地試圖頂入那小洞，……姐姐的味道、小時候要聞著才能安心睡去的味道，……要……要進到姐姐的……裡面，然後把那個味道、變成和我相同的……

「……姐姐……讓我進去……？身體……再放鬆……一點……？……太、緊了……」

……頂、頂進來了……？！

……果然還是……有點……

身體裡傳來一股隱隱約約的脹痛。他將她抱緊的同時仍舊不斷地舔著她、嗅著她的頸邊和腋下。……我是要做一個聽話的乖弟弟的、我是想讓姐姐舒服的、我……

他們一齊向下看去、看著那已經完全連接在了一起的地方。輕微的不適和第一次被擴張開的麻木令她的裡面不斷收縮，僅僅是這點刺激就已經讓他忍不住想射，被牢牢吸住的感覺使他全身都動彈不得。

「……姐姐……喜歡、我……？」

邏輯從他的話裡飛走、講出口的字湊在一起就變得莫名其妙。他忍不住開始用額頭亂蹭、像一隻等著被表揚的小狗，……我沒有把姐姐弄痛、我也沒有一進去就繳械投降，所以誇誇我、姐姐……我還是不是你最喜歡的、唯一的弟弟小佑……？

「……喜歡……喜歡喔。……當然喜歡……小佑……」

她下意識地將腿繞上了他的腰。那股麻木和脹痛漸漸退去，只留下了一種被填滿的喜悅。……已經記不得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了，也許是看他剛升入高中就帶回滿分試卷的那一刻、也許是他用心在她的便當裡做了可愛小兔飯糰的那一刻、也許是在發現他身上開始發散令人著迷的味道的那一刻……

她舔著他的嘴唇、摸著他腦袋上帶卷的頭髮，扭動腰部的姿勢青澀又情色。……她也不是完全都沒幻想過這種畫面的、是不是？交合處好像黏糊糊的、要是弄髒了沙發就糟糕了，可是他撞得越來越快、

連帶著那水聲也越來越響。她開始迷離、眼裡盯著天花板也好像變得有些陌生。……雖然很喜歡、可她鼻子又好酸。……我以為你再也不會回來了、小佑……？十七歲的她一個人在房間裡掉眼淚、怔怔地擦光了一整盒紙巾。然後那天他拖著行李箱出現在了老家的大門前，又在夏天結束的那一天、和她一起到了東京。

「……小佑、我……一直都最喜歡……」

他舔掉她眼角的淚、汗水把他們兩個黏在了一起。……我知道的、我明白的，我以後都不會再丟下你一個人去那麼遠的地方了。他摟緊了她、又把臉埋進了她的頸窩，「……想、就這樣……射……可以、嗎……？……姐姐……」

她沒有說話、只是貼上了他的唇。

—

……天……亮了？

他揉了揉眼睛，陽光鑽進了窗簾中間沒擋好的那一條小縫、正正好好映在了他臉上。……現在是幾點鐘了？手機……手機在……

「……呼……」

……手機……沒有在這裡吧？應該還在房間……

她貼在沙發的最內側、正枕在他的胳膊上熟睡著。這張小沙發對兩個人來說實在是有些窄、她看上去已經被他擠成了一小條。他把那條蓋在她身上的小毯子向上拽了幾下，……要是把她弄感冒了就糟糕了。不過……

他的右手已經麻得一點感覺都沒有了。估計是因為這裡的空間太小、再加上沙發上連個枕頭也沒有，相同的姿勢就這麼維持了一整夜。……也不能說是一整夜。怎麼說呢、因為他藏在沙發縫裡的神奇小道具不止那麼一個，所以當昨天的額外雙人活動結束時、天其實已經微微亮了……

「……小佑……？」

她聽上去還是相當睏、努力試圖抬起眼皮也只能睜開一條小縫，「……我、睡了很久……？」

「……沒有。……姐姐要是想的話、再多睡一會也沒關係。」
她用力揉了揉眼睛，「……唔……」

巨大的哈欠襲來，……枕在這裡熱熱軟軟的、不如乾脆再……
……不行！這個好像是……

她停下了自己試圖拍軟枕頭的動作。突然意識到那好像並不是枕頭、她慌慌張張地抬起了腦袋，「……小佑！抱歉……」

「……沒事。」

「……我、我不會就這樣枕了一整晚……？手臂麻掉了嗎？會不會不舒服……？」

「……沒事的。」他用另一隻手揉亂了她的頭髮，「……能讓你休息好就夠了。……肚子餓了嗎？起來想吃點什麼？」

「我還好啦……」

……咕嚕。

她一下縮進了毯子、好像在假裝剛剛肚子裡並沒發出那一聲巨響。他忍不住笑了起來，「……想吃麥當勞嗎？」

「……唔。但是現在的話、應該已經過了還有薯餅的時間了……」

「只想吃麥當勞的早餐嗎？……嗯……還有什麼別的想法嗎？」

「……要出去吃嗎？還是叫外帶來吃？」

「我都聽姐姐的。」

「……嗯……」

她好像在思考，「……那我要先吃這個。」

她飛快地在他臉上親了一下，「……好囉、你說了都聽我的喔！那我們現在洗漱一下、準備出去吃迴轉壽司好啦……」

他的那件本就是寬鬆版型的黑色短袖在她身上顯得有點滑稽。被大號的服裝襯托得像個小不點一樣的她從沙發上爬起來，恢復了往日姐姐的神態般雙手插著腰，「……再磨蹭的話、壽司店的隊伍就會變好長了喔！」

六

下雪了。

她扒在窗邊、看著窗外那些飛舞在空中的小雪花。東京的冬天沒有多冷、雪降下來也存不了多久，但看雪總是有趣的、那會讓她想起要靠打開電暖爐才能暖和起來的冬天的老家。她回過頭，筆電螢幕上的時間顯示現在是晚上八點。……小佑公司那邊的聚餐、是不是該結束了呢……？

她披上圍巾、又拿了玄關傘桶裡放著的透明雨傘，身後小書架上的相框裡是他西裝筆挺的畢業照片。沒多久前和他一起逛街時買下的樂福鞋很適合這個季節，一腳蹬進去就可以直接出門、十分方便。

……嗯、他說了地址是在……

把掛了小兔掛件的鑰匙串塞進了包包，她低頭盯著手機螢幕、計劃著一會兒乘坐電車的路線。……還好、大概只要坐三四站左右，沒有很遠。在車站站台上腳尖點地、活動腳腕，等下回家時可以去便利店買兩個肉包或是雞肉串作為夜裡的加餐。……不過擅自去接他的話、會不會太像個過度關心弟弟的姐姐了……？唔、果然還是不要告訴他好了……

參加公司簡介會、準備履歷書和志望理由書，筆試、面試、同時還要寫論文準備畢業。他連滾帶爬地度過了在學校的最後一年，多虧了之前的留學經歷，最後總算是成功拿到了內定、進到了一間氛圍稍微輕鬆些的合資企業。當時他剛剛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單，然後終於

對著她講出了他預演過了很多人遍的那句話，……現在的話……姐姐、你想辭職在家也沒有問題了。

……怎麼能這樣！我好歹也是做姐姐的……

她表面上反應很大、但內心也稍有動搖，……畢竟誰都看得出她有多討厭早起擠電車。好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轉機，曾經與她共事過的友人成立了工作室並主動邀請她加入，時間自由、地點也自由。於是現在姐弟二人的身分大變樣，他成為了要每日出門上班的那一個，她則變成了要留守家裡的那一個。他們還是選擇繼續住在同一間公寓裡，只不過買了新雙人床、空出的那間臥室也變為了她的小辦公室。預定的新家具被送貨上門前她一直都守著一個小秘密，於是在那天、她如願以償地看到了他發現她偷偷為他訂了畫桌畫架後臉上的羞澀和欣喜。

她走下電車、同時比對著手機上的地圖，……我看看，嗯……要到馬路對面去，然後再轉彎……

拐進去的小路有點暗。……是這間居酒屋嗎？看上去倒還挺不錯的……。……不過要到哪裡等他才比較好呢？……真是的、什麼都沒考慮就這樣出來……萬一他們還有第二場該怎麼辦？

她站在附近唯一的路燈下左右張望。……糟糕、好像也沒有便利店。……啊……啊啾！……還有一點冷……

「……你怎麼來了？」

「……喔、那個……！我……」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將她拉到了一邊，「……不是說好了在家等我嗎？……夜裡你一個人跑出來的話、我會不……」

「……佑、這位是？」

「……她是我姐姐。」

「……您、您好……」

「……有這樣貼心的姐姐、怪不得佑總是急著要回家呢。」

……這算是誇獎嗎……？

「……那部長、接下來的那一場……我就先不參加了。」

……哇！原、原來是部長……？這樣、這樣是不是不太……

「……沒關係沒關係。估計我們也很快就要結束了。……最近的工作也不算清閒、你也多回家陪陪姐姐吧。」

她縮在他身後探頭探腦、直到他的同事們全部都走遠後才向前邁了一步。……真是的、這又不是我的上司，這是在緊張些什麼呀？

「……真的沒關係嗎？那個、就這樣拒絕了下一場飲酒會什麼的……」

「……沒關係的。……部長他很好說話、而且我們也應該沒有姐姐之前的公司那麼嚴格。」

「……對、對不起……」

「……姐姐道歉做什麼？」

「……我沒想到會遇到……那個……」

……果然、果然還是有點丟臉……！

……要是之後在公司傳開了「小佑是姐寶」這種閒話、可就糟糕了……！

……不、起碼他公司裡的人不會叫他小佑。

「……沒關係。下次的話……儘量別這樣做了。」

「……嗯！我知道啦……」

「……倒不是因為會碰見同事什麼的。就是……」確認了附近沒有其他人後，他低下頭、湊到了她耳邊，「……我喝得……有一點點多。」

「……我、我就是擔心這個才來接……」

「……是嗎？在姐姐心裡……」他伸手撩起了她耳旁的頭髮，

「……我還是不能喝酒的小孩子嗎？」

「……不、不是這個意思……」

「……那不太能喝酒的小孩子要是想撒酒瘋的話……」他突然摘下眼鏡、放進了西裝左側胸前的口袋，「……姐姐會怎麼做？」

「……咦？什……」

……呀——！

……笨、笨蛋！笨蛋小佑！這裡可是在外面喔？這裡可是在店家門口喔！停下、幹嘛！幹嘛……！

她臉漲得通紅、腿也有點發軟，路燈下能看見仍在飄舞的零星雪花、還有一對自稱姐弟的笨蛋情侶。她立刻拉上了圍巾、火急火燎地

掩蓋住了他剛才的作案現場，可還是能聞到一點點從他那裡沾上的酒氣，「……好、好啦！……該趕快準備回家了喔！」

—

「……已經到家了喔！快點去洗漱一下、然後……」

這一路他都貼她貼得很近、在電車上也一直把頭往她的肩上靠。她想戳戳他、叫他在外面別這樣張揚，他卻耷拉下了眉毛，……可是我的頭好暈、姐姐……

她的酒量也很差、所以她沒辦法責備他，在旁人看來、他們也只不過是一對因為喝多了酒而忍不住在車上膩歪的小情侶。她扶著他的腰、肩也用來撐住他搭在她身上的手臂的重量。就這樣跌跌撞撞了一路，一姐一弟總算擠上了電梯、回到了家門口。她推他進了玄關、又準備一口氣小跑到放雜物的小櫃子前，「……要小心喔！胃有沒有不舒服？我去給你找解酒糖……」

「……不要。」他從背後把她熊抱了起來，「……不要姐姐去找。」

「……不行！你這個樣子、就算睡下了半夜也因為會不舒服醒過來的……」

他沒有說話、只是一個勁兒地用額頭蹭著她的臉。

「……好啦、好啦！」她轉換攻勢、牽住了他搭在她身前的兩隻手，「那小佑乖乖、就這樣和我一起回房間囉……」

「……不要回房間。」

「……那小佑想做什麼？」

「……我想……」他輕輕咬了咬她的耳垂，「……讓姐姐……穿那個、給我看……？」

「……不、不行！你今天都已經喝醉了……」

「……所以才更想看。」他舔著她的臉，「……不可以嗎、姐姐……？」

……倒是沒什麼不可以的。明天是休息日、現在又不算太晚，只要他不會因為酒精而胃痛、這樣好像也……

……真是的、現在完全變成太容易心軟的姐姐了！把在她身上蹭來蹭去的大狗狗安置到沙發上後、她還在擔心他是不是會就那麼睡著。大狗狗輕輕叼住了她的袖子，她轉過身去，沙發上只有個西裝革履的、準備使壞的小鬼頭。抓住她袖口的他嘿嘿一笑，「……那個、襪子的話……穿上次新買的那條……可以嗎……？」

……話、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但就算是心再軟的傢伙也會後悔。……上次新買的那條襪子她根本都還沒拆開來看，她站在房間的衣櫃前、五官都皺到了一起去，……這件、這件根本……算了！既然是小佑想看的、那我也……

那身商務西裝賦予了她職場人上班前無所畏懼的勇氣。……畢竟只是穿給小佑看、可比上班要好多了！雖然那條連襪襪，……呃……

……都這個樣子了還應該被叫做連襪襪嗎？

她趿拉上高跟鞋，身上的那條包臀裙也因為好像又長了點肉而變得緊了些。她打開房門、因為那雙糟糕的襪子整個人挪動得都十分緩慢，「……那、那個，我穿好了喔……」

「……抱。」

他已經脫了外套，白襯衫下還能隱隱約約看見他的肌肉線條。……怎麼工作了之後反而身材變好了？這樣顯得我很……唔……

他大剌剌地坐在沙發上、張開雙臂摟住了她的腰。胸下被他蹭得癢癢的，她抿了抿嘴，似乎是拿他很沒辦法、於是她伸手揉了揉他的頭髮。

「……姐姐……坐到、我身上來……？」

他身上熱得發燙、就算是隔著布料也能感覺得到。……還是說、是因為穿上了這套並不該在這種場合穿的職業裝才會覺得如此？雖然在她轉到自由職業後、這套衣服也被他以這樣耍無賴的理由徵用過幾次，但現在他也穿著西裝、簡直像是在……辦公室的茶水間裡面偷偷做糟糕的事。他倒是沒有在第一時間顯示出對那條褲襪的關心，他只是抱著她、在她脖子上用尖尖的犬齒留下小狗換牙期一般的牙印。

「……唔……對了！先等我一下喔、我忘記了鎖門……」

他在心裡發出了些不高興的咕嚕聲，但還是鬆開了坐在自己腿上的她。……不過、玄關的話……

「……小佑？我鎖好門了喔、可以回到沙發……」

跟她一起擠在玄關的他搖了搖頭。他看向了玄關旁的那面大鏡子，「……姐姐、選了個好地方呢。」

那是她曾經每個工作日早上都要對著它整理儀容儀表的大鏡子，現在穿著職業裝的她看上去也與還在全職工作那時沒什麼不同、只不過當時她不需要被迫接受這沾滿酒氣的吻。他解開她胸前扣子的動作也比她還在職場時熟練的多，只要選定正確的那麼幾顆，就可以做到只讓他最喜歡的、她最羞恥的那一部分裸露出來。

「……姐姐……」他貼在她背後、那雙會畫畫的手正揉弄著她的乳尖，「……好可愛……。」

鏡子裡的一姐一弟穿著正經的服裝，可一個裸露著胸部、一個褲子中間鼓起得好高。胸前傳來的酥麻感讓她整個人連帶著高跟鞋的細跟都在搖晃，……不、不行，怎麼能在玄關這裡……

「……姐姐、我最近……」他平時用來握畫筆的手正把她的右乳捏成各種形狀，「……好多加班。很辛苦……」

「……我、我知道的……」

「……所以都、沒有什麼機會好好讓姐姐開心……」

「……沒關係……沒關係呀。小佑已經……很辛苦了，更要好好休息……」

她能感覺到似乎有什麼正順著大腿流下來。他身上又熱又硬的那部分頂在她腰後、讓她想忽視掉都難。……不行、不應該再看鏡子了……！

「……那姐姐、可不可以……用這裡、幫幫我……？」

「……可、可是這裡……太……」

「……姐姐、不喜歡嗎……？可是、這裡的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著穿職業裝的漂亮姐姐……」

……職、職業裝才不是……用來做這個的……！

她咬著嘴唇，「……但、但這裡沒有辦法這樣做喔……！如果想……用、那個、胸部的話，果然還是……」

「……沒關係的。那裡不是有……」他轉頭看了看身後，「……換鞋用的凳子嗎……？」

……唔呃……！

已經坐下來了的他正微笑著看著她，「……姐姐、姐姐對我最好……了……？」

……算、算了，就當是幫弟弟來排解壓力……

她緩緩蹲了下去，絲襪與高跟鞋內側摩擦的觸感提醒了她此刻還穿著職業裝。……起、起碼現在不用看那面鏡子了！她吞了口水，視線也因為羞恥而偏移，「……那、你先把褲子脫……」

「……由姐姐來解開拉鍊的話、就可以了……？」

……小佑、以前也是個這樣壞心眼的孩子嗎……？

首先是解開那條並不便宜的西褲上的拉鍊，……然後是……把那個……從裡面……讓它……出來……。他倒只是充滿期待地低頭望著她，就像是小時候第一次獨立完成了家務後、正在等待她的獎勵。她的臉比喝了酒的他還要紅，穿著細高跟下蹲也實在是不怎麼舒服，……總之、總之還是趕快結束……

先用一點唾液塗上作為潤滑、然後……唔……！衣服肯定會被弄得髒兮兮的……！用手心將他挺立的那一處塗得濕濕滑滑，她拉起胸衣的底側，……好了、現在只需要讓它穿過……

「……姐姐……做得好認真喔……？……簡直就像職場上的前輩一樣……」

突然爬上來的羞恥惹得她腿間也發癢。在胸衣的輔助下、她那並不算太大的胸部也能將他的那裡牢牢夾住。她前後擺動上身，西裝外套和襯衫的布料摩擦、胸前也一片滾燙，……哪裡是什麼職場前輩，根、根本就是……

他好像發出了聲悶哼。在他的視角裡、除了有蹲在他面前努力幫他排解壓力的職場姐姐以外，對面的鏡子裡則是穿著包臀裙、並奮力扭動著臀部的色情前輩。他微微向前彎了彎腰，……這個角度的話、差不多可以夠到……

「……小、小佑……！？」

從下半身突然傳來的涼意令她沒忍住驚呼了起來，剛剛還好好的包臀裙已經被他掀到了腰上。

「……姐姐作為職場上的前輩、裡面其實會穿成這個樣子啊……」

「……不、那、那個，我……」

她羞得幾乎快要哭出來。裙下的風景此刻在鏡子裡一覽無餘，看似正常的褲襠卻在最重要的部分開了個大口子、露出了她腿間最隱密的那一處。燈光有些昏暗，不過還是能隱約看到上面沾滿了亮晶晶的液體、甚至還有一些滴到了地上。

……鳴……！

「……明明、明明是小小佑想看我穿……！」

「……我只是說想看。可真正決定把它穿上的人……」他輕輕按壓著她挺立的乳尖，「……可是姐姐、你喔……？」

可愛的小狗已經長成了惡犬。只不過外表仍舊無害、才讓她徹底放鬆了警惕。胸前的不斷刺激令她無法停下取悅他分身的動作、身後那片小水窪裡累積的愛液也越來越多。……不……行。……不能這樣，不能……

對他來說、那是張絕妙的沾著淚花的臉。……堅強的姐姐在職場上是絕不可能露出這樣的表情的、可為何那套西裝又會將她襯得格外誘人呢？……太過分了。面對這樣的姐姐、果然只能……

他一把抽出他的分身，因為穿著高跟鞋下蹲、雙腿已經開始發麻的她差點因為重心不穩跌倒。他扶她起身、將她擁入懷中，「……姐姐的身體……也這樣想念我嗎？……我好高興……」

可惜溫柔的話語也不會是這場羞恥鬧劇的終止句。他將她向前推、她踉踉蹌蹌地扶在了剛被她鎖好的大門上，「……那麼接下來……我會好好讓姐姐開心……」

「……不、不可以在這……嗚……！」

開檔的褲襪未免太過便利了。幾乎是暢通無阻的連根沒入、與他一同進行動作的是從她眼角溢出的淚滴。……和穿著高跟鞋的她站著做愛，他早就想這麼試一次了。高跟鞋的鞋跟彌補了他與她的身高差、這個原本不那麼合適的姿勢也變得完美了起來。

「……不、行……不、要……！……嗚……」

「……在職場上這麼講話的話……很不專業喔、姐姐……？」

她多麼希望自己的腦袋能在這個時候停止運作，羞恥心將她牢牢抓緊、讓每一次快樂都混進去了些針刺。……可是太舒服了、感覺也太好了，因為他忙碌的工作她也思念他好久了。她扒在門上、試圖頂住下半身來自於他的衝擊，……不、不行了，已經要……

「……對了、姐姐。」他突然停下了腰部的動作，「……這裡可是在玄關的大門前喔？姐姐如果聲音太大的話……」

她的雙腳開始發抖。

「……被鄰居聽見、可就不好了喔……？」

捂住嘴巴、閉上眼睛，他抬起了她的一條腿、隨後滿意地看向了鏡中他們的交合處。穿著整齊的他正在抖個不停的她體內不斷進進出

出，他已經不再是那個還在讀書的毛頭小子，現在的他穿著西裝，可以肩負起責任、也可以施加給她難以承受的快感了。只不過曾經的優等生仍舊記得姐姐身上的每一處考點，哪裡會讓她發抖、哪裡會讓她扭腰、哪裡會讓她連聲音也憋不住。玄關裡水聲不斷、她胸前的兩團也因他的撞擊而不斷搖動，……已經……已經要到極限了……想去、想要就這樣被強迫到去……？雖然聽起來完全是個不中用的職場前輩、可是……

「……嗚……嗚嗚、嗚……！」

猛烈的高潮帶動她體內的收縮、甚至把他也夾得也有些發痛。……已經、已經要站不住了，已經一點力氣都沒有了。……都怨這條襪襪、可不要再……

「……姐姐……已經不行了嗎？」

「……嗚……」

「……還不可以休息喔。因為……」他從背後將她一把抱起，
「……職場的後輩、還等著你來照顧喔……？」

她連「不」都說不出來了。她只是在他懷裡一邊啜泣、一邊發出可憐兮兮的嗚嗚聲。她面朝鏡子、雙腿大開，那雙高跟鞋都快要掛不住腳尖了。她奮力別過了臉，……才、才不要看這種……

「……姐姐。」他的吐息噴在了她耳邊，「……你看、姐姐的那裡已經……被我……」

他輕鬆的語氣就和小時候想拜託她做些什麼時一樣可愛。……可惜現在他沒有肚子餓、也不是想要她陪他玩，而是在逼迫她認真觀看被她親自帶大的小狗如何在鏡前把她吃乾抹淨。她餘光瞥見鏡中倒映出的他正肆意享受的地方，隨著他的頂入、還能看見零星的體液飛濺而出。她胸前那對搖來搖去的柔軟好像也因為職業裝領口的擠壓、看起來比平時大上了一點點。

「……姐姐的鞋子、好像快滑下來了喔……？……可要小心點，鞋跟砸到地板上的話、會打擾到樓下的鄰居的……」

鏡中的她咬緊嘴唇，忍住聲音的同時雙腳向上勾、試圖阻止鞋子從她腳上滑落。那是他從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時常出現的幻想，……在東京獨自打拼的姐姐一定是個立派的社會人、對吧？……那樣嚴肅認真的漂亮裝束若是只能被那些所謂的上司同事看見的話、也太過浪費了。他當然不會將這扭曲情感的源頭稱作嫉妒、就像他也不會解釋為什麼會忍不住想像她會怎樣被按倒在辦公室的茶水間。……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弟弟了吧、姐姐？……可是為什麼姐姐你、只要換上這身衣服……就會把我夾得那麼痛呢？因為興奮而降下來的子宮口按摩著他分身的頂端，……你也會幻想過西裝筆挺的我嗎、姐姐……？

「……不……嗚、不……不行……小佑、我、會……那個……嗚……！」

曾經在這玄關外再風光的社會人、現在也只不過是癱在他懷裡發情的雌兔。為了不弄掉鞋子而持續上勾的雙腳、已經開始連著小腿一起發麻，而鏡中女人的臉上卻好像只剩下了享受。……這是不是比週

末的深夜加班還要難熬？……她比較不出來。她只知道接連不斷的加班把可愛的弟弟也變成了惡鬼，這套她曾帶著無限希望挑選出的職業裝、她再也沒辦法將它穿出門了。

「……姐姐……」

「……嗚……」

他低下頭去，「……弄濕了好大一片喔。」

—

「……姐姐？」

被子裡的那一團球狀凸起動也沒動。他又伸手戳了戳，「……姐姐。」

從被子靠著床頭的那一側探出來了半個腦袋，那雙和他一樣的淺色眼睛眨了眨、又氣鼓鼓地鑽了回去。

「……姐姐、在生我的氣嗎？」

「……我沒有。」

「……那姐姐在做什麼？」

「……在休息。」

「……那我也要和姐姐一起。」

她嘟著嘴、似乎對他非要鑽進被子有很大的不滿，「……玄關那裡還……」

「我都收拾好了。」他清了清嗓子，「……玄關那裡姐姐被我弄到噴出來的痕跡、已經全都看不……」

「……我、我知道了！不需要說得那麼……」

他趁機鑽到了她旁邊，「……姐姐。」

他從背後抱住了她、並時不時地在她的脖頸上聞來聞去。他剛洗過的頭髮還沒有完全乾、完全是一隻趕也趕不走的大型捲毛狗。捲毛狗用鼻尖蹭了蹭她的背，她克制住了自己想轉身和他抱在一起的慾望，「……好了、好了。你上班的衣服都弄髒了、接下來要怎麼……」

「我明天會把它拿到乾洗店去的。」

……那個詭異的液體痕跡、會把乾洗店的工作人員嚇一跳吧……

他咧嘴笑了起來，「……就說是不小心把咖啡灑上去了。」

……人家才不會信這一套吧？她沒有答話、只是默默轉過了身去，好像洗了一個澡之後、他還是那隻眼裡總是亮晶晶的無害小狗。……你說、這可怎麼辦？都這樣大了、顯然也沒有棄養這一說了。她只希望這隻大狗以後可以少加點班、她可不想再被他哄著買新的職業裝了。至於旁人怎麼看他們兩個，嗯……

她眨了眨眼、在他臉上親了一小下。之後有空的話、也去拜拜那位成全了他們兩個的烏鴉大神吧。

佑線 END

.....
姐弟番外 - I Confess Starry Nights Still Make Me Wonder

「……姐姐、想要養小狗嗎？」

「……嗯、這個嘛……」

他們一起走出了咖啡店、她手上還拿著杯沒喝完的煎茶拿鐵。咖啡店對面是一間門臉豪華的貓咪咖啡廳，可她沒有進去看。她轉身走到了另一邊、那裡是一家比貓咪咖啡廳小上了許多的寵物店，櫥窗的設計花了些心思、讓往來的行人都能看見趴在裡面的毛乎乎小狗。

他記得他們剛搬到東京時、她曾說過想要養隻小貓。……但漸漸的、她好像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小狗身上了。他沒什麼資格對她的偏好轉移發表看法，不過他對此倒是很開心，因為比起小貓、他更喜歡小狗。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就像人也會自然而然地分為貓派狗派，也許是因為他們從那天起每晚都擠在同一張雙人床上，互相沾染的除了味道、也有喜好。

「……小狗的話……果然還是需要很大的空間吧？是不是還需要籠子什麼的？……嗯、如果性格活潑的話，是不是還會在家裡跑來跑去呢……」

乍一聽她好像在回答一堆與問題完全無關的句子，但他一下就明白了她是真的想養一隻小狗。……因為如果不是真心想養的話、她是不會考慮這麼多的。雖然聽上去有點誇張，不過以自己姐姐的性格、估計連可以放籠子的位置都偷偷測量過了。

「……喔！你看、它要把玩具咬壞了……」

其實她很小的時候就想養一隻小狗。至於為什麼有一陣子那麼想養小貓、是因為她覺得那樣好像才比較符合精緻東京單身女上班族的形象。但她現在既不單身、也不是上班族，出生地也並不在東京。老家的宅子應該很適合養隻小狗，不過……

「……估計是在這麼小的空間裡待著、壓力很大吧。」

她皺起眉、咬著嘴裡的吸管。這些小小的毛丸子要被當作商品一樣在狹窄的隔間裡展示、實在是有些可憐。她搖了搖頭，「……走吧。」

—

養寵物是一件要付出很大成本的事。

那是她為數不多的還能記起來的、母親曾對她講過的話。剛過了四歲生日的她坐在榻上大哭、抓亂自己的頭髮，……媽媽、我要小狗！媽媽——

她最後也沒能得到屬於自己的小狗，甚至沒多久後、連唯一疼她的媽媽也不在了。因為那件事而高燒不退、導致記憶也模糊掉了的她倒是沒覺得自己可憐，放學的路上她會繞一點遠、然後偷偷摸摸刨冰店家的小狗。只不過刨冰店在冬天不開門，摸不到小狗的日子裡、被雪蓋住的回家路也變得更加無聊了。……垂耳朵、捲捲毛，鼻子總是濕漉漉的，那就是她對小狗全部的想像了。

「……怎麼了、姐姐？」

「……沒有、那個，我把髮繩忘在洗手台上了……」

洗手台前的他正舉著直髮夾，腦袋上的頭髮一半直一半捲、看起來有點好笑。她抓起髮繩，「……只是晚上要出去吃點東西、也要夾直頭髮嗎……？」

「……嗯。不然的話……會有點太亂了。」

「……就那樣直接扎起來的話呢？」

「……上面會翹起來的。」

「……嗯……」

髮繩又回到了洗手台上。她搬來洗手間裡的小板凳、接過了他手上的直髮夾，「……讓我看……」

她踩上小板凳，……她很少有機會能這樣俯瞰他的頭頂。第一次知道在他高高的視角中、每天都可以看到她頭頂的時候她被嚇了一跳。……太奇怪了，頭頂這個地方、她自己平時都看不到。

好像就是從他們住在一起開始、她才逐漸關注起了大型犬的飼養。那時她終於找到了機會去小狗咖啡廳，然而真正的捲毛狗摸上去像一塊地毯、和她想象中一點都不一樣。

……或許不是捲毛的話、也還不錯……

她在網上搜了很久，拉布拉多、那是個對她來說有點繞口的名字。垂耳朵、乖乖的，身體大大的，真希望有機會能摸摸它的小鼻子……

「……姐姐？那個、我的鼻子怎麼了嗎……？」

「……沒有喔。」她心虛地眨了眨眼，「……還有一縷頭髮、很快就弄好了喔！」

把弟弟看作大狗狗這一舉動顯然是十分的奇怪。……也許在她五六歲時、這還可以被解釋成可愛的兒童思維，不過現在的話、這條比她小兩歲的大狗狗都已經二十五六歲了。……可怎麼說呢、一般人好像也不會和弟弟成為戀人，以這件事為前提來看的話、大概也還……

沒有垂耳朵、也沒有會搖來搖去的尾巴，但每一餐他都會吃下很多肉、笑起來的時候會露出小尖牙。喜歡用額頭蹭、鼻子也會到處聞，身上總是暖乎乎的、那個的時候會舔掉她眼角的淚痕……

「……姐姐……還在想小狗的事嗎？」

「……嗯？那、那個……沒有喔。」她夾直了他頭上的最後一縷捲捲毛，「……沒有在想那些小狗的事。」

「……我……考慮了一下。……如果稍微改動一下姐姐現在的辦公室的佈置的話、說不定能放得下小狗必要的設施。……而且我也已經工作了、如果想領養一隻的話也可……」

「……但是果然……」她放下直髮夾、隨意地用手指梳理起了他的頭髮，「……大型犬的話、還是沒辦法吧……？」

「……嗯。我們的公寓應該也不允許養大型的寵物……」他看著鏡中她居家服上的小兔，「……姐姐的話、原來更喜歡大型犬嗎？」

「……比起小狗的話、果然還是大型犬比較……嗯……」

他檢查了直髮夾的位置、確保它被放到了一個不會被她不小心碰掉的地方。隨後他轉過身、仰起頭看著她的臉，……已經多久沒這樣

仰頭看她了？他張開雙臂、環住了她的腰，「……姐姐這樣小、會牽不住大型犬的。」

「……真是的、如果真的要養狗狗，我當然會去鍛鍊啦……」她伸手揉起了他的頭髮。明明剛剛才理順、可她總是想要把它給揉亂，「……不過、小佑又怎麼知道我牽不住大型犬呢？小時候你都不太敢摸狗狗呢……」

「……之前……在美國的時候，寄宿家庭有隻大狗狗。」他下意識地用腦袋蹭起了她的手，「……是隻黃金獵犬。……很可愛。」

「……黃金獵犬？有長長的毛的那種嗎……？」

「……嗯。摸完之後、手上和身上沾得全都是……」

……不是拉布拉多呢。不過、黃金獵犬和拉布拉多長得很像……

「……聽起來是甜蜜的負擔呢。」

他笑了起來，「……之前高中畢業搬家到大學附近時、行李裡面還能找到好幾根毛呢。」

—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喜歡狗狗的嗎？

他其實也說不好。十五歲的他拖著箱子、毛乎乎的它就趴在樓梯拐角，似乎是對他身上陌生的味道感到好奇、但它沒有叫。獨自經歷了十三個小時的飛行的他沒什麼話想講、他原本也是個沈默寡言的孩子。……你想摸摸它嗎？寄宿家庭的阿姨很和藹，……它脾氣很好、不會咬你的。

他低頭與它對視了一會兒。直覺告訴他、它還是隻小小狗，它的腳爪肉乎乎的、以後肯定能長得很大。他眨了眨在飛機上哭得紅腫的眼睛，彎下腰輕輕揉了揉它的頭。

……它叫Jellybean，你們以後要好好相處喔。

那是他在美國記住的第一個單詞。那是種不怎麼好吃的糖果、畢竟正經的糖果商是不會想售賣肥皂味的糖果的，可它卻惹得了小孩子們的青睞。……糖豆、那就叫你糖豆好了。他在心裡默念道，……我是……佑。看來接下來要和你一起生活一陣子了……

他忽然意識到因為離開得倉促、他連一個英文名都沒來得及挑。用羅馬音來念雖然也還好、但那些英語母語者使用的奇怪語調總讓他感覺不太舒服。……我知道我不是屬於這裡的人，所以不要總是那樣提醒我了好不好？可為自己用其它的語言挑一個名字也是件奇怪的事。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用陌生的語言、讓大家叫一個陌生的名字，他覺得自己像是被印在登機牌上的機場編號、又或者是在轉盤上轉來轉去的一件托運行李。唯一能讓他欣慰點的是，很快他就從一個二十寸的小登機箱、長成了一個需要托運的二十八寸大箱子。

他沒有告訴她糖豆的事、想問她幫忙挑一個英文名的消息也顯得有點幼稚。不過小糖豆變成了大糖豆，若是在雨天過後帶它出去散步、他會在門廳留下帶著泥巴的腳印。被它的尾巴掃到會有點痛，被它撲到身上來的時候更是要了命，……糖豆呀糖豆、你已經是一隻大狗狗了。糖豆嗅了嗅他的手、然後踩了他一腳，又圍繞著他的床塗上了一層均勻的狗毛。它跑出了他的房間、現在是它吃凍乾的時間了。

他拍了很多糖豆的照片、當然她一張也沒有收到。與她相距不到一米時她的話很多、與她隔著一萬多公里時她的話很少。他試探性地發了消息、向曾經的高中同學打探了她的近況，具體的說法是什麼他已經記不得了、不過也只有故鄉的人才能把被孤立三個字說的那樣委婉含蓄。他低頭盯著手機螢幕，他知道他沒資格再發消息給她了。飄在房間裡的狗毛讓他沒忍住打了個噴嚏，顯得跟著溢到眼角的眼淚沒有那麼突兀。……小佑啊小佑，你已經不會再像當時在飛機上那樣哭個不停了、是不是？……可是已經很久沒人叫過他小佑了。很多事拿出來細想都變得無趣，他後桌的同學問他為什麼來這裡讀書，他想了很久，心裡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他看到了她拍下的城市街景。那不是單獨發給他的、他擰成一團的心讓他連個紅心也按不下去。……這樣也挺好的、看來她如願考去了東京。他攔住了正試圖把他剛裝好的襪子從行李箱裡叼出去的糖豆，……可是他終於可以回家待幾天了，如果糖豆想留下他的兩隻襪子、那乾脆就隨它去吧。美國的空氣不光使他飛速地長高、也帶給了他一股莫名其妙的positive vibe。他說話打字中開始夾雜英文了，要是讓她知道的話、她大概會埋怨他聽起來像個傻蛋。可他還不知道她到底會怎樣看待這件事時就先開始想要做出改變，他確實像個傻蛋。他揉了揉糖豆的頭、從它嘴裡拿回了已經被它的口水浸得該重新丟進洗衣機的襪子，……畢竟要回去見家裡的大學生了、可不能搞得那麼狼狽。

臨走那天糖豆一直咬著他的褲腳，嗚嗚叫著好像不希望他離開。……我只是回去過一個暑假。他的語調很輕鬆，……糖豆、你會想我嗎？寄宿家庭的阿姨和叔叔都說他似乎變得愛講話了一些，……大概

因為糖豆也是個活潑的孩子吧？或許他可以從日本買些小狗的零食帶回來，雖然肉類不可以攜帶，但是凍乾的話、也許……

回程比去程的飛機多上了一個小時、但他仍覺得輕快。他提前準備好了頸枕，飛機、電車、新幹線再轉巴士，一通折騰下來他也沒覺得太過難捱。他在準備換乘巴士的車站急匆匆地和母親見了一面，和預想中一樣、父親沒時間來，不過他也沒有多在意、就連母親責問他為什麼不利用假期好好留在那邊學英語的這件事也沒往心裡去。……我要見到家裡的大學生了，也許是對大學生這三個字帶有憧憬、也許是他不想把姐姐兩個字說出口，他們已經有足足三百九十七天沒有見過面了。他有時痛恨自己對無謂數字的記憶力，要是他沒有這種能力的話、也許母親就不會那麼執著地想讓他學數學了。……不過大學生呢、大學生學了什麼專業了？她最討厭英文和數學了。也許她應該……

大學生沒有在。她是東京的大學生了。已經八月了、東京的大學生也早就放假了。他想起夜裡從機場去往東京站的巴士，東京太好了、通明的燈火扣住了他的大學生，大學生忘記了她遠在他鄉的弟弟、變成了一個城市女孩。他沒辦法再逼自己把一切都往正面的方向想了，positive vibe在這裡變回積極氛圍四個大字、然後煙消雲散了。……大學生也許討厭我，就像她討厭英文和數學，那是他分數最高的兩個科目、他沒有什麼可狡辯的。他向在鍋裡咕嘟咕嘟冒著泡的開水中撒下了一把蕎麥麵，他其實一點也不想吃這個、他只不過是很想念。

他開始盼著回美國了，也許是因為沒有糖豆的日子太難熬了，也許是紐約也把他變成了一個城市男孩、誰知道呢？他看見她新做的指

甲是藍紫色的，他按下了屏蔽鍵、電視的音量也調得很大。可是他會想、會忍不住去想，他們曾經在暑假一起熬夜看電視的日子裡、她盯著電視裡面的高樓大廈、眼裡亮晶晶的，那鍋作為宵夜的蕎麥麵被她煮得有些過了頭、她總說夜裡吃健康粗糧就不會發胖了。情緒化作帶著鹹味的水從眼睛裡面流出，編輯一條問她東京住址的消息用不上多久、並不怎麼關心他的父親給他的暑期生活費也足夠他買一張到東京的新幹線車票，但是他只是坐在這裡、任由從下巴上滴落的水珠把蕎麥麵汁的味道變得更加糟糕。

一次、兩次、沒有第三次了，他不再在放暑假的時候回家了。他要補上為了畢業而做的義工時長、大學的申請也該有個大致的計劃了。母親說他若是要申請藝術專業的話就不給他交學費，他回了一個好字。……數學、數學，卡西歐的計算器讓他心煩，Calc 12他寧可找個地方坐著發呆也不想過去聽講。他是十二年級的學生了，負責選課的老師建議他選AP課程，他覺得那大概並不是因為他成績好、只是因為他看起來是一個亞洲人。……大學就留在紐約吧。他坐在咖啡館的室外小桌前、腳邊的那隻鴿子正試圖啄破他給糖豆買的凍乾的外包裝。……上了大學就見不到糖豆了。他強迫自己不要總是這樣想。

—

「……那隻黃金獵犬、是隻怎麼樣的狗狗呢……？」

「它……」似乎是沒料到她會問繼續這個，他收起已經恢復到了室溫的直髮夾，「……分離焦慮很嚴重。」

「狗狗好像都是這樣呢。」

「……有些受到了良好社會化的狗狗不太會。……糖豆的話，很黏人、非常黏……」

「……糖豆……？」

「……那是它的名字。……其實不是叫這個、我比較習慣這樣叫。」

「……小佑都……沒怎麼提過那個時候的事呢。」

「……嗯。……因為只是……每天去學校而已。沒有什麼好說的……」

她沒有再多問了。該準備出門去吃晚餐了。好幾年前那個喜歡摸摸叫做糖豆的小狗的小男孩也申請上大學了。準備搬家的那天他鼻子發酸，語言班幾個月加上高中三年的寄宿生活已經比他和雙親住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了。已經變得很壯很大的糖豆還是會踩他的鞋子、咬他的褲腳，糖豆什麼都不知道、糖豆只覺得他也是屬於這個家的小男孩。他打開背包、拿出最後為糖豆買來的罐頭和凍乾，他揉了揉它的頭、誇它是個乖小孩。

他沒再見到過糖豆了。他想念糖豆、但他並沒有面對那間總是在裡面掉眼淚的小房間的勇氣。他才十八歲、還是個小孩兒呢。紐約房租的數字不需要換算成日圓也已經恐怖得驚人，住宿舍的話暑假也沒有地方可去。他已經不想再回家了，他自己也是個大學生了。十八歲的美國大學生買不了酒、也抽不著煙，那個假期他學會了開車、但在紐約更多的時間還是要擠地鐵。十八歲的第一課是人總會徒勞無功，於是在大學的第一年、他因為掛科太多留級了。

「……但是、那邊的學校……應該和我們很不一樣吧？嗯、怎麼說呢，就是感覺……」

「……那姐姐的校園生活呢？」

「……欸？這個……」

他放下了已經空掉了的啤酒杯，「……吃好了嗎？……準備結帳回家吧。」

喝了酒的他有一種強烈的想對她全盤托出的慾望、但同時又像在一片汪洋大海中央無從找到落腳點來開口。……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沒什麼好說的。紐約的冬天天黑得太早、迫使人們從中滋生出了一種北美特有的豁達，當然也可以說是他們葉子飛得足夠多，不過他受不了那種味道、從來都沒嘗試過。一包萬寶路加上稅要十三美刀、可算等到了二十一歲的他抽得倒是還不足以讓煙在他指節上留下煙草香。應付自己並不感興趣的課業令他頭皮發麻，巨大的校園貫穿整座城市讓他無處躲藏。他站在中央公園看著並不屬於這裡的櫻花綻放和人來人往，這裡不許抽煙，……可是我想退學，他想。

論文、考試、沒有一個人靠譜的小組項目，除了他以外大學裡的每個人都好像在做美妙未來的夢，幻想畢業後穿著西裝拎著皮包漫步在Financial District的街頭。可他不想學了、那堆比字典還要厚的教科書他也想用火機點著撕爛了。他拿起筆劃掉了筆記本上的那堆數學符號，太久沒畫過畫的他也只能描出一團雜亂無章的線條。應該要準備明天的演講了，可是他想畫、於是他繼續畫，直到本子上的線聚攏重疊再匯聚成一個形狀。那是他不再熟悉的她的側臉。她應該已經不

是大學生了、她應該已經結束了這場苦了、她應該已經不需要再應付教授和作業了、她應該也已經不長這個樣子了。他打開她的主頁、上面空空如也。十五歲的小男孩腦袋一熱在學校的走廊裡親了一口他最喜歡的姐姐，然後砰的一下、他的姐姐就從他的生活裡消失了。

也許該放下一切向前看了、她肯定也已經有自己的生活了。白天他上課、鍛鍊、在街角的咖啡館裡捧著筆電完成作業，室友問他怎麼沒交個女或男友、他說要打工沒有時間。他確實也去打工了、他瞞著母親攢下了一筆錢，夢中的東京街頭和曼哈頓很像、她朦朦朧朧的身影融進了城市夜景的光圈。他痛恨還抱有無端幻想的自己，於是他花在煙酒上的錢更多、party也佔據了他的幾個週末。他交了訂金在公寓附近的某間小刺青店，他要做盡她不會喜歡的事，雖然那作為圖稿的槿花是他親手畫下的。掙扎變得無謂、街邊和流浪漢擠在一起的小狗都有人陪，他想糖豆了。

—

「……小佑？」

「……。」

「……佑？」

「……怎麼了？」

「……從剛才吃晚飯開始……一直到家你都沒怎麼說話呢。……怎麼了嗎？和我說說吧……」

他們一起窩在沙發上，她憂心忡忡地握著他的手、並時不時瞟向在他另一隻手裡的那罐酒。

「……姐姐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

「……什麼喔……？」

「……姐姐的校園生活是怎麼樣的？」他又喝了一口，「……沒有我的校園生活。」

「……就……就是每天去學校。然後做作業、打工……什麼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連貼文都不發了嗎？」

她兩眼放空、好像在發呆。隔了半晌她才開口，「……小佑的話……不也是什麼都沒有發過嗎？」

窗外的雨下了起來，玻璃內外的氛圍同時變得曖昧不清。他捏緊了手上的酒罐。

—

大學的最後一年居然奇蹟般地順利了起來。現實化為一記重拳、把那些每日做夢的大學生敲打得清醒了些。……留美還是歸國？那是他們這群飄洋過海的人都要面對的課題。他抬起頭、望向小窗外淅淅瀝瀝下起的雨，在面前筆電螢幕上的是密密麻麻的簽證要求和條件解析。他不想做中央公園裡的那顆櫻花樹、但沒有她的故鄉對他而言像一片楓樹林。他已經錯過日本的應屆畢業生招聘了，他沒心情計算想拿到永居資格的話要在這裡熬多少年，室友說太累了、還不如到加拿大去呢。可多倫多多雪、溫哥華多雨，收到畢業證書的那一天、他定了機票下週到東京。

臨走前他在紐約轉了一大圈，從帝國大廈到中央公園，就連布魯克林大橋也花了一小時來走完。他不再抽煙了、酒也很久沒喝了，威士忌的琥珀色不是他的保護色、聽說日本產的萬寶路裡面好歹還有爆珠呢。母親問他你怎麼要回來了？花了那麼多錢在你身上、你應該…
…

他回了一個好字。他要用攢的那筆錢回去讀點他喜歡的東西了。他走了很遠，地鐵上有人拿著大喇叭在唱歌、他在曾經高中放學每天都要下車的車站下了車。糖豆、糖豆，你已經是一隻年老的狗狗了，可是為什麼我還是不夠成熟呢？無論怎樣都做不出一場足夠完滿的道別，八年的日子只剩下一間空蕩蕩的房間，十五歲到二十三歲的全部被塞進兩個三十二寸的大箱子，只有肋骨上的那串有點黯淡了的槿花一成不變。他登上飛機，鄰座的乘客向他搭話、問他去東京要做什么？他說我要去看我的姐姐。

他不再說話了、他丟下那罐酒抱緊了她。二十六歲的他擁有了一切、但他知道有一部分的他還停留在紐約下城區的雨夜。雨還在下、她僅有模糊色彩的身影也出現了清晰的邊緣。他用額頭蹭著她的頸邊，就像糖豆試圖把狗毛均勻地塗抹在他的身邊。她輕輕拍著他的背，她說都過去了、都過去了。他忽然想起肋骨上的那串槿花也應該補色了。

「……姐姐。……接下來我要說的話可能有點長、可能有點無聊，如果你不想……不。」

他吸了吸鼻子，「……可以聽聽看嗎、……姐姐……？」

.....
鴉兔聖誕篇 - 還要不要吃草莓蛋糕？

……說起來好像、那個……

……情況是不是稍微……有點糟糕……？

她一臉迷茫、與他對峙在廚房。操作台上一片混亂，麵粉灑得到處都是、地板上還有兩顆不幸滾落的無辜雞蛋。

「……如你所見。我好像……」

還戴著圍裙的高杉聳了聳肩，「……變成普通的人類了。」

「……喔。這樣。那個……」她突然回過了神兒，「……什麼？」

畫面倒帶到了昨天下午。

她打掃好了神社，哼著歌兒一路蹦蹦跳跳地下了山、停到了那間剛開業沒多久的便利店前。她曾對他抱怨過，會路過神社的人又沒有那麼多、幹嘛不把店開到鎮子更中心一點的位置上？正在整理小鍋裡的關東煮的他抬起頭，……還不是因為我的巫女小姐、通勤時間稍微長一點就會向上司要求額外的補貼？她啞了啞嘴、轉身整理起了貨架上擺著的肉乾和薯片。

「……高杉！……已經都弄好了嗎？辛苦囉……」

作為當地神、他對於這些外來節日倒是沒什麼特別的偏好。……你想慶祝的話、那我也來幫忙準備。他如此答道。問他要不要一起慶

祝聖誕節的她敷著面膜，……嗯、聖誕節的話……應該也不會有人特意挑這個日子來神社祈福……

……想要放假的話就直說。

她想吐吐舌頭、可貼在臉上的面膜讓她最後只露出了一點舌頭尖，看上去像隻忘了收起舌頭的小兔。雖然可以不用在聖誕節的那兩天特意守在神社裡、但便利店還是不能在節日當天完全休業的。店門前已經擺好了聖誕樹，上面的裝飾燈到夜裡會自動變得閃閃亮。她在玻璃門上張貼了縮短節日營業時間的公告，旁邊貼著的是草莓蛋糕和炸雞的海報。公告上還附了她的電話號碼，萬一有人在最後一分鐘才想到要來買些東西慶祝的話，她和他作為鎮上這間可以說是最全面的便利店的老闆和店長、也會儘量滿足每一位顧客的需求。

與她想的有些不一樣，平安夜那天一大早、小小的店鋪裡就擠滿了前來採購節日雜貨的人。她看了看已經沒剩下什麼東西的貨架，……原本還想留下一個草莓蛋糕晚上吃的……。可她還是進到了倉庫、從冰箱裡拿出了最後一個草莓蛋糕。因為住得比較遠、在便利店臨打烊才趕來採購蛋糕的一姐一弟正裹著厚厚的棉衣擠在櫃台前。她對他們笑了笑，「……兩位很幸運喔。這是今天最後一個草莓蛋糕。」

在兩張被凍得通紅的小臉兒上、原本的擔憂被笑容所取代。她打包好蛋糕、又在塑膠袋中放進去了幾枚糖果，「……因為馬上要閉店了、算你們便宜點喔。」

她推過袋子、又將幾枚零錢一起推了回去，「……聖誕快樂。……明年的話、記得要早些來喔。」

「……就是因為老闆娘總是心地太善良、每天整理帳本才那麼讓人頭痛。」

「……很頭痛嗎？」目送那對姐弟離開店內、她回頭望向了幽幽出現在倉庫門前的小鬍子店長，「怎麼、還有會讓身為神的店長大人覺得頭痛的事嗎？」

「當然了。就比如……」他雙手交叉、環抱在胸前，「……我眼前的便利店老闆兼神社巫女、今晚沒有草莓蛋糕可吃了。」

「……這倒是不算什麼啦……」

……但我還以為、會有哪隻烏鴉憑空變出來一個蛋糕給我呢……

「……直接變出來一個有點太無趣了吧？」他看向了貨架，「雞蛋和麵粉這裡可是應有盡有。」

「明明才說了整理帳本讓人頭痛……」

「反正臨期貨品也要被處理掉。」

……雖然是這樣說、但在聖誕節吃臨期麵粉做出來的蛋糕……

「……你要親自做給我嗎？」她咂了咂嘴、朝著他的方向悄悄探頭望，「……不動用神力的那種……？」

「沒問題。……畢竟是慶祝節日、自己動動手才有趣。」

……之前做打掃的時候，明明用了神力讓吸塵器自己在地上亂走……只是揮揮手控制了一下方向、就說是「自己動了手」……

「這次不會再那樣了。」

「……其實我也沒有很在意這……」

「……我要是在做蛋糕的過程中用神力偷了懶……」他想了想，
「……就變成人類一天。怎麼樣？」

……不、沒有這個必要……

站在一片混亂的廚房中的她、顯然對沒有在幾個小時前時積極出言勸阻一事十分悔恨。她用力眨了眨眼、試圖釐清現在的情況，「……所以……你在明知道會變成人類的情況下……」

他聳了聳肩，「……打蛋器不怎麼好用。」

……明明沒多久前我才特意網購的……！

……咦？

「怎麼了？」

「……喔、那個……」還在等他接上自己內心吐槽的她終於反應了過來，「……變成了人類、也就是說……」

「……我聽不到你怎樣在心裡偷偷講我了？」

「喂。」她雙手叉腰，「我講得光明正大。」

鬥嘴是鬥嘴、亂糟糟的廚房還是要收拾的。她把紙巾墊在手上、拾起了已經碎掉了的蛋殼，「……變成人類什麼的……我還以為你是在說笑。」

他十分配合地撕下了一張廚房紙、伸手遞給了她，「我也這麼以為。」

「……咦？」

「……總之、偶爾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你是指變成人類還是……」

「不。……這件事之前倒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地板上的蛋黃被她不小心壓扁、流得到處都是。他把手中的廚房紙卷放到了一邊，「……還是我來吧。」

「……謝……」

他正準備打響指的手尷尬地停在了半空。她用盡全身力氣、把快要溢出來的笑憋了回去，「……那就拜託店長先生、蹲在地上用廚房紙好好清理囉～」

—

「言靈」也算是他的被動技能之一。

古人相信言語中存在著不可思議的力量，它能將被說出口的話語實現、也可能會影響各種事件的走向。……怎麼說、大概有點像是

「一語成讖」，只不過除了倒霉事以外、言靈也可能會招來正向的結果。身為地方神、言靈的效果在他身上自然也被無限放大。……不過倒不是每一次都會起作用、這點倒是和普通人沒什麼區別。

「……所以你就抱著這種僥倖心理、然後……？」

他沒有正面回答、她也很難說清他到底有沒有故意的成分在。廚房已經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只有廚餘垃圾袋中還殘存著一些沒多久前的混亂的證據。融化奶油、分離蛋白和蛋黃，再用打蛋器把它們分別攪成蛋白霜和蛋黃霜。……怎麼說呢，因為第一次變成人類不是很習慣、他還在慢慢適應如何使用正確的力道來拿取物品，所以多數的步

驟主要還是由她來完成的。她緩慢地篩著麵粉，要是放在平時、她也就是在心裡悄悄講他兩句。不過現在為了讓他能清楚地了解到她的態度，只能……

「……我們的烏鴉大人、沒了神力就連四肢都控制不好了嗎？」

……把吐槽講出來果然還是有點……

她抖了抖麵粉篩，卡在最上面的一點麵粉也掉入了盆中。

「別這麼刻薄嘛。」他拿起了裝著麵粉的小盆，「……論做人類的經驗、槿小姐可是比我豐富得多。」

……槿……小姐？

……這又是從哪裡來的稱呼……？

「怎麼了？」他將麵粉一點一點地倒入了蛋霜中，「……就是覺得這樣叫你蠻有趣的。」

「……什麼嘛……」看見碗裡的蛋霜被慢慢攪拌成麵糊、她嘴上也開始小聲嘟囔，「……這和能聽到我心聲的時候、不是沒什麼區別嘛……喔！食譜上說、麵糊要從高一點的地方倒進烤盤喔……」

天色漸暗、顯得烤箱中暖黃色的燈光也更加溫馨。她彎著腰、盯著烤箱裡還沒有什麼變化的麵糊，……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呢……

「……很緊張嗎？」剛洗好的碗被他放進了瀝水架，「才剛剛烤上呢。」

「……嗯。稍微有一點……」

……帶回來的材料也不多。現在這傢伙又變成了人類、要是搞砸了的話就沒得吃了……

「……對了、高杉。」她直起了腰，「……草莓在……？」

切掉草莓蒂、留一些完整的草莓作為蛋糕頂部的裝飾。剩下的草莓則是切成小塊、用於製作蛋糕的內餡。他打開烤箱，「……應該差不多了。」

「……嗯、等我來……」見他沒有戴隔熱手套就想直接去拿、她急匆匆地放下了手裡的水果刀，「……等等啦！」

她突然意識到若是沒了神力、眼前的這位神大人其實是個相當令人頭痛的傢伙。還好他沒有真的燙到手、不然她肯定內心難安。……不、要變成人類那種話又不是我要他講的……！

她盯著被緩緩端出的蛋糕，正在把蛋糕端出來的他已經老老實實地戴好了隔熱手套。……在這個距離就能聞得到……香香的！好像比想像中的還要好……？

「要放在哪裡？」

「食譜上說要先冷卻一下。……就先放在餐桌上好了……」她比對著手機上的食譜，「……趁這個時候……來打發一些奶油吧。」

—

……這不是……用得還蠻不錯的嗎？

雖然已經以……比室友親密了一點點的身分在一起住了一陣子，可他認真做點兒什麼的樣子對她來說仍舊很罕見。她幫他扶著裝奶油的小盆、由他來操作的打蛋器正在奶油中旋轉，「……這個、應該要稍微……」

她的手很自然地搭上了他拿著打蛋器的那隻手。……她確實有點遲鈍，不過直接用動作演示總比組織語言來的快，「……要這樣……」

兩隻手疊到了一起去，「……稍微……轉一轉。」

「……哦？」他對著她歪過了頭，「……是因為我變成了人類、所以巫女小姐……這點小事也要親自上手指導嗎？」

有時候她不是很想承認、但他的睫毛很長，……倒也不是那麼長、就是……會跟著他眼皮的動作、上下忽閃忽閃的。下睫毛也很濃，頭髮也多、眉毛也多、睫毛也多，明明這傢伙身上沒什麼……

……也僅限於平時的人型態。……鳥型態毛還是挺多的。

他笑了起來，「……甚至打算一直就這樣『手把手』指導、直到把全部的奶油都打發好？」

「……喔、那個……」她嘟起嘴、像被抓包了一樣收回了自己的手，「……我去……我去看看蛋糕怎麼樣了喔！」

「總之、現在要把蛋糕分成兩份……」

她看了看刀架上的刀，「……是不是用最大的刀子來切會比較好？橫著來切的話……」

烘烤好的戚風蛋糕被橫著分成了兩塊。在作為基底的那一塊蛋糕上抹好鮮奶油、放上草莓碎，再將另一塊蛋糕放到最上方。這間老舊的宅子裡沒有蛋糕轉台那樣專業的道具，她只得舉起刮刀、眯起一隻眼睛，試圖依靠自己的力量將蛋糕最外層的奶油抹平。

「……那樣刮下去的話就太薄了。」

「……但是不先刮到平的話……」

「……讓我來吧。……你不是喜歡吃厚一點的奶油嗎？」

僅有一把的刮刀被傳到了他的手中。蛋糕上的奶油被均勻地攤開，然後又被他用刮刀一點一點地修成了一個規整的形狀。……雖然沒有烘焙店裡的蛋糕那樣完美、但現在看上去也是有模有樣了。

「……那麼、接下來由我來——」

……好像放了太多草莓在上面了……

她拿起草莓放到蛋糕上的動作一氣呵成。她塞好最後一塊草莓，此刻蛋糕上的草莓們已經一個挨著一個、擠在了蛋糕的最上方。要不是奶油能稍微起到一點黏合的作用、最外層那一圈的草莓估計已經被擠了出去。她緊張地盯著那幾顆歪歪斜斜的草莓，他倒是站到了一

旁、欣賞起了他們兩個人共同完成的傑作。他伸手攬上了她的腰，
「要現在就吃嗎？」

「……也可以稍微等一下再……」

……已經天黑了啊。

她的目光又回到了眼前的蛋糕上，「……還是先來吃晚飯吧。」

……按理來說，在聖誕節這天、是應當買肯德基的炸雞來吃的。
……當然鎮子上並沒有這個、微波爐裡轉著的便利店炸雞也一樣香。
……真是的、自從開了便利店之後，已經偷懶到連飯也不怎麼煮了…
…

……叮。

草莓蛋糕被先放進了冰箱冷藏，微波爐中用小盒裝著的炸雞正散
出陣陣香氣。他墊著廚房紙來隔熱、拿出了那枚紙盒，又將其中的炸
雞倒在了盤子上。……在節日裡光吃這麼一樣東西看起來有點寒酸。
於是他又在盤中擺上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帶回來的雞塊和薯條。她從裝
餐具的抽屜中摸出了兩把叉子、同時還不忘對他偷瞄，……雖然今天
是人類、但是……

……不知道怎麼形容，和平時還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大人的時
候、給人感覺也差不太多呢……

「如果不太夠的話、冰箱裡還有些關東煮的材料。」他一手端起
了一個盤子，「……雖然種類不怎麼多。」

「……沒關係沒關係！這些已經很夠了、還有蛋糕呢……」

……吃炸雞怎麼能少得了啤酒？她用胳膊夾住了原本在另一隻手上的啤酒罐、正準備用空出來的那隻手關上冰箱門。他的聲音突然從廚房門前傳來，「……要我幫忙嗎？」

「……我自己拿就好啦。」

她啪的一聲合上了冰箱門。從不知道什麼時候起、這位和她住在一起的神大人也開始時常加入她的夜間啤酒享受時段了。……不過他平時都不會被酒精影響啦、所以不會那麼……

……被酒精……影響……

……但今天……？

她好像有了個壞主意。她看了看冰箱最深處的那一瓶包裝上寫著英文詞匯的琥珀色液體，……嗯……

「今天想看點什麼？」他舉起了遙控器，「……電影還是電視劇？」

對自己成功惡作劇的想像被一下中斷、她迷茫地眨了眨眼，「……嗯、那個，我看看……今天應該會有電視台播放聖誕節目的……」

腦袋裡那隻被泡得醉醺醺的烏鴉撲騰著翅膀、繞了一圈還是沒能成功飛出去。熱呼呼的炸雞配上冰涼的啤酒格外美味，他為她擠了些蕃茄醬，窩在被爐裡的雙腿暖洋洋。半罐啤酒下肚、沾了蕃茄醬的薯條也好像戴上了聖誕帽。她咽下嘴裡的炸雞薯條，「……對了、那個

……你要進來嗎？就是……不知道你作為人類的話、會不會有點冷……」

這暖烘烘的被爐是他沒多久前才為她在網上買來的。……她其實早就想要這個了。雖然小時候也有和弟弟一起窩在被爐裡的記憶，不過在與弟弟被迫分開的那一年，那老舊的小被爐突然再也不會發熱、就那樣壞掉了。而後來搬到東京的時候、因為租住的小屋太過狹窄，也根本沒有地方能放得下一個被爐。無意中發覺這就是她想要的聖誕禮物的他忍不住在神社內廳偷笑，……沒想到自己的巫女想要的聖誕禮物、竟然如此質樸。

正在享受一日無神體驗卡的小巫女眨了眨眼、又往一旁挪了挪，「……這樣的話、不會很擠喔？」

……現在可倒好，好不容易許願得到了一個溫暖的大被爐、結果還要主動和別人擠在一……

……變得好熱……

她突然意識到，在正常的多人一起坐在同一被爐裡的情況下、他似乎應該到方形小桌的臨側去。……不過這被爐倒是足夠大、同一側的話兩個人也可以擠得下……

她與他肩並著肩，她覺得自己好像不怎麼機靈。她用指尖敲了敲手裡的啤酒罐，「……對了、那個！不知道你第一次作為人類來喝酒……感覺如何呢？」

「還不錯。」

雖然聽不見她腦袋裡面的胡言亂語，可於他而言、她與他就像小兔和獵手，他早就研究透了她的行動軌跡。就像是只要裝作不知道應當和她一起鑽進被爐裡取暖、她就會大大方方地讓出身邊的位置並發出邀請。……大號的被爐比普通的被爐貴上了快一倍，但這些都是值得的。

「……你會……」她悄悄貼近了他一些，「……覺得頭暈什麼的嗎？」

「……怎麼、難道你覺得我變成了人類之後……」他晃了晃手裡的啤酒罐、裡面顯然已經什麼都沒剩下了，「……酒量會和你差不多嗎？」

「……喂。」

她鼓起臉頰、試圖轉移話題，「……那既然烏鴉大人變成人類也醉不倒的話、就請你去把蛋糕端過來好啦……」

「樂意效勞。」

節日前夕比較忙碌、家裡也沒來得及增添什麼有節日氣氛的裝飾，不過這倒是讓這樸素的草莓蛋糕沒有顯得太格格不入。……難得一起做了蛋糕、是不是應該拍照紀念一下呢……？她左右看了看，……可惜也沒有什麼能拿來一起拍的小東西……

「其實……」他清了清嗓子，「……早上出門之前、我順便準備了這個。」

「……咦？這、這個是……」

雙手接過他遞過來的小禮物，她沒忍住、撲哧一聲笑了出來，「……這個……」

……好像是叫作……

那是一顆小小的聖誕樹、大概只有十釐米高。紙質的樹幹上、綠色的結晶像松針一樣栩栩如生。小樹的頂端有一顆金色的小星星、樹身上也掛了些簡單的裝飾。……除了有點小、完全就是一顆合格的聖誕樹。

「……這個、這個是小學科學課上用到過的……」半罐啤酒下肚、已經有點暈乎乎的她努力想了想，「……開花聖誕樹……！」

「……你其實不必說得那麼詳細。」

「怎麼、烏鴉大人難道會因為變成人類後、不小心買了小孩子的課堂道具送人……」她不懷好意地抿嘴笑了起來，「……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嗎……？」

他沒有講話、只是靜靜地開了一罐新的啤酒。在舉罐到嘴邊的同時，還不忘一邊揚起一側的眉毛、一邊對她靜靜觀察。她的臉頰在酒後總是會變得紅撲撲，捏上去的話軟度適中、雖然會比平時稍熱一些。親上去的話、她倒是不管什麼時候都會因為被小鬍子扎到而哇哇叫。對他心裡在想些什麼毫不知情的她見他沒什麼回應，只好撇撇嘴、掏出了手機開始拍照。……不過那顆小小的聖誕樹擺在蛋糕旁邊作為道具倒是剛剛好。……嗯、貼文的話要配點什麼好呢……？她看了看手機螢幕上的好友列表，……雖然可能還沒有放假……不過一會兒也問問小佑今天做了些什麼吧。

……嗯……

她捧著手機、熟練地用拇指敲打起了螢幕上的鍵盤。

……聖誕快樂🎄

……和男友送的笨禮物一起 超笨的w

「……你發了什麼？」

「……嗯？沒、沒有什麼。就是蛋糕……」她飛快地收起了手機、看上去十分心虛，「……蛋糕的照片而已啦！」

……大概是些不怎麼聰明的話。

他倒是也註冊了社交軟體的帳號、只不過空蕩蕩的聯絡人列表裡只有她一位。……神大人的話、果然不需要網絡就可以社交吧……。幫他設定好帳號訊息的她一邊嘟囔著、一邊高高興興地把自己的聊天框釘選到了他聊天介面的最上方。她發貼文的頻率倒是不怎麼高，不過也足夠將他的首頁佔據了。……當然她與他幾乎每時每刻都泡在一起，她發出的那些照片和貼文對他來說顯然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只不過每當刷新首頁、螢幕上瞬間被大量的來自於她的瑣碎內容佔滿時，他便會心情舒暢。

「……不過、這顆小聖誕樹是在哪裡買到的？」她端起那顆小樹、放在手心看了又看，「……我都好久沒有見到過這個了。」

「我在網上看見了相關的影片。然後……」

「……咦？還有介紹這個的影片……」

「我自己做的。」

「咦。」

她看了看手裡的小聖誕樹、又看了看他，「……咦——！」

「……我會親手做東西、很稀奇嗎？」

「不、倒不是這個……雖然確實有點稀奇啦！但是……」她一手托著小聖誕樹、一手伸出食指指向了它，「……這個、這個可是小孩子的科學課作業喔……？」

「……不是蠻神奇的嗎？加了調配好的液體就會開花。」

她的眉毛因為納悶而呈現出了一個古怪的形狀。……等等、所以這小鬍子烏鴉並不理解……

……並不理解「化學」是什麼啊……！

「讓我想想……」他眯起眼睛、似乎在琢磨她臉上的表情，「……你肯定覺得我『身為神居然不懂簡單的人類科學』……之類的、是不是？」

「……什麼嘛、難道你會懂……」她話鋒一轉，「……算了。這樣也不錯啦……」

她把小樹先挪到了一旁，「……所以……蛋糕要怎麼切才好呢？上面的草莓會……唔。」

還沒等她說完、早就在蛋糕邊緣搖搖欲墜的草莓就被擠下去了一顆。他扶起那顆脆弱的草莓、又用紙巾擦去了蹭在桌上的奶油，「你還沒說是什麼不錯呢。」

「咦？那個……」突然被塞了一嘴草莓的她講話有些含糊不清，「……我是說、你就這樣……嗯、稍微會不太懂有些東西的話，也很好……」

他微微側過頭、欣賞起了她被草莓塞滿的臉頰。她倒是十分無辜、只是仔細品嚐著嘴裡的草莓，「……這個、還蠻甜的……」

他確實不懂化學、但他知道她像隻小兔，只是吃到甜味的水果也會覺得開心、看見他親手做的神奇小樹也能把她逗笑。他拍了拍她的肩，「……來吧、我來切蛋糕。」

綿綿的、軟軟的，戚風蛋糕、奶油還有草莓混在了一塊兒，在嘴裡輕輕一抵就會化開。……草莓蛋糕是絕對不會出錯的。她信誓旦旦地用叉子戳起了一顆草莓，……就算是由變成了人類的烏鴉來做、也是不會出錯的。酸甜佔據了味蕾，她放棄了啤酒、一口一口地享受起了眼前的草莓蛋糕。在東京時因為獨居、每次只能買來一小塊精緻甜品慢慢品嚐，而現在……因為和這隻烏鴉住在一塊兒，甜品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牆上掛著的鐘錶的時針又轉了大半圈，桌上的蛋糕和電視節目的進度條都已經沒剩下多少。她懶洋洋地打了個哈欠，「……高杉……有吃好嗎？……蛋糕怎麼樣？」

他點了點頭，「……蛋糕很好吃。」

「……那……」她湊到了他眼前，「……酒呢？」

她八成在打什麼壞主意、他不需要任何特殊能力也能猜得到。他對著她的方向低下頭，目光從那對每晚都會塗唇膏的嘴唇上、慢慢挪到了她臉頰的上方。那雙茶色的眼睛裡充斥著小小的得意，「……就是、之前小佑他……留了一瓶沒見過的酒。……聽說搭配可樂的話就很好喝喔！明天不用早起去看店、要不要……」

兩罐啤酒也能讓她的膽子大上許多，就連他突然貼她貼得很近、她也沒有閃躲。他在她耳邊低聲道，「……好。」

見自己籌劃的壞事就快得逞的小兔子興高采烈地跑進了廚房。……冰塊、洋酒，再加入一些可樂……。她舉起自己的那一杯、送到鼻子下聞了聞，……好濃的酒精味！這個、這個真的會好喝嗎……？

她舉著兩個杯子，從廚房到客廳的這一段路並不長，可腦袋已經有點暈乎乎的她走得還是歪歪扭扭。兩隻玻璃杯中的液體看起來大差不差，不過在她遞給他的那一杯中……可樂的含量比她自己留下的那杯裡要少了不少。她與他碰杯、嘴上還在裝模作樣，「……外國的酒度數好像很高喔！如果你要是覺得很醉、也不要硬來……乾杯！」

「乾杯。」

還在東京讀書的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特意從免稅店帶回來的威士忌會被她無聊的姐姐拿來幹這個。比起本土產的清酒、這威士忌入口的感覺更加生猛，冰塊和可樂倒是中和了一部分酒精味、顯得回味更加順滑醇香。……怎麼說呢，雖然一時之間不是很習慣、但也……並不壞，甚至可以說是還蠻有趣的。他看了看杯中酒、又看了看那隻吃了甜食後還要硬喝烈酒的小兔，她的五官已經被辛辣的酒氣激得縮成了一團。皺著臉的小兔吐出舌頭，「……哇……」

「……怎麼樣？」他的嘴角還是翹起來了一點點，「……喝不太習慣嗎？」

這個時候老實回答顯然相當丟臉、好歹她也是一位參加過好幾次飲酒會的成年人了。她臉漲得通紅，「……比、比想像中……辣一點。」

其實她的那一杯裡幾乎都是可樂。……不過這也沒辦法、畢竟才剛吃了蛋糕，在她那對苦味本身就十分敏感的舌頭上、一點點酒精也會顯得更加苦澀。……真是的！簡直、簡直就像可樂味的洗潔精一樣……！小佑在美國就喝這個嗎？那、那也太可……

他笑著把桌上剩下的一點雞塊和薯條推到了她面前，「有點東西下酒的話、應該會好一點。」

……已經不想喝了、好想繼續吃蛋糕，然後喝點牛奶什麼的……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畢竟今夜可是難得的烏鴉變人日、我可要……！

……居然連紀念日的名字都已經起好了。她伸手往嘴裡塞了塊雞塊，為了不讓酒顯得更苦、她就連蕃茄醬也沒敢蘸。他倒是慢悠悠地開始品鑑了起來，只不過不知道他品的到底是手裡的洋酒、還是眼前的這隻傻兔，「……喝不習慣的話、想都給我喝也可以。」

「沒關係、這個……還好！還好……」

她屏住呼吸、對著杯子猛嘬了一大口。他見狀默默舉起了杯、腦袋裡卻已經開始確認家裡存放解酒糖和柚子茶的位置。伴著電視節目的背景音和雖然不太搭的下酒菜，就算是烈酒在他杯裡也下得很快。……平時不會被酒精影響到的時候倒是沒有注意過、稍微上頭的感覺居然也還不錯。他準備拿雞塊的手突然和一隻不屬於他的手撞到了一塊兒，……也許主要還是因為眼前的這隻笨兔子。她嘿嘿傻笑，他把雞塊掰成了兩半。他是想全部都讓給她吃的，但在這種只剩下最後一塊的場合、她也只會和他你推我讓個沒完。她嘴裡嚼著最後的半塊雞塊，「……你喝得好快喔！要不要我再給你倒一些……」

「想要灌醉你」幾個大字幾乎已經寫在了她沒有瀏海的腦門兒上。……那裡是不是會很好敲？聽說無聊的人類小孩會互相彈額頭來取樂……

他停掉了胡思亂想，「我自己去廚房拿吧。……還想要點薯片嗎？」

「……嗯！好喔。那就麻煩你……」

他滿意地看到了她在發現他竟將洋酒整瓶拿了過來時臉上的表情。她小心翼翼地接過了他遞來的薯片，「……那個……那麼大一瓶、你都要……？不、那個，……你今天第一次做人類、不要喝太多喔……？」

「我要是喝了太多的話……」他把酒瓶放到一邊、歪頭望向了
她，「……巫女小姐會願意照顧……我這個普通人嗎？」

「……我？我的話……」顯然現在還是做壞事對她來說更有吸引力，「……那要看人類先生、不小心喝到什麼程度了喔……？」

烈酒幾乎灌滿了他的杯子，她勉強強加進去的那麼一點可樂少得像是遇到了黑心商販。……把我灌醉對你來說有什麼好處？他瞥向那隻滿肚子壞水的呆兔，她看上去倒是很開心、正嘎吱嘎吱地嚼著薯片。威士忌上頭的速度比其他的酒快得多，更何況在這之前、他們已經喝了一些啤酒。現在房間中有兩個已經暈乎乎的人、但他們對於這一情況全無所聞。

「……對了、那個……」她用紙巾擦了手指、又拿起了手機，「……我還沒來得及給小佑發……」

「……發什麼？」

「當然是問問他今天做了點什麼呀！好歹也是個節日……咦？」

手裡的手機被一把抽走、回到了小桌上，就好像她剛才根本什麼都沒拿起來。她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又抓起了手機，「……我會很快……」

手機又回到了桌子上。她皺起眉頭，「……高杉……！」

那隻大手已經先她一步、按在了她的手機上。她看了看手機、又抬起頭看了看他，「……你難道在……」

「……吃醋……」她用指尖在他手背上輕輕戳了戳，「……嗎？」

「沒有。」

……回答得好快。

「什麼嘛、既然沒有的話……」她的輕戳變成了輕推，「……把手機給我啦……！」

「不要。」

「……喂……！這是我的手機啦……！」

輕推變成了重推、然後演變成了兩個人的推推搡搡。上了頭的二人下手沒輕沒重，倔強也被無限放大的她非要在這個時候拿到她的手機不可。周遭的空啤酒罐跟著一起遭了殃、叮叮噹噹地滾到了四處。他一手按著她的手機、一手推著她的臉蛋，就算他變成了人類、醉醺醺的她的力氣還是不及他那麼大。她氣急敗壞，「……呀！」

他的胳膊上多了一圈牙印兒。……之前沒怎麼注意過、她的牙齒還蠻整齊的……。只是她越是跟他較勁、他就越不想把她的手機還給她。……客廳、電視，炸雞、蛋糕還有越喝越香醇的酒，……萬一在你給你那個總是板著張臉的弟弟發了消息之後，他一個電話打過來、破壞了這完美的節日氣氛該怎麼辦？

而借酒勁佯裝兇惡的小兔已經準備要咬下第二口。他躲過她的攻擊、將手機向另一隻手的方向一拋，……正常情況下他肯定是能接得住的。然而現在她的手機邊緣撞上了他的手背、啪嗒一聲掉在了那一堆亂糟糟的啤酒罐旁邊。

「……不許亂丟……唔！」

想要接住在半空中的手機的她顯然慢了半拍。她跟著摔在地上的手機、也啪唧一聲撲到了榻上。還好他的反應足夠快、在她摔下前用手墊住了她的肩膀。好不容易才拿到手機的她終於鬆了一口氣，「……幹嘛……幹嘛啦！不要這樣……」

她空出來的那隻手到處亂抓、毫不客氣地薙住了他的衣領，「……讓我……讓我起來……！」

他的腦袋好像只能處理與她講出來的話相反的內容了。他把她扶了起來，只不過幅度有點大、導致她才剛直起身就又躺到了榻上去。他伸手拍掉了她的手機，「……抱歉。我好像……有一點暈。」

……咦？

……語氣、聽起來不太像是裝出來的……

……所以我……

……成功了……嗎？

壞主意得逞的惡作劇小兔一下來了精神、就連酒勁都好像蒸發出去了一點點。她一邊盯著他的眼睛、一邊在嘴裡念叨著，「……喔、所以變成人類的烏鴉大人……」

他已經猜到了她不會說什麼好話。

她將目光瞥向了其中液體還剩下起碼一半的洋酒瓶，「……只能喝這麼一點點……？」

……夠到了……！

挑釁乃是她準備拿取手機的戰術。……不過發消息這件事已經被她拋到了腦後，留下這隻小鬍子烏鴉醉酒的寶貴影像才是當下的要緊

事。她把手機舉到眼前、飛速打開了相機，「……好了、現在要展示一下……醉醺醺的人類版烏鴉大人囉～」

要是放在平時，他肯定會直接打個響指、然後沒收掉眼前這壞心眼小醉鬼的手機。可是現在他沒有神力，但他早就無師自通了如何耍無賴。於是他直接一把按住了她的兩隻手腕、連帶著她手裡的手機一起扣到了榻上。雙手被固定到了頭頂的她試圖反抗，「……幹嘛……！」

「……不幹嘛。只是……」他湊了上去，「……我喝醉了酒。接下來會做什麼……」

她咽了口口水。

「……我也保證不了。」

「……不、不是！那個、我……」

……拍一下醉酒的樣子也不可以嗎？

……不對、這個好像是升級版的挑釁……

「……我、我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記錄一下……」

「……記錄什麼？」

「……就、就是神會醉酒這種事很罕見呀！我想……」

「……害我變成現在這副樣子、還想分享給別人看嗎？」

「……不不不、不是……！我……」她緊閉雙眼，「……不要用小鬍子扎我……！」

用她已經熟知的招數顯然有些太過無趣。他留了一隻手繼續按著她的手腕、空出來的那隻手則是一把把她那件被迫履行居家服和睡衣雙重責任的鬆垮T恤掀了起來。肚子上突然一涼，她緊張得連兩隻無形的垂耳朵都豎了起來，「……咦……咦……！」

……酒後失態這種庸俗的劇情、終於要讓我……！

……在期待什麼啦！

他低頭看了看，剛剛的炸雞、啤酒和蛋糕讓她的肚子看上去比平時更加肉了，「……準備好了嗎？」

「……我、我還不知道你要……沒有、沒有……！」

「……是嗎？那你可要加快速度準備了。」他的兩隻手已經挪到了她的側腰，「因為我……」

「……什、什麼啊？……呀！不行！快停——」

還沒說完的句子被一陣大笑取代。被他抓撓著的側腰癢得不行，手機也被她丟到了一邊去。為了抵禦他突如其來的進攻、她連腿的力氣也一併使上，「……停……停下啦……！」

「……還要不要拍我醉酒的樣子了？」

這倒是提醒了她。她意志堅定，「……要拍！呀——」

烏鴉亂啄、一向安靜的兔子被逼得大叫，蓋過了電視上的夜間廣告。……小鬍子烏鴉、討人厭！討人厭——！或許她應該趁著酒勁、

試試在他睡著之後把他下巴上的小鬍子全部都剃掉。她到處亂抓的手忽然停了下來，……蹭到什麼了？涼涼的……

幼稚的打鬧暫停。她看了看自己的手，……是剛才盤子裡剩下的奶油嗎？嗯……

手指上的奶油轉移到了他的鼻尖上。沒有人能解釋她這一動作背後的邏輯。……很好玩呀！她咯咯傻笑了起來，……奶油小鬍子烏鴉……

「……好玩嗎？」

她點了點頭。

「……那我也該讓巫女小姐體驗一下這種好玩。」

臉蛋被抹上了兩團奶油的她看起來不是很聰明。

他一邊舔掉手指上的奶油、一邊滿意地看着眼前的傑作，「……是不是？」

被抹了一臉奶油的她倒是開始裝模作樣，「……好啦！現在我們兩個臉上都有奶油、現在扯平啦……」

她慢悠悠地坐了起來、又開始在旁邊的被爐桌上試圖尋找些什麼，「……高杉、紙巾在……」

醉意的影響下他沒有多想，只是側過了身、準備幫她抽兩張紙巾。可是剛笑了半天、眼角還帶著笑出來的淚花的小兔子可是精神得夠噲。他遞過紙巾，「……給……」

她用力憋著笑，……現在他的臉上也有一大團奶油了。他忽然想到沒多久前在網絡上看到的養兔心得，……別看兔子安靜、其實它們都調皮得很。頑皮搗蛋的小兔脖子上突然一緊，回頭一看、凶神惡煞的烏鴉已經揪住了她後側的衣領。……不過因為那兩團奶油的緣故、倒是也沒那麼兇神惡煞。她戰戰兢兢地轉了回去，「……這件T恤還沒買沒多久呢……！你這樣……這樣抓會把領子撐變形的……！」

烏鴉可不關心這個、烏鴉的衣服都是羽毛變的。……雖然現在羽毛衣服也因為神力的消失、變成了普通的聚酯纖維。穿著和快時尚品牌服裝材質一樣的襯衫的烏鴉拎著她的衣領，「……還要不要到處亂塗奶油了？」

「……不、不會再塗啦……！」

「……你保證？」

「……我保證、我保證……」

被烏鴉叼起來的小兔終於重新回到了地面上。盤子上剩下的奶油、他很好笑的臉，還有在腳邊的手機，她的視線飛速掃過這三處，而沒了神力的烏鴉、終究還是慢了她一步。

……咔嚓。

就算只有普通人類的力氣、把她連著手機一起拎起來對他來說還是綽綽有餘的。他拿著紙巾擦去她臉上奶油的時候她還在嘿嘿傻笑、

以為他的貼心行為是出於寬宏大量，然而下一秒她就倒在了她和他的被褥上。……就這樣過個簡單的聖誕節也挺不錯的、是不是？……可是外面的電視還沒有關呢……！她的大叫他假裝聽不到。……節日的夜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清晨的陽光映在了她的臉上，光溜溜的她拽了拽被子、抖出來了幾根黑色的羽毛。恢復了神力的烏鴉輕戳她的臉蛋兒，她的肚子咕嚕咕嚕叫，手機螢幕中他臉上沾著奶油的糗照也沒有被刪掉。他用嘴叼去她髮絲間夾雜的羽毛，「……聖誕快樂。對了……」

她揉了揉眼睛、等著他已經被她猜到的下一句。

「……還要不要吃草莓蛋糕？」

．．．．．
姐弟新年篇 - 要一起回家嗎？

……就是、怎麼說呢……。

……大概是在聖誕節前幾個禮拜的某個下午……收到了那條消息。

—

「……小佑～要準備上車了喔！東西都有沒有帶好？」

「……嗯。」他下意識地收起手機、按下了側面的鎖屏鍵，「……都拿好了、走吧。」

停靠在車站的是一輛雙層巴士。她與他一同登上巴士、走上了通往二層的階梯。她時不時低頭比對手機上的座位號碼，「……這個……應該是在……喔！」

第一排的視野毫無遮擋。……來乘坐觀光巴士的話、能被分配到這個座位是再好不過了。她鑽到靠窗的位置、扭頭對著他笑，「……嘿嘿。第一排、很幸運喔……」

他也跟著她坐了下來。沒多久前、當他問她想不想一起去坐聖誕限定路線的觀光巴士時，她還揚起眉毛，說自己又不是來東京旅行、幹嘛要坐觀光巴士？他順著她的話隨口問了下去，……那姐姐……有什麼有聖誕氛圍的活動推薦嗎？她卻皺著眉頭、久久說不出來一句話。

……姐姐其實也……

……和我一樣……嗎……？

紐約的聖誕季從萬聖節結束後的第二天就開始了。聖誕樹點亮儀式、戶外冰場、燈展、聖誕老人巡遊還有聖誕集市，活動算不上多也算不上少。……只是要和誰一起去呢？他僅有的幾位關係還不錯的同學們幾乎都選擇了在寒假時段回到老家、和家人團聚，而同為留學生的室友倒是打算在這個十二月與他一同留守陣地。……但兩個也沒有那麼熟的年輕男人結伴去看聖誕節的彩燈、聽上去實在是沒什麼氣氛。於是就這樣，除了在高中時每年還有寄宿家庭準備的聖誕晚餐外、他在美國的這幾年是一點聖誕活動都沒有參與過。

「……姐姐。這個……」

他從隨身的包包裡掏出了一頂毛線帽，「……一會兒巴士開起來、風會很冷的。」

毛線帽頂部的絨球跟著她四處張望的動作左右搖晃，「……小佑呢、小佑的頭不會冷嗎……？」

他搖了搖頭，「……我沒關係的。」

……也許是早已習慣了紐約更寒冷的天氣、也許只是單純不喜歡戴帽子，十二月的東京夜風吹散他額前的碎髮、她還是伸手幫他拉上了衛衣的兜帽。她以為他會像小時候那樣搖搖頭、像小狗兒一樣試圖把帽子甩掉，可他只是抓著兜帽的邊緣、把臉朝著反方向側了過去，「……我……那個、不戴帽子也沒事的……」

他從小就不怎麼習慣戴帽子。無論是小學要求上學一定要戴的小黃帽、冬天用於保暖的毛線帽、還是十二歲的她手裡拿著聖誕帽，只要是扣在他頭上的東西、他通通都會試圖甩掉。有時她也會因此生悶氣，她看了看掉在地上的聖誕帽、然後故意伸手揉亂了他的頭髮——亂糟糟的頭髮軟塌塌地貼到了頭皮上去，他最討厭這樣了。十歲的他頂著一頭亂亂毛，在這個沒有草莓蛋糕、只有從鎮上的小店裡買來的炸雞塊的夜裡，氣鼓鼓地對她跺著腳。

……聖誕節的話、其實從小時候就沒怎麼……

……也不完全是。在母親還在世的時候，她還是一個在聖誕節有大號草莓蛋糕、和父母特意在附近的城市裡買來的肯德基炸雞桶吃的幸福小孩。……不要太張揚喔。母親一邊笑著、一邊為她切了一大塊草莓蛋糕，……要是讓烏鴉大人知道了的話，他又會開始念叨、說我們對西洋的節日太過上心啦……

她不知道烏鴉大人的樣子、她只知道眼前的草莓蛋糕好吃。然而這樣的好日子並沒能持續多久，在他住進家裡來後、她也是想要嘗試著去繼續按照這個標準來慶祝聖誕節的。可總是不在家的父親和阿姨不會帶蛋糕或是炸雞回來，有時候甚至除了新年那幾天、他們相互之間根本就見不到彼此。鎮子上僅此一家的烘焙坊做不出那麼多的草莓蛋糕，總是趕在快閉店時才趕到店門口的笨小孩什麼也吃不到。隔壁小餐館的炸雞塊味道倒是還不錯，只不過和原味雞一點都不像。

……那姐姐之前在東京……都是怎樣過聖誕的呢？

……喔。那個……

上班兩個字聽上去冷冰冰的、所以最後她也沒有講。明明也在東京住過好幾年了、但她其實哪兒都沒去過。隨著在東京的年頭漸長、電視上的情感劇也開始變得無聊了，現實中總是在寫字樓裡坐著的人、在聖誕節那天是不會從天而降一位帥氣漂亮的男女友到面前來的。她握緊手中裝著薄荷熱可可的紙杯，……這能算是有一點點聖誕氣氛嗎？她仰起頭、在小格子間內向外張望，那些地中海老頭兒反著光的頭頂並不能讓她的心情變好。

……小佑呢？在美國的話、聖誕節應該……

……嗯……就……還好。

他輕輕握住了她的手。聖誕限定路線的觀光巴士從丸之內出發，途徑六本木和東京塔。巴士穿梭於東京的街道、在冷風中走走停停，……怎麼說呢、確實是很像來觀光的人才會做的事。……倒是也不錯，他也僅在兒時的幻想中與她一同東京旅行過。

「……喔……！」

櫛樹坂通兩側的銀白色燈飾閃閃發亮、遠處東京塔上的燈光佔據了夜空。她想儘量不要表現得那麼像一位觀光客、可一切都如曾經在電視上看到過的東京街景一般，燈飾的銀白彌補了東京不常落下大雪的空洞，緩緩行駛的巴士將整座城市的步調也放慢。……有時候她會忘記東京其實是個這樣的地方，其實是個和她兒時想象中所差無幾的地方。疊在一起的手熱熱的，同樣被燈光吸引了注意的他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姐姐、……要不要拍照……？」

「……嗯？嗯……」她低下頭、看了看自己被捏住的手，「……好喔。」

……不知道姐姐她……覺得這趟行程怎麼樣呢。

路上有些擁堵、導致巴士的行駛時間比預定的要長。雖然車上有熱氣，但畢竟是敞開的頂篷、有時還是不怎麼暖。巴士離開了六本木的閃亮通路、從東京塔下駛過，幸好在離開前的最後一秒、他瞧見了映在她眼中的銀白色。她一味地仰著頭、從這個平時不太能體驗得到的角度仔細觀察著東京塔，……簡直像個小孩子。他也跟著抬頭望、望向塔上的暖黃色燈光，東京像一個巨大的由鋼筋水泥造出來的夢。……要提醒她拍照嗎？她好像……也沒有很想拍什麼……

他擅長做個不太愛講話的弟弟、可一位完美男友的品質卻與他過往的經驗掛不上鉤。……不過說到底、什麼樣的男友才能算得上是完美呢？他查了半個月的資料、將十二月的每個週末都用聖誕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這只不過才是第一項、怎麼就……

「……小佑、我們要回到巴士出發的地方了喔……」

這是屬於她的一個可能有點奇怪的習慣。……小佑、我們要到學校了喔。……小佑、我們要到超市了喔……。明明可以直接說成是要準備下車了，但她總是會這樣重複一遍他們的目的地。和她待在一起放空的時間總是過得很快，他忽然想起十幾歲的時候、他們會在搭公車時共享同一副耳機。他會假裝那是前往某座大城市的新幹線，然後和她一起向那個遙遠的地方前進。

「……姐姐。……這邊。」

曾經那個總是跟在姐姐身後的小不點兒，如今也可以在前方領著她走、甚至開車送她到要去的地方了。……或許應該問她關於那條……算了。他要帶她去看東京最大的聖誕樹、於是他強迫自己把下午收到的那條訊息拋到了腦後去。他牽著她的手、穿過一幢幢燈火通明的大樓，燈飾下多是一同趕在聖誕出遊的小情侶、他與她也一下子融入了其中。

「……總之、這個就是……嗯、應該是東京最大的聖誕樹。」

他側開了身子、他知道以自己的身高一直在她前面會有些礙事。……是不是應該多解釋兩句什麼的？他在大學課堂上演講的時候也沒這麼無助過。她盯著眼前的一片銀白、直勾勾地向前走了過去，那些燈飾在商場中央的這一片小空地中化為了人造的銀裝素裹、遠看也似是有雪落。她左看看、右瞧瞧，……這顆聖誕樹大概有……三層樓那麼高？哇……

被放置在商場中央的巨大聖誕樹已經不算是什麼新鮮事了，可對她來說、這一切仍舊十分新奇。明明周圍都是商鋪和在逛街的顧客、聖誕樹前卻有一片特意佈置出的銀草地。他彎下腰、湊到了她耳邊，「……姐姐。那邊……有專門用來拍照的地方。」

聖誕樹下同樣被燈光裝點起來的小屋成為了絕佳的拍照場所，隨處可見的普通材料通過裝飾組合、然後也融進了這帶著聖誕氛圍的夢。她鑽進小屋、拿起手機，又回頭朝他望了望，……雖然……想分享照片的對象就站在這裡，……不過還是拍幾張、作為紀念吧……

「……姐姐想要我……幫忙拍照嗎？」

「……嗯？嗯、好喔……」

鏡頭裡的她看上去有些笨拙。她整理了圍巾和帽子、又扯了扯衣服的下襬。……姿勢……姿勢的話、要擺個什麼樣的姿勢才好呢……？……不、不對。果然還是……

「……小佑、那個……要一起拍嗎？嗯……」

他乖乖站到了她身後去。明明是以前在鎖子上時經常一起做的事、為什麼到了大都市反倒會覺得害羞了？他原本就不怎麼擅於站在鏡頭前、所以就算沒有標準的笑容她也不會多說什麼的。她舉起手機，「……一、二……嗯、要拍了喔！」

他沒有鬆開他們莫名牽到了一起去的手，在這裡也不會有人因為這些小事就停他們的課、叫他們的家長了。正低頭看著手機上剛拍好的照片的她笑得很可愛，「……小佑在拍照的時候、還是和小時候差不多呢……」

……這是讚揚嗎？還是……

……一個不太喜歡拍照的弟弟在被姐姐拉去拍照時是可以不太笑的。……但正在和戀人約會的……男友呢？和讀書不同、和人相處這件事本身就沒有一個明確的指標。……再加上她本來就有著不太會將情緒外露的性格，他實在是對自己的判斷沒什麼信心。他環視四周，「……好像沒有人在排隊。……姐姐想重新拍的話……也可……」

「我沒有要講小佑的意思喔。」她眨了眨眼，「……先把這裡讓出來吧。……要是照片上笑得太燦爛的話、反倒不太像小佑了呢……」

「……我在姐姐心裡……」

「……嗯……？」

「……總是……很陰沉……嗎？」

她看上去很無辜，「……小佑、為什麼會這樣覺得呀……？」

「……因為我平時……也不太會笑什麼的。」他拉著她、站到了聖誕樹附近的一個安靜的角落，「……總是穿黑色、話也不是很多……」

她搖了搖頭，「……陰沉的人的話、是不會這樣悉心策劃聖誕節的活動的喔。」

……可是我都不想讓你知道那條……

他沒有接話。早已習慣了做姐姐的她湊到了他眼前去，「……好啦、不要想太多喔。坐觀光巴士很有趣、聖誕樹也很漂亮呢……。……讓我想想、接下來是不是該去買點什麼東西吃啦……？」

……畢竟……

……姐姐就是姐姐……啊。

只需要簡單的幾句話、他就會像是回到兒時那般乖乖跟著她。……要去吃點什麼呢？這附近的話……就去東京站下面吃也不錯喔？然後直接坐電車的話、也很方便呢……。緊緊握在一起的手抵禦了車站的人潮、嘴上說個不停實際上是她也在驅散內心的慌張。……沒多久前在她生日的那天夜裡、他們終於承認了對彼此的感情，可偏偏兩個人對男女友這一角色的經驗都是零。……我有像……普通的女朋友那

樣、好好對待他的心意嗎？她望向通往地下街的那條稍顯擁擠的通路，……剛才……是不是又不小心說教起來了？……唔。

……明明已經過了會對鐵板料理有過多期待的那個年紀，可經過胡椒廚房的牌子時、他還是忍不住停下了腳步。她輕輕拽了拽他的袖子，「……想吃這個嗎？好喔……」

兩份漢堡肉加太陽蛋、再搭配沙拉和米飯。……飲料要什麼好呢？果然還是……

「……再加上兩杯密瓜蘇打。……拜託了。」

她將視線從手中的菜單上移開、隨後抬起頭對他笑了起來，……小佑、還是和小時候一樣，喜歡在吃漢堡肉的時候喝汽水呀……

出餐的速度很快，雞蛋和漢堡肉在鐵板上滋滋作響、迸濺起來的油汁飛到了鐵板周圍用來防燙的那一圈紙上。……姐姐她……之前被燙到過手。漢堡肉並不像牛肉飯那樣需要自己翻炒燙熟，安靜等待鐵板降溫的他瞥向了座位的對面、坐在那裡的她正乖乖把兩手放在桌下、盯著鐵板發呆。……要提醒一下嗎？……果然還是我來……

「……嗯？現在就可以把紙拿掉了嗎……？」

「……沒關係的。……已經等了一陣子了、沒有那麼燙了。」他看向了一旁的調味品小瓶，「……要……加些芝士碎進去嗎？」

芝士碎落滿了她的那塊兒漢堡肉。她看上去有些擔憂，「……這個、是不是加得有點太多啦？後面的客人可能也需要……」

「……沒事的。」他又為她加了一小勺，「……只是把我沒有吃的那一份都加給姐姐了而已。」

曾經十六歲的她聽完了他的這番話，一邊說著「不能這樣來算呀！」一邊把盤子裡的每一點芝士都用勺子刮了起來、配著漢堡肉和米飯一起吃下。她嘴角沾了些蛋黃，中間還不忘念叨，……小佑也要好好把蛋都吃掉喔！如果實在不喜歡上面太生的蛋黃的話、想給我也可以……

他可能是個有點奇怪的小孩、於是他現在也長成了一個有點奇怪的大人。不喜歡吃芝士一類的奶製品、不喜歡吃太生的雞蛋黃，但是因為她如此沉迷這兩樣，讓他的挑食也有了藉口、甚至偶爾也會因此暗暗高興。稀溜溜的蛋黃被他用勺子舀起、流到了她的那份米飯上。……好耶！她盯著正在米飯上到處亂淌的蛋黃、同時試圖克制自己的興奮流露，……這個熟度、用來拌飯是最好不過啦……

僅剩的蛋清被他用勺子拌入了米飯中。……姐姐吃蛋的時候、蛋黃總會沾到嘴唇上去呢……

「……怎麼啦？」她抬起了頭，「……那個、在看我嗎……？」

他默默把紙巾推了過去。……作為姐姐的話、總是這樣笨笨的實在很犯規。但作為女友的話……

已經擦乾淨了嘴角的她正認真疊著手裡的紙巾。……沒幾個人會把用過的紙巾認真疊起來的吧？但是……

她用叉子叉起了一塊漢堡肉、隨後仔仔細細地用盤中的芝士將它裹滿了。沾滿了芝士的漢堡肉被她塞入了口中，只不過好像因為切得有點太大塊、她的臉頰也跟著鼓了起來。……但是……這樣很可愛。偷偷對著她看個沒完早就成了他的一種習慣。小時候他觀察她、模仿她，從她身上窺探到大人的模樣，……雖然他早就發現僅僅兩歲的差距其實並沒有多大，她的那些所謂「姐姐」的樣子、也只不過是在他面前試圖假裝成熟罷了。那時她自告奮勇、打算帶他乘坐電車，然後一起到隔壁的城市去吃鐵板料理。結果她拉著他的手、大步登上了開往反方向的車子。……姐姐她……離得開我嗎……？十四歲的他第一次有了與以往截然相反的想法。……她獨自離開家鄉、坐車去東京讀大學的時候，有坐上正確的車子嗎？

「……什麼嘛、就只有那一次坐反了方向而已啦……」

她在電車角落的座位上縮成了一小團。把唯一的空位讓給了她的他扶著扶手、站到了她的前方，兩人的高度差一下子變得更加誇張。她比平時更努力地揚起了頭，「……小佑才是，以前玩到天黑、找不到回家路的時候，可是會在公園裡哭鼻子喔……？」

「……姐姐……！」

好在回家的車程只有幾站路、所以也不用太過擔心附近的乘客會因為他們的對話而對他們側目。沒多久後報站的聲音響起、車門開啟，他捏著她的手急匆匆地下了車。……姐姐總是這樣、突然就自顧自地講起來一些過往的糗事……

「……不過就像小佑一樣。……小佑的話、後來就沒有再那樣怕黑了喔？」她伸手把圍巾往上拽了拽、擋住了揚起來的嘴角，「……所以我也沒有再坐錯過車子啦。」

「……那……那就好。」

他忽然很後悔自己沒有在出門時聽她的話、也跟著戴上一條圍巾。現在可倒好、他臉上的紅根本就沒有任何東西能遮得住。他故作鎮定、卻始終不敢正眼瞧她，「……想在回家之前……去便利店買點什麼嗎？」

便利店最後他們也沒有去，從車站到公寓樓的路幾分鐘就可以走得完。進到玄關、鎖上大門、脫了鞋子，已經二十五歲的她早已不再幻想在銀光閃閃的聖誕樹下與喜歡的人接吻了。她停下腳步、轉過身去，在他還沒太反應過來的時候踮起了腳尖，……或許做一個會在小公寓裡偷親自己弟弟的姐姐也蠻不錯的、是不是？

而早就習慣了做弟弟的他從小就知道要聽姐姐的話，被吻上來那一瞬的錯愕很快就變成了更加積極的回應。……密瓜蘇打、她從來都要把密瓜蘇打留到最後才喝掉，因為那樣蘇打才會完美融合上面化掉的冰激凌的味道。他總是沒有耐心和她一起等到最後、但現在不需要等也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味道了。他故作鎮定，畢竟就算在她面前永遠是年紀小的那一個、也會想在這種時刻耍耍帥，可惜他們也不過才剛在一起沒多久、僅僅在腦袋裡演習過幾遍的動作還是和真正的熟練搭不上邊。他試圖在享受她呼吸的同時、將手裡的鑰匙放到一旁的小桌上，而它卻嘩啦一聲落了地。……真糟糕、不小心在聖誕節前夕做了一次壞鄰居。

「……小佑……」她歪頭看向了她的腳邊，「……弄掉鑰匙啦。」

他匆匆拾起了地上的鑰匙，「……抱歉。剛剛我……」

已經摘下圍巾、掛好了外套的她把手伸進了他的外衣裡。熱呼呼的、暖洋洋的，……小時候總是這樣抱在一起取暖、所以這也沒什麼不好的。只是他手裡的這串鑰匙、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被好好放到小桌上去了。紐約的冬天是漫長的、無聊的，是站在街上呼出的一團白氣、是鏟雪車經過身邊時的轟鳴。……東京的冬天呢？東京的冬天是室內開得過高的熱氣、是車站裡擁擠的人群，是有點狹窄的小公寓、是堵在玄關不讓他進去的幼稚鬼。剛升上中學三年級的他第一次拒絕了她的抱，……我已經不是會和姐姐討抱抱的小孩子了……。但他最後也沒有說出口，他只是盯著她毛衣上因為摩擦而出現的一顆小毛球。

他彎下腰、雙手環上了她的背，……現在她的毛衣上沒有小毛球了、他使用去球器的技術也已經爐火純青了。壞心眼的小男孩在討抱抱時趁機解開了姐姐的髮辮，他分不出那是她常用的髮膜的香氛氣味、還是她頸邊的軟綿綿的香。於是她也揉亂他的頭髮，「……這樣就扯平啦。」

一切都變得黏糊糊、但某種怪異的想法侵入了他的腦子。……如果在這個時候……問一下關於那條消息的事的話、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吧？但是他沒有張開嘴。就像過往的很多瞬間一樣，他太過珍惜能與她平靜地待在一塊兒的時刻了。燈光步道、聖誕集市，好像有點不太合時宜的冬季煙火和聖誕特別版甜點自助餐，排滿了活動的十二月好像一下子加了速。……可是今年去了這麼多聖誕活動、明年就不

知道要怎樣過聖誕才好了呀……。她盯著叉子上沾滿奶油的草莓、小聲地對著自己嘟囔。

……總會找到不一樣的慶祝方法的。嘴裡的奶油對他來說好像有點太甜了，……今年就當是補償……以前的那些聖誕節好了。

那些甜膩膩的奶油和蛋糕把那條消息的事埋到了他的心底裡。他還是會想、還是會看，還是會在夜裡趁她熟睡時打開那個聊天窗。……只不過是問問她新年想不想回老家而已、這是什麼很困難的事嗎？

作為弟弟、這應該是能隨口拋給姐姐的問題，但對於剛在一起一個月還沒到的小情侶來說顯然為時尚早。……或許這也只不過是所有重組家庭都會面臨的麻煩事。……可是其他重組家庭裡的姐姐和弟弟也會……睡在同一張床上嗎？……況且媽又是怎麼知道……我和她住在一起的事的？……不、也可能只是隨口問一下吧……？……畢竟之前……他們也只會在新年的兩天到家裡露個臉……。

她翻了個身。他擔心光亮會讓她睡不安穩、於是下意識地將手機背扣了過去。……當然或許這些都只是藉口，最主要的還是……

他不會承認自己的小心眼兒、但他不想讓她見到那隻烏鴉。有時他還是會想、夏天的那一切到底是真實發生了的嗎？……她穿巫女服很漂亮、可他連照片都沒留下來一張。手臂上突然一熱，睡夢中的她蜷起了身體、額頭也貼了過來。平穩的呼吸聲令他心安，……那麼我也差不多……該睡下了。

「……小佑……」

她丟掉手裡被團成了一團的髒紙巾，「……要是有什麼事的話、要和我說喔。」

那是聖誕節的第二天。在美國的話、這一天是一個有點類似黑色星期五的打折日，不過日本並不流行過這個節日、所以他們只是在這個普通的週五的夜裡一邊看電視一邊吃點心。平安夜的那天他們一起買了草莓蛋糕、又帶回了肯德基的聖誕小桶。炸雞、鬆餅，奶油通心粉和草莓香草慕斯，通通被塞進了同一個小桶中。因為是四十週年的限定餐點、他還特意提前兩週進行了預約。……在日本的話就是這點比較麻煩，不過……炸雞的話、確實是比美國的好吃多了。平安夜裡的她看了看還剩下一半的草莓蛋糕、又看了看小桶裡還沒有怎麼動的香草慕斯。他見狀輕輕拍了拍她的肩，……沒關係、我來把它們一起放到冰箱裡去吧。那對從前總是吃不到草莓蛋糕的笨姐弟，第一次一起度過了一個冰箱裡塞了滿滿甜點的聖誕節。

……可也正是因為這個聖誕節如此安穩平靜、他才更不知道對她剛才的話該如何回應。……我……還是有哪裡做得不夠好嗎？不然她怎麼會……

她的手心搭上了他的手背。她眨了眨眼，「……不是說小佑最近有哪裡做得不好喔。只是感覺……嗯，感覺小佑好像在煩惱什麼呢……」

弟弟窩藏起來的小情緒全都逃不過姐姐的眼睛。他也不知道該開心還是該難過，因為他從來沒有過其他的選擇。腦袋裡亂成了一鍋粥、他卻忍不住開了口，「……那……」

「……我在聽喔。」

「……姐姐覺得……我在煩惱什麼呢？」

她看上去有點詫異。……是喔、在這個時間點，小佑會因為什麼而煩惱呢……？

「……是……家裡的事嗎？」她講得小心翼翼，「……學校那邊的話、也已經放寒假了……還是說、打工的店舖那邊有什麼變化……嗎？」

……在姐姐眼中的我……

……每天要關心的事情、就這樣簡單嗎……？

她眨了眨眼，「……要是我猜錯了的話、小佑也要告訴我喔。」

他不知道自己最後到底將多少時間兌換成了勇氣才敢對她開口。他將另一隻手也疊到了她的手上去，「……姐姐在新年的時候……有什麼打算嗎？」

「……新年？新年的話、我請了幾天年假，加上連休的話……」她似乎是在計算具體的天數，「……可以多休息幾天喔。」

「……嗯。你之前和我提起過……」他低下頭、試圖迴避她的視線，「……不過、那個……我是說，姐姐的話……新年的時候、想要留在東京嗎？還是……」

「『還是』……？」

他深吸了一口氣、心底的某種沖動令他想要一股腦兒地把它們全都倒出來，「……就是、那個，……想不想回家？我的意思是……嗯、回老家。……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想回去什麼的、因為畢竟……爸媽他們……今年好像也要……」

他說得斷斷續續、她倒是沒覺得一頭霧水。他緊張時講話總是磕磕絆絆，不過聽多了自然而然就會習慣。她歪了歪頭，「……所以……是阿姨過來問了我們要不要回家過年的事嗎？」

「……嗯。」他突然什麼也講不出來了，「……嗯。」

「……那……那現在的話、已經二十六號了。如果打算買車票回去的話、應該趕快……」

「……不是……不是車票的問題。……開車回去也可以。……我、那個……」

「……可是開車的話要很……」

「……沒關係的。……幾個小時而已、我自己開沒有問題……那些、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他突然提高的音量並沒有嚇到她。她只是坐在那裡、與他手握著手，身體微微前傾、靜靜地等他把話說完。……果然還是很容易緊張呀、小佑……。她什麼也沒有說，容易多嘴的姐姐總有一天要見證弟

弟的長大。他臉漲得通紅，「……是……我、我不知道姐姐你想不想……」

堵在他胸口的那一團氣終於散了出去，「……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回去。因為……畢竟這次爸……媽他們大概都會在……」

他甚至都不知道她和他們已經有多久沒見過面了。她從讀大學開始就沒怎麼回過家，再加上在他離開日本前……發生的那件事，也許他們已經七八年……沒見過面了嗎？他的心還在怦怦跳，……雖然沒有人對他講過，但他能感覺到自己的母親對她有某種不太好的情感，……畢竟是父親的亡妻留下來的孩子。可姐姐也沒有做錯過什麼、這樣的態度完全沒有根據……倒不如說是母親她根本、從來都沒有好好地盡到過後媽的責任……

「……小佑……」她的聲音很輕，「……小佑的話、是怎麼想的呢？」

「……我……」

「……就是、嗯……」她斟酌著字句，「……小佑的話、想不想在新年的時候，回家見爸爸媽媽……？」

那是很溫柔的、很姐姐的問句。他呆愣在那兒、就好像他自己從來都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詢問一個十五歲就被迫離家的小孩是否想念自己的父母實在是顯得有些滑稽，但他並非完全不懷念那僅有的幾次和父母還有姐姐一起吃過的蕎麥麵和御節料理。他低下了頭，「……我的話……」

她握緊了他的手。

「……稍微……有一點想。」

他講得很慢、承認這種事對他來說還是有點難為情。說來也奇怪，他和母親的關係說不上好、也談不上壞，但母親就是母親，一旦聯絡上彼此、那些埋在角落裡的落了灰的溫暖記憶還是會就那樣浮現出來。父親雖然因為工作的原因不怎麼露面，但至少在家家人團聚的時候、他也儘量去做了個能滿足孩子要求的父親。……這樣的描述聽上去仍舊不能讓他的想家變得有來由一些，可是……

「……這樣喔。……我猜也是、畢竟小佑很小就離開家啦……」

……可是姐姐才是、很小很小的時候就……

「……所以想回家的話也很正常喔！當然啦、以我們現在的關係，確實是還有很多需要考慮的問題……」

他緩慢地點了點頭。

「……總之、我還是尊重小佑的想法喔。……畢竟很久沒有在新年的時候回家，而且阿姨和爸爸他們也會一起回去……」她輕輕拍了拍他的手背，「……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呀。」

「……嗯。」

明明平時都要低下頭、彎下腰才能和她對視了，可此刻的他覺得自己在地面前正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小，到最後只能靜靜地聽著她

的話了。……在日常生活裡冒冒失失的姐姐，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就突然變得像個小大人兒一樣……

……雖然她早就……

……是大人了啊……。

「……那麼、小佑的顧慮是什麼呢……？……如果是擔心我回去會不開心的話，沒關係喔！都已經過去這麼久啦。……況且畢竟是家人、又不可能一輩子也不見面啦……」

「……我……」

他不太想說，也許是不知道該怎麼說。……如果姐姐沒關係的話、那果然就沒什麼……？他也說不清。這件還未定下的事有太多的未知，根本無從一一列出。當然、要是說一個比較私人的方面的顧慮的話……

「……沒關係呀。小佑有什麼類型的顧慮都可以和我說喔……？」

「……那……」他湊了過去，「……姐姐要保證、在我說完之後……不要笑我。」

她鄭重其事地點了點頭，「……我知道啦。不管小佑的顧慮是什麼、我都不會笑小佑的。」

吸氣、呼氣，他貼到她耳邊，明明應該是男友才會做出來的動作，但他卻比誰都清楚、接下來的話會直接把他一下踢回到弟弟的位置上去。

「……我……有點擔心。那個……」

她全神貫注、呼吸的聲音似乎都小了一點點。

「……回老家的話……就沒辦法和姐姐睡在同一間屋子了吧？那樣的話……」握在一起的手也被他鬆開、努力了一個月的小男友終於還是變回了想要向姐姐討抱抱的小男孩兒，「……那樣的話、我……會睡不著的。」

……趕快抱緊姐姐的話就聽不到她笑我了。小小的他在他心中輕聲道，於是已經比那個時候大上了好幾圈的他也如此照做了。……可是小佑已經不是小孩子啦、不應該再和姐姐一起睡啦……！好像誰都在他不願意到自己的房間裡獨自入睡的時候這樣講過他。他窩在她身上、假裝自己還是小時候那樣小小的一小團兒，可她被壓得都有點喘不過氣了。她想起那些偶然刷到過的寵物帳號，……明明剛把狗狗接到家裡來的時候還那麼小，結果沒多久就變得巨大、站起來的時候都快趕上一個人那麼高了……！她沒有放開懷裡的比自己還要高出許多的大狗狗，「……可是回去的話、也只是幾天沒辦法睡在一起喔……？」

他呼出的氣噴在了她的肩膀上，熱呼呼的、又有點癢癢的。他擺弄著手指、交疊在他指縫處的她的髮絲滑溜溜，「……幾天……也很久。」

「……可是剛搬過來的時候、小佑也是自己睡的喔……？」

沒了反駁她的語句，他低頭看著她被他揉亂的髮尾，「……不要。……我要和姐姐一起睡。」

這間只有他們兩個的小客廳安靜了好一會兒。

……是我……太任性、惹姐姐不高興了嗎……？

「……嗯……那要試著和爸爸還有阿姨說說看嗎？不過老家的宅子很舊了、我們兩個的房間都很小。……或者可以一起睡在客廳裡吧？還在讀書的時候、偶爾也會在週末的時候一起睡在被爐裡呢……當然附近的話、好像也沒有旅館之類的……」

就像開關被突然打開了一樣、她啞哩啞嚕地說了一大串。……姐姐有時候就是那樣有點笨笨的、腦袋轉不太過來彎。他在地頸邊用力吸了吸，「……姐姐。」

「……怎麼啦？」

「……幾天的話、其實也還……」他終於鬆開了她、只不過兩手又貼回到了她的手上去。他的聲音很小，「……我……沒有姐姐想的那麼幼稚。」

「……那……」她看了看他、又低頭看了看他們疊在一起的手，「……是這樣喔？……真遺憾、我還蠻想和小佑像小時候那樣，看電視到深夜之後、一起睡在被爐裡呢……」

他把臉轉到了一邊去，「……那樣的話……估計要換一個大一些的被爐了。」

「……也不錯喔！不過、只是回家幾天就要買個大被爐、估計會被阿姨和爸爸講……」

「……那就不讓他們知道。……不要用宅配服務、直接買好放在車子裡帶回去。」

「……咦……？小佑的車子、可以塞進一個大號的被爐嗎……？」

「……不試試看的話、也沒辦法知道吧？」

「……不、那個大小果然還是不行啦……！」

「……我沒有很認真的要将被爐塞到車子裡。」他把手擋在嘴邊、淺淺地笑了起來，「……姐姐總是這樣較真的話、很容易吃虧喔……？」

「……小佑……！」她皺起眉頭，「……不要學我說話啦……！」

小客廳裡的一姐一弟鬧作了一團。放假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然而假期期間的新幹線車票實在是貴得離譜，於是他們拖到最後也沒有訂下車票、只是到東京站去買了些伴手禮。三十號的早晨他把車子加滿了油、可惜大號的被爐確實是沒辦法被塞進車子裡。……一定要這麼早就出發嗎……？她裹著毯子、幾乎要融化在副駕駛的座位上。……姐姐再在車上多睡一會兒也沒關係。他握上方向盤，後視鏡裡倒映出的是後排座位上綁著安全帶的、他們一起挑選的小玩偶。……被爐的話、似乎今天就可以送到老家那邊呢……？她拿起手機、簡單核對

了螢幕上的訊息。出風口吹來的風暖洋洋的，伴隨著車子發動時的震動、還有音響中傳來的電台點播歌曲，她拽了拽毯子、緩緩閉上了眼。

「……睡一會吧。」他輕聲道，「……到第一個休息站的時候，我會叫姐姐起來、一起去吃早餐的。」

……雖然還有很多事情沒有釐清、不過……

趁著等紅燈的間隙、他瞥向了已經在副駕駛上睡著了的她。

……現在、我們要先……

……一起回家了。

Fin.

．．．．．
一些後話

哇呀！

感謝你看到這裡！

這本拖了好久久久久久（還好意思說啊

總之是一個十分夏日風情的故事

在前世意外和高杉本人融合了的大烏鴉也跟著喜歡上了當時小鬍子的小女友隱刀槿槿

然後在現世姐弟的幫助下找回了關於自己的真相並且接受了自己的本心的故事

二十九章結束的時候也是剛剛好八月份過完（印象中？

一開始只是一個高木乡的烏鴉塑人外pa結果又變成了這麼一本…
…（不是怎麼每次都是這種開端

本來想歡樂點的（其實也挺歡樂的吧？（x，但後面不知道為什麼內容在腦袋裡慢慢豐富，然後變成了其實寫後幾章都在哭的這麼一個樣子（）

結果寫完之後自己實在受不了飛奔過去追加了兩條後日談

這次主線感情方面的刻畫挺克制的，對我這種搞黃狂魔來說十分的難得（—

不過也就是這種點到即止才十分有夏日的清爽啊！

個人的話這次兩頭的刻畫都很喜歡

無論是歸國大學生轉到社會人的佑醬

還是原本心高氣傲但最後發現自己也與常人十分相似的鴉木多
大家在這短短幾個月的相處中慢慢認清了自己的心意

雖然小槿仍舊迷迷糊糊，不過在這篇中有十分溫柔的職場前輩感
(和吐槽愛好)，這也是槿槿醬的魅力所在吧！

前世線帶出隱刀這個設定也是靈機一動啊

前世的槿槿到底對高木多什麼態度呢？我覺得她自己也說不清
鴉兔番外裡明明兩人過得挺開心的
感情就是這樣複雜的東西呀！

稍微有點遺憾的是這次沒有很皆大歡喜的三人結局

雖然有考慮過但是感覺強行包餃子還是不太符合前面的基調！
想到前面三個人擠在同一屋簷下已經很幸福www

想不到什麼要說的了！

最後SPECIAL THANKS TO 畫了宣圖的鴿老師和連載期間給了我很多支持的颯老師！還有很多轉讚評過的老師們！LoveLove！

(鞠躬)

· 烏鴉同居手記 ·

